



#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

—以隋前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为例

张诒三 著

齊魯書社

#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

——以隋前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为例

张诒三 著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以隋前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  
变化为例/张诒三著. — 济南:齐鲁书社, 2005. 6

ISBN 7-5333-1500-6

I. 词… II. 张… III. 汉语-词语-研究-古代  
IV. 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119 号

##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

——以隋前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为例

张诒三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j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246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00-6

H·48 定价: 23.00 元

已审阅

子居 13-03-08, 17:2

## 序

方一新

友生张诒三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词语搭配变化研究——以隋前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为例》即将出版，作者嘱我在书前写几句话，盛情难却，就写一些想法和感受吧。

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的词汇也不例外。汉语词汇具有系统性，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近些年来，一些从事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原有的词语考释、专书词汇研究这样一些研究模式，而是尝试从系统的角度认识汉语历史词汇的发展，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添砖加瓦，开拓新路。从常用词（基本词）、语义场、词的聚合、组合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就是明证。诒三从词语搭配的角度研究隋以前动词和名词搭配的历时变化，从词的组合的角度研究历史词汇，这当有助于考察汉语的词汇系统，在研究历史词汇方面另辟蹊径。

关于词语搭配，国内外都有学者作过很好的论述。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 R. Firth, 1890—1960）认为：搭配（collocation）是指某个词项与别的词项在习惯上的连用。搭配可以是惯常的和非惯常的，后者表示一种特殊的意义。比如说在汉语中，“白”和“米”是惯常的搭配，“黑”和“米”是一种非惯



常的搭配，“黑米”便标志着米的一个特殊品种。（《意义的各种方式》，1951）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指出：“词的组合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词的组合关系的历史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同一个词，词义基本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组合关系有所不同。……2）在某一时期的语言平面中，既有继承前一时期的旧词和旧语法成分，又有新产生的新词和新语法成分，新旧的组合关系往往不同。”（《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1989）诒三的论文，就是探讨这种“往往不同”的“新旧的组合关系”的。

作者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实践和有关理论思考的启发下，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进行专题探讨，选题是有开创意义的，这是因为：

首先，考察词语搭配变化是观察语言史的一个角度。语言的变化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诸多方面，词语搭配变化是语言变化的客观存在，对这一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从词汇史的角度来说，本书对词语搭配变化的考察不仅注意单个词的变化，也注意词语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语法的角度来说，对词语搭配变化的考察既注意语法规律的变化，同时也兼顾到每个词的语法功能的变化。例如，饮食类动词中，“饮”、“食”、“饭”三词在上古都具有使动意义，可以带表示施动关系的对象宾语，本书通过观察这三个词与表示施动关系的对象宾语搭配的历时演变情况，大致勾勒了这三个词使动意义由盛到衰的过程，即：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饭”三词之中，只有“饮”的使动意义保留至今，但仅限于带动物名词宾语；“食”、“饭”的使动意义在实际口语中明显地衰微了（111—175页）。

其次，考察词语搭配变化又是考察词义变化的一个角度。现代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词的意义包括词汇义、色彩义、语体义、搭配义等。词语搭配变化研究在考察词语意义时，更注意考察词语的搭配意义及其变化，和以往的研究相比，提供了观察词义变化的一个新的角度。例如动词“走”，在先秦两汉时期基本是“跑”的意思，但现代汉语中的“跑”不能带表示动作行为目标的名词宾语，而“走”则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目标的名词宾语，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常用词》“走”字条下列出两个义项：“①跑；②跑向。”就是注意了现代汉语的“跑”和古代汉语的“走”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两个词在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方面有所不同，而“走”的“跑向”义，是现代汉语“跑”所没有的，王先生列出这两个义项，对古代“走”的词义的把握是很准确的。但是，汉语中“走”带名词宾语的语法功能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其消失的过程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只有考察“走”的搭配变化了。本书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地名）”搭配的用例在增加，动词“走”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标和方向宾语的语法功能已经衰退（271—286页）。在这一问题上做了有益的探讨。

本书通过对饮食、行走交通及其他三类动词和名词搭配的研究，在前人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从词语搭配的角度，勾勒了词义演变的轨迹，丰富了汉语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常用词的更替，都可以从词语搭配变化方面得到反映。书中通过对一些词语的细致具体的描写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济”“渡”在表示“越过……（河流）”义位上构成一组同义词。先秦时期“济”比“渡”活跃；汉代以后，

“渡”渐渐代替了“济”，而且比“济”的义域更宽，搭配的功能也更多（297—309页）。又如，“如”作为动词，表示“到……（地方）去”义，是先秦文献的常用义，使用频繁。但到了中古以后，尤其是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中，动词“如”已经较为罕见，趋于消亡（295—297页）。这一类的研究和结论，比已有的研究更进一步，体现了词语搭配研究的宝贵价值。

本书的相关成果，可以为古籍整理、辨伪及辞书编纂服务。例如，旧题失译附后汉录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出现了“饮气”一词，意思是忍气吞声，凡三见。“气”谓气愤，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本书通过对“饮”一词的搭配变化特点的调查研究后指出：“饮”与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搭配使用，是在三国至南北朝的齐梁时代，“饮气”在中土典籍中最早见于《魏书》，是三国以后产生和发展的语言现象。这为判定《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不早于三国提供了一条证据（310—313页）。“御”在莅临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御+皇宫、宫廷”的搭配用法，如“御延昌殿”、“御天文殿”等词组，产生了“居住于……”这一新的义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未收该义（321—322页）。

除了研究具体入微外，本书在材料的调查统计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作者采用了分类列举、列表统计等研究方法，语料翔实，分析细密，体现了作者严谨踏实的学风。这在浮躁功利的今天，尤其值得赞许和提倡。

本书的特点当不止这些，读者自可细细品读，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有关动名搭配研究，需要考察、分析大量的文献，加之前

人在这方面的论著不多，无论成果还是方法，都缺乏可资参考和利用的范本，因而本书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但从更高标准看，本书在一些问题上，也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本书考察了饮食、行走交通类以及“宰”、“穿”、“鼓”等几个动词，就总量而言，所考察的动词面还略显狭窄。

如，本书第一章曾对“病”表示疾病义的搭配情况作了考察，指出：以“病”为中心语素而产生的词语搭配“~病”，古今汉语有别。先秦时期，主要有“有”、“遇”、“为”；至魏晋南北朝时，则新增了“卧”、“被”、“发”、“得”、“生”、“致”、“抱”、“中”、“寝”、“婴”、“起”、“成”、“滞”、“结”等14个动词，数量增加较多，变化明显（1—4页）。

作者的考察是深入而细致的。稍可补充的是，六朝时期，“感”也能和“病”结合，组成“感病”一语。《南齐书·张欣泰传》：“元徽中，兴世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感病卒。”《南史·褚澄传》：“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为疗，立愈。”还有“感气病”、“感疾”、“感心疾”、“感脚疾”等说法，用例很多。<sup>①</sup>近代汉语中这一组合也习见。如：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〇：“熙宁十年夏，康节先生感微疾，气日益耗，神日益明。”《老残游记》第十五回：“谁知这个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时气，到了八月半边，就一命呜呼哀哉死了。”可补上“感……病”等相关用例。

总之，本书在动名词语搭配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方

<sup>①</sup> 参看拙著《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43—45页，黄山书社，1997。

面的天地还十分广阔。今后应当再拓展考察的对象，揭示演变机制和规律，更加系统全面地研究动名搭配并在其他搭配方面下功夫，把词语搭配变化研究推向深入。

诒三是1999年入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我们相处三年，十分融洽。一年后要进行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诒三提出要把词语搭配作为论文题目，说实在的一开始我是有些担心的，毕竟这方面问津者少，研究难度大。诒三是山东菏泽人，虽然没有山东大汉的块头和外表，但生性沉稳，对认准的目标抓住不放。在他的坚持下，我同意以现在这个题目作为他的博士论文。诒三已经是有家小的人了，但他在校的三年里，每天都是宿舍、图书馆（资料室）、食堂，三点一线，始终在学问方面孜孜以求，潜心向学，在读书、研究上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真不容易。论文完成后，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肯定和鼓励。以这样的精神继续前进，诒三一定会取得应有成绩的，我衷心地期待着。

# 目 录

序	方一新	1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的选题缘由		1
一、本选题的事实根据		1
二、本选题的理论依据		5
第二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1
第三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在汉语史研究领域中的定位		17
第四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的必要性		24
第五节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		30
一、材料及其历史分期		30
二、方法		32
第二章 隋以前一组饮食类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研究		33
第一节 “烹”、“煮”		33
第二节 “蒸”、“煎”、“熬”		56
第三节 “饮”		74
第四节 “食”		111
第五节 “饭”、“茹”		157
第三章 隋以前一组交通类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研究		176
第一节 “驾”、“御”、“馭”		176



第二节	“走”、“如” .....	238
第三节	“济”、“渡” .....	238
<b>第四章</b>	<b>词语搭配变化研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b> .....	239
第一节	根据词语搭配变化考察词义的变化 .....	239
一、	通过考察词语搭配区别同义词 .....	239
二、	词语搭配变化反映词语义域的变化 .....	244
三、	词语搭配变化反映词语义位的变化 .....	259
第二节	根据词语搭配变化考察语法的变化 .....	271
一、	搭配变化反映单个词的语法功能的变化 .....	271
二、	搭配变化反映某类词语法功能的变化 .....	286
第三节	根据词语搭配变化考察常用词的演变 .....	292
一、	搭配变化反映新词的产生 .....	292
二、	搭配变化反映旧词的死亡 .....	295
三、	搭配变化反映词汇的更替 .....	297
<b>第五章</b>	<b>词语搭配变化研究与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b> .....	310
第一节	可以为古籍整理提供旁证 .....	310
第二节	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资料 .....	313
<b>第六章</b>	<b>结语</b> .....	323
<b>参考文献</b>	.....	327
<b>引用书目</b>	.....	331
<b>后记</b>	.....	335

## 第一章 引 论

### 第一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的选题缘由

#### 一、本选题的事实根据

语言的发展表现在各个方面，就词汇而言，词的意义有扩大、缩小和转移，新词产生，旧词死亡，这些都是就单个词的变化来说的，整个词汇系统的变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那就是词与词之间的搭配也在时时变化着，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古今的词语搭配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词语的搭配有它的时代性。”<sup>①</sup> 词语搭配的时代特征有时是很明显的，比如人喝酒，古代叫“饮酒”，近代汉语如《水浒传》中叫“吃酒”，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说“喝酒”。

下面试以“病”为例（因是举例，本文只限于“病”用于“疾病”义时的搭配情况）来说明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在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事实。

---

<sup>①</sup> 李裕德：《现代汉语词语搭配》9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8月北京第1版。

表示患有疾病，现代汉语可以说“有病了”，也可以说“患了病”、“生病了”、“染上了病”、“得病了”、“犯病了”等，可见，现代汉语中可以和“病”搭配的动词有“有”、“生”、“患”、“染”、“得”、“犯”等，这种情况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呢？

我们考察了先秦时期的有关文献，发现先秦时期可以和“病”搭配的动词主要有“有”、“遇”、“为”几个：

(1) 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周礼·天官·冢宰》）

(2)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左传·襄公三年》）

(3) 孔子曰：“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礼记·杂记下》）

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和“病”搭配的动词有“卧”、“被”、“发”、“得”、“生”、“致”、“遇”、“抱”、“中”、“寝”、“婴”、“起”、“成”、“滞”、“结”等，如果考察的文献更多，所发现的可以和“病”搭配的动词恐怕还不止这些。

表示染上疾病的搭配有：

(4)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宋书·乐志三》）

(5) 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宋书·五行志五》）

(6) 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7) 在军遇病，诏遣医给药。（《魏书·樊子鹄传》）

(8) 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

室，以避炎气。（《后汉书·马援传》）

表示长年患病的搭配有：

（9）虯四节卧病，三时营灌，畅馀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宁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南齐书·刘虯传》）

（10）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耳。（《魏书·陆俟传》）

（11）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牋十首。（《后汉书·齐武王演传》）

（12）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后汉书·范滂传》）

（13）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后汉书·蔡邕传》）

表示疾病发作的搭配有：

（14）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哀痛谦不能已。（《宋书·王微传》）

表示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某种疾病的搭配有：

（15）产妇蓐中，及疾病未愈，食梨多者，无不致病。欬逆气上者，尤宜慎之。（《齐民要术·插梨》）

（16）村野见苦乐彼此无所烧者，人之修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旷野无人之处，或时遇苦众人痛心，时复遭乐不以为欢，不兴更乐起十二种病，彼者彼六尘此者此六情。（《出曜经》，《大》4/758中<sup>①</sup>）

（17）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世说新语·容止》）

① “《大》4/758中”意思依次为《大正新修大藏经》卷次/页码/栏目，下同。

(18) 坐簧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后汉书·袁术传》）

由以上罗列可知，先秦时期表示人患有疾病可以和“病”搭配的动词有“有”、“生”、“遇”、“为”几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被”、“得”、“遇”、“中”、“卧”、“抱”、“寝”、“婴”、“滞”、“发”、“致”、“起”、“成”、“结”等，比先秦时期丰富得多，而现代汉语中可以 and “病”搭配的动词主要有“有”、“生”、“患”、“染”、“得”、“犯”几个，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又有不同；“有”、“生”两个动词和“病”的搭配是比较稳定的，自先秦至现代都有搭配的例子。但有不少动词和“病”的搭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病”、“遇病”、“中病”、“抱病”、“寝病”、“婴病”、“滞病”、“发病”、“起病”、“成病”、“结病”等搭配在现代汉语中已见不到了，现代汉语中的“染病”、“患病”、“犯病”等搭配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见到用例。

从不同历史时期和“病”搭配的动词的不同可知，词语搭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见，一个词在词义、词性和语法规则变化的同时，其搭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面貌，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搭配对象不同，二是搭配方式（关系）不同。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汉语词义在变化（扩大、缩小、转移）、常用词在演变（新词产生、旧词衰落和死亡）、词的搭配（搭配对象和搭配方式）也在不断变化。

既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是汉语发展历程中的客观事实，考察和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就成为汉语发展史研究中不能不正视的内容，我们在研究词义变化（扩大、缩小、

转移)及其规律、语法发展和常用词演变(新词产生、旧词衰落和死亡)的同时,对于与这几个方面相互交织的词与词的关系的变化,亦即词语搭配(搭配对象和搭配方式)的变化是否也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呢?某一种搭配最初产生于什么时代,后来又是怎样发展和消亡的;某一个时期有哪些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搭配;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与语法、词汇、词义的发展变化有哪些联系和区别?这些问题是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呢?

## 二、本选题的理论依据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系统性首先体现在语言要素的层级性上,其次体现在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两个方面。

“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称为符号的组合关系。”<sup>①</sup>符号的组合关系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绿”和“叶”两个词语可以组成“绿叶”和“叶绿”,它们在两个组合中的关系不同,整个组合的性质也不同。

“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们自然地聚集成群。它们彼此的关系叫作聚合关系。”<sup>②</sup>拿“绿叶”、“兰光”、“白线”、“红花”这些组合说,“绿”、“兰”、“白”、“红”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叶”、“光”、“线”、“花”也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绿”、“兰”、“白”、“红”和“叶”、“光”、“线”、“花”各构成一个聚合。

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往往被理解为语法关系或语法结构,这

---

<sup>①②</sup> 叶斐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种认识是有局限的。比如说“他喝了一杯酒”和“他喝了一个馒头”两句话，都符合“主——谓——宾”这一语法结构，从语法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后一个句子“他喝了一个馒头”显然不通，问题就在于“喝”与“馒头”不能搭配。可见，组合关系和语法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ohn Rupert Firth, 1890—1960），提出了“搭配”（collocation）和“类连结”（colligation）两个概念。搭配指某个词项与别的词项在习惯上的连用。如“黑”和“夜”搭配，“夜”也和“黑”搭配，“夜”的一个意义就是跟“黑”的可搭配性，而“黑”的一个意义自然也是跟“夜”的可搭配性。搭配有惯常的和非惯常的两种，非惯常的搭配往往表示一种特殊的意义。如“白”和“米”是惯常的搭配，而“黑”和“米”就是一种非惯常的搭配，“黑米”表示米的一种特殊品种。“类连结”指某一语法范畴与别的语法范畴在习惯上的连用。如英语中冠词经常与名词处于类连结状态，这种类连结便构成冠词意义的一部分。

搭配和类连结通常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例如“一杯热水”和“一个热馒头”既符合“数量词—形容词—名词”这一类连结意义，又符合这些词语的搭配意义，但我们可以说“一杯开水”却不可说“一个开馒头”，尽管“一个开馒头”从类连结的角度看符合“数量词—形容词—名词”这一类连结意义，但“开”和“馒头”不能搭配。“可见搭配是就某个具体语言单位而言的，属词汇意义的层次，或者，更确切地说，属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中间环节；类连结是就某类语

法范畴而言的，属语法意义的层次。”<sup>①</sup>显然，弗斯是把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与语法关系（类连结）区别开来的，搭配关系和语法关系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可以说，“搭配”是一个词在语法规则允许的前提下与其他词的组合。如“他喝稀饭”和“他喝馒头”两个句子都符合“主语（人称代词）——谓语（动词）——宾语（名词）”的语法规则，但“他喝馒头”不通，不通的原因是“喝”和“馒头”不能搭配。而类连结则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类词与另一类词的组合，如动词和名词可以构成支配关系的组合等等。所以，组合关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一类词和一类词组合成句子的规律来看，组合关系是指语法关系，而就一个词在个体状态下与其他词组合成句子的角度来看，组合关系就是一个词与其他词的搭配关系。蒋绍愚先生说：“词的组合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sup>②</sup>

“传统语法学和语音学都研究语言单位的组合关系，只不过所研究的单位范畴及其组合关系不同。唯有传统（含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词汇学不研究组合关系，不是它不应该研究组合关系，而是它没有找到适合其研究组合关系的意义单位范畴及其关系。”<sup>③</sup>张志毅先生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传统的汉语词汇学对词的组合关系的重视是不够的。

在汉语的历史研究领域内，传统的训诂学围绕通经解典的

---

① 戚雨村：《弗斯与伦敦语言学派》，见《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07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② 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13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第1版。

③ 张志毅：《词汇语义学》206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4月第1版。

目的，以训释词义为主要任务；历史词汇学考察词的结构形式以及同义词、反义词、同形词、同源词、同音词等，而这些都是词的聚合关系里考察一个词的历史面貌；汉语语法史所研究与关注的又主要是汉语句式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一类词与另一类词组合的规律。就是说，传统训诂学和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焦点主要在词语的聚合关系范围内，而汉语语法史的研究焦点又主要集中在词语的“类连结”范围内，这样，在汉语史的研究领域中就形成了一个薄弱环节，即对于一个词与哪些词搭配、怎样搭配、一个词与其他词的搭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什么不同面貌的研究，简单地说是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亦即个体词的组合关系的变化研究还鲜有涉及。

既然词的搭配关系是词的组合关系，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反映词的组合关系的变化。如果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词汇发展史，如果要全面考察一个词的历史面貌及其历时变化，仅仅从词的词义训释，结构特征，从同义词、反义词、同形词、同源词、同音词的角度去考察汉语的词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方面的考察只能搞清楚一个词的聚合关系的状况，只有考察一个词的搭配及其历时变化，才能认识一个词的组合关系的历史面貌；只有同时在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中考察一个词的状况，才能全面认识一个词的历史面貌及其历时变化。

上文已谈到词的搭配关系是词的组合关系，词的搭配问题属于词的组合关系范畴内的问题，这只不过是认识了词语搭配问题的特征以及在语言学中的地位，至于一个词为什么可以和一个词搭配而不能和另外一个词搭配，如为什么“喝”可以 and “稀饭”搭配而不能和“馒头”搭配，仅仅认识了词语搭配问题的特征以及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是不能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

的，这又引出了这样的问题：词语搭配的本质是什么？词语搭配问题的性质又是什么？

“60年代，生成语法学家讨论了词语搭配是句法问题，还是语义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多数人认为是语义和语用问题。到了70年代，蒙塔古再次强调了意义组合原则。到了80年代，贾肯道夫更认为结合性是语义学的四性要求之一。”<sup>①</sup>这段话向我们透露了国外语言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时期对搭配的本质和搭配问题的性质的认识过程和大致的研究结果，即国外语言学界（主要是欧美语言学界）已大致认同“搭配的本质是语义和语用问题”。如“喝”的主要义位是“（人或动物）吸食液体类物质”，“稀饭”的义位可描述为“可食用的液体类物质”，所以“喝”可以和“稀饭”搭配，但“馒头”的义位是“可食用的固体类物质”，这一义位和“（人或动物）吸食液体类物质”的义位不能组合，即“喝”和“馒头”不能组合。“喝”和“馒头”不能组合的原因是两个词的义位不能搭配，“义位搭配是深层现象，词语搭配是表层现象”。<sup>②</sup>

“词汇靠着义位聚合和组合两条纵横轴的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平面。义位聚合是栅性结构、栅性或聚合义场；义位组合是线性结构、线性或组合义场。对义位组合系统的研究是聚合系统研究的回归式的深化，从而显示出语义系统。……因此，弗斯建立了一个语义分析原则——‘意义取决于搭配’”。<sup>③</sup>这段话更明确地说明了“搭配”和“意义”的关系：通过词语搭配这一“表层现象”，可以认识“义位搭配”这一

① 张志毅：《词汇语义学》206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4月第1版。

②③ 张志毅：《词汇语义学》207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4月第1版。

深层现象；对一个词可以在静止状态下通过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同源词等聚合关系分析其所属的聚合语义场及其在聚合系统中的意义，也可以在语言的动态事实中通过它和其他词的搭配分析其所属的组合语义场及其在组合系统中的意义；对一个词在组合系统中意义的研究又是对其在聚合系统中的意义研究的“回归式深化”。这样，研究词语的搭配就是研究词语意义的重要手段。苏新春在《汉语词义学》一书的第十五章“词的语言结构义分析法”中，就把“语义搭配法”作为分析词义的九大方法之一，他谈到“语义搭配法就是通过一个词在与不同的词语形成不同的搭配关系来显示、判断词义的方法。任何一种语言词汇中的词绝大多数都是多义词，多义词在单独出现时是比较难断定它具体所指的意义是哪一个，而运用语义搭配的方法就能比较轻松地做到这一点。搭配关系的不同与语义的构成有密切联系，也可以说语义搭配力是语义内部构成的一种功能性的体现。”<sup>①</sup>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一书中谈到“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分析”，其操作的具体方法自然离不开对词语搭配的分析，“词的语法性质分析和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的分析要观察大量的词语搭配情况。”<sup>②</sup>以上这些都说明，词语搭配现象与词语的意义有紧密联系，通过分析词语搭配可以分析词语的意义；那么，分析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无疑也就成了分析考察词语意义变化的重要手段。

因此，可以说，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的理论依据是这

---

①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37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②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279页，语文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样两点：第一、语言的变化发展既体现在语言各要素的聚合关系的发展变化上，又体现在语言各要素的组合关系的发展变化上，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既有聚合关系的内容，也有组合关系的内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的内容是对词语组合关系历时变化的考察；第二、词语搭配是词语的深层意义（或义位）组合的外部体现，考察分析词语搭配可以考察词语的意义（或义位），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词的意义的历时变化的考察。

## 第二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古代的训诂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词语搭配与词义的密切联系，在说解词义时往往联系它的搭配对象。以清代学者为例，先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几个例子：

《说文》：“咀，含味也。”段注：“含而味之，凡汤酒膏药，旧方皆云咬咀。《广韵·九虞》云：咬咀，嚼也。按：咬即哺字，古父哺通用，后人不知为一字矣。”<sup>①</sup>段玉裁引用药方中与“汤”、“酒”、“膏”、“药”搭配的动词多用“咀”来证明“咀”的意义是“含而味之”。

《说文》：“鼓，击鼓也，从女壺，壺亦声。”段注：“……至乎毛晃又云鼓舞字从女，与钟鼓字不同，岳珂刊九经三传，凡‘鼓瑟鼓琴’、‘鼓钟于宫’、‘弗鼓弗考’、‘鼓之舞之’者分别作鼓，《经典释文》、《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开成石经》皆无此例也。《周礼》‘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

<sup>①</sup>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



弦、歌。’注云‘出音曰鼓’，按：鼓，郭也。故凡出其音皆曰鼓。若鼓训击也，‘鼗’、‘柷’、‘敌’可云鼓，‘埙’、‘箫’、‘管’、‘弦’、‘歌’可云鼓乎。……”<sup>①</sup>段玉裁根据《周礼》“小师掌教鼓鼗、柷、敌、埙、箫、管、弦、歌”一句话来证明用“击也”解释“鼓”不确切，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凡出其音皆曰鼓”。

《说文》：“控，引也，从手空声。诗曰：控于大邦。匈奴引弓曰控弦。”段注：“依《羽猎赋》注订，此引匈奴方语以证控、引一也。《汉书》于匈奴或言引弓，或言控弦，一也。”<sup>②</sup>段玉裁指出“引弓”、“控弦”搭配不同，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王念孙《广雅疏证》中也有从词语搭配的角度说解词义的例子。《广雅》：“剥、剖、剃，剔也。”王念孙《疏证》：“剥者，《玉篇》‘剥，去枝也。’剖者，《说文》‘铭，鬣也。’《众经音义》卷十一引《通俗文》云：‘去骨曰剔，去节曰剖，剖与铭同，剔与鬣同。’凡剔去毛发爪牙亦谓之剖。《吴子·治兵篇》说畜马之法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庄子·马蹄篇》云：‘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落、锥并与剖同。司马彪注《庄子》以锥为羈络其头，非也。……剃者，《说文》云：鬣，鬣发也。大人曰髡，小儿曰鬣。尽其身毛曰鬣。《淮南子·齐俗训》云：‘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剃’与‘鬣’同。《周官》雍氏注云：‘雍，读如鬣，小儿头之鬣，翦草也，义亦与剃同。’今俗语犹云剃头也。”<sup>③</sup>王念孙也是联系了与宾语搭配的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5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

③ 王念孙：《广雅疏证》3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5月第1版。

例子，来解释“剥”、“刮”、“剃”、“剔”几个词的意义。

郝懿行《尔雅义疏》中也有从词语搭配的角度说解词义或区别同义词的例子。《尔雅义疏·释言》“啜，茹也”，郝懿行《义疏》云：“茹者，《说文》云：食马也。《玉篇》云：饭牛也。而预、而于、而诸三切。《方言》云：茹，食也。吴越之间凡贪欲食者谓之茹。郭注：今俗呼能粗食者为茹。《汉书集注》：食菜曰茹。是茹为人食之通名。《说文》、《玉篇》但云食马饭牛，义未备也。证以诗言‘柔则茹之’。又《礼运》云‘茹毛’，《孟子》云‘茹草’，《庄子》云‘不茹荤’。并以‘茹’为‘食’也。盖云翔为余言今莱阳人谓牛啖长草曰茹，人啖生菜连茎叶吞之亦曰茹，然则茹为吞咽之名。《方言》谓之‘贪食’；郭注谓之‘粗食’。其义与今俗语同矣。……”<sup>①</sup>郝懿行在解释“茹”的意义时，联系了“茹”的搭配情况。

杨树达在《积微居甲文说》一书中，曾经根据词语搭配的不同区别近义词，其中有一篇《释追逐》，应该说是利用词语搭配区别近义词的名作：“《说文》二篇上《辵部》云：‘追，逐也，从辵声。’‘逐，追也，从辵从豚省。’余按《说文》追、逐二字互训，认二字为同义。余考之卜辞，则二字用法划然不紊，盖追必用于人，逐必用于兽也。”他举了大量的例证，证明甲骨文资料中“追”的宾语有“羌”、“寇”等，而“逐”的宾语有“豕”、“马”、“鹿”、“兔”、“兕”等，证实了“追必用于人，逐必用于兽”的结论，《说文》中“追”、“逐”互训，杨先生也予以恰切的解释：“许君未见甲文，著书立训，但据经

<sup>①</sup> 郝懿行：《尔雅义疏》394—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6月第1版。

传互通之文，不了初文别白之义，殆事之固然，不足怪矣。”<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语史研究领域，专门研究汉语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的论文和专著目前还没有见到，只有一些文章和著作涉及这一问题。较早注意到汉语词语搭配历时变化问题的学者当推蒋绍愚先生，他在《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一文，这是一篇对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中的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文中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问题：一、义位的有无和结合关系；二、词的聚合关系；三、词的组合关系；四、词的亲属关系。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专门谈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问题的，“词的组合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蒋先生还举了一些词语搭配变化的例子来说明“词的组合关系的历史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同一个词，词义基本不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组合关系有所不同。……2) 在某一时期的语言平面中，既有继承前一时期的旧词和旧语法成分，又有新产生的新词和新语法成分，新旧的组合关系往往不同。”<sup>②</sup>蒋先生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给我们很大启发。

王凤阳先生《古辞辨》中有大量同义词辨析的内容，也有利用词语搭配情况说解、辨析词义的内容。如在区别“煮”和“烹”时，该书谈到：“‘煮’和‘烹’是古今语，大致先秦用‘烹’，汉以后‘煮’用得多了起来。它们之间的不同可能出于方言差异，也可能由于炊具的变化带来的用词上的区别。除此之

<sup>①</sup>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27—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sup>②</sup> 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13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第1版。

外，‘烹’大多用于煮鱼、肉之类，如：《老子》‘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杨恽《报孙会宗书》‘烹羊炮羔，斗酒自劳’。‘煮’的对象宽泛得多。《史记·平准书》‘冶铁煮盐’，《晋书·石崇传》‘豆至难煮’，《宋史·太宗纪》‘诏定晋州礬法，私煮及私贩易者罪有差’，皮日休《茶灶》‘水煮石发气，薪然（燃）杉脂香’，杜荀鹤《山中寡妇》‘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除肉之外，‘煮’可以用于‘煮盐’、‘煮豆’、‘煮礬’、‘煮茶’、‘煮野菜’……这类东西，除茶外，一般不用‘烹’；正因为如此，‘煮’还带有‘熬’、‘煎’义。”<sup>①</sup>王先生联系词语搭配来区别“煮”和“烹”两词。

王宁先生曾经根据一个词的搭配情况区别其不同的义项，她的《文言字词知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救”的本义是“止”，常用作“使某事停止”义。庾信《哀江南赋》：“弊箠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救”与“止”对用。使某种灾难停止，就是对遇难者的帮助，所以“救”引申为“帮助”义是很自然的。因此，“救”可以带两方面的宾语：一是带有关灾难的宾语，如“救火”、“救死”、“救亡”、“救灾”……这是用“救”的“止”义；二是带遇难对象的宾语，如“救命”、“救民”、“救人”、“救某人”……这是用“救”的“助”义。由于对“救”的“止”义不熟悉，所以遇到《论语·八佾》：“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马融注：“救犹止也。”就觉得很难理解。<sup>②</sup>

<sup>①</sup> 王凤阳：《古辞辨》5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sup>②</sup> 王宁：《文言字词知识》35页，北京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黄金贵先生在《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中也往往联系词语的搭配情况说解词义以及辨析同义词，如：“‘茹’，从草，故是柔曲可食之草，可用于饲牛马，扩大至人，则是食之称，专指食柔软之物，《方言》第七：‘茹，食也’，此浑言。《尔雅·释言》：‘啜，茹也。’‘啜’专指饮流汁，茹亦当之，可见茹物必柔。‘茹毛’毛亦柔物。故《诗·大雅·烝民》曰：‘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毛传：‘柔犹濡毳也。’……”<sup>①</sup>黄先生联系“茹”的搭配对象以解释“茹”的意义是“食柔软之物”。

李裕德先生《现代汉语词语搭配》一书，谈到“词语搭配的时代性”，文章以“惩”、“拒”、“猛”、“内”为例，说明词语搭配古今“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词语的搭配有它的时代性。”<sup>②</sup>

汪维辉先生《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中，也有许多地方涉及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的内容。如汪先生在考察“著”对“衣”、“冠”、“服”的替换时，就利用了“著”与服装类名词宾语的搭配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中“著”对“衣”、“冠”、“服”的替换情况。该书在讨论“翅”对“翼”的替换时，也从词语搭配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如“鼓翅、奋翅、举翅、张翅、拥翅、敛翅、折翅、垂翅、两翅等已成为常见的习惯搭配，取代了相应的文言说法。‘翅’的对象也不限于鸟类，可以是昆虫、人、马和其他哺乳类动物。可见‘翅’的应用范围之广。”<sup>③</sup>

①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136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② 李裕德：《现代汉语词语搭配》9页，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

③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7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陶红印先生《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一文，是一篇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动词的论元结构的重要论文，该文以“吃”为例，考察了“吃”在《世说新语》、寒山诗、拾得诗、《祖堂集》、《朴通事》、《红楼梦》、《四世同堂》等书中与名词宾语的搭配状况，实际上也是考察了“吃”从南北朝到清代的搭配变化，说明了动词的论元结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动态特征。

可见，以往研究古代汉语词义的著作或论文中，涉及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现象的并不在少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前人往往是在说解词义、区别同义词、考察动词的论元结构变化时利用了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方面的材料，还不能视为对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现象的专门研究；上述这些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利用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方面的材料的做法，对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的研究是零星的、分散的，自然也称不上是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而且，以上提到的几位学者中，除蒋绍愚先生外，大多不是以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为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所以他们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的研究是自发的，还不能视为自觉的研究。——这些都表明，对汉语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进行系统研究是必要的，值得深入探讨。

### 第三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在汉语史研究领域中的定位

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它在汉语发展史的研究领域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关于这一研究的性质，其实在谈到该选题的理论依据的

时候，已经作了说明，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是对汉语词语的组合关系历时变化的探讨，其考察的对象是词语的搭配变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组合关系有哪些不同，以及在这种不同中表现出来的词义方面、语法功能等方面的差异。至于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在汉语史研究领域中的位置，必须从这一研究的特点说起，总的说来，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从研究角度看，具有历时性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看，具有描写性的特点；从研究内容及其所解决的问题看，属于词义学的范畴。我们分别来谈谈这三个方面。

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具有历时性的特点。这是因为它不是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截取某一个横断面作为考察对象，不是对一个词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搭配情况进行静态描写，而是考察一个词的搭配情况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一个词在意义、用法、语法功能等方面的变化。“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已不是语言状态中各项共存要素间的关系，而是在时间上彼此代替的各项相连续的要素间的关系。”<sup>①</sup> 本文主要考察一些词自先秦经历两汉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搭配变化，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把先秦时期的文献作为一组，两汉时期的文献作为一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作为一组。在考察一些词语的搭配变化的时候，采用三个步骤，第一是把先秦的传世文献作为大约同一个历史时期的材料，把这些材料所反映的词语搭配情况

---

<sup>①</sup>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4页，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一版。

视为同一个时间平面上的情况进行描写归纳，得出关于某词某一种搭配（本文主要考察述宾结构中的搭配）在先秦时期基本面貌；第二是考察这个词在两汉时代的搭配面貌，再把这个词在两汉时代的搭配面貌同该词在先秦时代的搭配面貌相比较，从而可看出该词在两汉时代的搭配与先秦时期的异同；第三是考察该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搭配面貌，并同两汉时代和先秦时期相比较，找出其搭配面貌上的异同；一个词的词语搭配面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显示了一个词的词语搭配的历史继承性，而一个词的词语搭配面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则显示了一个词的词语搭配的历史发展性。在分析归纳一个词的词语搭配的历史继承和历史发展的同时，就不难看出一个词的意义、用法、功能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是纵向地历史地考察问题，它的出发点（即所用材料）是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它的最终归宿（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关注一个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发展的，所以说，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

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具有描写性的特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的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出这些规律的前因后果。前者使人知其然，后者使人知其所以然。”<sup>①</sup> 陈平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历史语言学”这

---

<sup>①</sup> 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3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一大学科中的两种研究目的，以及围绕这两种研究目的的两种研究方法，即一是描写的方法，二是解释的方法。那么，什么是描写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呢？实际上，陈平先生的这段话，也已经道出了两种方法的区别，即“对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的是描写的方法；“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出这些规律的前因后果”说的则是解释的方法。它们的特点是：描写的方法“使人知其然”；解释的方法“使人知其所以然”。这样我们就基本了解了历史语言学中的描写方法的特点：1. 尊重语言现象，大量掌握语言材料；2. 对大量的语言材料进行分析归纳；3. 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本文在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的时候，也主要是从语言现象、语言材料出发，在分析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本文主要是把一些词的词语搭配的历史面貌描写出来，弄清某个词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哪些搭配形式，在另一历史时期又有哪些搭配形式，这些不同反映了什么内容，而对词语搭配变化发生的原因不作解释。引起词语搭配历时变化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有语言外部（社会文化）的原因，更有语言内部的原因，本文在考察一些词的搭配变化的时候，不对其变化原因进行解释，是因为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众多词语搭配变化的一般情况，也没有搞清楚汉语词语搭配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先要“知其然”，条件允许的时候才有可能“知其所以然”。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描写的方法，把若干个词的词语搭配的历史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所以说，从研究的方法看，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具有描写

性的特点。

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属于词义学的范畴。前文已谈到，本文在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的时候，除描写词语搭配的历史面貌外，还力求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所反映的内容作出总结。那么，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又反映哪些内容呢？概括说来，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往往反映了一个词的意义变化；具体一点说，词语搭配的变化，反映了一个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义位、义域、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搭配，属于语义组合，是描写语义学（Descriptive semantics）所应研究的重大课题。”<sup>①</sup> 所以，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词义问题，它通过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来考察词语的义位、义域、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等方面的变化。

通过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可以考察词语义位的变化。如先秦时期的动词“饮”的主要义位是“吸食……（液体类食品）”，先秦时期它在述宾结构中的主要搭配对象是“酒”、“水”、“血”、“露”、“药”、“汤”等，先秦也有“泣”、“泪”、“酪”、“血汁”、“热粥”、“小便”等作“饮”的宾语的，总起来说，先秦动词“饮”这一动作行为的受动对象主要是液体物质。通过考察发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中出现了“饮恨”、“饮愧”、“饮忧”、“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等搭配，这些搭配中的“饮”，显然不能按常用的意义即“吸食……（液体类食品）”来理解，《汉语大词典》解释“饮恨”、“饮愧”、“饮忧”（A组）中的“饮”义为“含忍”义，

---

<sup>①</sup> 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356页，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解释“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B组）中的“饮”为“受”、“享受”义；如果我们从义位的角度考虑的话，“含忍”和“受”、“享受”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义位，即“接受……”。当“饮”出现于A组中，即“饮”所带的宾语是“恨”、“愧”、“忧”等忧愁类心理活动名词时，该义位体现出一个义位变体“含忍”；当“饮”出现于B组中，即“饮”所带的宾语是愉悦类心理活动名词或福惠类名词时，该义位便呈现出另一个义位变体“受”、“享受”；可见，据此基本上可以认定，魏晋南北朝时期“饮”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

通过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可以考察词语义域的变化。什么是义域？蒋绍愚先生在他的《关于“义域”》一文中指出：“‘义域’是某一个词或义位在语义场中所占的区域。”<sup>①</sup>蒋先生也谈到“若干义位可以在聚合关系上构成语义场，也可以在组合关系上构成语义场。我们说‘义域’是义位在语义场中所占的区域，是兼指这二者而言的。”<sup>②</sup>蒋先生以“摇”和“撼”两个词为例，“在由‘摇’、‘撼’等义位聚合而构成的语义场中，‘摇’所占的位置比‘撼’多，相应地，在由组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中，‘摇’就能和‘头’、‘手’、‘尾巴’、‘铃’、‘树’、‘旗’、‘橹’、‘纺车’等较多的词组合，而‘撼’只能和‘树’、‘山’等少数词语组合。不论哪一种语义场中，‘摇’的义域都比‘撼’的义域宽。”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词的搭配情况反映一个词在组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中义域的大小，那么考察一个词的搭配变化，就无疑可以考察一个词在组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中的义域的变化，并据此可以考察这个词在聚合

①② 蒋绍愚：《蒋绍愚自选集》92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关系中义域的变化，因为组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和聚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这两种语义场也是互相联系的。某一义位在聚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中占的位置较多（或较少），它在由组合关系构成的语义场中占的位置也会相应的较多（或较少）。”<sup>①</sup>

苏宝荣先生也说：“我们知道，词义构成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贮存状态下的聚合关系，不可能充分展示词义的区别性特征。语言实践告诉人们，一个词的多种意义是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形成的。只有根据大量的语言事实，依据词在使用状态下的不同组合关系加以概括，才能建立辞书的义项（义位）；同样，揭示词义或义项（义位）的区别性特征，也只有从语言的众多用例（即词的组合关系）中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充分展示。”<sup>②</sup>这段话，是强调通过词的组合关系，即词语搭配考察词义的重要性；那么，要考察词义（义位或义域）的变化，考察词语的组合关系的变化（即词语搭配的变化）自然也应是重要的手段。

一个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该词的搭配变化反映出来。如“饭”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名词，可以在句子中作主语或宾语，作主语的如：“饭做好了。”作宾语的如：“我吃了饭。”也可以在偏正结构的词组中作修饰语，在句子中作定语，如：“饭的味道好香。”先秦时期的文献中“饭”有不少名词的用法，也有不少动词的用法。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可见到这样的例子：

---

① 蒋绍愚：《蒋绍愚自选集》92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②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19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1版。

(1)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吕氏春秋·贵生》）

(2)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吕氏春秋·慎人》）

(3) 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吕氏春秋·直谏》）

以上三例中的“饭牛”都是动宾结构，“饭”在这几个句子中都是“给（使）……吃东西”的意思，“饭”是个动词，而且具有带宾语的语法功能。

那么，“饭”的动词意义以及带宾语的语法功能是什么时代消失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考察“饭”在历史长河中的搭配变化，不然，要想搞清楚“饭”的动词意义及其带宾语的语法功能怎样逐步衰微并消失的过程是很困难的。

既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具有描写的特点，它所解决的又是词义的历时变化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定：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属于历史描写词义学的领域。

#### 第四节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的必要性

传统训诂学以通经释词、解读经典为目的，涉及词语搭配现象但不专门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传统训诂学在汉语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成就主要在于对传统经典的解读方面，清代学者的训诂学研究形成了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段玉裁和王念孙等一代大家的训诂实践，解决了古代汉语

中字音、字义、语法方面的许多疑难问题，为人们正确解读经典文献扫除了许多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近代的训诂学大师如章太炎、黄侃等，沿着段王开辟的道路，不仅在训诂实践上发明良多，而且自黄侃先生始逐步建立了训诂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训诂学的学科性质来看，它属于语义学的范畴，训诂学家在通过字音考释词义（因声求义）或通过字形寻绎词义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在确定一个词的意义的时候，训诂学家也往往联系一个词的具体语言环境，这往往就涉及词语的搭配现象。王力先生在解释上古汉语中的“適”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许多字典都把‘適’字解释为‘往也’，然而上古的‘往’字是一个纯粹的内动词，‘往’的目的地是不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上古的‘適’字是一个外动词或准外动词（有人称为关系内动词），‘適’的目的地是必须说出的。‘往’等于现代官话的‘去’，‘適’等于现代官话的‘到……去’，这是语法的不同影响到语义的不同。”<sup>①</sup>显然，王力先生在确定“適”的词义的时候，是联系到上古汉语中的“伊尹去亳適夏”（《尚书·胤征》）和“栾盈自楚適齐”（《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等具体的句子的，也是联系到了“適夏”、“適齐”等搭配的，就是说，传统训诂学在考释词义的时候涉及了词语搭配现象，但训诂学没有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仅仅是在考释词义的时候涉及词语搭配现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们考察了先秦时期“奔”的搭配情况，就不会简单地把先秦时期的“奔”解释为现代汉语的“跑”，它是“向……跑（逃）去”的意思，是个外动词（或称及物动词），它在先秦时

<sup>①</sup> 王力：《新训诂学》，见《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第1版。

期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和方向的名词宾语。如果我们考察了“走”、“之”、“如”、“适”、“奔”这一组词的搭配情况自先秦经过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组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都有不少变化，也会了解这一组词带表示动作行为目的和方向宾语的功能弱化和衰退的过程。总之，传统训诂学在考释词义方面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也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但它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也是实际情况。

古代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词汇史侧重于词语聚合关系的探讨，对词语组合关系及其历时变化涉及不多。从目前见到的几种古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词汇史的著作中，很容易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讲词汇发展的时候注意研究和发掘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新词和新义，在讲词义发展的时候研究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情况；对词义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也有较多的探讨，如对词义引申、相因生义、词义沾染的研究；在谈一个词与其他词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了同义词、同源词、反义词，有的还研究了同语义场的词语之间的关系。赵克勤先生的《古代汉语词汇学》、蒋冀骋先生的《近代汉语词汇纲要》、顾之川先生的《明代汉语词汇研究》都用专门章节论述了词汇的构成（如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新词新义、词语的结构特征（构词法）、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等。王力先生的《汉语词汇史》、潘允中先生的《汉语词汇史概要》、史存直先生的《汉语词汇史纲要》也都对汉语词汇的构成、构词法的发展以及不同历史时期词汇的特点作了经典性的论述。词汇的构成、词义的发展、构词法等内容都是词汇学和词汇史不得不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所研究的都是词语在聚合关系中的共时状态或历时变

化，可以说，对词汇构成面貌的研究是对词汇在聚合状态下不同来源的分析，对词语结构特征的研究是对词语在聚合状态下的构成成分及其结构关系的分类归纳，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等概念是对词语在聚合状态下意义关系的探讨，这三个方面都是对词汇的共时聚合状态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一个时期新词新义的研究是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就其本质特征说，这一研究是对词汇的聚合状态作历时的分析比较，从而判定并解释一些新词和新义。古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词汇史所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在词语的聚合状态下的结构特征和相互关系，对一个词可以和哪些词搭配、怎样搭配，对一个词和其他词的搭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哪些不同或变化的探讨还不多，随着对词语的聚合状态下的结构特征和相互关系探讨的深入，词语搭配问题，亦即词语组合关系方面的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了。蒋绍愚先生在1989年的《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指出：“词的组合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词的组合关系的历史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同一个词，词义基本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组合关系有所不同。……2) 在某一时期的语言平面中，既有继承前一时期的旧词和旧语法成分，又有新产生的新词和新语法成分，新旧的组合关系往往不同。”<sup>①</sup> 既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迁反映的是词的组合关系的变化，考察和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演变现象就成为词汇史不能回避的内容，我们在研究词义变化及其规律和常用词演变（新词产生、旧词衰落和死亡）的同时，对于与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的词与词的关系的变化，亦即词语搭配（搭配对象

<sup>①</sup> 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13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第1版。



和搭配方式)的变化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某一种搭配最初产生于什么时期,后来又怎样发展和消亡的;某一个时期有哪些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搭配;引起词语搭配发生变化的语言内部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有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汉语语法史着重于研究句法变化和部分虚词(语法词)的历时变化,涉及了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但不以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为主。以王力先生的《汉语语法史》为例,书中讲了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数量词、副词、介词、语气词、助词等词类的发展,王先生把这部分归为汉语历史形态学的内容,另外一部分是历史句法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讲了汉语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等汉语句法的发展。近几年的汉语语法史研究在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上健康而迅猛地发展着,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古代汉语语法史、近代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都硕果累累。但语法史研究的内容,无论是历史形态学还是历史句法学,都是研究个体的词组合成句的规律,对于具体某一个词在语法规则允许的前提下,究竟可以和哪些词搭配,不可以和哪些词搭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词和其他词语的搭配又有哪些变化,语法史是不管这些内容的,它只管词或句子的类的变化发展。例如从语法的角度来说,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都有述宾结构,述宾结构的规则自古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表达“制造食盐”这一意义时,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是“煮盐”或“煮海为盐”,近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是“制盐”或“晒盐”,如果现在还有人说“煮盐”,则会让人感到离奇。这些古今搭配的不同,语法史是不管的,要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只有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

常用词演变研究解决词语之间的历时更替问题时，大量涉及词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搭配变化问题，但不是以研究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为其主要目的。常用词演变研究是汉语词汇史领域里近几年才兴起的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重大课题，张永言和汪维辉先生的《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可以说是常用词演变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1999年李宗江先生出版了《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2000年汪维辉先生又出版了《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这是两部研究常用词演变问题的力作。他们在考察常用词演变时，有时从词语的搭配入手，通过词语搭配的变化来说明常用词的演变，如汪维辉先生在考察“著”对“衣”、“冠”、“服”的替换时，就揭示“‘著’所带的宾语很丰富，例如：著衣、著衣服、著新衣、著好衣……著绛纱袍、著麻襦布裳、著服、著内服……著铠、著皮铠、著铠仗、著小铠、著战衣木履、著好服饰、著金缕织成服饰……著新绢裙、著青布袴……著天冠、著帛冠……著小帽、著纱帽、著布帽……著袜”。<sup>①</sup>通过和“著”搭配的宾语有“衣”、“衣服”、“袍”、“裳”、“服”、“铠”、“木履”、“服饰”、“裙”、“袴”、“冠”、“帽”、“袜”来说明“著”在语言中已取代了“衣”、“服”、“冠”等词。但常用词演变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常用词的演变，而不是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

由此可见，尽管传统训诂学、汉语词汇史、古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史以及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但都没有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

---

<sup>①</sup>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1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象作专门的研究，随着训诂学、词汇史、语法史、常用词演变研究的不断深入，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也越来越让人感到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了。

## 第五节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

### 一、材料及其历史分期

要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情况，也有一个选定所用语言材料和对语言材料进行历史分期的问题。在选取作为考察对象的材料的时候，我们本着这样一个标准：口语性强的、典型性的、年代著者准确的语言作品才能作为考察对象。至于历史分期，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我们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我们把汉代以前的文献作为一组，其中的词语搭配状况代表了先秦时期的词语搭配状况；两汉时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作品反映的词语搭配状况代表了两汉时代的词语搭配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一个历史时期，其作品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词语搭配状况。

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代以前即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口语特点，这一时期言文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汉代以前的文献，我们以《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墨子》、《商君书》、《老子》、《庄子》、《孟子》、《战国策》、《管子》、《孙子》、《荀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楚辞》为考察对象。在没有特别声明时，文中所说“汉代以前的文献”或“先秦时期的文献”是指以上语料。

汉代的中土文献，我们考察了《史记》、《汉书》、《伤寒论》、《法言》、《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盐铁论》、《韩诗外传》、《说苑》、《新序》、《潜夫论》、《淮南子》、《列女传》、《越绝书》、《新书》、《论衡》、《新论》、《吴越春秋》、《白虎通》、《山海经》、《东观汉记》、《风俗通义》、《新语》、《太平经》、《汜胜之书》等书。

东汉时期翻译的佛经，我们根据“口语性强、典型性、年代著者准确”的标准，选取《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閼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閼世王经》等十部。<sup>①</sup> 在没有特别声明时，文中所说“汉代的文献”或“两汉时期的文献”是指以上两类语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以《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南齐书》、《抱朴子内篇》、《搜神记》、《搜神后记》、《殷芸小说》、《颜氏家训》、《世说新语》、《九章算术》、《弘明集》、《文心雕龙》、《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后汉纪》、《博物志》、《魏晋南北朝诗歌》、《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九家旧晋书辑本》等文献为考察对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主要考察了口语性强的、典型性的、年代著者准确的《长阿含经》、《生经》、《太子须大拏经》、《六度集经》、《百喻经》、《贤愚经》、《普曜经》、《出曜经》、《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等佛典。不作特别声明时，文中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是指以上中土文献和汉译

<sup>①</sup> 东汉佛经的选定，主要参考了史光辉博士的意见。

佛典两类语料。

在使用以上材料时，对于中土传世文献尽量采用可信度较高的版本，汉译佛典材料主要依据《大正新修大藏经》，无论中土传世文献还是汉译佛典材料在存在异文或其他歧异的情况下，均采取谨慎的态度。

## 二、方法

### 1. 归纳描写的方法

这一方法是传统小学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也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这是一种重材料、重证据的调查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结论和观点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本文在对一个词的搭配状况进行调查后，对材料进行甄别归纳和分类罗列，再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以得出结论。

### 2. 统计列表的方法

这一方法也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这是以上归纳描写方法的延续和补充。在掌握的材料数量较大，考虑篇幅等原因无法进行详细的全面的分类罗列时，就运用统计数据、画图列表的方法，在分析数据和表格的基础上归纳结论。

### 3. 比较的方法

在掌握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分类罗列或统计列表并归纳出一个词的词语搭配面貌的前提下，将该词在一个时期的搭配面貌和该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的搭配面貌相比较，从而寻绎该词的词语搭配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异及其变化发展；这是历史的纵向的比较。对有同义关系的词语，也尽量对它们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搭配状况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一些同义词之间在搭配面貌方面的异同以及搭配上的各自的特点。

## 第二章 隋以前一组饮食类动词 与名词的搭配变化研究

### 第一节 “烹”、“煮”

#### “烹”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烹”在先秦时期的搭配状况。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烹”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烹”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 1. 烹+动物类名

(1) 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吕氏春秋·诬徒》）

(2) 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吕氏春秋·孝行》）

##### 2. 烹+鱼肉

(3)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左传·昭公二十年》）

(4)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晏子春秋·景公谓梁丘据与己和晏子谏》）

## 3. 烹+鸡

(5) 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泊之则淡而不可食，……”（《吕氏春秋·应言》）

## 4. 烹+豚

(6) 故伤于湿而痹，痹而击鼓烹豚，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荀子·解蔽》）

## 5. 烹+小鲜

(7) 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韩非子·解老》。该例引自《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朱谦之《老子校诂》案：遂州本作“厚小腥”，“厚”字误。范本作“烹小鳞”，注：“小鳞，小鱼也。治大国譬如烹小鳞。夫烹小鳞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盖天下神器不可为也。”鳞、神为韵，于义可通。又“腥”字，成玄英疏：“腥，鱼也；河上公作鲜字，亦鱼也。”唯腥有臭义<sup>①</sup>）

## 6. 烹+麋

(8) 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非所以成教也。”遂烹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二、“烹”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 1. 烹+人名

(9) 乞曰：“此事克则为卿，……何害？”乃烹石乞。（《左传·哀公十六年》）

<sup>①</sup> 朱谦之：《老子校诂》244页，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版。

(10) 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吕氏春秋·至忠》）

(11) 鲁仲连曰：“然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战国策·秦围赵之邯郸》）

## 2. 烹 + 指人名词

(12) 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邪？”（《吕氏春秋·知接》）

(13) 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韩非子·说林上》）（该例《战国策》重出）

## 三、“烹”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 1. 烹 + 之（所指是人的）

(14) 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战国策·中山·乐羊为魏将》）

(15) 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吕氏春秋·上德》）

### 2. 烹 + 之（所指是动物的）

(16)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孟子·万章上》）

(17) 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庄子·山木》）

以上罗列可知，先秦时代“烹”的宾语主要有两类：一、指动物的集合名词，有“兽”、“六畜”等，具体动物名称，有“鱼（肉）”、“鸡”、“豚”、“小鲜”、“彘”等，指代动物的指示代词“之”。二、人名如“石乞”、“文挚”、“梁王”等，指人名词如“其子”，指人的指示代词“之”。这两类搭配对象有一个共性，即都是有生命的主体，只有一个例子是“烹鱼肉”，但这一搭配也可理解成“烹鱼、肉”。两种搭配所反映的“烹”



的义位是一个，即“把……放入正在加热的水中并继续加热使熟”，这一义位有两个变体：1. 当宾语是第一类时，“烹”是“把……煮熟以吃”，这一意义的“烹”的目的是加工成一种食物。2. 当宾语是第二类时，“烹”是“把人煮致死”；这一意义的“烹”的目的是对“烹”的对象的惩罚，不是为了加工成一种食物，《汉语大词典》解释这一意义是“古代用鼎镬煮人的酷刑”（《汉语大词典》[缩印本] 4103 页）。就是说，“烹”的义位是“把……放入正在加热的水中并继续加热使熟”，但当“烹”的对象是“人（人名、指人名词、指代人的指示代词‘之’）”时，“烹”就具有了“惩罚”这一义素，成为一种刑罚，这是“烹”的搭配对象赋予“烹”的社会文化意义。而“煮”没有这一意义，简单地把“烹”解释成“煮也”，并不准确。关于“煮”与“烹”的区别，我们在分析“煮”的搭配时再讨论。

### “烹”在两汉时代的搭配状况

汉代的中土文献中，“烹”的用例还不少，但在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的汉译佛典中没有发现“烹”的动宾搭配的例子。两汉时代“烹”和宾语的搭配如下：

#### 一、“烹”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 1. 烹+动物名词（鲋鱼、鱼、鮓鱼、小鲜、狗、牛、猴）

(18) 传曰：南假子过程本，本为之烹鲋鱼。（《韩诗外传》卷七）

(19) 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鬲，孰将西归，怀之好音。”（《说苑》卷第十一）

(20) 昔者南瑕子过程太子，太子为烹鮓鱼。（《说苑》卷

## 第十七)

(21) 上德治之，若烹小鲜，与天地同操也。（《论衡·自然》）

另有：烹牛（《淮南子》2例），烹狗、烹猴（《淮南子》各1例）。

## 2. 烹+肉

(22) 酿酒于罌，烹肉于鼎，皆欲其气味调得也。（《论衡·谴告》）

(23)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淮南子·齐俗》）

## 3. 烹+代指动物的形容词

(24) 故烹熟鲜香，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 二、“烹”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 1. 烹+人名

(25) 齐王烹酈生，东走高密。（《史记·高祖本纪》）

(26) 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史记·齐太公世家》）

(27) 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8) 封即墨大夫以万户，烹阿大夫与周破胡。（《列女传·齐威虞姬》）

(29) 白公奔山而逝，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肃官司，退而老于叶。（《风俗通义·正失》）

(30) 王大怒不悦，将生烹文挚。（《论衡·道虚》）

另有：烹酈生（《史记》3例），烹醢梁王（《史记》2例），烹阿

大夫(《史记》2例),烹陵母、烹周苛(《史记》各1例),烹文挚(《论衡》3例),烹彭越、烹伍子胥(《论衡》各1例)。

2. 烹+者字结构、指人名词

(31) 项王闻之,烹说者。(《史记·项羽本纪》)

(32) 且吾烹人之兄,……我独不愧于心乎?(《史记·田儋列传》)

(33) 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乐羊食之尽一杯。(《说苑》卷第五)

(34) 纣则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潜夫论·潜叹》)

(35) 烹辄死之人,三日三夜,颜色不变,痴愚之人,尚知怪之。(《论衡·道虚》)

另有:烹其首子、烹其子(《淮南子》各1例)。

3. 烹+身

(36) 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盐铁论·国疾》)

4. 烹+代指人的形容词

(37) 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史记·秦始皇本纪》)

5. 烹+人称代词

(38) 不然,我将烹汝!(《史记·郈生陆贾列传》)

### 三、烹+指示代词“之”

1. 烹+之(所指是人的)

(39) 愿令此三人归,令我君得自快烹之。(《史记·秦本纪》)

(40) 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1) 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  
(《史记·张仪列传》)

(42) 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烹之，叩头曰：……(《东观汉记·刘平》)

(43) 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说苑》卷第十二)

(44) 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  
(《潜夫论·德化》)

另有：烹之(《史记》5例，《论衡》4例，《淮南子》3例)。

## 2. 烹+之(所指是动物的)

(45) 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  
(《论衡·福虚》)

(46) 孟孙猎而得麀，使秦西巴持归烹之，麀母随之而啼。  
(《淮南子·人间》)

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烹”基本上保持了在先秦时期的搭配状况，搭配的类别没有大的变化，在具体的搭配对象方面略有变化：1. 在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中，先秦时期的烹兽、烹六畜、烹鸡、烹豚、烹小鲜、烹彘等在两汉时期没有见到用例，两汉时期有烹杀胎卵、烹狗、烹牛、烹猴等搭配；2. 有少数“烹”和形容词搭配的例子，主要是“烹鲜香”、“烹强暴”。“烹鲜香”应视为“烹”与动物名词搭配的扩展；“烹强暴”可视为“烹”与指人名词搭配的扩展，但“烹”和形容词搭配的例子所见不多。3. “烹菹其身”也可视为烹和指人名词的搭配的扩展。总起来说，两汉时期“烹”的搭配和先秦时期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

“烹”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搭配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中，主要考察了有代表性的《长阿含经》、《生经》、《太子须大拏经》、《六度集经》、《百喻经》、《贤愚经》、《普曜经》、《出曜经》、《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等佛典，只发现《六度集经》有两例“烹之”。这一时期的中土文献中“烹”的用例还有一些。

### 一、“烹”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 1. 烹+动物类名(牲、牺牲、牲牲、禽)

(47) 或遇县官疾病，自营医药，烹牲祭祀所用之费，要当令足以尽其所取之直也。(《抱朴子内篇·微旨》)

(48) 其烹牲罄群，何所补焉？(《抱朴子内篇·道意》)

(49) 或举门扣头，以向空坐，烹宰牺牲，烧香请福，而病者不愈，……自谓未笃。(《抱朴子内篇·勤求》)

(50) 烹牲牲，享玉觞。神说飨，歆禋祀。(《宋书·乐志二》)

(51) 孝莫尚乎曾参。伊公宰一畜以膳汤，曾子烹只禽以养点，而皆同趋炎镬俱赴锋树，是则大功没于小过。(《弘明集》卷九《神灭论》)

#### 2. 烹+动物名词(豕、小鲜、羊、犬、伏雌)

(52) 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皇甫谧》)

(53) 軺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已，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射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后汉书·礼仪志中》)

(54) 臣闻治国若烹小鲜，拯敝莫若务本。(《宋书·范泰传》，此句引用《老子》)

(55) 岂宜扰世教以深文，烹小鲜以烦手哉？（《魏书·任城王云传》）

(56)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宋书·乐志三》）

(57) 岂不劬劳，实兴师旅。烹犬藏弓，同归异绪。（《南齐书·张敬儿传》）

(58) 古乐府歌百里奚词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吹扈廖；今日富贵忘我为！”（《颜氏家训·书证》）

### 3. 烹 + 指动物的形容词（肥、鲜）

(59) 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膷，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饕餮。（《抱朴子内篇·论仙》）

(60) 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膷，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抱朴子内篇·道意》）

(61) 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魏书·崔亮传》）

(62) 财赂既逞，狱讼必繁，惧亏圣明烹鲜之美。（《宋书·何承天传》，此句化用《老子》）

## 二、“烹”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 1. 烹 + 人名

(63) 昔桑弘羊为汉求利，卜式以为独烹弘羊，天乃可雨。（《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 2. 烹 + 指人名词

(64) 进贞白而鸩奸猜，委玉人而齐声礼，揭金出而烹勅

寇，使车轨一风，旬道共德，……（《宋书·周朗传》）

(65) 弟成师而害兄兮，父纯臣而烹子。（《魏书·阳尼传》）

### 3. 烹 + 尸

(66) 虽复分形赴镬，煮体烹尸，始愿所甘，岂不幸甚。（《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 三、“烹”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 1. 烹 + 之（所指是人的）

(67) 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数日，欲将烹之，诸贼还相谏止，遂得免害。（《魏书·杨播传》）

### 2. 烹 + 之（所指是动物的）

(68) 乃谏鹄曰：“夫缢食鹰鹞，欲其鸷也，鸷而烹之何用哉？”（《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69) 复问上何不杀以赐左右，而久费五谷，上即烹之。（《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愍怀太子》）

(70) 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搜神记》卷十八）

(71) 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搜神记》卷十八）

(72) 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搜神记》卷十八）

(73) 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搜神记》卷十九）

(74) 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宋书·庐江王祗传》）

(75) 蔡司徒渡江，见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世说新语·纰漏》）

(76) 鳖主知菩萨有普慈之德尚济众生，财富难数贵贱无违，答曰：“百万，能取者善，不者吾当烹之。”（《六度集经》，《大》3/15上）

(77) 尔时国王好食鸚鵡，猎士竞索睹鸚鵡群，以网收之，尽获其众。贡于太官，宰夫收焉，肥即烹之为肴。（《六度集经》，《大》3/17下）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烹”的搭配有这样几个特点：1. 和先秦时期以及两汉时期相比，搭配类别没有明显的变化。2. 在和动物名词的搭配时，以往的“烹鱼肉”、“烹鸡”、“烹豚”、“烹豕”、“烹彘”、“烹肉”没有见到用例，但有一些以往没有的搭配，如“烹羊”、“烹犬”、“烹伏雌”等。3. 两汉时期出现的和形容词的搭配有所保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烹”和形容词的搭配是“烹肥”、“烹鲜”；4. 这一时期“烹”和人名、指人名词、指人的指示代词“之”搭配的例子出现不多，显示出作为刑罚的“烹”正在衰退的迹象；“烹”和指人名词的搭配中出现了“烹尸”，但只见1例，这是不是显示出“烹”作为一种酷刑在这一时期已不大使用？或者“烹”的这一意义正由另外一个词代替？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烹”的搭配没有明显的扩展。

小结：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烹”和名词宾语的搭配的数量和种类都逐渐减少，虽然也有新的搭配形式出现，但“烹”的各种搭配功能还是表现出衰退的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烹”的“惩罚”义已不多见。



## “煮”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所见“煮”带宾语的例子有以下几例：

(1) 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管子·地数》）

(2) 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管子·轻重甲》）

(3) 君伐菹薪，煮泔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管子·地数》）

(4) 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管子·地数》）

(5) 衍处负海，煮泔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管子·轻重丁》）

(6) 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为盐，正而积之。（《管子·轻重甲》，该例中“煮沸火”当为“煮泔水”之误）

(7) 甸人为堡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礼记·丧大记》）

（说明：《战国策》中有几例“煮枣”，是地名）

先秦时期“煮”的用例并不多，“煮”的动名搭配主要有“煮盐”、“煮泔水”、“煮泔”、“煮之”。可以看出“煮”的主要义位是“给水加热使蒸发”，这一义位有这样几个变体：  
1. “给水加热使蒸发而成……”，如“煮盐”、“煮泔（水）”；  
2. “以……加热”，如“煮沸火”；  
3. “为……对水加热”，如

“煮之”。

先秦时期“煮”和“烹”搭配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烹”的对象是动物名词或人名、指人名词，以及所指是人或动物的指示代词“之”，可见“烹”的对象主要是有生命物；而“煮”的对象主要是“水”或可食用的植物名词等，没有见到“煮”和所指为动物的名词搭配的例子。由“煮”和“烹”搭配的不同可看出它们意义上的区别：1. 当“烹”的对象是人时，“烹”是一种惩罚性行为；而“煮”仅仅是给水加热。2. “烹”的对象主要是动物，含有“杀”意，“煮”的对象主要是水或植物，没有“杀”的意义。3. “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加工肉类食品，二是为了完成一种惩罚（当对象是人名、指人名词，以及指代人的指示代词“之”时）；“煮”的目的是给水加热使水分蒸发。可见“烹”和“煮”的目的不同。

王凤阳先生认为“‘煮’和‘烹’是古今语，大致先秦用‘烹’，汉以后‘煮’用得多了起来。它们之间的不同可能出于方言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炊具的变化带来的用词上的区别。除此之外，‘烹’大多用于煮鱼、肉之类，……‘煮’的对象宽泛得多。”<sup>①</sup>说“‘煮’和‘烹’是古今语，大致先秦用‘烹’，汉以后‘煮’用得多了起来”，理由是不够充分的；说“烹”和“煮”之间的不同“可能出于方言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炊具的变化带来的用词上的区别”也仅仅是一种假设；说“‘烹’大多用于煮鱼、肉之类，……‘煮’的对象宽泛得多”，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烹”和“煮”在搭配上的不同。

<sup>①</sup> 王凤阳：《古辞辨》5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 “煮”在两汉时代与名词的搭配情况

在所考察的东汉时期的汉译佛典中没有发现“煮”的动宾搭配的例子。两汉时代“煮”和名词宾语的搭配如下。

### 一、“煮”作为制盐工艺时的搭配

#### 1. 煮 + 盐

(8) 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史记·平准书》）

(9)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人其器物。（《汉书·食货志下》）

(10)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盐铁论·错币》）

(11) 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盐铁论·刺权》）

另有：煮盐（《史记》4例，《汉书》2例，《盐铁论》4例）

#### 2. 煮 + 海水

(12) 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史记·吴王濞传》）

(13) 采山铜以为钱，煮海水以为盐，伐江陵之木以为船，国富民众。（《汉书·伍被传》）

(14) 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盐铁论·复古》）

另有：煮海水（《史记》3例，《汉书》1例）

### 二、“煮”作为加工食物的方法时的搭配

#### 1. 煮 + 食

(15) 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斫断其缆，船复漂荡。（《西京杂记》卷五）

(16) 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说苑》卷第二十）

(17) 煮食，薄膳也。（《说苑》卷第二十）

### 2. 煮+木

(18) 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汉书·食货志上》）

(19) 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汉书·王莽传下》）

(20) 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

### 3. 煮+履

(21) 唯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馑，乃啖弩煮履。（《东观汉记·朱勃》）

(22) 时民饥馑，乃啖弩煮履。（《东观汉记·隗嚣》）

### 4. 煮+汤药

(23) 训身煮汤药，咸得平愈。（《东观汉记·邓训》）

## 三、“煮”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 1. 煮+之（代药物）

(24) 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25) 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汉书·景十三王传》）

(26) 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说苑》卷第九）

### 2. 煮+之（代人或动物）

(27) 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论衡·书虚》）

(28) 黄之与白，犹肉腥炙之焦，鱼鲜煮之熟也。(《论衡·道虚》)

#### 四、个例：煮+马屎

(29) 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论衡·适虫》)

和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煮”的搭配有这样几个特点：

1. 表示制盐过程的“煮”的搭配数量有所增加，如“煮盐”、“煮海水”的例子比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得多。2. “煮”和食物名词、可食的植物名词的搭配有“煮食”、“煮木”、“煮草木”等，“煮履”可视为这一搭配的偶然扩展；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此类搭配，《战国策》中有几例“煮枣”，但都是地名，这反映了“煮”的新的意义是“将……置入水中加热使熟”。3. 出现了“煮汤药”、“煮之（代药物）”等搭配，可证“煮”的“对水或置物在水中加热使……”这一义位的义域有明显的扩展。4. 出现了“煮之（代人或动物）”之类的搭配，即“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1例，这是“煮”义域扩大、功能扩展的结果，“煮”已显露出代替“烹”的苗头。

魏晋南北朝时期“煮”与名词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煮”作为制盐工艺时的搭配

##### 1. 煮+盐

(30) 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32) 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于家火即灭，迄今不复燃也。(《博物志·外国》)

(33) 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  
(《魏书·食货志》)

### 2. 煮+海

(34) 闽区澳壤，地产金瑯，煮海击钟，探珠连骑。能怀掌握，富润云孙。(《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

(35) 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文心雕龙·原道》)

### 3. 煮+土

(36) 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魏书·氏胡列传》)

(37) 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宋书·氏胡列传》)

## 二、“煮”作为加工食物的方法时的搭配

### 1. 煮+非常食物名词(铠弩、筋角、弩楯、弩筋、弩)

(38) 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后汉书·耿弇传》)

(39) 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所复食。(《后汉书·臧洪传》)

(40) 粮尽食马，马尽煮弩楯，力战不敌。(《后汉书·公孙瓒传》)

(41) 粮尽，乃煮弩筋食之。(《后汉纪·孝明皇帝纪》)

(42) 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43) 以弱敌强，析骸煮弩，固此忠节。(《魏书·崔辩传》)

2. 煮+可食用的植物名词(米、葵子、芜菁子、酸枣根、葱、韭、葵菜、小麦、茵、秣米、乌梅、枣、豆、谷)

(44) 会天大雨，军马含渍，截竹煮米，于马上持炬炊而食。（《南齐书·魏虏传》）

(45) 丰年欲复食者，煮葵子及脂苏服肉羹，渐渐饮之，须豆下乃可食。（《博物志·方士》）

(46) 或以苦酒煮芜菁子令熟，曝干，末服方寸匕。（《抱朴子内篇·杂应》）

(47) 煮酸枣根，取汁净洗，讫。（《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

(48) 下油水中煮葱、韭——五分切，沸俱下。（《齐民要术·素食》）

另有：煮葵菜、煮小麦、煮菌、煮秫米、煮乌梅、煮枣、煮大豆、煮豆、煮谷、煮谷豆、煮栴檀树、煮藟豆（《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3. 煮 + 动物名词（鹅、鳖、龟、鸭、豚）和肉类名词（肉、鸡子白、猪蹄、牛羊骨肉、肤、马皮）

(49) 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南齐书·江祐传》）

(50) 姜五两，木兰一寸，酒二升，煮鳖。（《齐民要术·羹臠法》）

(51) 权登使伐树，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殷芸小说·吴蜀人》）

(52) 子雍婴城自守，城中粮尽，煮马皮而食之。（《魏书·源贺传》）

另有：煮鸭、煮豚面浆、煮肉、煮猪蹄、煮牛羊骨肉、煮其肤（《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4. 煮 + 固体状食物名词（食、饼、饴、饧、糖、豉、石蜜）

(53) 又于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抱朴子内篇·至理》）

(54) 与褚后共止一室，虑有鸩毒，自煮食于床前。（《宋书·褚叔度传》）

(55) 时人掘地取华煮食，以是自存。（《佛说长阿舍经》，《大》1/144下）

(56) 王问曰：“以何煮食？”答曰：“欲食之时，百味饭食，自然在前。”（《贤愚经》，《大》4/431上）

(57) 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殷芸小说·周六国前汉人》）

另有：煮饼、煮豉、煮暴饴、煮飴、煮地黄染、煮黑飴、煮寒食醴酪、煮薄糖、煮白飴（《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煮黑石蜜浆（《百喻经》1例）。

5. 煮+液体状食物名词（粥、汤、汁、胶、面糊、醴酪）

(58) 又于州门煮粥饭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魏书·扬播传》）

另有：煮少许梁米薄粥、煮少许稷粉作薄粥、煮作粥、煮杏酪粥、煮一釜粗粥（《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煮汤（《南齐书》1例），煮三沸汤、煮胡叶汤、煮蓼汤、煮盐蓼汤、著沸汤（《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59) 其人于街巷、市里、屠杀之处及丘冢间，拾诸骸骨，煮汁饮之，以此自存。（《佛说长阿舍经》，《大》4/144下）

(60) 所种五谷尽变成草木，时人取华煮汁而饮。（《佛说长阿舍经》，《大》4/144下）

另有：煮矫桑叶汁、先煮杏人汁、煮栝皮、乌梅汁、煮乌豆汁（《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煮胶、煮蜜、煮杏酪、煮醴、煮



面糊、煮醴酪(《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 三、“煮”和非食物类名词的搭配

#### 1. 煮+水

(61) 又尝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  
(《搜神记》卷二)

(62) 其春酒及余月，皆须煮水为五沸汤，待冷浸麴，不然则动。(《齐民要术·造神麴并酒》)

(63) 旦起，煮甘水，至日午，令汤色白乃止。(《齐民要术·笨麴并酒》)

#### 2. 煮+醋淀

(64) 煮醋淀，热涂之，以灰厚傅。(《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

#### 3. 煮+人尿

(65) 于破瓦中煮人尿令沸，热涂之，即愈。(《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

#### 4. 煮+人体部位名词(头)

(66) 煮头三日，三夕，不烂。(《搜神记》卷十一)

#### 5. 煮+草

(67) 有一人失牛，追逐踪迹，径至其所，尔时离越煮草染衣，衣自然变作牛皮，染汁变成为血。(《杂宝藏经》，《大》4/457中)

### 四、“煮”作为煎药方法时的搭配

#### 1. 煮+药

(68) 已令太医煮药，左右人止之曰：……(《宋书·后妃列

传》)。

(69) 其夜太医煮药，都水办数十具棺材，须三更当悉杀之。(《南齐书·武十七王传》)

另有：煮药(《魏书》4例以上)。

## 2. 煮+毒

(70) 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烧煮万毒为施受害也。(《六度集经》，《大》3/1上)

(71) 然饥渴于六欲，犹海不足于众流，以斯数更太山烧煮诸毒众苦。(《六度集经》，《大》3/15下)

## 五、“煮”其他物质名词的搭配

(72) 又于釜汤中煮瓶，令极热，引出，著酒瓮中，须臾即发。(《齐民要术·造神麹并酒》)

(73) 大釜中汤煮空瓶，令极热，出，乾。(《齐民要术·作酱》)

(74) 又以灰汁和之，如薄粥，泻入不渝釜中，煮生绢。(《齐民要术·杂说》)

## 六、“煮”作为惩罚手段时的搭配

(75) 虽复分形赴镬，煮体烹尸，始愿所甘，岂不幸甚。(《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76) 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掷大镬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苦痛辛酸。(《佛说长阿含经》，《大》1/124上)

(77) 八大地狱汤煮罪人，一大地狱十六隔子围绕其狱。(《出曜经》，4/740上)

另有：煮彼罪人（《佛说长阿舍经》8例），煮人、煮治罪人（《杂宝藏经》各1例）。

## 七、“煮”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 1. 煮+之（人）

(78) 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后汉书·董卓传》）

(79) 于厌次县筑垒拒石勒，勒后虜执演，以镬汤煮之。（《九家旧晋书辑本·何法盛晋中兴书·刘琨》）

(80) 既至，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殷芸小说·吴蜀人》）

(81) 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未死，偃转杯案间。（《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 2. 煮+之（物）

(82) 荆州饥荒，尼求食不得，乃杀牛，坏车煮之。（《九家旧晋书辑本·何法盛晋中兴书·王尼》）

(83) 又云，令甘始以药舍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抱朴子内篇·论仙》）

另有：煮之（《齐民要术》30例以上，《抱朴子》3例以上，《九家旧晋书辑本》2例以上），烹煮之（《宋书》1例）。

如上所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煮”的用例大大增加，搭配对象也很丰富，搭配功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先秦时期、两汉时代相比，“煮”的搭配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煮盐”、“煮海水”之类的搭配依然具有生命力，出现的“煮土”可视为“煮”的这一搭配功能的扩展。二、“煮”和食物名词的搭配非常丰富，有非常食物名词（铠弩、筋角、弩楯、弩

筋、弩)、可食用的植物名词(米、葵子、芡菁子、酸枣根、葱、韭、葵菜、小麦、菌、秫米、乌梅、枣、豆、谷)、肉类名词(鹅、鳖、龟、鸭、豚、肉、鸡子白、猪蹄、牛羊骨肉、肤、马皮)、固体状食物名词(食、饼、饴、饧、糖、豉、石蜜)、液体状食物名词(粥、汤、汁、胶、面糊、醴酪、杏酪、醴)等,这些搭配中,显示“煮”的义位“给水加热或置物于水中加热使……”的两个变体即“给水加热使蒸发而成……”和“将……置入水中加热使熟”的义域有了很大的扩展。三、“煮”和动物名词,如“鹅”、“鳖”、“龟”、“鸭”、“豚”以及肉类名词“肉”、“鸡子白”、“猪蹄”、“牛羊骨肉”、“肤”、“马皮”等的搭配大量出现。四、两汉时期新出现的“煮药”之类的搭配在这一时期有所扩展,不仅“煮药”之类的搭配多起来,又出现了“煮毒”之类的搭配。五、在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的汉译佛典中,发现有多例“煮人”的搭配,和动物名词、指人名词的搭配正是先秦时期“烹”的搭配特征,这也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煮”的义域和搭配功能都在扩展,表现出要替代“烹”的趋势。六、“煮”加一般名词如“煮瓶”、“煮生绢”以及“煮之”的大量出现,也反映出“煮”在语言实际中的活跃程度比“烹”强。

小结:“烹”与“煮”本来在先秦时期是意义有差异,搭配有分工的两个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烹”表现出衰退的迹象,而“煮”越来越活跃,表现在义域扩大,搭配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等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煮”也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正是某些意义和功能取代了“烹”的体现。

## 第二节 “蒸”、“煎”、“熬”

### “蒸（烝）”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蒸(烝)”在先秦时期的搭配情况。

“烝”与“蒸”是古今字，汉代以前的文献中，用“烝”比用“蒸”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多用“蒸”，而且两个字渐渐有了分工：表示祭祀名称的多用“烝”，表示食品加工工艺的则多用“蒸”，但“烝”有时与“蒸”混用，在都表示食品加工工艺时，我们视其为一个词。先秦时期“蒸（烝）”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烝+指人名词

(1) 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管子·小称》）

(2) 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sup>①</sup>而进之。（《韩非子·二柄》）

(3) 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韩非子·十过》）

---

① 三例“蒸其子首”均为“蒸其首子”之倒。裘锡圭先生《“杀首子”解》云：《韩非子》各本，“首子”多讹作“子首”。《二柄》篇顾广圻校语说：“藏本、今‘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为是，《汉书·元后传》有‘首子’可证。《十过》及《难一》同。”其说甚是。宋翔凤《过庭录》卷十三《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条，在《元后传》外更引《墨子》与《南蛮传》，力辨作“子首”之非，说更详尽。（《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16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

(4) 易牙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尝，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韩非子·难一》)

## 二、蒸 + 动物名词 (鱼鳖、豚)

(5) 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墨子·亲士》)

(6)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楚辞·天问》)

## 三、蒸 + 之

(7)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诗经·大雅·生民》)

《说文》：“蒸，火气上行也。”现代汉语中“蒸”也是指把馒头、包子放在笼中，以水蒸气将其蒸熟，这个意义古今变化不大，但先秦时期的“蒸”的搭配有这样的特点：“蒸”的对象是“蒸”的内容，而且多是肉食类，如烝其首子、蒸肉、蒸炙鱼鳖等，总起来看，先秦时期“蒸”带宾语的用例并不多。

东汉时期汉译佛经《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阇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闍世王经》中，没有发现“蒸(烝)”的动宾搭配的例子。两汉时代中土文献中“蒸(烝)”和宾语的搭配如下：

### 一、蒸 + 动物名词

(8) 炙鵠烝鳧，粘鶉馐只。(《楚辞·大招》)(西汉初无名氏)

## 二、蒸 + 植物名词

(9) 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论衡·幸偶》）

## 三、蒸烛 + 缺伤

(10) 彼蒸烛缺伤，虽有火居之，不能复全。（《新论·祛蔽》）

## 四、蒸 + 之

(11) 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伤寒论·上编》）

以上几例可见，两汉时代“蒸（烝）”带宾语的用例还是不多，和先秦相比，“蒸（烝）”和植物名词、指代植物的指示代词“之”的搭配有几例，如“蒸谷”、“蒸之（代乌梅）”等，和先秦时期“蒸（烝）”的对象仅限于肉类名词的情况有些不同。所以，就现有的材料看，说两汉时代“蒸”带宾语的功能有所扩展，还是有一些根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蒸（烝）”与名词宾语的搭配情况

### 一、“蒸”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 1. 蒸 + 指女性的名词

(12) 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魏书·岛夷刘裕传》）

(13) 祚先蒸重华母马氏，密说马氏以曜灵幼弱，须立长君，马从之，遂废曜灵而立祚。（《魏书·曜灵传》）

(14) 暮末弟殊罗蒸炽磐左夫人秃发氏，暮末知而禁之。  
(《魏书·暮末传》)

(15) 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蒸淫其嫂，罪十也。  
(《魏书·蒙逊传》)

(16) 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谋害阿伏至罗，阿伏至罗杀之。  
(《魏书·高车传》)

## 2. 蒸 + 其他指人名词 (其子)

(17) 齐桓嗜异味，易牙蒸其子。(《抱朴子内篇·论仙》)

## 二、“蒸”和食物名词的搭配

(18) “君得哀家梨，当复不蒸食不？”(《世说新语·轻诋》)

## 三、“蒸”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19) 蒸羊、肫、鹅、鸭，悉如此。(《齐民要术·蒸鱼法》)

(20)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世说新语·任诞》)

(21) 蒸豚肥美，异于常味。(《世说新语·汰侈》)

另有：蒸熊、蒸肫、蒸鸡、豚蒸、蒸生鱼、蒸鱼菜(《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 四、“蒸”和植物名词的搭配

(22) 蒸干芜菁根法：……(《齐民要术·蔓菁》)

另有：蒸小麦、蒸七斗米、蒸藕(《齐民要术》各1例以上)。

## 五、“蒸”和其他名词的搭配

### 1. 蒸 + 瓮



(23) 冬即蒸瓮使热，穰茹之。(《齐民要术·笨麹并酒》)

2. 蒸 + 土

(24) 赫连勃勃性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锥若不入，即杀行锥者，而并筑之。(《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赫连勃勃》)

(25) 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魏书·恭宗景穆帝纪》)

(26) 性骄虐，视民如草芥。蒸土以筑都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魏书·铁弗刘虎传》)

3. 蒸 + 其下

(27) 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洿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 六、“蒸”和指示代词的搭配

1. 蒸 + 之 (代物)

(28) 众医皆云，发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风法。(《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张苗》)

(29) 苗乃烧地，布桃叶于上，蒸之，即得大汗。(《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张苗》)

(30) 乃浮汤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抱朴子内篇·金丹》)

(31) 盐蒸之，尤美，可多食。(《齐民要术·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

另有：蒸之(《抱朴子》8例以上，《齐民要术》22例以上)。

2. 蒸 + 之 (指人)

(32) 或云甑蒸之，或云煮之，或云枝解，或云臼捣，或

云五写截耳割舌挑目杀之。(《生经》，《大》3/77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蒸(烝)”和名词宾语的搭配用例增加，“蒸(烝)”的搭配对象也比先秦时期、两汉时代丰富得多。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1. “蒸(烝)”和指女性的名词搭配的例子多了起来，这一搭配中的“蒸(烝)”是“火气上升”义的引申义，是“男人与(比自己辈分高的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意思，这是一个独立的义位。这一义位先秦时期就已产生，但先秦时期这一义位的“蒸(烝)”不能带宾语，如：

(33)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左传·桓公十六年》)

(34) 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35) 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左传·闵公二年》)

(36) 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左传·僖公十五年》)

这一现象说明，“蒸(烝)”带宾语的功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不仅“蒸(烝)”的本义用法带宾语的功能越来越强，“蒸(烝)”的引申义的用法也由不能带宾语向能带宾语方向转化。据统计，《左传》有“蒸(烝)”共18例其中动词用法15例，没有一例带宾语的；《史记》中“蒸(烝)”的动词用法5例，也没有带宾语的；《世说新语》共有动词“蒸(烝)”4例，全部带宾语。可知“蒸(烝)”最初是一个内动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发展为一个外动词。

2. 出现了“蒸(烝)”和食物名词的搭配，如“烝食”。

3. “蒸(烝)”和动物名词的搭配种类更多，有蒸熊、蒸

羊、蒸肫、蒸鸡、蒸生鱼、蒸鱼菜、蒸豚等。

4. “蒸(烝)”和其他名词的搭配,如蒸瓮、蒸土、蒸其下、蒸烛缺伤。这反映“蒸(烝)”的义域在扩展,搭配功能也在扩展:“蒸(烝)”所带的宾语不仅是“蒸(烝)”的内容,也可以是“蒸(烝)”的工具,如“蒸瓮”。

5. “蒸(烝)”和指示代词“之(代物)”的搭配数量增加,也出现了和所指是人指示代词“之”搭配的用例。

小结:“蒸(烝)”在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所见用例不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大大增加,与名词宾语的搭配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搭配功能也有所增加,“蒸(烝)”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一个由内动词向外动词,由义域窄到义域宽的变化过程。

## “煎”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先秦时期“煎”与名词的搭配情况

### 一、“煎”和金属名词(金锡)的搭配

(1) 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周礼·冬官考工记》)

### 二、“煎”和食物名词(盐、醢)的搭配

#### 1. 煎+盐

(2) 醢醢之美,而煎盐之尚,贵天产也。(《礼记·郊特牲》)

#### 2. 煎+醢

(3) 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礼记·内则》）

(4)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炮。（《礼记·内则》）

### 三、“煎”和动物名词（鸿鹄）的搭配

(5) 鹄酸臠臠，煎鸿鹄些。（《楚辞·招魂》）

### 四、煎靡+普通名词（货财）

(6) 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7) 掘深池，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五、“煎”和指示代词（诸、之）的搭配

(8) 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礼记·内则》）

(9) 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礼记·内则》）

(10) 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礼记·内则》）

先秦时期所发现的“煎”与名词宾语的搭配并不丰富，但也可以发现“煎”在这一时期有这样几个义位：一、“以火加热使……熔化”，这一义位的搭配有“煎金锡”。二、“以火加热……”，这一义位有两个变体：1. “以火加热使成……”，该意义的搭配有“煎盐”、“煎醢”；2. “给……加热使熟”，这一意义的搭配有“煎鸿鹄”，“煎诸（之于）”、“煎之”也属于这一类的搭配。三、“糟蹋……”，该义位的搭配是“煎靡货财”，“煎靡”当同“煎糜”。

可见，先秦时期，“煎”的三个主要义位已有显现，“煎”主要和金属名词、食物名词、动物名词以及指示代词“之”搭

配。

在所考察的东汉时期翻译的佛经《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闍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闍世王经》等佛典中没有发现“煎”的动宾搭配的例子。两汉时代中土文献中“煎”与名词搭配的情况是：

### 一、“煎”和器皿名词（金器）的搭配

(11) 秋暴巫尫至九日，无举火事，无煎金器。（《春秋繁露·执贄》）

### 二、“煎”和动物名词（鱼、鱓）的搭配

(12) 煎鱼切肝，羊淹鸡寒，搗马酪酒，蹇捕胃脯。（《盐铁论·散不足》）

(13) 煎鱓藿雀，遽爽存只。（《楚辞·大招》）（西汉初无名氏）

### 三、“煎”和普通名词的搭配

#### 1. 煎+枯水

(14) 刘向以为阳失在阴者，谓火气来煎枯水，故川竭也。（《汉书·五行志》）

#### 2. 煎+沙

(15) 汤之时大旱七年，锥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说苑》卷第一）

#### 四、“煎”和人体部位名词（我怀）的搭配

(16) 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焦仲卿妻〉》）

#### 五、“煎(熬)”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17) 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齐和之。（《新序·杂事》）

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所发现的“煎”与名词宾语搭配的例子也不丰富，拿发现的几个例子和先秦时期的搭配情况相比可看出“煎”的意义和搭配特征是：一、“煎”在先秦时期所具有的意义“以火加热使……熔化”，在两汉时期没有发现用例。二、“煎”在“以火加热……”这一义位上的搭配有些变化：1. “煎”和器皿名词的搭配，即“煎金器”，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2. “煎”和食物名词如“盐”、“醢”的搭配，在这一时期所考察的文献中没有发现用例。三、“煎”和动物名词的搭配和先秦时期相比同中有异，搭配关系同，搭配对象异，这一时期“煎”的对象是“鱼”、“鲠”。四、“煎”和普通名词的搭配和先秦时期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出现了“煎枯水”和“煎沙”两例，在“煎枯水”中，“煎”表现为“使……蒸发减少”义；在“煎沙”中，“煎”义为“使……风化”，这两个意义可视为“糟蹋”义的变体。五、两汉时期“煎”的搭配的重要变化是出现了“煎我怀”，显然“煎”在这一搭配中的意义是引申义，即“折磨”义，“煎”的“以火加热……”的意义，当搭配对象为有生命物时，“煎”这一动作行为对受事主体来说就意味着“折磨”。当“煎”出现于“煎我怀”以及稍晚时代的“煎人肠”、“煎心”、

“煎骨”等搭配中时，从受事主体的角度说，“煎”就具有了“折磨”这一义位。从现有的材料看，“煎”的义位“折磨”，以及和人体部位名词的搭配大致出现于东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长阿含经》、《生经》、《太子须大拏经》、《百喻经》、《杂宝藏经》、《出曜经》、《撰集百缘经》中，没有发现“煎”的动宾搭配的例子。魏晋南北朝中土文献中“煎”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煎”和金属名词的搭配

(18) 见根煎铅锡，以少许药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铁匙搅之，冷即成银。（《抱朴子内篇·黄白》）

### 二、“煎”和食物名词（麻油、胡桃油、油）的搭配

#### 1. 煎+油

(19) 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以手搅之。（《博物志·物理》）

(20) ……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颜氏家训·省事》）

(21) 收子压取油，可以煮饼，为帛煎油弥佳。（《齐民要术·荏、蓼》）

#### 2. 煎+乳

(22) 常以正月、二月预收乾牛羊矢煎乳。（《齐民要术·养羊》）

(23) 初煎乳时，上有皮膜，以手随即掠取，著别器中。（《齐民要术·养羊》）

## 3. 煎+金液

(24) 行煎金液，当持琼酒，次匪泉桑，沦同申酉，东堂先悼，南望今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该例中“金液”是比喻，指“酒”，“煎金液”是超常搭配）

## 三、“煎”和药物名词的搭配

## 1. 煎+药（煎…散、勺药）

(25) 日烈曠燥，利用漆油，作诸日煎药。（《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

(26) 及虎胆丸、朱明酒、天雄鹤脂丸、飞廉煎秋芒、车前、泽泻散，用之旬日，……（《抱朴子内篇·杂应》）

(27) 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饜饫。（《抱朴子内篇·论仙》）

## 2. 煎+汤

(28) 宜煎汤三四沸，待冷然后浸麴，酒无不佳。（《齐民要术·笨麴并酒》）

另有：煎汤（《齐民要术》4例以上）。

## 3. 煎+汁

(29) 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后汉书·西域传》）

## 4. 煎+毒

(30) 未暇及美业，复何为吾煎毒至此邪。（《宋书·衡阳文王义季传》）

## 5. 煎+饵

(31) 采掘草木之药，劬劳山泽之中，煎饵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险，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抱朴子内篇·地真》）



#### 四、“煎”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32) 蜜纯煎鱼法：用鲫鱼，治复中，不鳞。（《齐民要术·脏、腊、煎、消法第七十八》）

(33) 以为金疮之药，煎皮熬发，以治秃鬓之疾耶？（《抱朴子内篇·对俗》）

#### 五、“煎”和普通名词的搭配

##### 1. 煎（熬）+形气

(34) 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抱朴子内篇·道意》）

##### 2. 煎灼+灯明

(35) 徒恨芳膏，煎灼灯明。（《后汉书·何颙传》）

##### 3. 煎+日夜

(36) 四时煎日夜，玉露催紫荣。（《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江淹〈卧疾怨别刘长史诗〉》）

##### 4. 煎+泽

(37) 三月桃花含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别诗二首〉》）

##### 5. 煎+水

(38) 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

#### 六、“煎”和人体部位名词（人肠、骨、心）或心理活动名词（恠）的搭配

##### 1. 煎+人体部位名词（人肠、骨、心）

(39) 故人宁知此，离恨煎人肠。（《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拟古四首·陌上桑〉》）

(40) 薄暮有所思，终持泪煎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有所思〉》）

(41) 片光片影皆丽，一声一啜煎心。（《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倡楼怨节诗〉》）

(42) 思君如明烛，煎心且衔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自君之出矣〉》）

## 2. 煎+恹

(43) 当复几时见圣世，就其中煎恹若此，实在可矜。（《宋书·谢庄传》）

## 七、“煎(煎熬)”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44) 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汩之。（《抱朴子内篇·金丹》）

(45) 又韩终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视，立日中无影。（《抱朴子内篇·金丹》）

(46) 用雄黄、头发二物，以腊月猪脂煎之，令发。（《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

(47) 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文心雕龙·养气》）

另有：煎之（《抱朴子》8例以上，《齐民要术》3例以上）。

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可以发现，“煎”在这一时期的动名搭配的用例多了起来。和以往的时代相比，可以看出“煎”的意义和搭配的特征：一、“煎”和金属名词的搭配仍有用例，虽仅见1例，也说明“煎”的“以火加热使……熔化”

义依然存活。二、“煎”和食物名词的搭配用例更多，出现了煎麻油、煎胡桃油、煎油、煎乳、煎金液（代酒）等搭配，说明“煎”作为一种食品加工方法的“以火加热……”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三、“煎”和药物名词的搭配出现了不少的例子，有煎药、煎秋芒、车前、泽泻散、煎熬勺药、煎汤、煎其汁、煎毒、煎饵等。在这一搭配中，“煎”的意义仍是“以火加热……”，“煎”和药物名词的搭配与“煎”和食物名词的搭配是同一义位的，但“煎”这一动作行为不局限于一种烹饪方法，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熬制中草药的方法，这说明“煎”的“以火加热……”这一义位的义域在扩大。在现代汉语中，“煎药”和“熬药”仍是常见的搭配。四、“煎”和动物名词的搭配所见例子不多，有“煎鱼”、“煎皮”两例，“煎皮”是新出现的搭配。五、“煎”和普通名词的搭配，情况比较复杂。其中“煎熬形气”、“煎灼灯明”、“煎日夜”中“煎”是“折磨”义，“煎泽”的“煎”是“增添”义，“煎水”中“煎”则是“以火加热……”义。六、“煎”和人体部位名词（人肠、骨、心）或心理活动名词（恹），这一搭配中的“煎”都是“折磨”义，这一义位大致产生于汉代，煎熬形气、煎灼灯明、煎日夜、煎人肠、煎骨、煎心、煎恹等搭配的出现，说明“煎”的这一义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发展成熟。七、“煎”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也出现多个例子，“之”指代的对象和上面的几种名词大致是一致的，所反映的义位也大致如上。

小结：汉代以前动词“煎”的意义单一、用例也不多，汉代出现了“煎我怀”的搭配，这是“煎”具有“折磨”义的较早的搭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引申义发展成熟。现代汉

语中“煎”成为加工中草药的专用动词之一。北方方言中也有说成“熬药”的，“煎药”是普通话说法，《新华字典》224页“煎”字第一个义项“熬：煎药”。“熬”是方言说法。“煎”中草药名词的搭配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 “熬”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先秦时期所见“熬”与名词宾语搭配的例子不多，都是和植物名词的搭配：

(1) 车米筮米刍禾，丧纪共饭米熬谷。（《周礼·地官司徒》）

(2) 熬黍稷各二筐有鱼腊饌于西坵南，陈三鼎于门外。（《仪礼·士丧礼》）

先秦时期，所发现的“熬”和名词宾语搭配的用例不多，所见几例主要是“熬”和农作物类植物名词的搭配，如“熬谷”、“熬黍稷”等，可知“熬”主要意义是“加工……成饭”义。《方言·卷七》：“熬，煎，巩，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楚以往，谓之熬；……凡有汁而乾谓之煎，东齐谓之巩。”

两汉时期中土文献中“熬”与宾语搭配的例子仍然不多，东汉时期翻译的《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閼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閼世王经》等佛典中没有发现“熬”的动宾搭配的例子。两汉时代“熬”和宾语的搭配如下：

(3) 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

胥无善齐和之。(《新序·杂事》)

两汉时代的文献中“熬”带宾语的用法仅见1例，是指示代词“之”，这一例中“之”代“五味”，例子太少，我们很难下结论。

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中，仅在《百喻经》中发现1例小标题“种熬胡麻子喻”，但这一例中不易确定“熬胡麻子”是动宾结构。中土文献“熬”与名词宾语搭配的情况是：

### 一、“熬”和食物名词的搭配

(4) 生姜、橘皮、胡芹、小蒜、盐，细切，熬糝。(《齐民要术·作酱》)

(5) 姜、橘、椒、胡芹、小蒜，并细切，熬黍米糝。(《齐民要术·臑、腊、煎、消法》)

### 二、“煎熬”和药物名词的搭配

(6) 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脬，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饜饫。(《抱朴子内篇·论仙》)

### 三、“熬”和人体部位名词搭配

(7) 若子言不恃他物，则宜捣肉治骨，以为金疮之药，煎皮熬发，以治秃鬓之疾耶？(《抱朴子内篇·对俗》)

### 四、“煎熬”和中医术语的搭配

(8) 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

天和，劳逸过度，……(《抱朴子内篇·道意》)

### 五、“熬”和地理名词的搭配

(9) 若乃漉沙构白，熬波出素。(《南齐书·张融传》)

### 六、“(煎)熬”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10) 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抱朴子内篇·金丹》)

(11) 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以铁匕挠之，十日，还为丹。(《抱朴子内篇·金丹》)

(12) 或以露于铁器中，以玄水熬之为水，或以硝石合于筒中埋之为水。(《抱朴子内篇·仙药》)

(13) 作白醪麹法：取小麦三石，一石熬之，一石蒸之，一石生。(《齐民要术·白醪麹》)

另有：熬之(《齐民要术》7例以上)。

从以上用例可知，“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动宾搭配的用例有了明显的增加，搭配种类也较多，有和食物名词的搭配，如“熬糝”、“熬黍米糝”等，有和植物名词的搭配，如“煎熬勺药”，也有和人体部位名词的搭配，如“熬发”，有和其他名词的搭配，如“煎熬形气”、“熬波”等，也有和所指是食物名词、植物名词、肉类名词的指示代词“之”的搭配。“煎熬”并用，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即“对……折磨”，如“煎熬形气”，但用例还不多。根据“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搭配显示的信息来看，说“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义域有所扩大，使用更加灵活，是可以成立的。

小结：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熬”的用例要比“煎”

少。“煎”可以和金属名词搭配，有“熔炼、消融”等义，“熬”的意义要单纯一些，没有这些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煎”的“折磨”义发展成熟，而“熬”和“煎”组成“煎熬”时也有“折磨”义，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发现“熬”单独具有“折磨”义的搭配。现代汉语中“熬”有“忍耐”义，这一意义的产生应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

### 第三节 “饮”

通过考察先秦时期的主要传世文献，可知先秦时期动词“饮”的搭配有以下一些种类，因已列表，每种搭配仅举 2—3 例。

#### 一、“饮”和液体物质名词的搭配

##### 1. 饮 + 水（泉）

(1)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2)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孟子·滕文公下》）

(3)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 2. 饮 + 酒

(4)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

(5) 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另有：饮酒（《礼记》29 例以上，《左传》30 例以上）。

##### 3. 饮 + 滑

(6) 迨我暇矣，饮此湑矣。（《诗经·小雅·伐木》）

#### 4. 饮 + 露

(7)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

#### 5. 饮 + 血

(8) 晏子俛而饮血，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受此不祥。”（《吕氏春秋·知分》）

(9)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

#### 6. 饮 + 药

(10) 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

(11) 若赅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赅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庄子·庚桑楚》）

#### 7. 饮 + 汤

(12) 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孟子·告子上》）

## 二、“饮”和固体物质名词的搭配

### 1. 饮 + 彘

(13) 季孙曰：“请饮彘也，以鲁国之密迩仇讎，臣是以不获从君，克免于大行，又谓重也肥。”（《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 2. 饮 + 冰

(14) 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左传·昭公十三年》）

(15)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庄子·人间世》）



### 三、“饮”及器具名词的搭配

(16) 受弓箭者以袂，饮玉爵者弗挥。（《礼记·曲礼上》）

(17) 饮射爵于西阶上。（《仪礼·大射仪》）

### 四、“饮”和河流名称的搭配

(18)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

### 五、“饮”和生物（人或动物）名词的搭配

#### 1. 饮 + 指人名词

(19) 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礼记·檀弓下》）

(20) 吾以此饮吾主父，则杀吾主父。（《战国策·燕一·苏代谓燕昭王》）

(21) 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庄子·则阳》）

#### 2. 饮 + 马

(22) 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于河而归。（《左传·宣公十二年》）

(23) 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毁其瓶。（《左传·襄公十七年》）

(24) 成人代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厌众。”（《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 六、“饮”带双宾语的例子

(25) 遂之因氏饮戍者酒而杀之，齐人歼焉。（《穀梁传·庄



续表

书 名	周	尚	诗	周	仪	礼	春秋	公	穀	论	老	墨	商
搭配 饮+	易	书	经	礼	礼	记	左传	羊传	梁传	语	子	子	君书
人名、人	0	0	1	0	3	3	2	0	0	0	0	0	0
马牛羊	0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之(液体)	0	0	0	0	0	2	2	2	0	0	0	0	0
之(人)	0	0	2	1	0	4	0	1	0	0	0	0	0
双宾语	0	0	0	0	0	0	15	0	1	0	0	0	0
饮食之	0	0	1	1	0	1	2	0	0	0	0	1	0
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诗经》“饮湑”1例；《公羊传》有“饮此”1例；有“饮之无僂氏（已计入上表）”1例；《左传》有“饮此”1例，“饮冰”1例，“饮彘”1例；《礼记》有“饮玉爵”1例；“饮斯”2例。

先秦时期“饮”搭配情况表(二)

书 名	庄	孟	战	管	孙	荀	晏	韩	国	楚	吕	合
搭配 饮+	子	子	国策	子	子	子	子春秋	非子	语	辞	氏春秋	计
酒	7	2	2	2	0	1	17	6	3	0	5	144
药、鸩	1	0	0	0	0	0	0	2	0	0	0	6
泉	0	1	0	0	0	1	0	0	0	1	0	3
水	2	1	0	1	0	2	0	0	0	0	0	9
血	0	0	0	0	0	0	1	0	0	0	1	3
露	1	0	0	0	0	0	0	0	0	1	1	3

续表

书 名	庄	孟	战	管	孙	荀	晏	韩	国	楚	吕	合
搭配 饮+	子	子	国	子	子	子	子	非	语	辞	氏	计
流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人名、人	1	0	0	0	0	0	0	0	0	0	0	10
马牛羊	0	0	0	0	0	1	0	0	0	1	0	6
之(液体)	0	0	5	1	0	0	0	2	0	0	1	15
之(人)	0	0	0	2	0	0	0	4	0	0	1	15
双宾语	0	0	0	0	0	0	3	0	7	0	1	27
饮食之	0	0	0	0	0	0	0	0	1	0	0	7
羽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补充说明：《庄子》有“饮河”1例；《列子》有“饮+地名”2例；“饮神湫”1例；《荀子》有“饮羊”1例（已计入）；《孟子》有“饮汤”1例；《韩非子》有“掘井而饮之（代井）”3例，“乃衔其羽而饮之”1例；《楚辞》有“饮沆瀣”1例；《吕氏春秋》有“饮蒸”1例。

以上举例和列表显示，动词“饮”在先秦时期搭配的基本情况所反映“饮”的第一个义位是“吸食液体”，它的义位变体有三个：1. “吸食……”，像饮水、饮泉、饮酒、饮湑、饮露、饮血、饮药等搭配，都是反映这一意义的；该意义的“饮”偶尔可带固体物质类名词作宾语，如“饮冰”、“饮彘”，可视为该义位义域的扩展；2. “以……吸食”，如“饮玉爵”、“饮射爵”等搭配；3. “在……（地方）吸食”，如“饮河涓”、“饮大泽”、“饮河”等搭配。先

秦时期动词“饮”的搭配反映的“饮”的第二个义位是“使（人或动物）吸食……”，如饮不胜者、饮君、饮公、饮王、饮旷、饮调、饮寡人、饮人、饮马等搭配就反映这一意义，像饮戍者酒、饮诸大夫酒、饮之酒、饮乡人酒、饮公酒等，“饮”带双宾语的例子可视为该意义义域的扩展。

动词“饮”的搭配所反映的“饮”的语法功能：1. “饮”可以带动作行为涉及对象的名词作宾语，如水、泉、酒、湑、露、血、药等；2. “饮”可以带动作行为所用工具名词作宾语，如“爵”等；3. “饮”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处所的名词作宾语，如：河渭、大泽、河等；4. “饮”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表示人或动物的名词、代词作宾语，如：友、王、公、寡人、主父、马、人名等；5. 先秦时期动词“饮”可以带双宾语，如：饮二人毒酒、饮戍者酒、饮诸大夫酒、饮之酒、饮乡人酒、饮公酒等例子，这说明先秦时期动词“饮”是个三价动词。

先秦时期动词“饮”所见不多的搭配用例：

(33) 迨我暇矣，饮此湑矣。（《诗经·小雅·伐木》）

(34) 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吕氏春秋·孟冬纪序》）

(35) 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楚辞·远游》）

这些所见用例不多的搭配，并不影响以上关于“饮”的义位的结论。

“饮”在汉代的搭配情况：

两汉中土文献“饮”搭配情况表(一)

书 名	史	韩	新	吴	大	西	春	盐	汉	说	新	潜	淮	列
搭配 饮+	记	诗	书	越	戴	京	秋	铁	书	苑	序	夫	南	女
		外		春	礼	杂	繁	论				论	子	传
酒	23	0	3	0	4	3	2	4	29	11	1	1	3	3
药、鸩	10	0	0	0	0	0	0	0	15	0	1	0	0	0
泉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2	0
水	2	0	1	1	0	0	0	1	4	0	1	0	5	0
泣、泪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血	0	0	0	0	0	0	0	1	3	0	0	0	1	0
露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流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酪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人名、人	4	0	0	0	0	0	0	0	7	0	0	0	2	0
马牛羊	4	2	0	2	0	0	0	0	4	0	7	0	0	0
之(液体)	10	3	0	0	0	0	0	0	1	0	1	0	2	0
之(人)	1	0	0	1	0	0	0	0	2	0	0	0	0	1
之(动物)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双宾语	3	0	0	2	0	0	0	0	1	6	0	0	4	2
饮食之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羽	0	1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补充说明:《史记》中有“饮此”2例,“饮是”1例;《汉书》中有“饮其德”、“饮露英”等各一例;《盐铁论》有“饮巨海”;《淮南子》有“饮湍瀨”各一例;《吴越春秋》有“饮漉”1例。

两汉中土文献“饮”搭配情况表(二)

书 名	伤寒论	论衡	新论	新语	太平经	燕丹子	越绝书	白虎通	山海经	东观汉记	风俗通义	穆天子传	合 计
搭配 饮 +													
酒	0	10	0	0	5	0	0	6	0	2	1	0	111
药、鸩	0	2	0	0	0	0	0	0	0	1	0	0	29
泉	0	4	0	0	0	0	0	1	0	1	0	0	10
水	31	1	0	0	1	0	1	1	0	4	1	0	55
泣、泪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4
血	0	1	0	1	2	0	0	1	0	0	0	0	10
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流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酪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3
人名、人	0	0	0	0	5	0	0	0	0	0	0	4	22
马牛羊	0	2	0	0	0	0	0	0	0	1	0	1	23
之(液体)	5	2	0	0	1	0	0	0	0	1	0	0	26
之(人)	0	1	0	0	2	0	1	0	0	0	1	0	10
之(动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双宾语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17
饮食之	0	4	0	0	0	0	0	1	0	0	0	0	7
羽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6

《伤寒论》有“饮汤”、“饮热粥”各一例；《论衡》有“饮食龙”一例，“饮食人”6例，“饮我”一例，“饮井”一例；《太平经》有“饮我”1例，“饮之(井)”4例，“饮地形”1例，“饮小便”1例，“饮血汗”1例。

后汉译经“饮”搭配情况表

书 名	长阿含十报法经	人本欲生经	一切流摄守意经	大安般守意经	阴持入经	道地经	道行般若经	佛说兜沙经	阿闍佛国经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阿闍世王经	合 计
搭配 饮+												
酒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药、毒	0	0	0	0	0	0	2	0	2	0	0	4
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泣、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人名、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马牛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之(液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之(动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双宾语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饮食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汉代动词“饮”搭配情况的分析:



## 一、两汉时期“饮”和宾语的搭配情况和先秦时期的搭配情况相比较

### (一) 先秦时期就有的搭配在汉代的情况

动词“饮”在先秦时期就有的搭配主要是：(1) 饮+液体物质名词：饮水（泉）、饮酒、饮湑、饮露、饮血、饮药、饮汤；(2) 饮+固体物质名词：饮彘、饮冰；(3) 饮+器具名词：饮器皿名；(4) 饮+生物（人或动物）：饮（人类名词）、饮马；(5) 饮+双宾语；(6) 饮+之。先秦时期的这些搭配大多数在汉代仍然保留，有少数几种搭配在汉代消失，如“饮湑”、“饮彘”、“饮冰”等；有不少先秦时期就有的搭配在汉代有所扩展的，如“饮”和液体物质名词搭配，除保留了先秦时期的“饮水（泉）”、“饮酒”、“饮露”、“饮血”、“饮药”、“饮汤”外，还出现了“饮泣”、“饮泪”、“饮酪”、“饮血汁”、“饮热粥”、“饮溲”、“饮小便”等。

### (二) 先秦时期所见极少的搭配在汉代的情况

#### 1. 饮+羽

(36) 夫如是，儒书之言楚熊渠子、养由基、李广射寝石，矢没饮羽者，皆增之也。（《论衡·儒增》）

(37) 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西京杂记》卷五）

“饮羽”的搭配，在先秦时期所考察的文献中，仅在《吕氏春秋》中见1例。到汉代所见至少有6例。

#### 2. 饮+羊

(38) 仲尼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新序·杂事》）

(39) 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新序·杂事》）

“饮羊”的搭配，先秦时期所见用例不多，两汉时代用例有所增加。

### 3. 饮 + 汤

(40) 更饮甘草乾姜汤。(《伤寒论·上编》)

先秦时期“饮汤”有1例，两汉时代也是1例。但两汉时代“汤”的意义与先秦时期有所不同，先秦时期“汤”指“沸水”，汉代《伤寒论》中的“汤”指“药液”。

### 4. 饮 + 流

(41) 使士卒饮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战自五也。  
(《列女传·楚子发母》)

“饮流”搭配，在所考察先秦时期文献中，仅见1例，两汉时代的文献中发现4例。两汉时代“饮流”仍不普遍。

### 5. 饮 + 水

(42) 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后汉书·法真传》)

(43) 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汉书·姜诗妻传》)

(44) 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后汉书·乐羊子妻传》)

“饮水”搭配，先秦时期所考察的文献中有9例，两汉时代所考察的文献中至少有55例，说明两汉时代“饮水”搭配已很普遍。

## (三) 先秦时期没有的、汉代新出现的搭配的情况

### 1. 饮 + 毒

(45) 为以自坏复坏他人，自饮毒已复饮他人毒，是辈人为以自亡失复亡失他人。(《道行般若经》，《大》8/441中)

(46) 譬如人饮毒，复饮除毒药，其饮食便消其毒不行。

(《阿閼佛国经》，《大》11/759下)

先秦时期有多例“饮药”、“饮鸩”，所考察文献中没有发现“饮毒”的搭配，汉代文献中也只见几例“饮毒药”，如：

(47) 南楚饮毒药谓之氏惆，亦谓之顿愍，犹中齐言眠眩也。(《方言》卷十)

(48) 形弊者，不当关灸镰石及饮毒药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49) 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淮南子·论言》)

“饮毒”的出现年代应不早于汉代，这一搭配的出现，表明“饮”在“吸食液体类药物”这一方面，搭配对象有所扩展。

## 2. 饮+泣(泪)

(50) 沫血饮泣，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汉书·司马迁传》)

(51) 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汉书·贾捐之传》)

(52) 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后汉书·南匈奴传》)

汉代文献中始见的“饮泣(泪)”有4例。“饮泣(泪)”搭配，表示动作施动者的悲伤心情，也反映了“饮”的搭配功能有所扩展。

## 3. 饮+汁

(53)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史记·匈奴列传》)

(54) 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汉书·匈奴传上》)

两汉时代始见的“饮汁”搭配，有3例以上，“汁”是指“血液”。

#### 4. 饮 + 酪

(55) 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汉书·晁错传》)

(56) 夫胡貉之地，……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汉书·晁错传》)

(57) 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后汉书·乌桓传》)

两汉时代所考察的文献中“饮酪”至少有3例，反映了“饮”搭配功能的扩展。

#### 5. 饮 + 湍瀨

(58) 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瀨，遭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际。(《淮南子·览冥》)

#### 6. 饮 + 液

(59) 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后汉书·冯衍传》)

#### 7. 饮 + 小便

(60) 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后汉书·王和平传》)

#### 8. 饮 + 粥

(61) 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伤寒论·上编》)

以上“饮湍瀨”、“饮洩”、“饮液”、“饮小便”、“饮粥”也是始见于两汉时代的文献中，用例不多，但也反映了“饮”与液体类名词搭配的功能在扩展。

#### 9. 饮 + 此 (是)

(62) 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史记·鲁周公世家》）

(63) 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 10. (食) 饮 + 我

(64) 居月之旁，其寒凄怆。口饥欲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论衡·道虚篇》）

(65) 人不食饮我，我独乐食饮之，天报此人。（《太平经》卷一百二）

以上始见于两汉时代的“饮此”、“饮是”、“饮我”等搭配，说明两汉时代“饮”和代词的搭配功能有所扩展。“饮此”、“饮是”的“此”、“是”是“饮”的对象和内容，“饮我”的“我”是动词“饮”的施动者，“饮我”即“使我饮”。

#### 11. 饮 + 地形

(66) 饮地形，令地衰，不能养物也。（《太平经》卷四十五）

在始见于汉代文献的“饮地形”中，“饮”是“依（凭）……饮”，“饮”所带的宾语是动作行为的依据。

#### 12. 饮 + 井

(67) 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论衡·自然》）

“饮井”中，“井”是“饮”的处所，“饮”是“在……地方饮”。

#### 13. 饮 + 巨海

(68) 今大川江河饮巨海，巨海受之，而欲溪谷之让流潦。（《盐铁论·疾贫》）

“饮巨海”是“使巨海饮”，“饮”所带宾语是动作行为的施动者。

#### 14. 饮 + 寒

(69) 夫病湿而强之食，病渴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淮南子·人间》）

“饮之寒”中，“之”是“饮”的间接宾语，“寒”是“饮”的直接宾语，“寒”是形容词，此处代指“寒冷的饮料”，“饮”和形容词搭配，说明“饮”的搭配功能在扩展。

#### 15. 饮 + 露英

(70) 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集虚礼神之囿，登乎颂祇之堂。（《汉书·扬雄传上》）

“饮露英”的搭配，应是“饮英露”的变体。

#### 16. 饮 + 气

(71) 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时则》）

“饮气”搭配，说明“饮”还可以和气体物质名词搭配，说明“饮”的搭配功能在扩展。

#### 17. 饮 + 德

(72) 然终不伐其能，饮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汉书·朱家传》）

## 二、汉代动词“饮”的搭配变化所反映的“饮”的意义变化

通过考察两汉时代“饮”的搭配情况可知，和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代“饮”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1）原有义位的义位变体有变化：先秦时期有“饮玉爵”，即“饮”和

所用工具名词的搭配，反映“饮”的“吸食液体”的义位有“以……吸食”这一变体，所考察两汉时代的文献中，没有见到“饮”带所用器皿名词宾语的例子，至少能说明这一义位变体在汉代极少出现；汉代产生了“饮地形”、“饮井”、“饮巨海”的搭配，说明“饮”的“吸食于……”这一义位变体在汉代依然保留。(2) 原有义位变体的义域有变化：先秦时期常见的“吸食……”义，仍可以带“水”、“泉”、“酒”、“露”、“血”、“药”等液体物质类名词作宾语，先秦时期该意义的“饮”偶尔可带固体物质类名词作宾语，如“饮冰”、“饮彘”，两汉时代没有见到“饮”带固体物质名词宾语的例子，但有“饮气”，“饮”可以和气体物质名词搭配，可见该义位的义域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一些不同；“饮”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中，先秦时期“饮”主要和“马”搭配，和“羊”搭配的例子所见极少，两汉时代，“饮”和“马”、“牛”、“羊”搭配的例子都比先秦时期多，说明“使……吸食”这一义位变体的义域扩展了。(3) 增加了新的义位：两汉时代出现了“饮其德”之类的搭配，“饮”在这一搭配中显然不是“吸食液体”这一义位或该义位的变体，而是一个新的义位，即“隐没”，反映这一义位的搭配还有“饮羽”，“饮羽”义为“隐没了箭上的羽毛”，而“饮羽”始见于先秦时期晚期的文献《吕氏春秋》中。可以这样认定：“饮”的新义位“隐没”产生于先秦时期晚期，到汉代已基本发展成熟。(4) 有的义位处在衰落的过程中，先秦时期“饮”的动宾搭配所反映的第二个义位是“使（人或动物）吸食……”，这一义位的搭配主要有两类，一是“饮”和人名、指人名词、指人的指示代词“之”的搭配，另一类是带双宾语的搭配。就所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看，该义位的“饮”搭配数

量是：宾语是人名、人的 11 例，宾语是动物名词（马牛羊）的 6 例，宾语是指人的指示代词“之”的 15 例，“饮”带双宾语的例子有 28 例，“饮食之”有 7 例。就所考察两汉时代的文献显示“饮”的这一义位的搭配数量是：宾语是人名、人的 22 例，宾语是动物名词（马牛羊）的 23 例，宾语是指人的指示代词“之”的 10 例，“饮”带双宾语的例子有 18 例，“饮食之”有 7 例。两相比较可知，“饮”带人名、人作宾语的数量和“饮”带动物名词作宾语的例子比先秦时期有明显的增加，但“饮”带双宾语的例子和带指人的指示代词“之”的例子比先秦时期减少许多，“饮”的使动意义即“使（人或动物）吸食……”义位的义域有明显缩减的趋势，现代汉语中，“饮”的“使（人或动物）吸食……”的意义只出现于“饮”带动物名词（马、牛、羊、猪等）的句子中，两汉时代就显露了“饮”的使动意义衰弱的趋势。

### 三、汉代动词“饮”的搭配变化所反映的“饮”的语法功能的变化

通过考察两汉时代“饮”的搭配情况可以看出，和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代“饮”的语法功能有以下几种变化：1. 某些语法功能在扩展：两汉时代“饮”带液体物质名词宾语的功能在扩展，这首先表现在“饮”带液体物质名词宾语的例子增加，“饮酒”先秦时期 145 例，汉代 111 例，“饮药（鸩）”先秦时期 6 例，汉代 29 例；“饮泉”先秦时期 3 例，汉代 10 例；“饮水”先秦时期 9 例，汉代 55 例；“饮血”先秦时期 3 例，汉代 10 例，“饮露”先秦时期 3 例，汉代 2 例；“饮流”先秦时期 1 例，汉代 4 例。虽“饮酒”、“饮露”等搭配在汉代数量





续表

书 名	后 汉 书	三 国 志	宋 书	魏 书	南 齐 书	抱 朴 子 内 篇	搜 神 记	搜 神 后 记	殷 芸 小 说	颜 氏 家 训	世 说 新 语	九 章 算 术	九 州 春 秋
搭配 饮+													
人名、人	0	2	5	4	0	0	2	0	0	0	0	0	0
马牛羊	3	0	4	6	1	0	0	0	1	0	0	0	1
之(液体)	6	3	3	0	5	8	6	1	1	0	4	0	0
之(人)	1	1	2	2	0	1	1	0	0	0	0	0	0
之(动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双宾语	0	1	1	5	0	0	0	0	0	1	1	0	0
饮食之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羽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汉书》有“饮毒”、“饮鸩”各一例，“饮章”、“饮此”、“饮清液”、“饮小便”、“饮饭”各一例；《三国志》有“饮羹”1例，“饮……散（已计入‘饮药’）”1例；《搜神后记》有“饮此”1例；《抱朴子内篇》有“饮玉饴”、“饮河”、“饮玉井”、“饮饲他人”各1例；《宋书》有“饮斯”、“饮玉浆”、“饮涕”、“饮杯”、“饮谷”、“饮粥”、“饮愧”、“饮洿池”、“饮乳”各1例；“饮江（河、湖）”4例；《南齐书》有“饮涕”、“饮江”各1例；《魏书》有“饮润”、“饮冰”、“饮气”、“饮寒”、“饮乳”、“饮粪汁”各1例，“饮马江水”4例既计入“饮双宾”又计入“饮马”；《世说新语》有“饮豚”1例；《殷芸小说》有“饮浆”3例，“饮此”1例。

魏晋南北朝中土文献“饮”搭配情况表(二)

书 名	文心雕龙	弘明集	齐民要术	洛阳伽蓝记	孔子家语	后汉记	博物志	昭明文选	魏晋南北朝诗歌	九家旧晋书辑本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合 计
搭配 饮 +												
酒	0	3	5	1	5	7	0	3	37	20	0	247
药、鸩	0	0	0	0	0	6	0	0	2	0	0	82
泉	0	1	0	0	0	0	1	1	5	1	1	13
水	0	2	3	1	1	3	2	1	7	0	1	44
泣、泪	0	0	0	0	0	0	0	0	1	0	1	3
血	0	3	0	0	1	0	1	1	2	0	0	14
露	0	0	0	0	0	0	0	1	8	0	0	9
流	0	0	0	0	0	0	0	0	4	0	0	4
酪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人名、人	1	0	1	1	0	0	0	0	0	0	0	16
马牛羊	0	1	1	0	2	0	1	5	28	2	1	57
之(液体)	0	0	9	3	0	2	5	0	6	8	0	70
之(人)	0	0	1	0	0	1	0	0	0	1	0	11
之(动物)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双宾语	0	0	0	1	0	0	1	0	1	1	0	13
饮食之	0	0	2	0	0	1	0	0	0	0	0	6
羽	0	0	0	0	0	0	0	1	2	0	0	4

补充说明:《九家旧晋书辑本》有“饮此”1例;《博物志》有“饮茶”、“饮水浆”、“饮大泽”各一例;《洛阳伽蓝记》有“饮茗汁”、“饮玄奥”各1例;《齐民要术》有“饮汁”1

例；《弘明集》有“饮河”、“饮毒”各1例；《文选》有“饮木”、“饮烽”、“饮落英”、“饮恨”、“饮醴”、“饮浆”、“饮玉池津”各1例，“饮河”、“饮+地名”各2例；《文心雕龙》有“饮源”1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有“饮其风”、“饮惠”、“饮忧”、“饮粥”、“饮粒”、“饮醇醪”各1例；《孔子家语》有“饮腥”1例；《后汉记》有“饮山河之功”1例；《魏晋南北朝诗歌》有“饮河”3例，“饮德”3例，“饮玉浆”2例，“饮江”2例，“饮福”2例，“饮服清芳”、“饮燕市”、“饮涧”、“饮春”、“饮玉池津”、“饮悦”、“饮浪”、“饮榴花樽”、“饮胶东”、“饮渭”、“饮洛涓”、“饮河朔”各1例。

魏晋南北朝汉译佛典“饮”搭配情况表

书 名	六度集经	撰集百缘经	生 经	长阿舍经	太子须大拏经	贤 愚 经	出 曜 经	佛说普曜经	杂宝藏经	百 喻 经	佛本行经	合 计
搭配 饮+												
酒	1	0	1	37	0	5	7	1	4	1	0	57
药、鸩	0	1	1	2	0	1	0	0	0	0	0	5
泉	2	0	0	0	1	0	0	0	0	0	0	3
水	4	3	4	0	1	1	3	2	2	5	2	27
泣、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血	2	0	0	0	0	1	2	0	0	0	0	5
露	0	0	0	0	0	0	1	0	0	0	2	3
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人名、人	0	0	0	0	0	0	1	0	0	0	4	5
马牛羊	0	0	0	0	0	0	4	0	0	0	0	4
之(液体)	0	0	0	0	0	3	2	0	1	3	1	10

续表

书 名	六度集经	撰集百缘经	生经	长阿舍经	太子须大拏经	贤愚经	出曜经	佛说普曜经	杂宝藏经	百喻经	佛本行经	合 计
搭配 饮 +												
之(人)	2	0	2	0	0	1	0	0	0	0	0	5
之(动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双宾语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饮食之	1	0	1	0	0	0	0	0	0	0	0	2
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长阿舍经》有“饮汁”1例，有“饮毒”和“食饮汤药”各1例（计入[饮药]）；《六度集经》有“饮母乳”、“饮乳”各1例；《贤愚经》有“饮毒”1例，“饮醉象”1例；《撰集百缘经》有“饮毒”2例，“饮乳哺”3例；“饮母乳”1例，“饮食浆水”1例；《出曜经》有“饮食精气”2例，“饮洋铜”2例，另有“饮毒”、“饮汁”、“饮盐汤”、“饮…者”、“饮象”、“饮是”、“饮食人间之食”各1例；有“饮牛”4例计入[马牛羊]；《普曜经》有“饮毒水”、“饮泉水”各1例，计入[饮水]；《杂宝藏经》有“饮美浆”、“饮石蜜浆”各1例，“饮汁”1例；《佛本行经》有“饮乳”2例，“饮象”2例，“饮精气”1例，“饮……毒”1例，“饮……洋铜”1例。

### 一、和两汉时期的搭配情况相比较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饮”搭配的基本情况

动词“饮”在先秦时期、汉代就有的搭配在魏晋南北朝时

期仍大量保留着：1. 饮和液体物质名词的搭配仍具有强势，“饮酒”、“饮水（泉）”、“饮露”、“饮血”等在这一时期仍有大量的用例，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搭配；2. 饮和固体物质名词的搭配仍居于劣势，先秦时期有“饮彘”、“饮冰”等用例，汉代没有发现这类搭配，这一时期又见“饮冰”1例，还出现了“饮粒”、“饮…食”等，但用例不多；3. 饮和器具名词的搭配在先秦时期和汉代就不多见，这一时期也没有发现新的用例；4. “饮”和生物（人或动物）的搭配中，“饮”和指人的名词、代词的搭配继续衰退，“饮”和动物名词的搭配却略有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饮豚”、“饮象”搭配；5. “饮”和双宾语的搭配仍继续衰退；6. “饮”和地名的搭配略有发展；7. 出现了不少“饮”和心理活动名词的搭配，如“饮恨”、“饮愧”、“饮悦”等；也出现了一些“饮”和其他名词如“风”、“福”、“惠”、“功”等名词的搭配。

## （二）汉代所见极少的搭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 1. 饮 + 粥

(73) 绝食连朝，殆将灭性，饮粥频年，几致伤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

(74) 每至节岁烝尝，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宋书·孝义·郭世道传》）

### 2. 饮 + 汁

(75) 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洛阳伽蓝记·城南》）

(76) 犹如雪山鸟，饮华汁而鸣，其彼二足尊，声清彻亦然菩萨生时，眼能彻视见一由旬。（《佛说长阿含经》，《大》1/6上）

(77) 就他巢窠，啄卵饮汁，杀他子食。（《杂宝藏经》，

《大》4/498 上)

3. 饮 + 汤

(78) 左右顾视，屈伸俯仰，摄持衣钵，食饮汤药，不失宜则。(《佛说长阿舍经》，《大》1/14 上)

(79) 师饮盐汤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出曜经》，《大》4/673 下)

(80) 时有一婢，供养长者，饮食汤药，恒知时宜。(《贤愚经》，《大》4/388 下)

(81) 时佛手洗，天帝水灌，还复卧之，饮其医药，即时除愈。(《生经》，《大》3/90 上)

4. 饮 + 毒

(82) 汝等则当以刀自刎，饮毒而死。(《佛说长阿舍经》，《大》1/46 中)

(83) 故欲自杀更生余处，投岩赴河，饮毒不死。(《贤愚经》，《大》4/355 下)

(84) 犹自饮毒复饮他人，是故说曰婬不可从。(《出曜经》，《大》4/627 下)

5. 饮 + 泪

(85) 悲言别乌，泣对分荆，饮泪尽于百年，茹荼穷于四纪。(《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以上几例“饮”和液体物质名词的搭配都是汉代才出现的，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不少用例，“饮粥”、“饮汁”是“饮”和食物类液体物质名词的搭配，“饮汤”、“饮毒”是“饮”和药物类液体物质名词的搭配。这一时期“饮毒”的用例要比“饮药”、“药鸩”多，说明“饮”与液体药物名词的搭配能力没变，但搭配对象略有变化。

## 6. 饮+冰

(86) 然饮冰惊寐，实怀惭负。（《魏书·陈建传》）

“饮冰”出现于先秦时期，该搭配先秦时期已成词，《汉语大词典》7330页收该词，释义为：A、形容十分惶恐焦灼。举《庄子》例。B、谓清苦廉洁。举唐诗例。

## 7. 饮+气

(87) 及会公卿，议王之罪，莫不俯眉饮气，唯谄是从。（《魏书·韩麒麟传》）

“饮气”搭配也已成词，是“忍气吞声”义，《汉语大词典》7331页收该词，举例为该例。汉代的“饮气”还未成词。

## 8. 饮+寒

(88) 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数犹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饮寒。（《魏书·夏侯道迁传》）

“饮寒”的“饮”也是“忍受”义，“饮寒”应是“忍受饥寒”，“饮寒”应已成词，《汉语大词典》未收。

9. 饮+地名、河流名（大泽、胶东、洿池、江湖、涧、黄河）

(89) 渴饮于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博物志·异闻》）

(90) 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文选·杂拟上·徐干》）

(91) 不食不义，不饮洿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宋书·符瑞志中》）

(92) 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宋书·张畅传》）

## 10. 饮+谷

(93) 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宋书·隐逸·宗炳传》）

## 11. 饮+津

(94) 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文选·杂拟下·嵇中散



康》)

12. 饮 + 源

(95) 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心雕龙·通变》)

13. 饮 + 浪

(96) 人冰穿冻水，饮浪聚流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尚法师〈饮马长城窟〉》)

14. 饮 + 波

(97) 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秋日游〉》)

以上几例是“饮”与地理名词(山名、河流湖泊名)相搭配的例子，先秦时期有“饮流”，汉代有“饮湍濑”、“饮地形”、“饮井”、“饮巨海”。但总起来说，先秦时期和汉代“饮”和地理名词搭配的例子不太丰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饮”和地理名词的搭配多了起来，“饮胶东”、“饮大泽”、“饮洿池”、“饮江湖”、“饮涧”、“饮黄河”、“饮谷”等搭配应视为汉代“饮地形、饮井、饮巨海”等搭配的扩展，说明中古时期“饮”带动作行为处所宾语的功能进一步强化。“饮津”、“饮源”、“饮浪”、“饮波”等搭配可视为先秦时期“饮流”和汉代“饮湍濑”搭配的扩展，“流”、“湍濑”、“津”、“源”、“浪”、“波”既是“饮”的内容，也是“饮”的处所；由“饮流”扩展到“湍濑”、“津”、“源”、“浪”、“波”也说明了语词搭配有时具有类推性，当几个词具有相同的语义特征时，其中一个和某词搭配，其他的也和某词搭配。

15. 饮 + 江

(98) 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尔，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宋书·臧质传》)

(99) 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宋书·张畅传》）

(100) 遂乃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之际，草木为人耳。（《南齐书·孔稚珪》）

另有：饮江（《宋书》4例以上）。

“饮江”已成词，《汉语大词典》7330页收该词，释义有三条：1. 向江中饮水。2. 犹饮河。3. 饮马长江。以上几例“饮江”都是“饮马长江”的化用，都是“带兵渡江南下进行战争”的意思。

#### 16. 饮 + 河

(101) 是以徒知饮河，而不得满腹。（《抱朴子内篇·遐览》）

“饮河”是用典，是《庄子》中“饮河满腹”的化用，是“知足”义，已成词。在这句话中，葛洪批评有些人只知“满足”，而没有进取心，以至于“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

#### 17. 饮 + 羽

(102) 魂褫气慑之叶而自踢戍者，应弦饮羽。（《文选·吴都赋》）

(103) 太祖引满将发，左右将戴仲绪举楯扞之，箭应手饮羽，伤百余人。（《南齐书·高帝本纪上》）

汉代新出现的搭配“饮羽”，这一时期仍保留，但用例并不多。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饮”搭配的情况

#### 1. 饮 + 羹

(104) 昔乐羊为将，饮子之羹，非父子无恩，大义然也。（《三国志·蜀书·季然传》）

## 2. 饮 + 浆

(105) 枫树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饮土浆即愈。(《博物志·异兽》)

(106) 渴饮坚冰浆，饥待零露餐。(《文选·乐府下〈苦寒行〉》)

(107) 惨怆恒鲜欢，渴饮坚冰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陆机〈苦寒行〉》)

另有：饮美浆、饮石蜜浆(《杂宝藏经》各1例)，饮吾浆、饮玉浆、饮其浆(《殷芸小说》各1例)，饮玉浆(《宋书》2例)。

## 3. 饮 + 乳

(108) 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世说新语·排调》)

(109) 常饮牛乳，色如处子。(《魏书·阉官·王琚传》)

(110) 吾自无数劫来，饮母乳踵，啼哭之泪，……(《六度集经》，《大》3/4下)

(111) 母捉其乳天令湏射遍百子口，精诚之感饮乳情哀。(《六度集经》，《大》3/14下)

(112) 生死犹广泽，孤魔迷于中，宜服饮法乳，除久饥虚渴。(《佛本行经》，《大》4/55上)

## 4. 饮 + 醴

(113) 饮青岑之玉醴兮，鸬沆漉以为粿。(《文选·思玄赋》)

(114) 莫不浸仁沐义，照景饮醴而已。(《文选·卷三第十九·江淹〈诣建平王上书〉》)

## 5. 饮 + 醇醪

(115) 与之言者，如受布帛；与之交者，若饮醇醪。(《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就所考察的文献看，以上“饮羹”、“饮浆”、“饮乳”、“饮醴”、“饮醇醪”等搭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搭配，这些搭配的出现说明“饮”和液体食物类名词的搭配在这一时期仍是有活力的，只要是液体食物类名词，都可以是“饮”的对象。

#### 6. 饮 + 粒

(116) 遂乃饮粒不啮，声泣相继。（《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

“饮粒”搭配，这一时期所见例很少，说明这一时期“饮”和固体食物类名词的搭配仍是偶然的情况。

#### 7. 吞饮 + 洋铜

(117) 宁啖烧铁，吞饮洋铜，不以无戒，食人信施。（《出曜经》，《大》4/668上）

(118) 是故说曰宁啖烧铁吞饮洋铜也。（《出曜经》，《大》4/668下）

《出曜经》中的“吞饮洋铜”，是指饮用炼烧熔化的铜汁，“洋铜”是液体状的，这种搭配出现在特定的文体佛经中，是一种假想的情形。

#### 8. 饮 + 麻沸散

(119)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剖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先秦时期和汉代“饮”都能和“药、鸩、毒”搭配，“麻沸散”是“药”的一种，“饮麻沸散”的出现，可视为“饮”和液体药物类名词搭配的扩展。

#### 9. 饮 + 玄奥

(120) 莫不饮其玄奥，忘其徧郗。（《洛阳伽蓝记·城西》）

10. 饮 + 清芳

(121) 沐浴洪流，饮服清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牵秀〈宴曜武堂诗〉》）

11. 饮 + 精气

(122) 饮其体精气，怀变令形异，是者名为老。（《佛本行经》，《大》4/64下）

(123) 若使尊人厌患人间饮食精气，当以天上自然精气益菩萨力。（《出曜经》，《大》4/644中）

“饮玄奥”、“饮清芳”、“饮精气”等搭配，“饮”不再是“吸食（液体类食物）”这一意义或这一意义的变体，而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即“享受……”，这一义位由“吸食（液体类食物）”引申而来，中古时期已发展成为独立的义位。这一义位还有其他形式的搭配。

12. 饮 + 豚

(124) 答曰：“以人乳饮豚。”（《世说新语·排调》）

13. 饮 + 象

(125) 饮王以伪辞，饮象以醇酒，象得醉酒狂，鸣吼如雷震。（《佛本行经》，《大》4/93下）

(126) 饮象令醉惑，放使突向佛，教吾怀恶逆。（《佛本行经》，《大》4/95下）

(127) 常怀嫉妒，驱饮醉象，推山镇佛，种种方便，欲得危害。（《贤愚经》，《大》4/410上）

(128) 调达愚教阿，阍世酒饮暴象醉向如来。（《出曜经》，《大》4/746中）

以上“饮豚”、“饮象”等搭配，是中古时期新出现的搭配，是先秦时期和汉代“饮马”、“饮牛”、“饮羊”等搭配的扩

展，这种搭配的出现，说明中古时期“饮”和动物（主要是可驯养的草食动物）类名词的搭配仍然有活力。

#### 14. 饮+涕

(129) 告尽逆旅之馆，都鄙哀愕，行路饮涕。（《宋书·徐美之传》）

(130) 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少一句清识饮涕。（《南齐书·何昌传》）

“涕”义为“眼泪”，“饮涕”应和“饮泣、饮泪”义近，《汉语大词典》7331页收“饮泣”7332页收“饮泪”，未收“饮涕”；“饮涕”的出现，应是出现于汉代的“饮泣”、“饮泪”搭配的扩展。

#### 15. 饮+恨

(131)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文选·江淹〈恨赋〉》）

#### 16. 饮+愧

(132) 故吞诉于鹄渚，饮愧于新亭。（《宋书·王僧达传》）

#### 17. 饮+忧

(133) 缙绅吐叹，朝朋饮忧，泉墟易閤，镜量难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饮恨”、“饮愧”、“饮忧”三种搭配中，“饮”的意义有了明显的变化，“饮”不再是“吸食……（液体类食品）”的意思，而是有了新的意义，《汉语大词典》7330页解释这些搭配中的“饮”是“含忍”义。

#### 18. 饮+悦

(134) 含灵饮悦，仰沐弘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萧洽〈侍释奠会诗·五章〉》）

19. 饮 + 风

(135) 故傲僧者奇其器，慕节者饮其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20. 饮 + 惠

(136) 孀孤饮惠，氓俗怀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21. 饮 + 功

(137) 樊仲父者，志洁心遐，耻饮山河之功，贱天下之重，抗节参云。（《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上》）

22. 饮 + 福

(138) 陈诚惟肃，饮福惟虔，洽斯百礼，福以千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皇夏·饮福酒〉》）

(139) 受厘撤俎，饮福移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皇夏·饮福酒〉》）

“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五种搭配中的“饮”，显然也不能按常用的意义（即“吸食……”）来理解。《汉语大词典》7330页所列第⑤个义项是“受、享受”，举例为唐独孤及《唐故朝散大夫河南独孤公灵表》：“温江人饮公之化，逋者复，疲者悦，善者勤，不善者知耻”和宋苏轼《叶嘉传》：“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等例。显然“受、享受”是对以上搭配中的“饮”的解释，只是《汉语大词典》举的是唐宋时代的例子，实际上，“饮”的“受、享受”义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等搭配中就已经产生了。

23. 饮 + 樽

(140) 涂歌杨柳曲，巷饮榴花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北周诗·王褒〈长安有狭邪行〉》

“饮樽”搭配，使我们想起先秦时期时代的“饮玉爵”，这种“饮”带所用工具名词宾语的搭配自先秦时期到中古一直不容易发现太多用例，说明“饮”的这类搭配一直不太活跃。

以下两例是所见极少的搭配：

(141) 饮妇人月水及粪汁，时有差者。（《博物志·外国》）

(142) 悉以兹水，普饮一切，我虽在远，亦沾灵润。（《宋书·夷蛮传》）

#### 24. 饮+木

(143) 穷陆饮木，极沉水居。（《文选·左思〈吴都赋〉》）

“饮木”是特别的搭配，从文义看，“木”是饮的处所，可视为“饮”和表示动作行为处所名词搭配的扩展。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饮”的搭配变化所反映的“饮”的意义变化

从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饮”的搭配情况可知，和汉代相比“饮”的意义变化比较明显的方面是：（1）原有义位变体的义域有变化：汉代产生了“饮地形”的搭配，说明汉代“饮”有“吸食于……”这一义位变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饮大泽”、“饮胶东”、“饮洿池”、“饮江湖”、“饮涧”、“饮黄河”、“饮谷”、“饮井”、“饮津”、“饮源”、“饮浪”、“饮波”，说明这一时期“饮”的“吸食……”义的义位变体之一“吸食于……”的义域有了明显的扩展；先秦时期、汉代常见的“吸食……”义，仍可以带“水”、“泉”、“酒”、“露”、“血”、“药”等液体物质名词作宾语，魏晋南北朝时期“饮”带液体物质类名词宾语的例子更多，新出现的搭配有“饮羹”、“饮浆”、“饮乳”、



“饮醴”、“饮醇醪”等，可知“饮”的“吸食……”义的义域仍在扩展；“饮”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中，先秦时期“饮”主要和“马”搭配，和“羊”搭配的例子极少，两汉时代，“饮”和“马”、“牛”、“羊”搭配的例子比先秦时期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饮豚”和“饮象”，可知“饮”的“吸食……”义的义位变体之一“使……吸食”的义域也有扩展。

(2) 产生了新的义位：前文已述，汉代出现了“饮羽”、“饮其德”等搭配，证明“饮”的“隐没”义产生的时代不晚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两组搭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A组：饮恨、饮愧、饮忧

B组：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

上文已谈到，《汉语大词典》解释A组的“饮恨”、“饮愧”、“饮忧”中的“饮”义为“含忍”义，B组的“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中的“饮”为“受、享受”义；如果我们从义位的角度考虑的话，“含忍”和“受、享受”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义位，即“（内心）接受并体味……”。当“饮”出现于A组中，即“饮”所带的宾语是“恨”、“愧”、“忧”等忧愁类心理活动名词时，该义位体现出一个义位变体“含忍”；当“饮”出现于B组中，即“饮”所带的宾语是愉悦类心理活动名词或福惠类名词时，该义位便呈现出另一个义位变体“受、享受”；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饮”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饮”的搭配变化所反映的 “饮”的语法功能的变化

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饮”的搭配变化，并和汉代的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出动词“饮”在这一时期语法功能的

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1)“饮”带动作为行为涉及对象宾语的功能有所加强，可以带液体食物类名词作宾语，如“酒”、“药”、“鸩”、“泉”、“水”、“泣”、“泪”、“涕”、“血”、“露”、“流酪”、“乳”、“粥”、“汁”、“汤”、“羹”、“浆”、“醴”、“醇醪”等，也可以带其他名词作宾语，如“恨”、“愧”、“忧”、“悦”、“风”、“惠”、“功”、“福”等，可以说，动词“饮”的义域扩展了，义位增加了，带宾语的语法功能也加强了。(2)自汉代开始，动词“饮”带动作为行为施动者宾语的功能即处在衰落的过程中，但“饮”带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动物名词作宾语的用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于61例（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的用例加在一起），比汉代所见用例多一倍还强（汉代是23例），另外，可作为动词“饮”的宾语的动物名词除“马、牛、羊”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增加了“豚、象”等，这样，说动词“饮”带动作为行为施动者的动物名词作宾语的功能有所加强不是没有根据的；动词“饮”带动作为行为施动者的人名、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作宾语的例子和汉代相比变化不明显，汉代所考察文献发现“饮”的宾语是“人名、人”的有22例，是指人的指示代词“之”的10例，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数据分别是21例和16例，可知动词“饮”带动作为行为施动者的人名、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作宾语的状况保持了两汉时代的势头；汉代的文献中发现动词“饮”带双宾语的例子17例，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考察的文献中发现14例，至少可以说“饮”带双宾语的功能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展的趋势。

小结：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搭配：1. 先秦时期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搭配有“饮漉”、“饮彘”、“饮冰”、“饮玉爵”、“饮射爵”、“饮沆瀣”等；2. 两汉时代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搭配：

“饮羽”、“饮羊”、“饮汤”、“饮流”等是始见于先秦时期到汉代用例略有增加的搭配，“饮毒”、“饮泣（泪）”、“饮汁”、“饮酪”、“饮湍瀨”、“饮溲”、“饮液”、“饮小便”、“饮粥”、“饮我”、“饮地形”、“饮井”、“饮巨海”、“饮寒”、“饮气”、“饮德”等搭配是始见于汉代并且大多是汉代特有的搭配；3. 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搭配：“饮粥”、“饮汁”、“饮汤”、“饮毒”、“饮冰”、“饮气”、“饮寒”、“饮大泽”、“饮洿池”、“饮黄河”、“饮谷”、“饮井”等搭配是前代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有所增加的，“饮津”、“饮源”、“饮浪”、“饮波”、“饮江”、“饮河”、“饮木”、“饮羽”、“饮羹”、“饮浆”、“饮乳”、“饮醴”、“饮醇醪”、“饮粒”、“饮洋铜”、“饮麻沸散”、“饮玄奥”、“饮清芳”、“饮精气”、“饮豚”、“饮象”、“饮涕”、“饮樽”、“饮恨”、“饮愧”、“饮忧”、“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饮妇人月水及粪汁”、“饮一切”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搭配。

搭配所反映的动词“饮”义位的变化：1. 自战国晚期的文献《吕氏春秋》中的“饮羽”开始到两汉时代动词“饮”发展成熟了一个新的义位即“隐没”义；2.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即“接受……”义，该义位有两个变体，当“饮”所带的宾语是“恨”、“愧”、“忧”等忧愁类心理活动名词时，“饮”义为“接受”、“忍受”；当“饮”所带的宾语是愉悦类心理活动名词“悦”、“福”或“风（人的品格）”、“功”时，“饮”义为“接受”、“享受”。3. 一些搭配成词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马长江”、“饮江”、“饮河”等搭配有时已成词，这些搭配具有字面意义以外的意义。

## 第四节 “食”

“食”在先秦时期与名词的搭配如下，因已列表，每一种搭配形式仅举2—3例：

### 一、“食”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 1. 食+之（代食物）

- (1) 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 (2)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孟子·滕文公下》）

#### 2. 食+之（代人）

(3)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论语·微子》）

(4)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公羊传·成公七年》）

### 二、“食”和植物名词（稻、羊枣、粟、麦）的搭配

- (5) 食夫稻，衣夫棉，于女安乎。（《论语·阳货》）
- (6)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孟子·尽心下》）
- (7) 曰：“苟有履卫地、食卫粟者，昧稚彼视。”（《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

### 三、“食”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 A类

(8) 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膾，是子之俭也。（《公羊传·宣公六年》）

(9) 食鱼无反，勿乘驾马。（《晏子春秋·景公游纪得金壶中书晏子因以讽之》）

(10) 曾子食鱼，有余。（《荀子·大略篇》）

#### B类

(11) 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万章上》）

(12) 枕箠而寝，食马而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 四、“食”和食物名词的搭配

(13)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4)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

(15) 织屨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穀梁传·宣公十七年》）

### 五、“食”和肉（肉类）名词的搭配

(16)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孟子·梁惠王上》）

(17)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18) 王请食熊蹯而死。（《左传·文公元年》）

### 六、“食”和非食物类名词的搭配

#### 1. 食+土、壤

(19) 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劝学》）

(20)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孟子·滕文公下》）

## 2. 食 + 言

(21) 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尚书·汤誓》）

(22) 背惠食言，以充其讎，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3) 我食吾言，背天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 3. 食 + 形容词指代名词

(24)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矣。（《论语·阳货》）

(25) 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左传·庄公六年》）

(26) 尺蠖食黄身黄，食苍身苍，君其食谄人言乎？（《晏子春秋·晏子没左右谗弦章谏景公赐之鱼》）

## 3. 食 + 德

(27)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周易·坎下乾上》）

## 4. 食 + 税

(28) 民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老子·七十五章》）

(29) 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郡班，使食其征，谓之郡门。（《左传·文公十一年》）

(30)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 5. 食 + 志、功

(31) 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滕文公下》）

(32)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

(33) 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孟子·万章下》）

(34) 君子不食奸，不受礼，不为利疾于回，……（《左传·昭公二十年》）

6. 食 + 其意

(35) 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管子·君臣上》）

(36)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前近也。（《管子·君臣下》）

七、“食”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A类（吃人）

(37)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滕文公下》）

(38) 为人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39)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

B类（养活人、给……吃）

(40)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

(41) 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厚于鲁国。（《左传·文公元年》）

(42) 如臣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春秋·齐王问齐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对以岂能以道食人》）

(43)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44)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文公十八年》）

(45) 叔孙穆子食庆丰，庆丰泛祭。（《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C类（食禄）

(46) 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小国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国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国之卿。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礼记·王制》）

### 八、“食”和地理名词（邑、县、田）的搭配

(47) 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战国策·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48) 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战国策·楚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

先秦时期“食”搭配情况表（一）

书名	周	尚	诗	周	仪	礼	春秋	公羊	穀梁	论	老	墨	商
搭配 食+	易	书	经	礼	礼	记	左传	传	传	语	子	子	君书
之（食物）	0	0	0	0	0	8	7	2	0	2	0	1	8
植物名词	0	0	8	1	2	27	4	1	0	2	0	3	5
动物名词1	0	0	1	0	0	15	4	5	1	1	0	0	0
动物名词2 （饲动物）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食物名词 （食粥等）	0	0	0	0	1	13	2	0	1	1	0	0	1
土、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形容词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肉类名词 （肝脑等）	0	0	0	0	2	24	1	2	4	0	0	2	1
人（吃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人（饲人）	0	0	0	0	1	5	0	0	0	0	0	0	0
人（食禄）	0	0	0	0	0	10	0	0	0	0	0	0	0



续表

书 名	周	尚	诗	周	仪	礼	春秋	公羊	穀梁	论	老	墨	商
搭配 食+	易	书	经	礼	礼	记	左传	传	传	语	子	子	君
县、邑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言	0	1	0	0	0	0	5	3	0	0	0	0	0
德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气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之(代人) (养活人)	0	0	4	0	0	0	0	0	0	1	0	10	1
指人名词 1 (养活人)	0	0	1	0	2	6	0	0	0	0	1	3	1
指人名词 2 (吃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税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蚕食某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志功禄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饮食之	0	0	1	0	0	2	2	0	0	0	0	2	0
人称代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双宾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诗经》有“食贫”1例，计入“食+形容词”；《周礼》有“食大牢”1例；《礼记》有“食味”2例，“食力”2例，“食我”1例，“食麦与羊”、“食菽与鸡”、“食黍与藟”共13例，同时计入“植物名词”和“动物名词”，有“食珍”1例。



续表

书 名	庄 子	孟 子	战 国 策	管 子	孙 子	荀 子	晏 子 春 秋	韩 非 子	国 语	楚 辞	山 海 经	吕 氏 春 秋	合 计
搭配 食+													
蚕食某地	0	0	4	0	0	0	0	0	1	0	0	0	5
志功禄祀	0	5	0	2	0	0	0	0	0	0	0	0	7
饮食之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8
人称代词	0	0	2	0	0	0	0	0	0	0	0	1	3
双宾语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补充说明：《吕氏春秋》有“食麦与羊”之类搭配共 13 例，分别计入“食动物”和“食植物”两类；《战国策》有“食玉”1 例。《庄子》有“食之鳅鲈”，计入“双宾语”；《韩非子》有“食禄”、“食羹”各 1 例；《管子》有“食盐”6 例，计入“食物”，“食其意”2 例，“食味”、“食谷水”、“食其委”各 1 例。

### 一、搭配所反映的动词“食”的意义

从以上罗列和列表可知，先秦时期动词“食”的搭配所反映的“食”的义位主要有以下几个：1. “食”的最基本的义位是“（人和动物）吞进……（食物）”，该义位有几个变体：（1）、“（人和动物）吞进……”，这一义位的“食”可带的宾语有之（食物）、人、气，动物名词：牛、鱼，食物名词：粥、荤、食、鬻；形容词：旨、吾余、苍，肉类名词：肉、馘、郊牛角、角、熊蹯、炙、皮汁、脑、肝；指人名词：子、君、臣，非食物名词：埃土、槁壤等。（2）、“以……为食”，这一义位的“食”可带的宾语主要有植物名词：稻、羊枣、粟、五

谷、桑、橡栗、菱芰、麦、桃等。2. 先秦时期动词“食”的另一个基本的义位是“养活……”，该义位也有两个变体：(1)、“养活……（人）”，该义位的“食”所带的宾语有：人，指人名词：人、士、其子、高唐人、庆丰、輿人之城杞者、所食公子者、公子、夏后、倭人，指示代词“之（人）”，人称代词等；也可以带双宾语，也可以和“饮”连用构成动词性的“饮食”（主要搭配是“饮食之”）；(2)、“喂养（动物）”，“食”可带的宾语有动物名词：牛、虎、豨、人、马、鳧雁等；(3)、“给（使）……吞进……”，这一义位变体的“食”可带双宾语，如“食之鳧鱖”等。3. 先秦时期动词“食”的另一个义位是“依赖……生存”，“食”可带的宾语有志、功、禄、德、税、县、邑（食禄）等。

另外还有几个所见用例不多的义位：1. “不履行自己说过的话”，“食”可带的宾语是“言”，“食言”在先秦时期近于成词。2. “享受……待遇”，“食”可带的宾语有“祀”。3. 侵犯别国土地，“食”可带的宾语有国名、地名、诸侯等，该意义的“食”常与名词状语“蚕”构成“蚕食……”的形式。4. 《诗经》中有1例“食贫”，“食”是“过……生活”的意思，这一意义的用例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不多见。

先秦时期所见用例很少，所反映的动词“食”的义位很特别的搭配有以下一条：

#### 食高丽

(49) 子听吾言也以说君，勿益损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与死之心异。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丽也；所用者，继错、挈薄也。（《战国策·卫嗣君病》）（“食高丽”为何义，目前尚有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二、搭配所反映的动词“食”的语法功能

1. 先秦时期动词“食”可带名词宾语，所带名词宾语有两类，A、当“食”是“（人和动物）吞进……（食物）”这一义位时，名词宾语是动作行为的受动对象，这是“食”的主要功能之一，有众多的搭配对象，凡是可以成为人或动物食物的名词几乎都可以成为“食”的宾语。B、当“食”是“养活……”这一义位时，名词宾语是动作行为施动者，这类名词主要是人或动物的名称或称谓名词，如食人、食母、食子、食虎、食牛、食马等搭配。2. 先秦时期动词“食”可带指示代词“之”作宾语，当“食”是“（人和动物）吞进（食物）”这一义位时，“之”是“食”的内容；当“食”是“养活……”这一义位时，“之”是“食”的施动者。3. 所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只发现少数“食”带双宾语的例子，可理解为“给（使）……吞进……”，这一义位变体的“食”可带双宾语，如“食之鳅鲋”等，先秦时期“食”作为三价动词并不活跃。

“食”在汉代的搭配情况：

两汉中土文献“食”搭配情况表（一）

书 名	史 记	韩 诗 外 传	新 书	吴 越 春 秋	太 戴 礼 记	法 言	春 秋 繁 露	盐 铁 论	汉 书	说 苑	新 序	潜 夫 论	淮 南 子	列 女 传
搭配 食+														
之（食物）	3	5	1	1	3	0	3	0	3	11	4	2	7	5
植物名词	15	3	4	3	6	2	2	4	22	11	6	1	15	2
动物名词 1	3	3	0	1	1	0	2	0	6	8	4	0	7	0

续表

书 名	史	韩	新	吴	大	法	春	盐	汉	说	新	潜	淮	列
搭配 食 +	记	诗	书	越	戴	言	秋	铁	书	苑	序	夫	南	女
		外		春	礼		繁	论				论	子	传
动物名词 2 (饲动物)	1	1	3	0	0	0	0	0	1	1	1	0	1	2
食物名词 (食粥等)	4	3	1	0	1	1	0	3	5	3	1	0	1	0
土、壤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1	0
形代名词	2	0	0	1	0	0	0	3	3	2	0	0	3	1
肉肝角蹄脑	14	1	1	5	2	1	2	4	30	7	1	1	8	4
人(吃人)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人(饲人)	1	0	1	0	0	0	0	0	2	1	0	0	0	0
人(食禄)	1	0	0	0	1	1	0	0	1	0	0	1	0	0
言	2	0	0	1	0	0	0	0	2	1	0	0	0	0
德	1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之(人、动) (养人、动)	8	1	0	0	0	0	1	0	5	3	3	0	4	0
指人名词 (养活人)	11	1	0	2	0	0	3	0	7	3	0	2	0	1
指人名词 (吃人)	0	0	0	0	1	0	0	0	0	1	2	0	1	0
税	3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邑、采、城	76	0	0	0	0	0	0	1	115	1	0	5	0	0
食我(养我)	3	0	0	0	0	0	0	0	1	4	2	0	0	2

续表

书 名	史	韩	新	吴	大	法	春	盐	汉	说	新	潜	淮	列
搭配 食 +	记	诗	书	越	戴	言	秋	铁	书	苑	序	夫	南	女
		外		春	礼		繁	论				论	子	传
食我(吃我)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0	0
志、功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禄	5	2	0	0	1	0	0	4	10	0	0	0	0	0
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饮食之	1	0	0	0	1	0	0	0	0	1	0	1	0	0
蚕食诸侯	11	0	0	0	0	1	0	2	6	0	1	0	0	0
双宾语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补充说明：《大戴礼记》有“食荤”、“食力”、“食水”、“食自杖”各1例；《春秋繁露》有“食其力”1例，“食五口”、“食九口”各1例；《史记》有“食盐”2例，“食乳”1例，“口食监门之养”1例，“请食饭我”1例，“食草具”、“食祠”各1例；《汉书》有“食力”2例，“食祠”、“衣食之”、“食粮”、“食糒”、“食乳”、“食酒”、“食药”、“食甘露”各1例；“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例；有“食采”4例，已计入[食邑]；《列女传》有“食味”1例，“食酒肉”1例；《说苑》有“食其口”、“给食之”、“食饮人”各1例；《盐铁论》有“衣食县官”2例，“食大官享赐”1例，“养食之”1例，“食湖池”、“食香饵”、“食金饮珠”各1例；“食蔬粝”、“食陈(旧的)”、“食甘毳”各1例归入[形代名词]，“食谏诤”1例。《新书》有“食珍”1例；“食之(养动物)”1例；《潜夫论》有“食采”5例，已计入；《淮南子》有“食脂”、“食精”、“食水”、

“食…石”各 1 例，“衣食之”、“食其口” 1 例；《吴越春秋》有“侵食诸侯”、“食山”各 1 例；《韩诗外传》有“食羽”、“食田四十万”各 1 例。

两汉中土文献“食”搭配情况表（二）

书 名	论	新	新	太	伤	越	白	西	东	风	穆	合
搭配 食+	衡	论	语	平	寒	绝	虎	京	观	俗	天子	计
之（食物）	44	1	0	6	0	1	2	0	1	2	0	105
植物名词	27	0	3	12	1	0	4	6	4	3	1	158
动物名词 1	16	0	0	0	0	0	0	0	1	1	2	53
动物名词 2 （饲动物）	6	0	0	1	0	0	0	0	0	1	0	19
食物名词 （食粥等）	20	0	0	2	0	0	0	0	0	0	0	45
土、壤	5	0	0	0	0	0	0	0	0	0	0	8
形代名词	2	0	0	0	0	0	0	0	0	1	0	18
肉肝角蹄脑	10	0	1	3	0	2	7	1	5	5	0	115
人（吃人）	22	0	0	25	0	0	0	0	0	1	0	50
人（饲人）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人（食禄）	1	0	0	0	0	0	5	0	0	0	0	11
言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德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气	8	0	0	12	0	0	0	0	0	0	0	22
之（代人） （养活人）	0	0	0	2	0	0	0	0	0	0	0	27
指人名词 （养活人）	10	0	0	0	0	1	0	0	3	0	1	45



续表

书 名	论	新	新	太	伤	越	白	西	东	风	穆	合
搭配 食 +	衡	论	语	平	寒	绝	虎	京	观	俗	天	计
				经	论	书	通	杂	汉	通	子	
指人名词 (吃人)	0	1	0	0	0	0	0	0	3	0	0	9
税	0	1	0	0	0	0	0	0	1	0	0	6
邑、采、城	3	0	0	1	0	0	0	0	11	20	0	233
食我(养我)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
食我(吃我)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志、功	5	0	0	1	0	0	1	0	0	0	0	8
禄	7	0	0	1	0	1	1	0	0	3	0	35
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饮食之	1	0	0	0	0	0	1	0	0	0	0	6
蚕食诸侯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
双宾语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补充说明：《东观汉记》有“食干饭”、“食羹”、“食味”、“食高庙”各1例；《风俗通义》有“食(吃)鬼魅”1例，“食(养)五口”1例，“食鸡子”1例，“食万石”1例；《论衡》有“饮食人(吃人)”1例，“饮食人(养活人)”2例，“食不净之物”2例，“食生物”1例，“食不清”1例，“食鬼(吃鬼)”1例，“供食鬼”1例，“食血”1例，“食菜羹”1例，“食祭”1例，“食天地(喂天地)”1例，“食形体”1例，“食药(喂药)”1例，“食万钟”1例，“服食药物(或良药)”4例，另：“食志功”5例和“食禄”7例计入[志功禄祀]；“食采地”2例和“食西羌之地”并入[国邑采城]。《太平经》有



续表

书 名	长阿含十报法经	人本欲生经	一切流摄守意经	大安般守意经	阴持人经	道地经	道行般若经	佛说兜沙经	阿闍佛国经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阿闍世王经	合 计
搭 配												
食 +												
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之(代人) (养活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指人名词 (养活人)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指人名词 (吃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邑、采、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志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饮食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道行般若经》有“食我”1例。

总起来看，动词“食”在两汉时代的搭配比先秦时期更丰富多样，拿两汉时代“食”的搭配情况和先秦时期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

### 一、先秦时期就有的搭配在两汉时代的情况

绝大多数先秦时期就有的搭配在两汉时代仍然保留着，而且有不少搭配的用例比先秦时期有明显的增加，如“食”和代词“之（代食物）”的搭配，先秦发现有 92 例，两汉时代发现有 113 例以上；和植物名词的搭配，先秦时期发现有 91 例，两汉时代有 158 例以上；和动物名词（饲养动物）的搭配先秦时期发现有 16 例，两汉时代不少于 19 例；和食物名词的搭配先秦时期发现有 38 例，两汉时代不少于 47 例；和“土、壤”的搭配，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 3 例，两汉时代不少于 8 例；和用作名词作用的形容词的搭配，先秦发现有 16 例，两汉时代发现不少于 18 例；先秦时期和“食（吃）人”搭配发现有 14 例，两汉时代有 50 例之多；先秦“食邑”之类的搭配发现有 3 例，两汉时代则发现 233 例以上；有一些先秦所见用例很少的搭配到两汉时代用例大大增加，下文还要专门讨论这一情况。

但也有先秦用例多而两汉时代所考察的文献中用例明显减少的，主要有这样几种搭配：表示养活人的搭配“食人”，先秦发现有 15 例之多，两汉时代仅发现 6 例；表示养活人的“食之（代人）”，先秦发现有 34 例，两汉时代仅发现 27 例；“食”和“指人名词”搭配，表示养活人，这种搭配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 28 例，两汉时代仅发现 9 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搭配中的“食”都是“给（使）……进食”的意思，这是不是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即“食”在“给（使）……进食”这一具有使动意义的义位上，和“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以及指人名词搭配的能力在两汉时代有

所减弱？语言的使用有着十分复杂的情况，单凭某一种搭配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来判断某词某一方面搭配能力的强弱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就所考察的文献的数量来说，汉代的文献不比先秦时代的少，所以所发现汉代动词“食”与名词宾语的搭配比先秦文献中的同类搭配大多有数量上的增加，但是两汉时代动词“食”在“给（使）……进食”这一义位上，和“人”的搭配、和指人的指示代词“之”的搭配，以及和指人名词的搭配都有数量上的明显减少，这应该不是偶然或巧合的情况，根据这三个数据说两汉时代动词“食”在“给（使）……进食”这一义位上和“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以及指人名词搭配的能力有所减弱，应该是成立的；同时还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两汉时代动词“食”的“给（使）……进食”这一义位的义域和先秦时代相比的结果是：动词“食”在“给（使）……进食”这一义位上和动物名词搭配时，义域有所扩展，而和“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以及指人名词搭配时，义域则有所收缩。

## 二、先秦时期所见用例很少的搭配在两汉时代的情况

所考察的先秦时期文献中，所见用例较少的搭配主要有

1. “食其余”、“食其委”、“食盍”、“食其意”、“食贫”各 1—2 例；这三种搭配在两汉时代也没有发现新例。
2. “食谷水”、“食羹”各 1 例；这两种搭配说明先秦时代动词“食”和液体类食物名词的搭配仅仅处于萌芽状态，“食”在当“进食……”讲时，动作行为的对象主要限于固体食物，和液体类食物的搭配是很偶然的情况，但两汉时代这一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食水” 2 例以上，还有“食乳”、“食酒”、“食甘露”、

“食脂”、“食菜羹”等，虽然所见用例仍不多，但总体来看，“食”与液体类食物名词搭配的能力还是有所加强了。3. 先秦时代有“食力”2例，“食县”、“食邑”3例，“食税”、“食德”、“食爵”各1例；这几种搭配反映先秦动词“食”有“依赖……生存”这一义位，但先秦这一义位的“食”所带宾语的种类不多，其出现的频率也不高，说明先秦“食”这一义位的义域还很小，两汉时代，情况有所不同，所考察的文献中共出现“食力”5例（《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白虎通》各1例，《汉书》有2例），另有“食税”6例以上，“食德”3例以上，“食县”、“食邑”、“食采”、“食城”综合统计不少于233例，“食志”、“食功”8例以上，没有发现“食爵”的例子，总的看来，动词“食”的“依赖……生存”这一义位的义域在两汉时代有了明显的扩展。

### 三、两汉时代新出现的搭配的情况有以下一些

（一）动词“食”带固体名词作宾语的例子在先秦出现了很多，两汉时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搭配：

#### 1. 食+筋革

（50）数月，食尽穷困，乃毁铠弩，食其筋革。（《东观汉记·耿恭传》）

#### 2. 食+雪

（51）颍追斩之，且追且战，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东观汉记·段颍传》）

#### 3. 食+糟糠

（52）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汉书·食货志上》）

(53) 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汉书·陈平传》）

4. 食+粮

(54) 帅师虽众，敌食其粮，用其兵，虏其帅。（《汉书·天文志》）

(55) 蹈履民田，啄食草粮。（《论衡·偶会》）

5. 食+糒

(56) 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糒馓薪炭，重不可胜，食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汉书·匈奴传下》）

6. 食+饭

(57) 食一肉脱粟之饭。（《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7. 食+金

(58) 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盐铁论·散不足》）

8. 食+餽

(59) 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餽，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新书·先醒》）

9. 舍食+草具

(60) 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0. 食+寒菹

(61) 我食寒菹而得蛭，念澶之而不行其罪乎。（《新书·春秋》）

(62) 食芦菹而见蛭，浴清水而遇蚤。（《新书·耳痹》）

11. 食+巴菽

(63) 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淮南子·说林》）

12. 食+动物名词

(64) 骏馱食豹，豹食驳，驳食虎；夫驳之状有似驳马，今者君之出必骏驳马而出畋乎？（《说苑》卷第十八）

(65) 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风俗通义·怪神》）

以上几种搭配是先秦一些常见搭配类别的扩展，如“食金”、“食珍”是动词“食”的“进食……”义域的扩展；“食糟糠”、“食粮”、“食糒”、“舍食草具”、“食寒菹”，“巴菽”等搭配是“食”与“植物名词”搭配的扩展，说明“食”的“进食……”义的变体之一“以……为食”在两汉时代的义域也有所扩展；“食母”是“食”与“指人名词”的搭配，这在两汉时代也是很偶然的搭配；“食骏馱”、“食豹”、“食驳”、“食虎”等搭配是“食”与“动物名词的”的搭配；以上这些搭配的出现说明“食”的“进食……”义在两汉时代仍很活跃，具有很强的搭配能力。

(二) 先秦时代动词“食”和液体类食物名词的搭配的种类不多，数量也很少，两汉时代有以下一些搭配：

### 1. 食 + 露

(66) 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汉书·礼乐志》）

### 2. 食 + 药

(67) 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汉书·郊祀志下》）

(68) 道家或以服食药物，轻身益气，延年度世。（《论衡·道虚》）

(69) 夫服食药物，轻身益气，颇有其验。（《论衡·道虚》）

### 3. 食 + 酒

(70) 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请献，饮酒益精明。



(《汉书·于定国传》)

(71) 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禄，为人所制也。(《列女传·楚老莱妻》)

#### 4. 食+血

(72) 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积，殆积血也。故食血之虫死，而积血之病愈。(《论衡·福虚》)

#### 5. 食+菜羹

(73) 周礼：“子、卯稷食菜羹。”(《论衡·自然》)

#### 6. 食+蜜

(74) 食蜜少多，则令人毒。(《论衡·言毒》)

先秦时代只有少量的“食水”、“食羹”、“食粥”等搭配，说明先秦时代动词“食”带液体类食物名词宾语的功能还不太强，两汉时代则出现了“食露”、“食药”、“食菜羹”、“食蜜”等搭配，说明这一时期动词“食”和液体类食物名词的搭配能力有所增强。

(三) 先秦动词“食”和形容词的搭配有10例，作宾语的形容词主要有“贫(《诗经》)”、“珍(《礼记》)”、“旨(《论语》)”、“多(《管子》)”、“寡(《管子》)”、“饥饿(《吕氏春秋》)”、“恶(《荀子》)”几个，两汉时代动词“食”带形容词宾语的例子有18例，新出现的搭配有“食肥鲜”、“食陈”、“食甘”等：

#### 1. 食+珍

(75) 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县可使乐也。(《新书·礼》)

#### 2. 食+肥鲜

(76) 若受人重禄，乘人坚良，食人肥鲜，而将何以待之！(《列女传·楚接舆妻》)

#### 3. 食+陈

(77) 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盐铁论·未通》)

#### 4. 食+甘

(78) 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淮南子·诠言》)

两汉时代动词“食”和形容词搭配数量的增加以及和形容词的新搭配的出现，说明“食”和形容词搭配的能力在两汉时代有增强的趋势。

(四) 动词“食”在表示“给(使)……进食”这一意义时，两汉时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搭配：

#### 1. 食+口

(79) 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数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亩，以食五口，上农夫耕百亩，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补，率百亩而三口，……(《春秋繁露·爵国》)

(80)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

#### 2. 食+亲戚

(81) 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不食亲戚，恶行也。(《论衡·指瑞》)

#### 3. 食+天地

(82) 不过数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饱？(《论衡·定贤》)

#### 4. 衣食+之

(83) 故父母不当随衣食之也。(《太平经》卷三十五)

(84) 然，夫好学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学必懈而道止也……(《太平经》卷三十五)

5. 食饮+人

(85) 其食饮人不使也，不役也。（《说苑》卷第五）

6. 食+项王使者

(86) 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史记·项羽本纪》）

7. 给食+其军

(87) 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史记·大宛列传》）

(88) 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  
（《史记·大宛列传》）

8. 给食+之

(89) 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廩以给食之。（《说苑》卷第二）

9. 食+鳧雁

(90) 齐景公尝赏赐及后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鳧雁。  
（《说苑》卷第十四）

10. 食+犬豕

(91) 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豕。（《论衡·定贤》）

以上几种搭配，“食”都是“给（使）……进食”的意思，从整体上说，两汉时代这一意义的“食”与“人”、指人的人称代词“之”、和指人名词搭配的数量比先秦有所减少，前面已谈到，动词“食”在“给（使）……进食”这一意义上和“人”、指人的人称代词“之”、指人名词搭配的能力有明显减弱的迹象，但两汉时代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搭配，如：“食口”、“食亲戚”、“食天地”、“衣食之”、“食饮人”、“食鳧雁”、“给食其军”、“食项王使者”、“给食之”、“食犬豕”等，都是两汉时代新出现的搭配，其中动词“食”和“衣”、“饮”、“给”连用组成“衣食”、“食饮”、“给食”等词组的现象是这个时期的

一个特点。

(五) 先秦动词“食”和人称代词搭配的用例共有 3 例，两汉时代有 16 例，其中 12 例是表示“给（使）……进食”的意思（见上表），另有 4 例是表示“进食……”的意思，以下几例是“食”和“饭”、“饮”构成“食饭”、“食饮”的例子：

1. 食饭 + 我

(92) 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史记·外戚列传》）

2. 食饮 + 我

(93) 人不食饮我，我独乐食饮之，天报此人。（《太平经》卷一百二）

两汉时代动词“食”和人称代词搭配数量的增加，也说明了“食”和人称代词的搭配能力在这一时期略有增强。

(六) 先秦动词“食”在表示“依赖……为生”这一意义时，先秦时期的搭配对象和搭配数量并不太丰富，两汉时代这类搭配有以下一些形式：

1. 食 + 力

(94) 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95) 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盐铁论·刺权》）

(96) 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则令妇人无两心。（《太平经》卷三十五）

所考察先秦时代的文献中“食力”有 2 例，两汉时代发现有 5 例（《汉书》2 例，《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白虎通》各 1 例）说明这一搭配在两汉时代还有活力。

2. 食 + 租税

(97) 其以汉中南郑之武阳亭封贤孙承先为武阳亭侯，食

租税。 (《东观汉记·敬宗孝顺皇帝记》)

(98) 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 (《史记·书第八》)

先秦文献中只发现“食税”1例，两汉时代发现这一搭配至少有6例，而且有“租税”连用的。

### 3. 食+采

(99) 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 (《汉书·地理志下》)

(100) 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 (《汉书·地理志下》)

(101) 其先魏之别封曰华侯，华侯孙长卿食采冯城，因以氏焉。 (《东观汉记·冯鲂传》)

另有：食采 (《潜夫论》至少3例，《说苑》1例)。

### 4. 食+采地

(102) 诸侯之孙称公孙，皆食采地，殊之众庶。 (《论衡·感类》)

(103) 又食采地，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 (《论衡·感类》)

“食采”是汉代才出现的搭配，所考察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没有发现，两汉时代的文献中却有多例。“食采”应是两汉时代才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

### 5. 食+城

(104)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05) 其三世曰和，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 (《风俗通义·皇霸》)

## 6. 食+邑

(106) 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史记·梁孝王世家》）

(107) 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史记·张丞相列传》）

## 7. 食+户

(108) 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史记·灌婴传》）

(109) 益食婴细阳千户。（《史记·灌婴传》）

## 8. 食+地名（兹氏、汝阴等）

(110) 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史记·灌婴传》）

(111) 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史记·灌婴传》）

“食（地名）”的搭配是值得注意的，先秦也有“食某国”、“食某地”、“蚕食诸侯”、“蚕食某国”等搭配，但在那些搭配中“食”是“侵入、侵占”的意思，而在这里“食”是“享受某地的租税”等意思。

## 9. 服食+禄赐

(112) 自同恩好，四十余年，服食禄赐，男女成人，幸不为夭，夫复何恨哉！（《风俗通义·愆礼》）

## 10. 衣食+县官

(114) 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盐铁论·复古》）

(115) 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盐铁论·园池》）

以上“食邑”、“食城”、“食……户”、“食……地名”搭配

先秦只有“食邑”，但先秦文献中所见例不多，两汉时代出现了大量的用例，仅“食邑”、“食采”、“食城”的例子就有 233 例之多，“食……户”、“食……（地名）”的搭配也有不少，两汉时代动词“食”在“依赖……为生”这一义位上的搭配对象和出现频率有了很明显的增高，可以说，动词“食”的“依赖……为生”义位的义域在两汉时代大大扩展了。

（七）表示“享受……（待遇）”的意义时的搭配，两汉时代所考察的文献中的用例仍不多，主要有以下两种：

### 1. 食 + 大官享赐

（116）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盐铁论·周秦》）

### 2. 食 + 大将军位

（117）欲以援封侯，食大将军位。（《东观汉记·马援传》）

先秦时代该义位的搭配有“食祀”，两汉时代有“食大官享赐”、“食大将军位”两例，可以说该义位在两汉时代仍不活跃。

### 3. 食 + 双宾语

（118）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史记·西南夷列传》）

（119）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汉书·西南夷列传》）

（120）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与。（《说苑》卷第六）

（八）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食祀”之类的搭配，“食”在这一搭配中是“享受……待遇”的意思，这一义位的“食”在两汉时代又出现了新的搭配：

（121）裕食 + 世祖

(121) 袷食世祖，庙乐皆如王议。（《东观汉记·郊祀志》）

#### 4. 袷食+高庙

(122) 文、武、宣、元袷食高庙，皆以后配。（《东观汉记·郊祀志》）

#### 5. 配食+地祇高庙

(123) 吕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庙。薄太后慈仁，……宜配食地祇高庙。（《后汉纪·光武皇帝纪》）

这一类搭配的出现，表明“食”的“享受……待遇”义义域略有扩展。

(九) 两汉时代的文献中还发现“食”有“接受……”的意义，这应是两汉时代新出现的义位，所见用例还不多：

#### 食+谏诤

(124) 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贤圣不能正不食谏诤之君。（《盐铁论·相刺》）（《汉语大词典》7319页收该条，释义为“接受”）

“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搭配：

魏晋南北朝中土文献“食”搭配情况表（一）

书 名	后汉书	三国志	宋书	魏书	南齐书	抱朴子内篇	搜神记	搜神后记	殷芸小说	颜氏家训	世说新语	九章算术
搭配 食+												
之（食物）	14	0	3	15	6	5	10	0	3	0	1	0
植物名词	14	9	27	22	12	15	14	0	0	1	2	1
动物名词 1	2	2	5	5	5	2	2	0	0	0	2	7
动物名词 2 （饲动物）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续表

书 名	后 汉 书	三 国 志	宋 书	魏 书	南 齐 书	抱 朴 子 内 篇	搜 神 记	搜 神 后 记	殷 芸 小 说	颜 氏 家 训	世 说 新 语	九 章 算 术
搭 配 食 +												
志功禄祀	12	4	1	7	2	0	0	0	0	0	0	0
饮食之（供饮 食）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蚕食（诸侯等）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双宾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后汉书》有“食……县”21例，“食……户”2例，“食均输”1例，“食大国”3例，“食小乡亭”2例，“食……租”5例，“食……郡”4例，“食……奉”2例，“食雪”1例，“食粪”、“食药”各1例，“享食茅土”、“食富平之半”、“渔食百姓”各1例。《三国志》有“食仓廩”2例，“食腥物”、“食海物”各1例，“食涧水”1例，“食（供给）其征赋”1例；另有“食…县”4例，“食五县二千五百户”1例计入[志功禄祀]。《宋书》有“食…郡”4例，“食疮痍”、“食廩粮”、“食（地名）”各例，“食五十口”2例，“食…羹”1例，“食洁”、“食旨”各1例计入[形代名词]。《魏书》有“食盐”4例，“食酒肉”1例计入[食肉]，“食…郡”3例，“食（地名）”4例，“食羹”、“食药”、“食味”各1例，“食土簋”1例，“侵食土簋百姓”1例。《南齐书》有“食盐”3例，“食此”1例，“食两口”1例计入[数量]，“食生物”1例。《搜神记》有“食此”1例；《抱朴子内篇》有“食…药”2例，“食…物”4

例,“食水”、“食金”、“食精”、“食石”各1例,“食甘旨”1例归入[形代名词]。《世说新语》有“食汝余”1例。

魏晋南北朝中土文献“食”搭配情况表(二)

书 名	文心雕龙	弘明集	齐民要术	洛阳伽蓝记	孔子家语	后汉记	博物志	昭明文选	魏晋南北朝诗歌	九家旧晋书辑本	墓志汇编	魏晋南北朝	合 计
搭配 食 +													
之(食物)	0	0	59	1	8	3	11	1	2	6	0		148
植物名词	1	3	29	0	9	7	13	6	37	4	0		225
动物名词1	0	0	5	0	0	0	4	1	1	0	0		43
动物名词2 (饲动物)	0	0	3	0	0	0	0	0	0	0	0		5
食物名词 (食粥等)	0	0	7	2	1	1	2	1	1	1	1		40
土、壤	0	0	0	0	1	0	1	2	0	0	0		5
形容词	0	0	0	0	0	0	0	0	1	0	0		16
肉肝角蹄脑	0	4	4	3	2	4	4	0	1	2	1		61
人(吃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人(饲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人(食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言	0	0	0	1	0	1	0	1	1	0	0		12
德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气	0	0	0	0	1	0	1	0	0	0	0		11
之(人、动) (养人、动)	0	0	0	0	1	1	0	0	1	1	0		11

续表

书 名	文心雕龙	弘明集	齐民要术	洛阳伽蓝记	孔子家语	后汉记	博物志	昭明文选	魏晋南北朝诗歌	九家旧晋书辑本	墓志汇编	魏晋南北朝	合 计
搭配 食 +													
指人名词 (养活人)	0	0	0	0	1	6	1	0	1	1	0		21
指人名词 (吃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6
税	0	0	0	0	0	2	0	5	0	0	0		9
国邑采城	0	0	0	3	0	6	0	0	0	1	48		473
食我(养我)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食我(吃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志功禄祀	0	0	0	0	1	2	0	0	0	0	1		30
饮食之	0	0	1	0	0	1	0	0	0	0	0		4
蚕食诸侯	0	0	0	0	0	0	0	2	0	0	0		2
双宾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补充说明：《弘明集》有“坐食百姓”、“渔食百姓”各1例，“食储积”、“食鸟卵”、“召食鬼吏兵”各1例。《齐民要术》有“食石”2例，“食……汁”1例，“食……羹”1例，“食租”1例。《孔子家语》有“食味”、“食水”、“食祭”、“食此”、“食煮”、“君不食奸”各1例。《后汉纪》有“渔食百姓”1例，“不食我余”1例，“食……县”8例，“食(地名)”3例，“食……郡”1例。《博物志》有“食卵”3例，“食水产”2例，“食水”1例，“食粪”1例，“食王者”1例计入[指人名



续表

书 名	六度集经	撰集百缘经	生经	长阿含经	太子须大拏经	贤愚经	出曜经	佛说普曜经	杂宝藏经	百喻经	佛本行经	合 计
搭配 食 +												
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之 (代人) (养活人)	5	0	0	0	0	0	1	0	0	0	0	6
指人名词 (养活人)	2	0	0	0	0	0	0	1	0	0	0	3
指人名词 (吃人)	1	0	0	0	0	0	0	2	0	0	0	3
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国、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志功禄祀	0	0	0	0	0	0	0	0	0	0	3	3
饮食之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双宾语	0	0	0	2	0	0	0	0	0	0	1	3

补充说明：《六度集经》有：“食甘露”2例，“食味”2例。《撰集百缘经》有“食毒”1例。《生经》有“食恶食”1例归入 [饮食名词]。“饮食百味”、“食百味”各一例。《长阿含经》有10例“食……龙”归入 [动物名词]，“食味”4例，“食信施”28例，“食地皮”1例。《佛说普曜经》有“食酱”、“服食此饭”、“饭食乳糜”1例归入 [食物名词]。《佛本行经》有

“食甘露” 3 例，“食国位”、“食国荣” 各 1 例，“衣食集汤药” 1 例。《贤愚经》有“食福” 2 例，“食我” 1 例，“食毒” 1 例。《出曜经》有“食所……” 5 例，“食信施” 3 例，“食他信施” 1 例，“食身” 2 例，“食福”、“食福乐” 各 2 例；“食脓血大小便”、“食是”、“食风”、“食毒”，“食精气”、“食甘露” 各 1 例。《杂宝藏经》有“食供” 1 例。

### 一、汉代就有的搭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大部分汉代就有的搭配在魏晋南北朝仍然保留着，而且有不少搭配的用例比两汉时期有明显的增加，如“食”和代词“之（代食物）”的搭配，两汉有 113 例，魏晋南北朝时代有 249 例（中土文献用例加所选汉译佛典用例）以上；和植物名词的搭配，两汉时期发现有 158 例，魏晋南北朝时代有 301 例（中土文献用例加所选汉译佛典用例）以上；和食物名词的搭配两汉时期发现有 47 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于 77 例（中土文献用例加所选汉译佛典用例）；和用作名词作用的形容词的搭配，先秦时期发现有 16 例，两汉时代发现不少于 18 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发现有 21 例；先秦时期“食邑”之类的搭配发现有 3 例，两汉时代则发现 233 例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用例更多，至少有 473 例。这些用例的明显增加，虽不足以证明“食”在这些方面的搭配能力有所扩展，但至少可以证明“食”在以上这些方面的搭配能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减弱。还有一些两汉时期所见用例很少的搭配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用例大大增加，下文会专门讨论这一情况。

但也有先秦时期用例多而两汉时代所考察的文献中用例明显减少的，主要有这样几种搭配：和动物名词（饲养动物）的

搭配，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 16 例，两汉时期发现有 19 例，魏晋南北朝仅 5 例；和“土、壤”的搭配，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 3 例，两汉时代不少于 8 例，所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仅发现 5 例；先秦时期的文献中“食（吃）人”搭配发现有 14 例，两汉时代有 50 例之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减弱的趋势，在所考察文献中仅发现 13 例；表示养活人的搭配“食人（养活人）”，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 15 例之多，两汉时代仅发现 6 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现有 1 例；表示养活人的“食之（代人）”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 34 例，两汉时代仅发现 27 例，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发现 17 例；“食”和“指人名词”搭配，表示养活人，这种搭配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 28 例，两汉时代仅发现 9 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现有 24 例。在考察汉代文献时我们已注意到：这些搭配中的“食”都是“给（使）……进食”的意思，“食”在“给（使）……进食”这一具有使动意义的义位上，和“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以及指人名词搭配的能力在两汉时代有所减弱；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发现的“食”和“指人名词”搭配（表示养活人）的用例比两汉时期发现的用例多，但“食”在“给（使）……进食”这一具有使动意义的义位上，和“人”、指人的指示代词“之”以及指人名词搭配的能力正处在衰弱的过程中则是很明显的。

## 二、汉代所见用例很少的搭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汉代所见用例不多的搭配主要有：食粪 10 例、食力 5 例、食风气 4 例、食……口 4 例、食水 2 例、食祠 2 例、食祭 2 例、食乳 2 例、衣食之 2 例、食酒 2 例、食饘刚 2 例、食味 2



例等。另有食筋革、食雪、食糟糠、食糒、食饭、食寒菹、食巴菽、食母、食自杖、食盐、食荤、口食监门之养、请食饭我、食草具、食粮、食药、食甘露、食酒肉、给食之、食饮人、衣食县官、食大官享赐、养食之、食湖池、食香饵、食金饮珠、食蔬粝、食陈（旧的）、食甘毳、食谏净、食珍、食之（养动物）、食脂、食精、侵食诸侯、食山、食羽、食田四十万、食干饭、食羹、食高庙、食（吃）鬼魅、食鸡子、饮食人（吃人）、饮食人（养活人）、食不净之物、食生物、食不清、食鬼（吃鬼）、供食鬼、食血、食菜羹、食天地（喂天地）、食形体、食药（喂药）、食万钟、服食药物（或良药）、食采地、食西羌之地、食…物、衣食之（靠…衣食）、食药味、食饮我、食饮之、食大仓、食有形各 1 或 2 例。其中有的是上古时代就已出现的，如“食羹”、“食盐”、“食味”、“食水”、“食力”、“食珍”等，其他有不少是汉代新出现的。汉代新出现的用例又很少的搭配主要有“食……口” 4 例、“食筋革”、“食雪”、“食糟糠”、“食糒”、“食饭”、“食金”、“食饭”、“食寒菹”、“食巴菽”、“食母”等。这些搭配在这一时期仍有用例的主要有：《后汉书》有“食雪” 1 例，“食羹”、“食药”各 1 例；《宋书》有“食……口” 2 例；《魏书》有“食药” 1 例；《抱朴子内篇》有“食…药” 2 例，“食水”、“食金”各 1 例；《孔子家语》有“食水”、“食祭”各 1 例；《博物志》有“食水” 1 例；“食羹” 1 例；《魏晋南北朝诗》有“食雪” 1 例。另外还有以下几种搭配也是汉代就有了的：

### 1. 食……物

(125) 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126) 鼯鼠类最小者，食物当时不觉痛。（《博物志·杂说上》）

(127) 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炆强难闭。（《抱朴子内篇·释滞》）

### 2. 食+粮

(128) 食壮者之粮，任老者之智。（《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中》）

### 3. 食+饭

(129) 螻蛄食饭尽，去，顷复来，形体稍大。（《搜神记》卷二十）

### 4. 食+药

(130) 欲食去尸药，当服丹砂。（《抱朴子内篇·仙药》）

(131) 惟服食大药，则身轻力劲，劳而不疲矣。（《抱朴子内篇·杂应》）

### 5. 食+口

(132) 不过千家，故近食十万口矣。（《宋书·沈怀文传》）

### 6. 食+母

(133) 羊羔乳食其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齐民要术·养羊》）

以上这些搭配在这一时期所见用例仍然不多。

## 三、先秦、两汉产生的搭配在这一时期用例增加的搭配

### 1. 食+禄

(134) 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三国志·魏书·杜畿传》）

(135) 拜太中大夫，食卿禄。（《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136) 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后

汉书·章帝八王传》)

“食禄”在《韩非子》中已有，这一时期的用例稍多。

2. 食+户

(137) 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食五县二千五百户。

(《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

3. 食+邑

(139) 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后汉书·张纯传》)

(140) 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食邑奉。(《后汉书·章帝八王传》)

4. 食+县

(141) 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142) 主兼食颍阴、许，合三县，数万户。(《后汉书·贾复传》)

以上始见于先秦或两汉时代的搭配，在这一时期的用例都有所增加，“食禄”、“食户”、“食邑”、“食县”等搭配用例的增加，说明“食”的“依赖……生存”这一义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以往的时代更活跃。

#### 四、魏晋南北朝新出现的搭配可分为几种情况

##### (一) 反映“进食……”义位的搭配：

1. 食+指人名词

(143) 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儿，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宋书·五行志二》)

2. 饮食+莖草

(144) 其一雄死于九真，及至南海百有余日，其雌涂土著

身，不饮食莖草。（《博物志·异兽》）

### 3. 食+芝英

(145) 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宋书·乐志三》）

### 4. 食+菜

(146) 思食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公命，竟不与。（《南齐书·海陵王本纪》）

### 5. 食+树

(147) 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颜氏家训·归心》）

(148) 若小食荆桑，中与鲁桑，则有裂腹之患也。（《齐民要术·种桑、柘》）

### 6. 食+水产

(149) 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螺蛤以为珍味，不觉其腥也。（《博物志·五方人民》）

### 7. 食+凤卵

(150) 民食凤卵，饮甘露。（《博物志·外国》）

(151) 多鸾鸟，民食其卵。去九嶷四万三千里。（《博物志·外国》）

(152) 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凤凰随焉。（《博物志·外国》）

### 8. 食+涧水

(153) 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

### 9. 食+羊肉及酪浆

(154)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

饮茗汁。(《洛阳伽蓝记·城南》)

(155) 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  
(《洛阳伽蓝记·城南》)

以上“食人”、“饮食莖草”、“食芝英”、“食蒸鱼菜”、“食树”、“食水产”、“食凤卵”、“食卵”、“食涧水”、“食羊肉及酪浆”、“食羊肉酪粥”等搭配的出现，说明“食”的“进食……”这一义位的义域有了进一步的扩充。

## (二) 反映“依赖……生存”义位的搭配

### 1. 食+仓廩

(156) 穷老者，得仰食仓廩则无馁饿之殍。(《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157) 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官廩。(《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 2. 食+郡

(158) 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宋书·武帝本纪下》)

(159) 于时虽改封琅邪，而犹食吴郡为邑。(《宋书·五行志三》)

### 3. 食+某某郡干

(160) 天保之季，改开府三司，为三师，食章武郡干，加特进，……(《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161) 迁东朔州刺史，食并州乡郡干。(《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162) 加特进，食常山郡干。(《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 4. 食+某某县干

(163) 仍徙五兵尚书，食临邑县干，夏州大中正仪同三司。（《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164) 徵还本司，改食贝丘县干。（《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另有：食…县干（《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4例）。

以上几例“某某郡干”、“某某县干”的“干”当为“治”义，《汉语大词典》（缩印本）1124页收该义，解释为“治理”，几例都出现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在同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尚未见到用例。

#### 5. 食+其地

(165) 鹭与旌求食其地。（《三国志·吴书·步鹭传》）

#### 6. 食+地名

(166) 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隲、浏阳、汉昌、州陵。（《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67) 永嘉之中，东海王越食兰陵，换封江夏，户邑如旧。（《宋书·荀伯子传》）

#### 7. 食+千室

(168) 克济屯否，故启国武阳，食我千室，封当其功礼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 8. 食+租

(169) 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后汉书·梁统传》）

(170) 延熹八年，黜为关中侯，食本县租千斛。（《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 9. 食+征赋

(171) 复补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三国志·吴书·周

泰传》)

“食仓廩”、“食郡”、“食某某郡干”、“食某某县干”、“食兰陵”、“食其地”、“食千室”、“食租”、“食征赋”等搭配的出现,证明了“食”的“依赖……生存”义的义域也有了扩大。

### (三) 反映“享受……待遇”义位的搭配

#### 1. 飧食+庙庭

(172) 极位台司,佐命立勋,飧食庙庭。(《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 2. 合食+太庙

(173) 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宋书·礼志四》)

(174) 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宋书·礼志四》)

(175) 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后汉书·祭祀志下》)

#### 3. 配食+高祖庙廷

(176) 以窦后配食章帝,恭怀后别就陵寝祭之。(《后汉书·祭祀志下》)

(177) 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后汉书·祭祀志下》)

以上几种搭配的出现,证明了“食”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享受……待遇”一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具有生命力。

### (四) 表示“养活……”义位的搭配有

#### 1. 食+蚕

(178) 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搜神记》卷一)

(179) 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抱朴子内篇·论仙》)

## 2. 食+客

(180) 虎形干甚毅，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南齐书·曹虎传》）

(181) 谢纠，尝食客，以朱书符投井中，有一双鲤鱼跳出，即命作脍。（《搜神记》卷二）

## 3. 食+妻子

(182) 或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辄支解之，其虐如此。（《魏书·僭晋司马传》）

## 4. 食+饿者

(183) 分贍宗亲，又于通衢以食饿者，存济甚众。（《魏书·房法寿传》）

## 5. 食+比丘

(184) 复以是食遍八万四千比丘，及菩萨万二千人。（《佛说阿闍世王经》，《大》15/394上）

上述“食蚕”、“食荒客”、“食其妻子”、“食饿者”等搭配的出现，说明“食”的“养活……”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先秦时期这种“食”和动作行为施动者搭配的例子有44例（表“养活”的“食”和动物、人、指人名词搭配的三数字之和）以上，两汉时代这类搭配有70例以上，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类搭配只发现28例，比以往都少许多，“食”和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名词的搭配有明显的减少的趋势，现代汉语“吃”基本上是代替了“食”的，但“吃”没有这种可带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动物名词、人和指人名词作宾语的功能，从以上数据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的这种带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动物名词、人和指人名词作宾语的功能已显现出明显的衰落气象。



### (五) “食”和器皿名词的搭配

(185) 夫食土簋而妨德昭，寝卑室而禹功盛。（《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中》）

这类搭配所见用例不多，仅发现1例。说明“食”具有带动作行为所用工具名词作宾语潜在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的义位系统基本保持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面貌，有不少义位的义域有所扩大，出现了一些这一时期特有的搭配；但也有某些义位的义域有所收缩，“食”的某种搭配功能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主要是“食”表示“养活……”义时和动物名词、人、指人名词搭配的例子有明显减少，显示出“食”带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动物名词、人和指人名词作宾语的功能正在衰退。

小结：自先秦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食”一直是一个很活跃的词，这表现在它搭配对象的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在和众多的名词宾语的搭配中表现出复杂的意义和复杂的搭配关系，自先秦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食”的搭配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1. 先秦时期动词“食”的搭配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所以在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有新的搭配出现，但反映动词“食”的新的意义的新的搭配种类所见不多。2. 动词“食”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义位和搭配形式在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也有个别义位表现出收缩的迹象，主要是“食”表示“养活……”义时和动物名词、人、指人名词搭配的例子明显减少，显示出这一义位在萎缩。3. 动词“食”产生于先秦时期的语法功能在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不同的扩展，但也有个别某一种语法功能在衰退，如“食”带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动物名词、人和

指人名词作宾语的功能就显示出明显的衰退迹象。

## 第五节 “饭”、“茹”

### “饭”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饭”在先秦时期有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名词用法如“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礼记·曲礼上》）中的“毋扬饭”的“饭”。动词用法如“君既食，又饭餐，饭餐者，三饭也”（《礼记·玉藻》）中的“饭”。现代汉语中“饭”是一个名词，已没有动词的用法，那么，从先秦时期说起，“饭”的动词用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其消失的过程又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先秦时期“饭”的“动词”语法意义和作为“动词”的语法功能是怎样发展和逐步衰微的？我们通过考察“饭”自先秦时期到中古的搭配变化，就可以大致回答这些问题。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饭”与名词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饭”和粮食作物（黍、稻粱、粟、米）名词的搭配

##### 1. 饭+黍

(1) 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礼记·曲礼上》）

(2) 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 2. 饭+稻粱

(3) 食，先黍稷而饭稻粱。（《荀子·礼论篇》）

##### 3. 饭+粟

(4) 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

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战国策·庄辛谓楚襄王》）

4. 饭+米

(5) 车米笕米刍禾，丧纪共饭米熬谷。（《周礼·地官司徒》）

## 二、“饭”和食物名词（餐、食）的搭配

1. 饭+餐

(6) 君既食，又饭餐，饭餐者，三饭也。（《礼记·玉藻》）

2. 饭+食

(7)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8) 人也夺伯氏骍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

(9) 既练，饭素食，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仪礼·子夏传》）

## 三、“饭”和“玉”的搭配

(10) 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周礼·春官宗伯》）

## 四、“饭”和动物名词“牛”的搭配

(11) 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吕氏春秋·贵生》）

(12)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吕氏春秋·慎人》）

(13) 或在圜圉 继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韩非子·说疑》）

(14)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楚辞·九章·思美人》）

另有：饭牛（《吕氏春秋》3例，《庄子》、《管子》各2例）。

由以上罗列可知，动词“饭”在先秦时期可带四类名词宾语：（一）表示粮食名称的名词，有黍、稻粱、粟、米等；（二）表示食物名称的名词，有餐、食等；（三）表示食用器皿名称的名词，有“玉”；（四）表示喂养对象的名词“牛”。由这些搭配情况可知先秦时期动词“饭”主要有两个义位，一是“进食”，它有三个义位变体：1. “以……为食物”，该意义的“饭”可带表示粮食名称的名词宾语，主要有黍、稻粱、粟、米等。2. “进食……”，该意义的“饭”可带表示食物名称的名词宾语，主要有餐、食等。3. “用……进食”，这时“饭”可带表示动作行为所用器皿的名词宾语，主要是“玉（器）”。先秦时期“饭”的另一个义位是“喂养”，这一意义的“饭”可带表示动作行为涉及对象的生物名词宾语，主要有“牛”。

在所考察的东汉佛经《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闍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闍世王经》中没有发现“饭”的动宾搭配。“饭”在汉代与名词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饭”和粮食作物名词的搭配

#### 1. 饭+稻（稻粱）

(15)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

(16) 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哿大羹而饱乎庶羞，贵本而亲用。（《大戴礼记·礼三本》）

(17) 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哿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史记·书第一·礼》）

2. 饭+菽

(18) 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史记·张仪列传》）

3. 饭+葱芥

(19) 在姑臧唯老母极膳，妻子饭食葱芥，时人笑之。（《东观汉记·孔奋传》）

4. 饭+麻

(20) 包丘子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盐铁论·地广》）

5. 饭+蔬粝

(21) 故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脩者不可以言理。（《盐铁论·相刺》）

6. 饭+稷

(22) 是犹食稻之人，入饭稷之乡，不见稻米，谓稷为非谷也。（《论衡·宣汉》）

7. 饭+黍粢

(23) 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归君，食乌豢，饭黍粢，服轻暖，乘牢良，臣故思之。（《淮南子·人间》）

## 二、“饭”和食物名词的搭配

1. 饭+食

(24)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汉书·朱买臣传》）

## 2. 饭+羹

(25) 以匈奴之饥，饭羹啖膾炙，啤多饮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新书·匈奴》）

## 3. 饭+肉

(26) 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史记·晋世家》）

## 三、“饭”与非食物类名词的搭配

(27) 夫狂者自斲，忘其非刍豢也，饭土，忘其非梁饭也。（《韩诗外传》卷四）

(28) 茅茨不剪，饭土墼，虽监门之养不彀于此。（《史记·秦始皇本纪》）

(29) 饭土甃，啜土飴，虽监门之养不彀于此矣。（《史记·李斯列传》）

(30) 衣布褐，饭土𦉳，铸金为钜，埏埴为器。（《盐铁论·本议》）

## 四、“饭”和指人的代词、名词的搭配

## 1. 饭+人称代词

(31) 请食饭我，乃去。（《史记·外戚世家》）

(32) 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丐沐沐我，已，饭我，乃去。（《汉书·外戚列传上》）

## 2. 饭+指示代词“之”（指人）

(33) 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后汉书·循吏列传》）

(34) 有一漂母见信饥，饭之，竟漂数十日。（《风俗通义·穷通》）

(35) 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汉书·朱买臣传》）

(36) 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淮南子·缪称训》）

### 3. 饭+人名

(37) 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史记·淮阴侯列传》）

(38) 有一漂母哀之，饭信，竟漂数十日。（《汉书·韩信传》）

### 4. 饭+者字结构

(39) 有以饭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车为败者而禁天下之乘，则悖矣。（《淮南子·说林训》）

## 五、“饭”和动物名词（牛）的搭配

(40) 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繆公用霸。（《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1) 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汉书·王褒传》）

另有：饭牛（《史记》5例，《汉书》、《新序》、《淮南子》各3例，《盐铁论》2例，《说苑》1例）。

## 六、“饭”带双宾语的例子

(42) 饭我豆食羹芋魁。（师古曰：“言田无溉灌，不生粳稻，又无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为饭也。羹芋魁者，以芋根为羹也。饭，音扶晚反。食，音饲。”）（《汉书·翟方进传》）

以上列举显示，动词“饭”在汉代还是比较活跃的，汉代的“饭”有以下几个义位：一、“进食”，该义位有三个变体：1. “以……为食”，“饭”的宾语有稻粱、菽、稻、葱芥、麻、蔬粝、稷、黍粢，和先秦时期相比，该意义的义域略有扩大；

2. “进食……”，“饭”的宾语有食、羹、肉，和先秦时期相比，该意义的义域也略有扩大；3. “以……进食”，“饭”的宾语有土、土溜、土甌、土研，和先秦时期相比，“饭”带表示动作行为所用工具的名词作宾语的例子有所增加。二、“使（给）……进食”，“饭”的宾语有人称代词“我”、指示代词“之”（指人）、人名、者字结构等，该意义的“饭”有时还可带双宾语，如“饭我豆食羹芋魁”，这种用法并不多。三、“喂养”，和先秦时期一样，这一意义的“饭”可带表示动作行为涉及对象的生物名词宾语，主要有“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发现“饭”的搭配除保留先秦时期和两汉时代的一些搭配外，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的特点。所见“饭”的动词带宾语的用法很少，《后汉书》共出现“饭”28例，名词用法22例，不带宾语的动词用法5例，带宾语的动词用法仅1例；《三国志》共出现“饭”8例，名词用法6例，不带宾语的动词用法1例，带宾语的动词用法1例；《宋书》“饭”出现17例，名词用法15例，不带宾语的动词用法2例，无动词带宾语的用法；《魏书》“饭”出现19例，名词用法14例，不带宾语的动词用法3例，带宾语的动词用法2例。以上考察的文献中“饭”带宾语的例子只有以下几例：

### 一、饭+蔬、蔬食

(43) 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饭蔬而存，则虚己甚矣。（《弘明集》晋·宗炳《明佛论》）

(44) 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匱于财也。（《魏书·高宗文成帝纪》）



## 二、饭+羹

(45)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洛阳伽蓝记·城南》）

## 三、饭+牛

(46) 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颜氏家训·勉学》）

## 四、饭+之

(47) 又于州门煮粥饭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魏书·杨播传》）

“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带宾语的动词用法的搭配情况是：一、以上前两种搭配保留了先秦时期和汉代的“进食”义，并保留了“以……为食”和“进食……”两个变体；二、以上第三种搭配保留了先秦时期和汉代的“喂养”义；三、以上第四种搭配保留了汉代的“使（给）……进食”例。“饭”的动词带宾语的用法在这一时期所见用例不多，充分显示出动词“饭”带宾语的功能在萎缩，作为及物动词的“饭”正在消亡。从《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显示的数据看，“饭”的名词用法明显比动词用法活跃，“饭”的动词功能在衰微。

我们也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主要考察了有代表性的《长阿含经》、《生经》、《太子须大拏经》、《六度集经》、《百喻经》、《贤愚经》、《普曜经》、《出曜经》、《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等佛典，其中《长阿含经》、《生经》、《太

子须大拏经》、《百喻经》、《杂宝藏经》、《出曜经》、《撰集百缘经》等佛经中没有“饭”带宾语的例子，《六度集经》、《贤愚经》、《普曜经》等佛经中都有一些“饭”带宾语的例子，其搭配情况如下：

### 一、饭食+乳糜

(48) 菩萨江水边洗已，饭食乳糜。（《普曜经》，《大》3/513上）

### 二、饭+指人名词

(49) 饭诸沙门，身自六斋，如斯三年，四境宁靖。（《六度集经》，《大》3/3下）

(50) 王日饭此中人，皆从其愿。（《六度集经》，《大》3/6中）

(51) 我当求人令饭上佛即使五百贾人皆蹶不行，识乾先世五百贾人之知识也。（《普曜经》，《大》3/526中）

(52) 答曰：“欲用饭佛及于圣僧。”（《贤愚经》，《大》4/354中）

(53) 字曰差摩，饭僧已讫，诸尊弟子，劝请差摩。（《贤愚经》，《大》4/370上）

### 三、饭+之

(54) 已从坐起，汝本有愿当先饭之。（《普曜经》，《大》3/512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饭”的动宾用法的几部佛经中，《六度集经》有“饭”的动词用法共25例，带宾语的有11例；

《普曜经》有“饭”的动词用法共4例，带宾语的有3例；《贤愚经》有“饭”的动词用法共6例，带宾语的有4例。如以上列举“饭”的动宾搭配中，表示“进食……”义位的“饭”的搭配只有“饭食乳糜”1例，而且“饭”和“食”连用，这一义位的“饭”用例少的情况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的情况相一致。

几部佛经中“饭”的动宾搭配主要是“饭”带指人名词、指示代词作宾语的搭配，这一搭配中的“饭”是“使（给）……进食”的意思，“饭”的这一义位的搭配在几部佛经中用例还不少，与两汉时代的以及同时期的中土文献显示的“饭”的动词功能衰微的信息不相一致。所考察的十部佛经中只有三部佛经出现了“饭”的“使（给）……进食”义的高频率用法，还不能说是魏晋南北朝汉译佛典普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几个：一是吴·康僧会具有较高的汉语修养，用词古雅，较多地承袭了“饭”的古用法，所以他译的《六度集经》中“饭”和指人名词的搭配较多；二、凡翻译佛典，都受原来经典的限制，与同时期文人学士们自己的创作有所不同，或许所译经典中正好有某词在实际口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只好找一个古词对译它。或许梵语或西域某语言中有一个表示“给（使）……进食”的词，正好用“饭”去对译。我们难以凭几部佛经中出现了一些动词“饭”带宾语的搭配来改变同时期中土文献中显示的“饭”的动词用法衰微的结论。

小结：汉代以前“饭”兼有动、名两类用法，其动词用法还比较活跃，有多种搭配对象和搭配形式，秦代以后，“饭”动词功能开始衰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饭”作动词的例子在传世中土文献中已不多见。

## “茹”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汉代以前文献中，发现“茹”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茹”和植物名词（草、葷）的搭配

(1) 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孟子·尽心下》）

(2) 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荀子·哀公》）

(3) 唯不饮酒不茹葷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齐乎？（《庄子·人间世》）

（《荀子·富国》：“然后葷菜百蔬以泽量。”杨倞注：“葷，辛菜也。”“葷”的古义指葱、蒜、韭之类，佛教戒律中的“葷”，最初也是指这类蔬菜，后来才包括肉类，至今这类蔬菜还是“大葷”）

### 二、茹和肉类名词（毛、肝）的搭配

(4) 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

(5)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

(6) 以齐之于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战国策·赵四·燕封宋人荣釜为高阳君》）

### 三、（饮）茹和河流名词的搭配

(7) 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

(《战国策·楚四·庄辛谓楚襄王》)

#### 四、茹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8) 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诗经·大雅·烝民》)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所发现的“茹”带宾语的例子不算太多，但比较整齐：占优势的搭配是“茹”带植物名词宾语和“茹”带肉类名词宾语的搭配，这显示出“茹”在先秦时期主要义位是“进食……”。“茹”和植物名词的搭配有代表性的是“茹葷”，成语“含辛茹苦”的“苦”，也是一种植物；“茹”和肉类名词宾的搭配，有代表性的是“茹毛”，这一搭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古籍极少见到“饮毛”、“食毛”、“饭毛”之类的搭配，说某地不开化，往往说“饮血茹毛”。在“饮茹溪流”搭配中，“饮茹”并用，“茹”似不为义。所见“茹”和指示代词的搭配也不多。

东汉时期翻译的佛经《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阇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闍世王经》中没有见到“茹”的动宾搭配的例子。两汉时代“茹”和宾语的搭配如下：

##### 一、茹+植物名词(草、葵、蔬菜)

(9)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虐！”(《汉书·董仲舒传》)

(10) 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茹园葵，公之谓矣。（《汉书·王莽传上》）

(11)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虻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脩务》）

(12) 赵孝，字长平，建武初，天下新定，谷食尚少，孝得谷，炊将熟，令弟礼夫妻使出，比还，孝夫妻共茹蔬菜，礼夫妻来归，告言已食，辄独饭之。（《东观汉记·赵孝》）

## 二、茹 + 肉类名词

(13) 饥即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白虎通·号》）

(14) 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论衡·自然》）

## 三、茹 + 形容词

(15) 前为御史中丞，执宪毂下，不吐刚茹柔，举错时当。（《汉书·薛宣传》）

和先秦时期相比，“茹”和名词宾语的搭配没有明显的变化，除了有1例“茹柔”是新出现的搭配外，其他基本保持了先秦时期的搭配。在“茹”和植物名词的搭配中，有“茹草”、“茹蔬菜”、“茹葵”，比先秦时期略有扩展。在“茹”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中，主要是保持了先秦时期的“茹毛”的搭配。“茹”的“进食……”的义位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文献中有“茹”的动词用法的例子，这一时期的《长阿含经》、《生经》、《太子须大拏经》、《六度集

经》、《百喻经》、《贤愚经》、《普曜经》、《出曜经》、《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等佛经中，没有发现“茹”带宾语的例子。“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搭配如下：

### 一、“茹”和植物名词的搭配

(16) 对曰：“谭为诸君爨，恒得遗余，余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后汉书·赵孝传》）

(17) 故其行也，则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臧宝以迷国。（《后汉书·周燮传》）

(18) 昔人之隐，遭时则放声灭迹，巢栖茹薇。（《后汉书·申屠蟠传》）

(19) 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禁制豪右，京师惮之。（《后汉书·羊陟传》）

(20) 且昔人之隐，虽遭其时，犹放声绝迹，巢栖茹薇。（《后汉纪·袁宏》）

(21) 经历东瓠、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太半。（《三国志·许靖传》）

(22) 亦有心安静默，性恶喧哗，以纵逸为欢，以荣任为戚者，带索蓝缕，茹草操耜，玩其三乐，守常待终，不营苟生，不惮速死，辞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贵者。（《抱朴子内篇·释滞》）

(23) 又曰，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抱朴子内篇·黄白》）

(24) 昔公叔与僕同升，管仲取臣于盗，赵文非亲士疏嗣，

祁奚岂谄讎比子，茹茅以汇，作范前经，举尔所知，式昭往牒。（《宋书·谢庄传》）

(25) 夫人痛皋鱼之晚悟，感树静之莫因，遂乘险就夷，庶恬方寸。惟道冥昧，仍罗极罚，茹荼泣血，哀深乎礼。（《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26) 献武皇帝茹荼切蓼，在在匡复，操盘大誓，辞涕俱流，义动其诚，实参本□。（《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27) 悲言别乌，泣对分荆，饮泪尽于百年，茹荼穷于四纪。同游邳市，定纪平生，相遇汉宫，当是无日。（《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28) 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滞而茹灵芝，有封虽乖六度之体，为之或能济物。（《弘明集·谢镇之书与顾道士》）

## 二、“茹”和肉类名词的搭配

(29) 论曰：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汉书·耿弇传》）

(30) 观圣人之设膳脩，仍复为之品节，盖以茹毛饮血，与生民共始，纵而勿裁，将无厓畔。（《南齐书·周顒传》）

(31) 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表茹毛饮血之类、乌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魏书·源贺传》）

(32) 今三礼四义之将，豹虎熊罴之士，深衔逋伪信纳叛亡，违卜愆谏，实兴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仇，茹肝涉血，义不旋踵。（《魏书·乌夷萧衍传》）

(33) 识以流染因结，形以爰滞缘生。爰皇之前民多专愚，



专愚则巢居穴处饮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犹如禽兽。  
(《弘明集·谢镇之〈重书与顾道士〉》)

### 三、“茹”和形容词的搭配

(34) 毛玠清公素履，司马芝忠亮不倾，庶乎不吐刚茹柔。(《三国志·魏书一二评》，例中“吐刚茹柔”为用典)

(35) 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劲，可谓王臣。  
(《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熊远》)

### 四、“茹”和心理感受名词的搭配

(36) 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宋书·后妃传》)

(37) 麤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只足以成今之沮丧邪。(《宋书·颜延之传》)

(38) 拘逼凶势，俯眉寇手，含愤茹戚，不可为心。(《宋书·元凶劭传》)

(39) 北地残氓，东都遗老，莫不茹泣吞悲，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风。(《南齐书·谢朓传》)

(40) 及丧祸荐臻，旻凶在疚，含酸茹痛，思□泣面。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汉语大词典》) 5470 页收“茹痛”，举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例子，太晚)

(41) 衔酷茹恨，彻于心髓!(《颜氏家训·文章》)

### 五、“茹”和金属名称的搭配

(42) 于是命将大势之徒，简卒金刚之类，茹金嚼铁之夫，

冲冰蹈火之士……(《弘明集·破魔露布文》)

## 六、“茹”和器皿名词的搭配

(43) 以毡、絮之属，茹瓶令暖。(《齐民要术·养羊》)  
 (“茹”，围裹起来，使保持一定温度。卷七、卷八作酒醋各篇，用此字极多)

(44) 及下酿，则茹瓮——止取微暖，勿太厚，太厚则伤热。(《齐民要术·造神麴并酒》) (“茹”，《要术》中的特用词，作“包”、“裹”解释。字书未载此义。高诱注《吕氏春秋·功名》篇的“茹”说：“茹，读茹船漏之茹字。”《易经》“既济”：“繻，有衣袽。”王弼注：“衣袽，所以塞舟漏也。”说明“茹”即“袽”字。由堵塞漏孔一义引申于外部的防护，就是封裹。“茹瓮”即用稿秆之类裹护瓮外，以便保温。这在酿造操作中是常见的措施)

(45) 冬酿者，必须厚茹瓮、覆盖。(《齐民要术·造神麴并酒》)

另有：茹瓮(《齐民要术》3例)。

## 七、“茹”和人体部位名词的搭配

(46) 以茅茹腹令满，柞木穿，缓火遥炙，急转勿住。(《齐民要术·炙法》) (“茹”，酿造各篇常用，作“包裹”讲，原由“堵塞”的意思演变而来，这里正作塞进讲。字也写作“袽”)

## 八、“茹”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47) 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魏书·高句丽传》)

(48) 菹瓮以穰茹之，如酿酒法。(《齐民要术·作菹、藏生菜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茹”的搭配有这样几个特征：一、

“茹”和植物名词的搭配，仍然占有强势，又出现了“茹草菜”、“木茹（茹木）”、“茹薇”、“茹菽”、“茹茅”、“茹荼”、“茹灵芝”等搭配，说明这一时期，“茹”和植物名词的搭配有所扩展。二、“茹”和肉类名词的搭配，依然保持了先秦时期的“茹毛”、“茹肝”等形式，没有变化。以上两种搭配显示“茹”的“进食……”的义位没有明显的变化，在和植物名词搭配方面，这一义位的义域略有扩大。三、出现了“茹”和心理活动名词的搭配，如“茹气”、“茹戚”、“茹泣”、“茹痛”、“茹恨”等，这标志着“茹”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即“忍受……”，这一义位由“进食”义引申而来，也极有可能是受“饮”影响的结果，因为“饮”在两汉时代就产生了“饮泣”、“饮泪”，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饮恨”、“饮愧”、“饮忧”等，“饮”是“吸食（液体类食物）”的意思，“茹”是“进食（植物和肉类食物）”的意思，“饮”和“茹”都是表示人（和动物）口腔动作的动词，都是表示人（和动物）“用嘴摄入……”，意义是相通的，所以有可能向相同的方向引申，从发生这种引申的时间上看，“饮”先行一步，所以说是“茹”受了“饮”的影响。四、有一些“茹”和器皿名词的搭配，如“茹瓶”、“茹瓮”，这种搭配的“茹”的义位是“将……包裹”，根据前人的研究，在这种搭配中的“茹”是“裯”的借字。五、一例“茹金”应视为超常搭配，即违背常规，偶尔一现的搭配。另一例“茹腹”的“茹”的意义是“充实”义，这一意义可视为“茹”的“进食……”意义的义位变体。六、“茹”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依然不够发达。

小结：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茹”与名词的搭配呈逐

步扩充的形势，“茹”的主要义位的义域逐步扩展，“茹”的义位也有增加，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忍受……”义。《汉语大词典》5470页“茹”字条未收这一意义，从“茹气”、“茹戚”、“茹泣”、“茹痛”、“茹恨”等搭配形式看，大型语文辞书中单列出“茹”的“忍受……”义似乎更好。

### 第三章 隋以前一组交通类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研究

#### 第一节 “驾”、“御”、“馭”

##### “驾”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驾”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驾+人称代词

(1) 衣锦褰衣，裳锦褰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诗经·郑风·丰》）

(2) 裳锦褰裳，衣锦褰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诗经·郑风·丰》）

##### 二、驾+动物名词

1. 驾+马类名词（骐驎、马、铁骠、骆、牡、赤骠、黄骠、白骠）

(3) 文茵畅毂，驾我骐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

经·秦风·小戎》)

(4)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诗经·陈风·株林》)

(5) 驾彼四骆，载骤馵馵。(《诗经·小雅·四牡》)

(6) 驾彼四牡，四牡骎骎。(《诗经·小雅·采芣》)

(7) 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礼记·学记》)

另外：驾彼四牡(《诗经》2例)，驾赤马(《礼记》3例)，驾黄马(《礼记》1例)，驾白骆(《礼记》3例)，驾铁骠(《礼记》3例)，驾赤骠、驾铁骠、驾白骆(《吕氏春秋》各3例)，驾黄骠(《吕氏春秋》1例)，驾弩马(《晏子春秋》2例)。

## 2. 驾 + 龙

(8)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楚辞·离骚》)

(9)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楚辞·离骚》)

(10) 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楚辞·九歌·湘君》)

另有：驾苍龙(《吕氏春秋》3例)。

## 3. 驾 + 其他动物名词 (鹿、骥、羊、青虬、犀首)

(11) 嗣公知之，故不驾鹿。薛公知之，故与二乘博。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2) 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子将谁殴？”(《墨子·耕柱》)

(13)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楚辞·九章·涉江》)

(14) 且王之先帝，驾犀首而骖马服，以与秦角逐。(《战国策·建信君贵于赵》)

## 三、驾 + 车类名词 (车、乘)

(15)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左传·哀公三年》)

(16)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

方并辖。(《韩非子·十过》)

(17) 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韩非子·说难》)

(18) 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韩非子·说难》)

(19) 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韩非子·说难》)

(20) 趋驾烦且之乘，使驹子韩枢御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四、驾+指示代词

(21) 使车，分公马而驾治之。(《周礼·夏官司马》)

由以上罗列可以看出动词“驾”在汉代以前的主要义位是“驾驶……”它所带的宾语有两类：一是动物名词，有马类名词（骐驎、马、铁骊、骆、牡、赤骝、黄骠、白骆）、龙、其他动物名词（鹿、驥、羊、青虬、犀首）等，这些动物名词所指的动物都是人可以乘坐或可以用于拉车的；二是车类名词有“车”、“乘”等。

《诗经》中有两例“叔兮伯兮，驾予与行”，其中“驾”可以理解为“为予驾车与予同行”，那么，这两例中，动词“驾”的“驾驶”义就有了一个变体，即“为……驾驶”；但“驾予与行”也可以理解为“驾（车）与予行”，那么“驾”在该例中就是“驾驶”义；由于此类例子所见不多，究竟“驾”有没有“为……驾驶”义，还不能确定。

《周礼》中有一例“使车，分公马而驾治之”，“驾”与“治”连用，所带宾语是指示代词“之”，“驾”在该例句中的意义是“套车”。

两汉时代“驾”的搭配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 一、驾 + 动物名词

#### 1. 驾 + 马类名词（马、驷、啮膝）

(22) 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史记·司马相如传》）

(23) 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汉书·王褒传》）

(24) 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上》）

(25) 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汉书·鲍宣列传》）

另有：驾…马（《汉书》3例以上，《淮南子》3例，《说苑》3例，《新语》2例，《盐铁论》、《论衡》、《新书》各1例），驾…驷（《汉书》1例）。

#### 2. 驾 + 龙

(26) 驾应龙象舆之螭略透丽兮，骖赤螭青蚪之苞螺蜿蜒。（《史记·司马相如传》）

(27) 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汉书·礼乐志》）

(28) 古者畜龙，乘车驾龙，故有豢龙氏、御龙氏。（《论衡·乱龙篇》）

(29) 成事，乘云驾龙，周流八极矣。（《太平经·卷七十一》）

另有：驾龙（《太平经》4例以上，《汉书》3例以上，《淮南子》1例）。

#### 3. 驾 + 其他动物名词（鹿、羊、牛、驴）

(30) 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新语·辨惑》）



(31) 文公种米，曾子驾羊。(《新语·辅政》)

(32) 王曰：“丞相何为驾鹿？”(《新语·辨惑》)

(33) 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4) 腾驾罢牛，骖蹇驴兮。(《汉书·贾谊列传》)

另有：驾四驴(《后汉纪》1例)，驾白牛马(《道地经》1例)。

## 二、驾+车类名词

### 1. 驾+车

(35) 景公曰：“驾车以迎晏子。”(《韩诗外传》卷九)

(36) 呼医已急驾车使上从后缚束，但坐恶乐意不计好乐，不念医病。(《道地经》，《大》15/232中)

(37) 自今有令驾小车，叩头争之，言相教不得。(《汉书·王尊列传》)

(38) 不洁恶衣长爪乱须发载坏弊车著穿弊履，颜色黑眼青。车中驾白牛马，自手摩捋须发。(《道地经》，《大》15/232中)

(39) 呼医已急驾车使上从后缚束，但坐恶乐意不计好乐，不念医病。(《道地经》，《大》15/232中)

另有：驾车(《史记》7例以上，《汉书》4例以上，《说苑》3例)，驾鼓车、驾车马(《后汉纪》各1例)，驾象车(《风俗通义》1例)。

### 2. 驾+舆

(40) 驾象舆，六玄龙。(《论衡·纪妖》)

### 3. 驾+法驾

(41) 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汉书·霍光传》)

### 三、驾 + 其他名词

(42) 殊能思尽力有功效者，转死籍之文，复得小生，何时当得驾乘精气，为天行事乎？（《太平经·卷一百一十一》）

### 四、驾 + 指示代词

(43) 夫待骀衰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淮南子·齐俗》）

和汉代以前相比，两汉时代动词“驾”与名词宾语搭配的具体对象有变化，与动词“驾”搭配的名词宾语的类别则变化不够明显，主要还是动物名词、车类名词、指示代词三类。在这三类之中，动物名词有“马”、“驷”、“啮膝”、“龙”、“鹿”、“羊”、“牛”、“驴”等，其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和“马”、“龙”的搭配；汉代以前“驾”与马类名词的对象主要有“骐驎”、“马”、“铁驷”、“骆”、“牡”、“赤骠”、“黄驷”、“白骆”，其中只有“马”、“驷”在两汉时代仍被保留，其他的如“骐驎”、“铁驷”、“骆”、“牡”、“赤骠”、“白骆”等“驾”的搭配对象就不容易见到了。和“驾”搭配的车类名词有“车”、“舆”、“法驾”等，占绝对优势的是和“车”的搭配；这和汉代以前的情况没有太大的不同，汉代以前有和“乘”的搭配，这一时期没有发现“驾……乘”之类的搭配，却出现了“驾象舆”、“驾法驾”之类的搭配。这一时期“驾”和指示代词的搭配依然用例不多。

这一时期出现了“驾乘精气”之类的搭配，反映了“驾”的义域有了明显的扩展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驾”的搭配情况反映出以下的特点：

### 一、驾+人名

#### A类

(44) 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三国志·张昭传》）

(45) 安可辄驾庸愚，诬问神极。（《弘明集·〈张融门律〉》）

#### B类

(46) 故可以方驾四豪，齐名八士者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47) 结软名驹，方驾才子，岂曰连城，抑亦兼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48) 乃作铭曰：郁郁帝宗，绵绵远祖，道驾雄英，德藉神武。（《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

### 二、驾+动物名词

#### 1. 驾+马类名词（马、驹、骠、骖、弩骀、骏珍）

(49) 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后汉书·刘盆子传》）

(50) 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后汉书·李宪传》）

(51) 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辔，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后汉书·舆服上》）

(52) 仪从严驾象马追迹。（《出曜经》，《大》4/769上）

(53) 大子迦良那伽梨，从大海还，施設办具，严驾象马，

躬与群臣，自往迎之。（《贤愚经·卷第九》）

另有：驾马、驾…马（《魏书》15例以上，《宋书》11例以上，《后汉书》4例，《南齐书》2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2例，《三国志》1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1例），乘驾牛马（《三国志》1例），驾白马（《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1例），驾四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1例），驾白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1例），严驾象马（《贤愚经》1例），驾驷（《后汉书》2例，《魏书》2例），驾六骥（《魏书》1例），驾朱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各1例），驾骏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1例），驾良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1例），驾骖骝（北京图书馆藏拓《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1例），驾服弩骀（《殷芸小说》1例）。

## 2. 驾 + 龙

(54) 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抱朴子内篇·金丹》）

(55) 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魏书·释老志》）

(56) 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抱朴子内篇·金丹》）

(57) 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长出顶，亦将控飞龙而驾庆云，凌流电而造倒景，子又将安得而诘我。（《抱朴子内篇·微旨》）

(58) 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魏书·释老志》）

另有：驾龙、驾…龙（《宋书》6例以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魏诗》4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2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1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1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例，《文心雕龙》1例）。

### 3. 驾 + 其他动物名词（虎、牛、驴、鹿、羊、象）

#### A、驾 + 虎

(59) 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抱朴子内篇·杂应》）

(60) 或有侍从晬晬，力士甲卒，乘龙驾虎，箫鼓嘈嘈，勿举目与言也。（《抱朴子内篇·杂应》）

#### B、驾 + 牛

(61) 乘驾牛马，嫁娶以礼。（《后汉书·东夷传》）

(62) 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汉书·南匈奴传》）

另有：驾牛、驾…牛（《魏书》4例），驾青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1例）。

#### C、驾 + 驴

(63) 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后汉书·孝灵帝纪》）

(64)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后汉书·五行志》）

#### D、驾 + 鹿

(65) 驂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宋书·乐志》）

#### E、驾 + 羊

(66) 今不驾羊，犹呼牵此车者为羊车云。（《南齐书·舆服志》）

#### F、驾 + 象

(67) 左右凤凰，白马，仙人前却飞行，驾二象。（《魏书·礼志四》）

(68) 王大欢喜因严驾白象，欲诣道人。（《普曜经》，《大》3/495 中）

另有：驾乘余象（《贤愚经》1 例），严驾象马（《出曜经》1 例，《贤愚经》1 例）。

#### G、驾 + 虎

(69) 五百岁之时，乘龙驾虎道得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老君十六变词〉》）

#### H、驾 + 蛇

(70) 国土亦如，识神无形，驾乘四蛇，无明宝养。（《六度集经》，《大》3/23 上）

#### I、驾 + 鲤

(71) 乘鼃非逐俗，驾鲤乃怀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江淹〈采菱曲〉》）

#### J、驾 + 鸟类动物名词（羽、凤、鸿、鹤）

(72) 形象列位，附俪分辉，握铃神往，驾羽民归，日皇秉历，赫赫巍巍，本枝百世，祥庆攸依。（《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73) 袁顛图避祸于襄阳，当时皆羨之，谓为陵霄驾凤，遂与义嘉同灭。（《宋书·谢庄传》）

(74)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郭璞〈游仙诗十九首〉》）

另有：驾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鲍照诗》1 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1 例），驾轻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沈约诗》1 例），骖驾鸾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汤惠休诗》1 例），驾鹤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刘绘诗》1例)。

#### 四、驾+车类名词

##### 1. 驾+车

(75) 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后汉书·董卓传》)

(76) 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后汉书·循吏传》)

(77) 顾视见人而去，犹驾昔所乘驴车也。(《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另有：驾车、驾…车(《后汉书》3例，《宋书》5例，《南齐书》2例，《魏书》3例，《三国志》1例，《颜氏家训》1例，《齐民要术》1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1例，《搜神记》2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1例)，驾乘宝车(《佛说长阿含经》21例)，严驾宝车(《佛说长阿含经》6例)，驾四马车、驾乘宝车、驾五色宝车、驾力马宝、疾驾火车(《佛说长阿含经》各1例)，严驾车乘(《撰集百缘经》1例)，驾七宝车、严驾车乘(《贤愚经》各1例)，恒驾宝车、驾挽车载(《杂宝藏经》各1例)，严驾羽宝之车(《出曜经》6例)，驾云车、驾马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各1例)，驾香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1例)，驾龙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1例)。

2. 驾+其他车类名词(朱轮、玉锦轮、飞轮、悄轮、玉辂、风仪、鸾、层闾、重棼)

(78) 良马，天子以驾玉辂，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无草也。(《颜氏家训·书证》)

(79) 命驾玉锦轮，僂轡仰徘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晋诗·杨羲〈云林与众真吟诗十〉》

(80) 眇眇濯圆罗，佛佛驾飞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许穆〈诗〉》）

(81) 我之怀矣，巾驾悄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桓玄〈登荆山诗〉》）

另有：驾此朱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1例），驾朱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2例），驾风仪（《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1例），驾鸾（《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七日夜女郎歌九首〉》1例），夙驾层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皇夏乐〉》1例），驾重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张正见〈临高台〉》1例。）

### 3. 驾 + 舟

(82) 辰，皇帝驾龙舟鹢首，游于其上。（《洛阳伽蓝记·城内》）

## 五、驾 + 自然现象名词

1. 驾 + 气象名词（气、风、飏、景、云、白日、烟、虹霓）

(83) 驾六气，乘细缁。（《宋书·乐志二》）

(84) 驾六气，乘烟焄。焔帝景，耀天邑。（《南齐书·乐志》）

(85) 驾风骋云辇，虹登太淳丘。（《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杨羲〈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86) 层峰驾苍云，浊河流素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沈约〈齐讴行〉》）

另有：驾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谢朓〈侍宴华光殿曲水奉敕为皇太子作诗〉》1例），驾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许翊〈郭四



朝叩船歌四首》1例)，驾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杨羲〈四月十四日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杨羲〈右英吟〉》各1例)，驾白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吴均〈登钟山燕集望西静坛诗〉》1例)，驾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郑道昭〈咏飞仙室诗〉》1例)，灵驾霏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高明乐〉》1例)，驾虹霓(《宋书》1例)。

2. 驾+地理名词(蓬莱、赤水、丘山、冰潮、瀛碣、峻嶒)

### A类

(87) 乘彼六气渺芒，辘驾赤水昆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庾阐〈游仙诗十首〉》)

(88) 沙泽振寒草，弱水驾冰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王融〈游仙诗五首〉》)

### B类

(89) 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郭璞〈游仙诗十九首〉》)

(90) 洪涛奔逸势，骇浪驾丘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苏彦〈西陵观涛诗〉》)

(91) 疏山驾瀛碣，奔鲸吐华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任昉〈奉和登〉》)

(92) 绝壁驾峻嶒，磳礧上争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何逊〈渡连圻诗二首〉》)

## 六、驾+其他名词

(93) 心生厌倦，便欲舍离，顿驾生死，不能复进。(《百喻经·送美水喻》)(《大》4/548上栏)

(94) 出门，见一棹车，驾青衣，又见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门外。（《搜神记·卷十六》）

(95) 若斯之伦遂构穿凿驾危辩，鼓伪言扇非学，是谓异端。（《弘明集·卷第十·通直郎庾黔娄答》）

由以上罗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从“驾”和指人名词的搭配可见：1. 在“驾御英雄”搭配中，“驾”与“御”并用，是“控制……”义，这一意义由“驾驶”义引申而来，可以认为是“驾”的一个新的义位。《汉语大词典》未收这一意义。2. 在“方驾四豪”、“方驾才子”、“道驾雄英”等搭配中，“驾”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即“与……并驾”，“驾”所带的宾语不是这一动作行为的直接对象，而是这一动作行为的共同参与者。在实际应用中，这一意义常常以比喻引申义出现，是“与……并列”的意思。《汉语大词典》未收该意义。

（二）从“驾”和动物名词的搭配看，“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相当活跃的，除了前代已有的“驾马”、“驾驹”、“驾龙”、“驾鹿”、“驾羊”、“驾牛”、“驾驴”等搭配外，又出现了“驾虎”、“驾象”、“驾虎”、“驾蛇”、“驾鲤”、“驾羽”、“驾凤”、“驾鸿”、“驾鹤”等搭配。“驾”的对象不仅仅有四蹄哺乳动物，也可以是鸟类，如“凤”、“鸿”、“鹤”等，说明“驾”的“驾驶”义的义域有了明显的扩展。

（三）从“驾”和车类名词的搭配也可以看出“驾”的义域在明显地扩展，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驾”和车类名词搭配时，搭配对象主要有“车”、“乘”、“舆”、“法驾”等，而这一时期有“车”、“朱轮”、“玉锦轮”、“飞轮”、“悄轮”、“玉辂”、“风仪”、“鸾”、“层闾”、“重笄”等，搭配对象

的多样化，反映了动词“驾”在这一时期的语言中是很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驾龙舟”之类的搭配，应该是现代汉语“驾船”搭配的开始，这也反映了“驾”的义域在扩展，只是这类搭配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发现的用例还不多。

(四)“驾”和自然现象名词的搭配同样反映了“驾”义域在扩展。在“驾”和气象名词的搭配中，“驾”的意义依然是“驾驶”，“驾”的对象由车马类扩展到“气”、“风”、“飍”、“景”、“云”、“白日”、“烟”、“虹霓”等，这些事物和车、马的共同特征是具有运动性，“驾”和这些名词搭配，显然它的义域和搭配功能是扩大了。在“驾”和地理名词的搭配中可分两种情况：A类“辘驾赤水昆阳”、“弱水驾冰潮”中，“驾”依然是“驾驶”义。B类“高浪驾蓬莱”、“骇浪驾丘山”、“疏山驾瀛碣”、“绝壁驾峻嶒”中，“驾”是“推动、涌动”义，这是“驾”的一个新产生的义位，《汉语大词典》7466页“驾”字条下第9个义项是“推动、掀起”义，与此意义相符合，只是举例是唐代刘禹锡诗歌中的例子，不如以上几个例子的年代早。由以上几个例子可知，“驾”的“推动、涌动”义在魏晋南北时期已经产生了。

(五)《百喻经》“顿驾生死，不能复进”中的“驾”是“凌驾、超越”的意思。《搜神记·卷十六》中“见一犊车，驾青衣”的“驾”应是“驮载”义。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驾”的这两种意义的搭配所见用例并不多，或许反映了这两个义位的萌芽？《弘明集》中“若斯之伦遂构穿凿驾危辩”中的“驾”是“架”的通假，因为“架”与“构”为对文。

小结：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驾”一直处于逐步活跃的状态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驾”的搭配能力比以前更强，其搭配对象更加丰富多样，可以看出“驾”的原有义位的义域有了明显的扩展，并且产生了新的义位。

## “御”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御”在先秦时期的与名词的搭配情况：

在考察汉代以前的文献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区别“御”和“禦”，“御”是“驾馭”、“统御”等义，而“禦”是“抵御”、“抗拒”义；“御”在《广韵》中读“牛倨切”，是疑母御韵去声字，而“禦”在《广韵》中读“鱼巨切”，是疑母语韵上声字。两词意义不同，书写形式也各异，从《广韵》中的不同读音看，先秦时期的读音应该也有区别，应当视为不同的词。但是在现代印刷的书籍中，由于汉字简化，书写形式都成了“御”，所以在考察“驾馭、统御”义的“御”时，我们把“抵御”、“抗拒”义的“御（禦）”的材料剔除。另外，“御”还有个音读 yà，有“迎接”、“面向”、“逢迎”等义，在《集韵》中的读音是“鱼驾切”，是疑母禡韵去声字，与“驾馭、统御”义的“御”读音有别，也不应视为同一个词，“迎接”义的“御”的材料，也剔除。先秦时期“御”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御+动物名词

御+马

(1) 今御骠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间者，不一也。（《吕氏春秋·执一》）

(2)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吕氏春秋·适威》）

(3) 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驂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五蠹》）

另有：御马（《晏子春秋》2例）。

## 二、御 + 交通工具名词

### 1. 御 + 车类名词

(4) 使御广车而行。（《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5) 郑周父御佐车。（《左传·成公二年》）

(6) 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礼记·昏义》）

(7) 以葛覆货以为鞆，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穀梁传·昭公八年》）

### 2. 御 + 戎

(8) 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左传·闵公元年》）

(9) 韩万御戎，梁弘为右。（《左传·桓公三年》）

(10) 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国语·晋语一》）

另有：御戎（《左传》6例）。

## 三、御 + 食

(11) 其有核者怀其核，御食于君。（《礼记·曲礼上》）

(12) 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礼记·内则》）

## 四、御 + 自然现象名词

(13)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反。（《庄

子·逍遥游》)

(14)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

另有：御道（《战国策》1例），御独断之势（《战国策》1例），御万物（《韩非子》2例），御民力（《韩非子》1例），御正六气之变、御神、御其气、御谷物之秩（《管子》各1例），御阴阳（《楚辞》1例）。

### 五、御+指人名词

#### A类

(15) 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尚书·大禹谟》）

(16) 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周礼·秋官司寇》）

另有：御臣（《战国策》1例），御民（《商君书》2例），御其臣、御忠臣、御群臣、御其众、御不乐生、御积怨（《韩非子》各1例），御民（《管子》2例），御群臣、御人（《管子》各1例），御司命（《管子》2例），御天下（《管子》1例），御民、御三军（《墨子》各1例），御下（《晏子春秋》1例）。

#### B类

(17) 我行永久，饮御诸友。（《诗经·小雅·六月》）

(18) 殄此大兕，以御宾客。（《诗经·小雅·吉日》）

(19)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诗经·小雅·甫田》）

#### C类

(20) 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礼记·昏义》）

(21)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尚书·五子之歌》）

- (22) 主人不降送，婿御妇车授绥。(《仪礼·士昏礼》)
- (23) 御国君，则进右手。(《礼记·曲礼上》)
- (24) 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左传·闵公二年》)
- (25) 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左传·成公二年》)
- (26) 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闾，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晏子春秋·景公惭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称直请赏之》)

另有：“晋解张御郤克”（《左传》此类搭配不少于30例），御妇人（《礼记》2例，《韩非子》2例），御小白（《管子》1例）。

## 六、御+事

- (27) 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尚书·泰誓上》)
- (28) 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尚书·大诰》)
- (29) 由宾阶阼，御王册命。(《尚书·顾命》)
- (30)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
- (31) 今夫子闻之而泣，是御福也。(《庄子·徐无鬼》)
- (32) 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管子·国蓄》)
- (33) 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觴，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韩非子·说疑》，“觴”本是一种酒器，此处指酒事活动)

另有：御事（《尚书》13例），御民事、御财物（《管子》各1例），御其大准（《管子》1例），御政（《墨子》1例）。

## 七、御+天

- (34) 时乘六龙以御天。(《周易·彖》)
- (35)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周易·文言》)

## 八、御 + 器具名词

## A类

(36) 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礼也。（《荀子·大略篇》）

## B类

(37) 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庄子·说剑》）

(38) 造父始习于大豆，逢蒙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吕氏春秋·听言》）

另有：御云梯、御之（代云梯）（《墨子》各1例）。

## C类

(39) 商祝御柩。（《仪礼·既夕礼》）

(40) 商祝执功布以御柩。（《仪礼·既夕礼》）

另有：御柩（《礼记》2例），御棺（《礼记》3例）。

## 九、御 + 音乐名词

(41) 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楚辞·远游》）

## 十、御 + 之

(42) 维鹄有巢，维鸛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诗经·召南·鹄巢》）

(43) 大夫士必自御之。（《礼记·曲礼上》）

另有：御之（代车、乘）（《韩非子》2例），御之（代民）（《孟子》2例），御之（代国）（《管子》1例），御之（代马）（《吕氏春秋》1例），御之（代事）（《韩非子》1例），御之（代天下）



(《韩非子》2例)。

从以上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反映出的动词“御”与名词的搭配情况可以看出“御”的义位主要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义位是“驾驭(车马)”，该意义的“御”可带“马”和“车”、“轮”、“辳”、“戎(战车)”等名词宾语，“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主要是和“御马”这一种形式，这一点与“驭”相似，而“驾”却可以和“马”之外的其他动物名词搭配。该义位有一个义位变体即“为……驾车”，以上“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中的C类即是反映该意义的，“御”可带指人的名词宾语，这种名词宾语是“御”这一动作行为的目的对象，如“邴夏御齐侯”、“晋解张御郤克”(《左传》)等，也可以带双宾语，如“御妇车”(《仪礼》)是“为新妇驾车”的意思，但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所发现的“御”带双宾语的例子并不多。

“御”的第二个义位是“控制”，该意义当由“驾驭(马、车)”义引申而来，因为“驾驭(马、车)”要由动作行为的主动者对马和车等进行控制，由此引申为对其他事物的控制，随着搭配对象的不同，该义位由几个彼此不同又紧密联系的表现形式，可以视为它的义位变体：1.“统治、治理”义，该意义的“御”可带指人的名词宾语如“众”、“晨行者”、“臣”、“民”、“司命”、“天下”等；2.“率领”义，该意义的“御”也是带指人的名词宾语如“三军”；和“御”搭配的指人名词都是集体名词，没有发现“御”和人名等个体指人名词搭配的例子。3.“主持、掌管”义，此意义的“御”主要是和事物类名词搭配，如“御事”、“御王事”、“御王册命”、“御福”、“御其大准”、“御民事”、“御政”、“御〈九韶〉歌”等；有时也带其

他名词，如“时乘六龙以御天”（《周易》），“御天”即“掌管天”。

“御”的第三个义位是“进献”，这一意义应当由“主持、掌管”义引申而来，该义位有两个义位变体：一是“进献……”，这一意义的“御”所带的宾语多是食物名词，是“御”这一动作行为涉及的内容，有“御食”（《礼记》中有两例）；二是“进献于……”，这一意义的“御”所带的宾语是以上所列“御指+人名词”中的B类，有“饮御诸友”、“以御宾客”、“以御田祖”等搭配，“御”所带的宾语是动作行为的目的对象，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的这两类搭配的例子都不多。

“御”的第四个义位是“利用”，这一意义的“御”可带的宾语有：1、工具名词，即以上“御+器具名词”中的B类，如“御杖”、“御大豆”、“御云梯”等搭配；2、自然现象名词，主要有“御风”、“御六气之辩”、“御道”、“御独断之势”、“御万物”、“御民力”、“御正六气之变”、“御神”、“御其气”、“御谷物之秩”、“御阴阳”等搭配。

“御”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大量的例子，“之”所指代的对象是多方面的，以上种种意义的“御”都有和“之”搭配的例子，说明“御”和指示代词“之”搭配的功能还是较强的。

一些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所见用例并不多的搭配，反映了“御”的不同于以上几种义位的意义，有以下几种情况：

“御”和器具名词搭配中的A类，即“天子御珽”、“诸侯御荼”（《礼记》）等搭配中，“御”是“佩带”的意思。

“御”和器具名词搭配中的C类，即“御柩”（《仪礼》《礼记》各2例）、“御棺”（《礼记》2例）中的“御”是“引领”义。这一意义应当也由“驾驭”义引申而来。

“御”和音乐名词的搭配，主要是“御《九韶》歌”（《楚辞·远游》），“御”是“演奏”义。

以上分析可见，“御”在先秦时期已是一个多义词，“驾驭”义当是“御”的较古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有多种引申义，搭配对象也丰富多样。“御”的主要搭配对象是名词和指示代词。

汉代的材料，我们考察了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可知“御”的搭配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 一、“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数量和种类大增：

1. 先秦时期就有的“御马”搭配在这一时期用例很多：

(44) 颜渊侍坐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韩诗外传·卷二》）

(45) 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卷二》）

(46) 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策不用，而马为行也。（《大戴礼记·盛德》）

(47) 譬犹御马，弃衔勒，而专以策御马，马必伤，车必败。（《大戴礼记·盛德》）

(48) 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人以为辘，故御四马，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大戴礼记·盛德》）

(49) 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鞵而御驛突，违救时之宜矣。

(《汉书·刑法志》)

(50) 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匈喘肤汗，人极马倦。(《汉书·王褒传》)

(51) 李乐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马！”(《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另有：御马(《淮南子》2例，《说苑》、《论衡》、《盐铁论》、《新序》、《新语》各1例)，御驽马(《汉书》1例)，御捍马(《盐铁论》1例)，御奔马(《新序》1例)，御驰马(《潜夫论》1例)，御骥驂(《论衡》1例)，御奔马、御骅马(《淮南子》各1例)。

2. 两汉时期出现了“御龙”搭配：

(52) 古者畜龙、御龙，常存，无云雨。(《论衡·乱龙篇》)

“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先秦时期只发现“御马”一种形式，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有了“御龙”、“御骥驂”等形式，可见“御”在和动物名词搭配时有义域扩展的迹象。

二、“御”和交通工具名词的搭配比先秦时期更丰富：

1. “御”和车类名词(驂乘、车、戎)的搭配：

(53) 太子御驂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汉书·惠帝纪》)

(54) 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汉书·霍光传》)

(55) 所至县界，父老迎者常数千人，宠乃使三老御车，问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声。(《后汉纪·孝顺皇帝纪》)

(56) 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史记·晋世家》)

(57) 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史记·晋世家》)

(58) 荀林父御戎，魏犇为右，往伐。（《史记·晋世家》）

另有：御戎（《潜夫论》1例），御轮（《列女传》1例），御骖乘（《新书》1例），御舟车（《潜夫论》1例）。

## 2. “御”和船类名词的搭配：

(59) 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汉书·王商传》）

(60) 李乐惧，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出孟津。（《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61) 帝乃御船，同舟渡者皇后、贵人、郭赵二宫人、太尉杨彪、宗正刘艾、执金吾伏完、侍中种辑、罗邵、……（《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另有：御舟车（《潜夫论》1例）。

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只发现有“御”和车类名词搭配的例子，两汉时期发现了一些“御”和“船”、“舟车”搭配的例子，显然，“御”的“驾馭”义义域是扩展了，它的对象不仅限于车，也可以是船了。

## 三、“御”和食物名词的搭配：

(62) 麇麇在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汉书·王莽传中》）

(63) 冯异见世祖独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处。（《后汉纪·光武皇帝纪》）

(64) 阎玄静履贞，不慕荣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后汉纪·孝桓皇帝纪》）

(65) 催曰：“御脯上饭，何用米为！”（《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御”和食物名词的搭配也略有扩展，先秦时期只发现“御食”，两汉时期还有“御酒肉”、“御糟糠”、“御脯”，最关键的一点是，“御”和食物名词搭配时，意义发生了变化，先秦时期“御食”的“御”是“进献”的意思，而这一时期的“御食”、“御酒肉”、“御糟糠”、“御脯”中的“御”是“食用”的意思，这应是“御”的一个新的义位。

#### 四、“御”和自然现象名词的搭配：

(66) 圣人养一性而御夫气，持一命而节滋味，奄治天下，不遗其小，存其精神，以补其中，谓之士。（《韩诗外传·卷五》）

两汉时期“御”和自然现象名词的搭配不如先秦时期丰富。

#### 五、“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 A类

(67) 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卷二》）

(68) 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大戴礼记·盛德》）

(69) 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大戴礼记·盛德》）

(70) 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大戴礼记·盛德》）

(71) 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大戴礼记·盛德》）

(72) 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策也。（《大戴礼记·盛德》）

(73) 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史记·韩非列传》）

(74) 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75) 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史记·酷吏列传》）

另有：御民（《说苑》1例，《盐铁论》1例），御众（《后汉纪》2例，《汉书》、《盐铁论》、《太平经》、《论衡》各1例），御人（《论衡》、《汉书》各1例），御臣（《汉书》1例），御军（《后汉纪》2例），御群雄（《西京杂记》1例），御大臣（《论衡》1例），御臣下（《盐铁论》1例），御下（《论衡》、《新语》、《韩诗外传》各1例），御天下（《论衡》、《新序》各1例），御远（《新序》1例），御百里、御良（《论衡》各1例）。

### B类

(76) 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汉书·扬雄传上》）

(77) 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汉书·霍光传》）

### C类

(78) 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出正闾，别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说苑·卷第九》）

(79) 对曰：“昔者君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出正闾，别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说苑·卷第九》）

和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基本

上保留了先秦时期的面貌，“御”和指人名词搭配的A类，反映的是“御”的“统治”、“治理”义，“御”所带的指人名词都是集体名词，这种搭配仍有丰富的用例。“御”和指人名词搭配的B类，反映的是“御”的“进献”义，在所考察的文献中仅发现两例，显示出“进献”义衰微的迹象。“御”和指人名词搭配的C类，反映的是“御”的“为……驾驭（车、马）”义，在所考察的文献中发现的例子也不如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的多，而且是出现于叙述历史事件的语句中。因为古人在引述历史事件时，常用古书的原句，所以两例“御妇人出正闺”还不能视为是汉代的言语。因此，“御”的“为……驾驭（车、马）”义在两汉时代衰落的迹象也很明显。

#### 六、“御”和事务名词的搭配：

(80)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大戴礼记·盛德》）

(81) 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大戴礼记·盛德》）

(82) 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史记·夏本纪》）

(83)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84) 壹为参御言事，以为贤，言之悼惠王。（《汉书·高五王列传》）

(85) 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汉书·翼奉列传》）

(86) 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汉书·食货志下》）



(87) 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后汉纪·光武皇帝纪》）

(88) 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后汉纪·孝桓皇帝纪》）

另有：御轻重（《新书》、《汉书》各1例），御俗（《新序》、《汉书》各1例），御其政（《新书》1例），御众智（《淮南子》1例），御无极之术、御无穷之术、御天道（《太平经》各1例）。

“御”和事务名词的搭配，反映了“御”的“主持、掌管”义，两汉时期，这一意义仍有丰富的用例。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御事”、“御王事”、“御福”、“御……准”、“御民事”等搭配形式，两汉时期有“御政”、“御……政”、“御俗”、“御言事”、“御性”、“御六情”、“御轻重”、“御无极之术”、“御无穷之术”、“御天道”、“御众智”、“御物”等搭配形式，这一意义的“御”的搭配对象更加丰富，“御”的“主持、掌管”义义域有所扩展。

## 七、“御”和器具名词的搭配：

### A类

(89) 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大戴礼记·虞戴德》）

(90) 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汉书·王莽传上》）

(91) 遂于沔阳设坛场，御王冠于刘备。（《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 B类

(92) 长信侯毒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史记·秦始皇本

纪》)

### C类

(93) 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汉书·王莽中》)

两汉时期“御”和器具名词的搭配，和先秦时期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从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此类搭配有三类，即A类，有“御珽”、“御荼”等搭配，其中“御”是“佩带”义；B类，有“御杖”、“御大豆”、“御云梯”等，“御”是“使用、利用”义；C类，有“御柩”、“御棺”等，其中三“御”是“引领”义。如上所列，两汉时期“御”和器具名词的搭配有三种情况：A类是“御珽”、“御荼”，这是对先秦时期同类搭配的继承；另有“御王冠”、“御玺”等搭配，“御”是“佩戴”义，《史记卷六》裴骃集解称“蔡邕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B类是“御玺”，“御”是“进献”义。C类是“御灯火”，“御”是“使用、利用”义，但此类搭配所见用例只1例；反映“御”的“引领”义的搭配在所考察的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见到用例。

### 八、“御”和天文、地理、时间名词的搭配：

(94) 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史记·秦始皇本纪》)

(95) 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96) 又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后汉纪·孝安皇帝纪》)

(97)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陈涉世家》)

(98) 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汉书·韦贤列传》）

另有：御天（《潜夫论》2例），御世（《潜夫论》1例），御宇内（《史记》1例）。

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仅发现两例“御天”，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却有不少此类搭配，如上所列有“御宇内”、“御海内”、“御天”、“御世”，此类搭配是反映“御”的“统治”义的，这些搭配的出现，说明“御”的“统治”义的义域有所扩充。

### 九、“御”和音乐名词的搭配：

(99) 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汉书·梅福传》）

(100) 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汉书·景十三王传》）

(101) 闰月甲午，行幸南阳，祠章陵，祭于旧宅，作雅乐，奏《鹿鸣》，天子亲御埙篪，以娱嘉宾。（《后汉纪·孝明皇帝纪》）

所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御”和音乐名词的搭配，主要是“御《九韶》歌”（《楚辞·远游》），“御”是“演奏”义。两汉时期这类搭配形式依然存在，有“御《十月》之歌”、“御声色”、“御埙篪”等形式，“御”仍是“演奏”义，这一意义的“御”可带两种宾语，一是表示动作行为结果的，如“歌”、“声”，二是表示动作行为工具对象的，如“埙篪”。两汉时期发现的“御”带音乐名词宾语的例子仍不多。

## 十、“御”和宫殿名称名词的搭配：

(102) 天子亲御前殿，召分卿议。(《汉书·王商传》)

所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见到“御”和宫殿名称搭配的例子，两汉时期开始见到此类例子，但例子不多。在这一搭配中，“御”是“莅临”的意思，这应视为“御”新产生的义位。

## 十一、御+之

(103) 故有道以御之，身虽无能也，必使能者为己用也；  
(《韩诗外传·卷二》)

(104) 无道以御之，彼虽多能，犹将无益于存亡矣。(《韩诗外传·卷二》)

“御”和指示代词着“之”的搭配有许多例子，和先秦时期的情况相比，变化不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和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御”和名词宾语的搭配主要是保持了先秦时期的面貌，“御”的几个义位的义域有的有所扩展，有的有所收缩，并且产生了新义位的萌芽。两汉时期“御”的搭配情况反映出这样的信息：一、有几个义位的义域有所扩展，1.“御”的“驾驭”义的义域有所扩展，“御”的对象不仅仅是“马”，也可以是“龙”，不仅仅有车类名词，也可以有“舟”、“船”等水上交通工具名词。2.“御”的“统治、治理”义的义域也有明显的扩展，搭配对象更丰富。“御”除了和指人的集体名词搭配外，也可以和天文、地理、时间名词搭配。3.“御”的“主持、掌管”义的义域也有所扩展，搭配对象更多。4.“御”的“佩带”义的

义域略有扩充，有新的搭配形式。5.“御”的“演奏”义的义域也有所扩充，发现有新的搭配对象。

二、另外几个义位处于衰落的过程中：1.“御”的“利用”义，所见用例不多。2.“御”的“进献”义的例子所见极少。3.反映“御”的“引领”义的搭配在所考察的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见到用例。

三、在《汉书》中发现的1例“天子亲御前殿”中，“御”是“莅临”的意思，这应视为“御”在两汉时期新出现的义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中“御”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

#### 1. 御马：

(105) 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三国志·崔琰传》）

(106) 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魏书·李冲传》）

另有：御六马（《宋书》1例），御六根马（《长阿含经》1例），御马（《魏书》1例，《殷芸小说》1例，《出曜经》4例，《贤愚经》1例）。

#### 2. “御”和其他动物名词的搭配：

(107) 所谓御二龙于长涂，骋骐驎于千里，不亦可乎！（《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108) 御群龙，勒螭虎。（《宋书·乐志四》）

(109) 御龙勤夏，豕韦翼商。（《宋书·隐逸列传》）

(110) 榛枯济济，瓜瓞绵绵，降凤岐岭，御鹄伊川。（《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

(111) 马皇乘龙而行，子晋躬御白鹤。（《抱朴子内篇·论仙》）

(112) 发系御龙，降祥赤雀，滥觞激而遂远，绵瓞积以不穷。（《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113) 既资帝誉，又纂唐尧，御龙夏世，知人晋朝。（《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另有：御龙（《宋书》1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1例），御飞辔（《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金章太守章〉》1例），御轻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诗〉》1例），御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刘孝绰〈奉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诗〉》1例），御暴逸象（《出曜经》4例），御暴象（《出曜经》1例），御飞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1例），御飞鹤、御群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各1例）。

在所考察的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主要是“御马”一种形式，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发现少量的“御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除了丰富的“御马”搭配外，还有“御二龙”、“御群龙”、“御龙”、“御鹄”、“御白鹤”等搭配，说明动词“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功能在扩展，“御”的“驾馭”义的义域也在扩展。

## 二、“御”和交通工具名词的搭配：

1. “御”和车类名词（辇、车、路、华盖、辇、轮、轩）的搭配：

(114) 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115) 其仪，乘輿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宋书·礼志一》）

(116) 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瓚为御车，身执徒养。（《三国志·公孙瓚传》）

(117)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太尉杨彪、太仆韩融近臣从者十余人。（《三国志·董二袁刘传》）

(118) 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宋书·礼志》）

(119) 初高祖亲御銮辇，威临荆楚，陟方不及，升湖永逝。（《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120)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魏书·高允传》）

另有：御…车（《魏书》10例），御车（《出曜经》5例），御乘牛车（《三国志》1例），御棂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曹植〈杂诗七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南平王刘铄〈拟青青河边草诗〉》各1例），御万乘（《宋书》1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金灵运〉》1例），御车（《宋书》2例），御临轩、御凤皇车、御玉路、御木路（《宋书》各1例），抚御耦（《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1例），御大小二輿、御戎轩、御所乘（《南齐书》各1例），御申讼车、御大驾（《魏书》各1例），御辎车、御四望车、御衣车、御书车、御药车、御玉辇（《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各1例），御辇（《魏书》、《宋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各1例），御乘（《长阿含经》4例），御车乘、御此车（《普曜经》各1例），御一轮（《出曜经》1例）。

## 2. “御”和船类名词（龙舟、楼船、船）的搭配：

(121) 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

春。(《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122) 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123) 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勿颈，以血染车。(《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124) 权既御船，见之惊喜。(《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125) 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魏书·高道悦传》)

(126) 上酎祭宗庙，出，欲御楼船，薛广德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以血污车轮。”(《魏书·崔光传》)

另有：御泛龙舟(《魏书》1例)，御龙舟(《魏书》1例)。

和以前的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御”不仅和车类名词搭配的种类增多，数量增加，和船类名词搭配的种类和数量也在增加，这说明这一时期“御”和交通工具名词搭配的功能在扩展，“御”的“驾馭”义的义域在扩展。

### 三、“御”和食物名词的搭配：

(127) 供御服膳，减除游侈。(《宋书·孝武帝纪》)

(128) 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魏书·礼志三》)

(129) 时袭轻服，数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魏书·穆崇传》)

(130) 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魏书·崔浩传》)

“御”在两汉时期产生了“食用”义，其搭配形式有“御食”、“御酒肉”、“御糟糠”、“御脯上饭”等。和前一时代相



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御”的“食用”义义域略有扩展，因为这一时期不仅有“供御服膳”、“御常膳”、“所御三食”等搭配，也有“御”和药物名词搭配的例子，如“进御医药”。

#### 四、“御”和自然现象名词的搭配：

(131) 运阴阳，御六气。（《宋书·乐志二》）

(132) 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  
（《魏书·逸士传序》）

(133) 沾光扈龙策，御风亲列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鲍照〈从登香炉峰诗〉》）

另有：御气（《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1例），御炎精（《南齐书》1例），御六气（《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食举东西厢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郊庙歌辞〈陆印等奉诏作上寿曲〉》各1例），御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谢灵运〈答谢谥议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刘孝〈威出新林诗〉》各1例），御云气（《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高允生〈王子乔行〉》1例），御云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张正见〈上之回〉》1例），御北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石崇〈思归叹〉》1例）。

“御”和自然现象名词的搭配，和以前的时期相比，用例略有增加，“御”的意义仍是“借助、利用”义。

#### 五、“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 A类

(134) 布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但信诸将。（《三国志·魏书·吕布传》）

(135) 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136) 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137) 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三国志·魏书·乐进传》)

(138) 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139) 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140) 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141) 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142) 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143) 又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检御臣下。(《三国志·吴书·阚泽传》)

(144) 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增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另有：御下(《宋书》、《三国志》、《南齐书》各1例，《颜氏家训》2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2例，《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1例)，御众(《魏书》6例，《宋书》2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例)，统御师旅、检御将士、驾御英雄、御雄才虎将、检御臣下、御远夷(《三国志》各1例)，御俊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正旦大会行礼歌〉》1例)，羈御英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平玉衡〉》1例)，御六军(《宋书》2例，《颜氏家训》4例，《汉魏南北朝墓

志汇编》2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景皇篇〉》1例），道御百灵（《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沈约〈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诗二首〉》1例），御百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郊庙歌辞〉》1例），御六师（《宋书》3例，《颜氏家训》3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例），御亿兆（《宋书》各3例），御军、御大军、御俊杰、御所部、御兆民、御英雄、御御大众、御兵（《宋书》各1例），御马军、御民（《南齐书》各1例），御孝子（《颜氏家训》1例），御民、御士、御群才、御群生、统御群有、御天人（《颜氏家训》各1例），御群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例）。

## B类

(145) 钦若灵则，饮御嘉宾。（《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荀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

## C类

(146) 县贲父御鲁庄公，马惊败绩。（《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潘岳》）

## D类

(147) 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148) 王仲统云，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间行其术，亦得其验。（《博物志·辨方士》）

(149) 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耳。（《抱朴子内篇·微旨》）

另有：御八十妾（《抱朴子内篇》1例），御内（《南齐书》、《魏书》各1例）。

“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中，反映“统治、治理”义的A类依然有大量的用例，而且搭配对象也更加丰富。反映“进

献”义B类只见“饮御嘉宾”1例，而且该例似仿古的句子，“御”的“进献”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不多是很明显的。反映“御”的“为……驾馭（车、马）”义的C类用例也不多。从材料显示的信息看，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御”的“进献”义和“为……驾馭（车、马）”义在当时的口语中已经衰微。

和以前的时代相比，“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增加了种类，即以上所列D类，有“御内”、“御妇人”、“御女”、“御八十妾”等，这种搭配反映了“御”的又一义位，即“与女人交合”义。该意义在先秦时期就存在，如《礼记·月令》“乃礼天子所御”，郑玄注：“天子所御谓今有娠者”，但这一意义的“御”带动作行为对象宾语的用法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见到用例。这种搭配是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的，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御”成为及物动词。

#### 六、“御”和事务名词的搭配：

(150) 太祖……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51) 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152) 但吾摄御万几，庶兹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魏书·崔亮传》）

(153) 先鬼有知，将蒙我荣，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璠。（《抱朴子内篇·对俗》）

另有：御物（《魏书》2例，《南齐书》1例），御事（《南齐书》1

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2例),御运(《魏书》3例),总御天机、御海内之富、典御厩曹、御物、御职事、亲御孤失(《魏书》各1例),御天威(《宋书》2例),御繁以简(《宋书》1例),御繁祉(《宋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正旦大会行礼歌〉》各1例),御繁实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谢朓〈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诗〉》1例),御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都下民语〉》1例),御运(《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例),御极(《南齐书》1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1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和事务名词的搭配依然有大量用例,搭配对象也较丰富,并出现了新的搭配如“御皇机”、“御职”、“御万几”、“御百灵”、“御天机”、“御海内之富”、“御繁”、“御极”、“御物”等,可见“御”的“主持”、“掌管”义义域保持着扩展的态势。

## 七、“御”和器具名词的搭配:

### 1. “御”和服饰名词的搭配:

(154) 遂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讫,御王冠于先主。(《三国志·蜀书·刘备传》)

(155) 享献之礼已毕,释玄衣,御春服,弛斋禁,反故式。(《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潘尼》)

(156) 上水一刻,御服龙袞,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门外。(《宋书卷·礼志一》)

(157) 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宋书·礼志一》)

另有:宾御濡衣(《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东魏》1例),御袞垂旒、身不御精细之物(《南齐书》各1例),御服齐衰、御服大功、

御服衰、御甲冑(《宋书》各1例),御纓纒、御袞章、御衰麻(《魏书》各1例)。

和以前的情况相比,“御”和器具名词搭配的变化大而且明显。两汉时代有“御珽”、“御茶”、“御王冠”等搭配,反映“御”的“佩带”义,这一意义的义域继续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御”和服饰名词的搭配,如“御春服”、“御服龙袞”、“变御戎服”、“御濡衣”、“御袞”、“御服齐衰”、“御服大功”、“御服衰”、“御甲冑”、“御纓纒”、“御袞章”、“御衰麻”等,大量的例子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在“佩带”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义位“穿着”义,这一意义的“御”有众多的搭配对象,说明这一义位已经发展成熟。《汉语大词典》1875页“御”字条第八个义项是“穿戴、佩带”义,举例是《荀子》“天子御珽,诸侯御茶,大夫服笏”,通过考察“御”的搭配可知,“御”的“穿戴”和“佩带”两义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佩带”义产生得早,汉代以前“御”就有“佩带”义,而“穿着”义的产生却是汉代以后的事。就所掌握的资料看,“御”的“佩带”义的发展线索是:

先秦时期	两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
佩带	穿戴	穿着
(珽、茶)	(王冠)	(衣服名词)

## 2. “御”和日常用品名词的搭配:

### A类

(158) 将立席几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159) 世祖御座赋诗,敬则执纸曰:“臣几落此奴度内。”(《南齐书·王敬则传》)

(160) 在昔先王，躬御兹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 B类

(161) 手御麾幡，言辄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胶漆，而以为异，臣窃惑焉。（《南齐书·崔慧景传》）

### C类

(162) 陈弟兰。世祖初，为中散。常从征伐。典御兵器，赏赐甚厚。（《魏书·长孙肥传》）

“御”和日常用品的搭配，两汉时代只有1例“御灯火”，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现有此类搭配有两种情况，A类有“御坐”、“御兹器”，“御”的意义是“使用、利用”；B类有“御麾幡”、“御金镞”等，“御”的意义应是“操持”，“操持”义应是“使用”、“利用”的义位变体，和器具名词搭配对象的增加，说明“御”的“使用”、“利用”义的义域有所扩充。C类有“典御兵器”，“御”与“典”并用，是“主管”义。

## 八、“御”和天文、地理、时间名词大的搭配：

### 1. “御”和空间概念名词的搭配：

(163) 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164) 昔绌衣御宇，贬甘示节。（《宋书·孝武帝本纪》）

(165) 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宋书·索虏传》）

(166)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魏书·太祖道武帝纪》）

另有：御宇(《宋书》3例，《南齐书》1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1例)，御天(《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3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2例，《宋书》1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各1例)，御家邦(《三国志》、《魏书》各1例)，统御宸宇、统御八方、御寓、制御华夏、统御万国、徙御河北、徙御神县、徙御北徂(《魏书》各1例)，御四方、御万邦、御天下、御四海(《宋书》各1例)，御寓、宰御天下、御四海(《南齐书》各1例)，徙御悲丘(《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1例)，御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文心雕龙》各1例)，出御千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2例)，御地、御万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各1例)，御川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1例)，御宇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1例)。

两汉时期“御”带天文、地理名词宾语的用例比先秦时期已经大大增加，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的用例更多，搭配对象也有许多新的形式，说明“御”的“统治”义的义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扩充，也说明“统治”义的“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中更加活跃。

## 2. “御”和时间概念名词的搭配：

(167) 圣王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168) 祝融御节，火正缉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陆云〈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

(169) 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宋书·乐志一》)

(170) 仁风导和气，勾芒御昊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张华〈上巳篇〉》)



另有：御世（《宋书》7例以上，《魏书》5例，《南齐书》2例，《三国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白伾舞歌诗三首〉》各1例），句芒御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潘尼〈皇太子上巳日诗〉》），句芒御春正（《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张骏〈东门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张公庭〈春游诗〉》各1例），御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陆印等奉诏作赤帝高明乐〉》1例），御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1例），御历（《魏书》3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2例），御宝历（《魏书》1例）。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献中，“御”和时间名词的搭配只见“御世”1种，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此类搭配的形式丰富多了，有“御世”、“御今”、“御昊春”、“御节”、“御春”，这种搭配也是反映“御”的“统治、治理”义的，从“御”和时间名词的搭配也可以看出“御”的“统治、治理”义的义域扩大了。

### 九、“御”和音乐名词的搭配：

(171) 祔后三御乐，宜使学官拟礼上。（《宋书·礼志二》）

(172) 泾渭同流清浊异能，琴瑟并御雅郑殊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五〈角调曲二首〉》）

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映“御”的“演奏”义的搭配，即“御”和音乐名词的搭配和以前的时代相比，变化不明显。

### 十、“御”和宫殿名词的搭配：

#### A类

(173) 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睿与张祐侍坐，

睿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魏书·恩幸·王叡传》)

(174) 将御椒房，吐薰龙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嵇康〈四言诗〉》)

(175) 宾御四门，旁穆紫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176) 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卢谌〈览古诗〉》)

### B类

(177)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阶，而殿屋鸣咤，上恶之。(《南齐书·武帝》)

(178) 世宗频幸南第，御其后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魏书·献文六王传上》)

(179) 显祖传位，徙御崇光宫，(《魏书·游雅传》)

(180) 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魏书·肃宗孝明帝纪》)

另有：御永乐宫、徙御崇光宫(《魏书》各2例)，御天文殿、徙御金墉、御宣文堂、御宁光宫、御北苑崇光宫、御门楼、御太极前殿、御徽音殿、御闾阖门、御太极殿、御新宫、别御静室(《魏书》各1例)。

在所考察的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发现1例“天子亲御前殿”，这种搭配中“御”是“莅临”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发现有丰富的此类搭配的例子，如“御”和宫殿名词搭配的A类例子中的“御”都可以理解为“莅临”义，说明“御”的“莅临”义已经不是偶然情况，已经是成熟的活跃的义位了。

而且在这一时期的众多用例中，“御”的意义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形成“居住”义，如以上“御”和宫殿名词搭配的B类中的“御延昌殿”、“御天文殿”、“徙御崇光宫”、“御其后堂”、“徙御崇光宫”、“徙御金墉”、“御宣文堂”、“御宁光宫”、“御北苑崇光宫”、“御门楼”、“御太极前殿”、“御徽音殿”、“御闾阖门”、“御太极殿”、“御新宫”、“别御静室”等搭配，“御”都是“居住”义，该意义当由“莅临”义引申而来。“莅临”强调动作行为的即时性，“居住”则强调动作行为的持久性。《汉语大词典》1875页“御”字条第13个义项“指皇帝临幸至某处”，举例为《汉书》中的“天子亲御前殿”，就该例来说，这种解释是无可厚非的，但联系“御”和宫殿名词搭配的众多用例来考察，这种解释就显得不尽如人意了。首先“御”表示“莅临”、“居住”义多指皇帝的行为，但此一意义的“御”并不是皇帝的专用动词，如“宾御四门，旁穆紫庭”和“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两例中，动作行为的主动者并不是皇帝。如果把以上A类搭配中的“御”解释成“莅临……多用于皇帝、皇后”，把以上B类搭配中的“御”解释成“居住于……多用于皇帝、皇后”，可能更符合实际一些。

### 十一、“御”和星宿名词的搭配：

(181) 延昌七年岁御谏訾。（《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高昌》）

(182) 延昌十二年岁御寿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高昌》）

(183) 当时太簇御辰，温炽已扇，鸟鸣春树，蝶舞花丛。（《洛阳伽蓝记·城北》）

“御”和星宿、星次名称的搭配，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

文献中没有发现用例，可以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形式，是“处于”的意思，表示星次的位置。《汉语大词典》没有收这一意义。

## 十二、“御”和刑律名词的搭配：

(184) 谨案晋博士曹弘之议，立秋御读令，上应著缙帻，遂改用素，相承至今。（《宋书·礼志二》）

(185) 立秋御读令，不应缙帻。（《宋书·礼志五》）

(186) 威承景历，肃御金科。（《南齐书·武帝本纪》）

(187) 今之人主，亲御非法之章，所谓自作孽不可禳也。（《宋书·五行志一》）

“御”和刑律名词的搭配，也是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发现的搭配形式，在这种搭配形式中，“御”可理解为“掌管”义，这种搭配形式的出现，是“御”的“掌管”义的义域扩展的表现。

## 十三、“御”和其他名词的搭配：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搭配的例子，但每一种情况用例都不多，或说多是个例，所以要逐一进行分析：

(188) 御庄生之达言，请承风以为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谢晦〈悲人道〉》）

“御庄生之达言”中的“御”是“用”的意思，此类搭配仅发现1例。

(189) 游子御故乡，遽发桃花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江淹〈还故园诗〉》）

“御故乡”的“御”是“到达”义，这一例子更能证明“到达”义是一个独立的义位。

十四、“御”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和以前的时期一样，  
即和“御”与其他名词的搭配相一致。（例从略）

### 十五、汉译佛典中所见的几种特殊搭配

#### 1. “御”和“天人师”、“丈夫”等的搭配：

(190) 斯为无上正真最正觉道法御天人师之要教也。（《六度集经》，《大》3/32上）

(191) 遂成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道法御天人师为三界尊。（《六度集经》，《大》3/35上）

(192) 若如来出现于世。应供正遍知明行成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说长阿舍经》，《大》1/96中）

另有：御天人师（《六度集经》10例，《出曜经》2例，《普曜经》2例，《生经》1例）。

#### 2. “御”和心理活动名词（心、意）的搭配：

(193) 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善御六触，护持调伏，令得安隐，犹如平地驾四马车。（《佛说长阿舍经》，《大》1/84下）

(194) 第二之禅，……善内心出，恶不复由耳目鼻口入，御心如是，便向三禅。（《六度集经》，《大》3/39中）

(195) 三禅之行，其净犹华，去离众恶身意俱安，御心如是，便向四禅。（《六度集经》，《大》3/39中）

(196) 于是比丘，自观身行，内外非我，当自观察，调御

其心，观诸世间，皆由无黠。（《生经》，《大》3/80中）

另有：调御其心（《生经》2例），御心调意（《出曜经》1例），御意（《出曜经》1例）。

### 3. “御”和“门”的搭配：

（197）世尊，吾等御门令其无声，宫人无知，马蹄寂然不闻微声。（《六度集经》，《大》3/42上）（此句《六度集经》2例）

从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典中发现的以上这些例子，“御”的搭配对象有三种情况，但“御”的意义是两种，在“御天人师”中，“御”为“控制”义。在“御六触”、“御心”、“调御其心”、“御意”、“御门”等搭配中，“御”是“调节”的意思，这两个意义都是由“驾驶”义引申而来。《汉语大词典》未收这两种意义。从汉译佛典中这些反映特殊意义的搭配可以看出，“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际口语中是很活跃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搭配变化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有的搭配形式继承了前一时代的情况，搭配对象更加丰富，反映了“御”原有意义的义域有所扩展：1.“御”和动物名词的搭配，汉代以前主要是“御马”，两汉时代产生了“御龙”，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御白鹤”、“御鹄”、“御轻鸿”等，显然“御”的“驾驭”义的义域扩展了。2.“御”和交通工具名词的搭配，也比以前的时代丰富多样了，有不少和舟船类名词搭配的例子，也说明“御”的“驾驭”义的义域扩展了。3.“御”和事务名词的搭配依然有大量用例，搭配对象也较丰富，并出现了新的搭配，“御”的“主持、掌管”义的义域保持着扩展的态势。4.“御”和自然现象名词的搭配也有发展。5.“御”和服饰类名词的搭配用例增加，说明“御”的

“佩带”义进一步发展为“穿着”义。6.“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中，反映“统治、治理”义的A类依然有大量的用例，而且搭配对象也更加丰富。7.“御”和天文、地理、时间名词的搭配也比以前的时代增加了数量和种类。“御”的“统治、治理”义的义域大大扩充。8.“御”和宫殿名词的搭配用例有所增加，表明“御”的“莅临”、“居住”两义已经发展成熟。

(二)和以前的时代相比，也有一些搭配形式没有明显的变化。1.“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中，反映“御”的“进献”义和“为……驾驭(车、马)”义的搭配不多。从材料显示的信息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御”的“进献”义和“为……驾驭(车、马)”义在当时的口语中已经衰微。2.“御”和音乐名词搭配的变化也不明显。

(三)有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搭配：1.“御”和星宿、星次名称的搭配，反映了“御”的“处于”义。2.“御”和刑律名词的搭配，反映了“御”的“掌管”义的义域扩展了。3.“御”和指人名词的搭配增加了种类，有“御内”、“御妇人”、“御女”、“御八十妾”等，这种搭配反映了“御”的又一义位，即“与女人交合”义。该意义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意义的“御”成为及物动词。

(四)从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典中发现一些特殊的例子，在这些特殊的搭配中，“御”为“控制”义和“调节”义，这两个意义都是由“驾驶”义引申而来。从汉译佛典中这些反映特殊意义的搭配可以看出，“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际口语中是很活跃的。

小结：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御”处于积极的、活跃的状态中。“御”的“驾御”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

“统治、治理、控制、主持、掌管”等意义在这一时期的义域逐步扩展，搭配对象的种类和具体的搭配对象都表现出逐步增加的迹象。这些意义的义域的扩展引起了“御”的新义位的产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产生的义位有“莅临”义、“居住”义、“与女人交合”义、“处于”义等；“御”的“佩带”义逐步发展成为“穿着”义。“御”的有些意义如“进献”义、“演奏（音乐）”义则表现出衰退的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典中出现了“御”的不同于当时中土文献的搭配形式，这反映出“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口语交际中也是比较活跃的。

### “驭”与名词的搭配变化

通过考察汉代以前的文献，可知“驭”的搭配情况如下：

#### 一、“驭”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主要有“驭马”，如：

(1) 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尚书·五子之歌》）

(2) 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馁人。（《荀子·臣道篇》）

(3) 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韩非子·难势》）

(4)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管子·形势解》）

#### 二、“驭”和车类名词的搭配有：

(5) 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芡。（《周礼·夏官司马》）

(6) 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周礼·夏官司马》）



### 三、“掌馭”和车类名词的搭配有：

- (7)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周礼·夏官司马》)  
 (8) 齐仆掌馭金路以宾。(《周礼·夏官司马》)  
 (9) 道仆掌馭象路。(《周礼·夏官司马》)

### 四、“馭”和其他名词的搭配有：

(10) 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则，以馭其官；三曰废置，以馭其吏；四曰禄位，以馭其士；五曰赋贡，以馭其用；六曰礼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赏，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众。(《周礼·天官冢宰》)

(11) 以八柄诏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贵；二曰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夺，以馭其贫；七曰废，以馭其罪；八曰诛，以馭其过；以八统诏王馭万民。(《周礼·天官冢宰》)

(12) 欲治国馭民，调壹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荀子·君道》)

(13) 戎仆掌馭戎军。(《周礼·夏官司马》)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汉代以前动词“馭”主要有两个义位：第一个义位是“驾馭(车马)”，这一义位的“馭”所带的宾语有三种情况：1. 动物名词“马”。2. 车类名词“车”、“路”、“辂”，“路”与“辂”通，都是一种车。“掌”与“馭”同义连用组成“掌馭”，其意义与用法与“馭”相当，可以带车类名词如“王路”、“金路”、“象路”、“田路”、“贰车”等作宾语。“馭”与“掌”连用，显示其由“驾馭(车马)”义向“控制……”义靠拢的迹象。二、第二个义位是“控制……”，

该义位的“馭”所带的宾语有“神”、“官”、“吏”、“士”、“用”、“民”、“威”、“众”、“群臣”、“万民”、“戎军”以及具有名词功用的动词、形容词如“贵”、“富”、“幸”、“行”、“福”、“贫”、“罪”、“过”等，这一义位由“驾馭（车马）”引申而来。

汉代的文献中，“馭”带宾语的例子仍不是太多，东汉时期翻译的佛经《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道行般若经》、《佛说兜沙经》、《阿阇佛国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阇世王经》等汉译佛典中，没有发现“馭”带宾语的例子。这一时期“馭”的搭配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 一、“馭”和动物名词的搭配主要有“马”：

(14) 至周有造父，善馭习马，得华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赵城，故更为赵氏。（《汉书·地理志下》）

(15) 武应曰：“馭黠马者利其衔策，梁国大都，吏民凋敝，且当以柱后惠文弹治之耳。”（《汉书·张敞传》）

### 二、“馭”和其他名词的搭配有：

(16) 今欲治国馭民，调一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弗能制，乱则危削灭亡可立待也。（《韩诗外传·卷四》）

(17)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汉书·陈胜项籍列传》）

(18) 盖乘天之所坏，谁能枝之，虽阿衡宰政，贲、育馭戎，何益于事。（《风俗通义·皇霸》）

(19) 蹶蹶摧长恧兮，擢戟馭殳，所离不降兮，以泄我王气苏。(《吴越春秋·勾践二十一年》)

和汉代以前所见到的材料相比，在所考察的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发现的“馭”和名词宾语搭配的用例并不丰富，没有见到“馭”和车类名词搭配的例子，只见到几例“馭”和“马”搭配的例子。在“馭”和其他名词的搭配中有“馭民、馭宇内、馭戎”等，这些搭配显示出“馭”的“控制……”义在两汉时代的搭配对象有所扩展。《吴越春秋》中有“擢戟馭殳”，其中“馭”是“操持”义，这应是一个新的义位，该义位由“控制”义引申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馭”的搭配情况反映出以下的特点：

一、“馭”和动物名词的搭配，除了“馭马”外，还可以和其他的动物名词搭配：

1. 馭+马

(20) 驱骡驴，馭宛马，鞭馭馭。(《后汉书·文苑上·杜笃传》)

2. 馭+其他动物名词(紫燕、螭鸿、赤虬、千年鹤、飞龙)

(21) 戎车方四牡，文轩馭紫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张华〈游猎篇〉》)

(22) 九疑轡烟雨，三山馭螭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沈约〈前缓声歌〉》)

(23) 西王已令青鸟去，东海还馭赤虬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张正见〈神仙篇〉》)

(24) 独馭千年鶴，來尋五色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劉刪〈采葯游名山詩〉》）

(25) 馭飛龍于天衢，駕騏驎于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軼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文心雕龍·時序》）

從“馭”和動物名詞的搭配看，“馭”和“馬”的搭配是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就有的，而且在所考察的先秦時期和兩漢時期的文獻中，沒有發現“馭”和“馬”之外的其他動物名詞搭配的例子，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馭紫燕”、“馭螭鴻”、“馭赤虬”、“馭千年鶴”、“馭飛龍”等搭配，雖然用例不多，但也可以看出“馭”與動物名詞搭配的功能有明顯增強的趨勢。

## 二、“馭”和車類名詞（輿、輅）搭配的例子：

(26) 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劉峻〈始居山營室詩〉》）

(27) 仰携高真士，凌空馭綠輅。（《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周子良〈保命府丞授詩〉》）

漢代以前的文獻中，和“馭”搭配的車類名詞有“車”、“路”、“輅”等，在所考察的漢代文獻中沒有見到“馭”和車類名詞搭配的例子，魏晉南北朝時期和“馭”搭配的車類名詞有“輿”、“輅”等，“馭”的搭配對象“車”、“路”、“輅”、“輿”、“輅”中，“車”是通用名詞，而“路”、“輅”、“輿”、“輅”都是特別的車，是帝王或貴族乘坐的車輛，“馭”和“駕”、“御”相比，具有典雅、莊重的語體色彩。

## 三、“馭”和指人名詞的搭配有：

(28) 遂偃武修文，誕敷德政，八統以馭萬民，九職以刑

邦国，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书·武帝本纪中》）

(29) 皇上当亲馭六师，降临江服。（《宋书·邓琬传》）

(30) 伊太古初陈，万物纷纶，开耀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馭烝人。（《南齐·高帝本纪上》）

(31) 今亲阅六师，少长有礼，领馭群帅，可量班赐。（《南齐·武帝本纪》）

(32) 在皇幽执，宗祏无主，建明称制，暂馭兆民。（《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33) 不哉馭帝策，郁矣当天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郊庙歌辞〈皇夏〉》）

另有：馭众（《魏书》1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1例），馭六师、馭民（《魏书》各1例），馭兆民（《洛阳伽蓝记》1例），骖馭百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1例）。

“馭”和指人名词的搭配，在先秦时期的《周礼》中就有“馭其官”、“馭其吏”、“馭其士”、“馭其民”、“馭其众”、“馭群臣”等，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又有众多的用例和多样的搭配对象，充分说明了“馭”的“控制……”义义域在明显地扩展。

#### 四、“馭”和天文、地理名词的搭配：

(34) 朕临馭宸枢，夤制氓宇，式存宽简，思孚矜惠。（《宋书·后废帝本纪》）

(35) 升旒综万机，端宸馭八方。（《南齐书·乐志》）

(36) 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南齐书·孔稚珪传》）

(37) 高祖孝文皇帝，以英圣馭天，徙京定鼎。（《魏书·肃

宗孝明帝本纪》)

(48) 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蹕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魏书·文苑传》)

另有：驭宇(《魏书》6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1例)，抚驭宇宙、驭边、驭宸、驭嵩河、驭四海(《魏书》各1例)。

“驭”和天文、地理名词的搭配，是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就出现了的，和前一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类搭配的用例更多，搭配对象也更多样，这也显示出“驭”的搭配功能在增强。

#### 五、“驭”和时间名词的搭配：

(39) 岂徒深默修文，渊幽驭世而已。(《宋书·礼志三》)

(40) 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驭世永歌昌。(《南齐书·乐志》)

(41) 朕纂驭宝历，于今七载，德泽未敷，鉴不烛远。(《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42) 融意谓三子文武才干，堪以驾驭当世。(《魏书·傅竖眼传》)

(43) 岁驭鹑火，月应林钟，十九日丙申薨于京师。(《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驭”和时间名词的搭配，是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新发现的搭配形式，这类搭配形式的出现，也显示出“驭”的“控制”义的义域在扩展。

#### 六、“驭”和文学创作术语名词(文、文采、篇)的搭配：

(44) 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神思》)

(45) 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文心雕龙·情采》)

(46) 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轂统辐；馭文之法，有似于此。（《文心雕龙·附会》）

(47) 是以执术馭篇，似善弈之穷数。（《文心雕龙·总术》）

(48) 长怀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文心雕龙·序志》）

“馭文”、“馭篇”等搭配，也是在所考察的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见到的搭配形式，在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此类搭配仅见于《文心雕龙》，说这类搭配出现于魏晋南北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此类搭配的出现，也是“馭”的“控制”义义域扩展的结果。

## 七、“馭”和普通名词的搭配：

### 1. 馭 + 下

(49) 八柄馭下，以爵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宋书·谢庄传》）

(50) 先是，京兆王愉为徐州王，既年少，长史卢渊宽以馭下，郡县多不奉法。（《魏书·道武七王列传》）

(51) 寻迁直荡备身都督。持身有度，馭下多方。（《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 2. 馭 + 俗

(52) 况朕尚德戡乱，依仁馭俗，宜每就弘简，以隆至治。（《宋书·明帝本纪》）

(53) 露台息构，义光汉德，雉裘焚制，事隆晋道，故以检奢轨化，敦俭馭俗。（《宋书·顺帝本纪》）

### 3. 馭 + 运

(54) 顷永安馭运，载育皇储，遂锡泛阶，以申国庆。

(《魏书·出帝平阳王纪》)

(55) 肃宗馭运，天下淆然，其于移风革俗之美，浮虎还珠之政，九州百郡，无所闻焉。(《魏书·良吏列传》)

#### 4. 馭 + 其他名词

(56) 古者明王经国，司勋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畴功烈，铭徽庸于鼎彝，配袷祀于清庙。(《宋书·宗室列传》)

(57) 天子馭三光，总万宇，挹云经之留宪，裁河书之遗矩。(《宋书·谢庄传》)

(58) 君威以馭左，政以绥夏，抚荒悦近，期月教成。(《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周》)

(59) 圣上馭舛，更奉天眷，祇礼七庙，非从三后，周忌祥禫，无所依设。(《南齐书·礼志下》)

(60) 卿当尽相帅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南齐书·周山图传》)

(61) 关右惮其严肃，夷俗敬之若神，虽邓训之馭黠摈，蔑以加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另有：馭鸿基、馭育万物、馭阴阳之变(《魏书》各1列)，馭权变、皇齐馭宝(《文心雕龙》各1例)。

“馭下”、“馭俗”、“馭运”、“馭德刑”、“馭三光”、“馭左”、“馭寓”、“馭理”、“馭鸿基”、“馭育万物”、“馭阴阳之变”、“馭宝”等搭配的出现，也说明“馭”的“控制”义的义域在扩充。

### 八、“馭”和形容词的搭配：

#### 1. 馭 + 远

(62) 近治戎虽浅，而军费已多，廩藏虚罄，难用馭远。



宜矫革淫长，务在节俭。（《宋书·后废帝本纪》）

(63) 荆楚领馭遐远，任寄弘隆。（《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64) 议敦煌得馭远之算。（《魏书·尧暄传》）

## 2. 馭 + 朽

(65) 猥以冲人，入纂乾绪，载怀馭朽，若坠诸渊，思与黎元，共绥戩福。（《南齐书·海陵王本纪》）

## 3. 馭 + 奇

(66) 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馭奇。（《文心雕龙·定势》）

在“馭”和形容词的搭配中，形容词“远”、“朽”、“奇”都是具有名词性质的，“馭远”、“馭朽”、“馭奇”等搭配的出现，同样证明“馭”的“控制”义的义域在扩展。也显示出“馭”不仅可以带名词宾语，而且也可以带形容词宾语，“馭”搭配功能也有明显的扩充。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馭”原有意义的义域有了明显的扩展，搭配功能也有所增强。

首先，“馭”的“驾驶”义的义域略有扩充，“馭”所带的宾语不仅有“马”，也有其他的动物名词如“紫燕”、“螭鸿”、“赤虬”、“千年鹤”、“飞龙”等，和以前的时期相比，搭配对象增多了。先秦时期“馭”所带的车类名词宾语有“车”、“路”、“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舆”、“輶”，和这些名词宾语的搭配，显示了“馭”的庄重、典雅的语体色彩。

其次，“馭”的“控制”义的义域有了很大的扩展，“馭”的搭配功能也有所增强。“馭”可以和指人名词如“万民”、“六师”、“烝人”、“群帅”、“兆民”、“百王”、“众”等，也可以和天文、地理名词如“宇”、“八方”、“大国”、“天”、“宸枢”、“宇宙”、“边”、“嵩河”、“四海”等搭配，这两种搭配形式都在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已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较多的用例；“驭”和时间名词如“世”、“宝历”、“鹑火”、“周朝”等的搭配，和文学创作术语名词如“文”、“文采”、“篇”等的搭配，和普通名词如“下”、“俗”、“运”等的搭配，以及“驭”和形容词“远”、“朽”、“奇”的搭配，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搭配形式，这都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驭”的“控制”义的义域有了很大的扩展。《汉语大词典》7453页“驭”字条下，第4个义项是“统治、治理”，其实是把“驭”和指人名词、天文地理名词、时间名词等搭配时解释成“统治、治理”，从义位的角度说，“驭”和指人名词、天文地理名词、时间名词、文学创作术语名词、其他普通名词以及和形容词的搭配中，“驭”都处于同一个义位，这个义位可以描述为“控制……”，这一意义可以统廓“驭”和指人名词、天文地理名词、时间名词、文学创作术语名词、其他普通名词以及和形容词的搭配，但“统治、治理”义不能贯穿以上几种搭配中的“驭”。所以，“驭”的“统治、治理”义，可以视为“控制……”义的义位变体。从辞书编纂的角度说，“驭”的“统治、治理”义可以作为一个义项，但在我们分析了“驭”的种种搭配的前提下，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把“驭”的“统治、治理”义，理解为“控制……”义的义位变体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小结：因为“御”和“驭”的基本意义都是“支配马”，其主要搭配形式也基本相同，所以“‘御’亦作‘驭（驭）’，《说文》‘使马也’”<sup>①</sup>。但“御”和“驭”还是有区别的，当成异形词（即一个词的两种书写形式）还是有些不妥。因为：

<sup>①</sup> 王凤阳：《古辞辨》54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御”和“馭”基本义的搭配对象不同：“御”在先秦时期就不仅和“马”等可以役使的动物名词搭配，还可以和车类名词搭配，而“馭”却主要和“马”等动物类名词搭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少数“馭六龙輿”、“馭绿辇”等和车类名词搭配的例子，看来，先秦时期“御”是“支配车马”义，而“馭”是“支配马”义，“馭”的义域不如“御”广。2.“馭”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使用数量不如“御”多，使用频率不如“御”高，搭配形式不如“御”丰富。说明两个词是有所分工的。3.“御”和“馭”引申的方向基本一致，都主要有“控制”、“统治”、“治理”等引申义，但也有区别，如“御”有“进献”、“佩带”、“穿着”、“演奏”等意义，而“馭”没有这些意义。《文心雕龙》中有“馭文”、“馭文采”、“馭篇”等搭配，而“御”没有。从搭配显示的信息看，“御”和“馭”应该是两个意义相近、读音相同的两个词。

## 第二节 “走”、“如”

（“走”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 第三节 “济”、“渡”

（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 第四章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

### 第一节 根据词语搭配变化考察词义的变化

#### 一、通过考察词语搭配区别同义词

“所谓‘同义词’，实际上是一组词其中一个或几个义位理性意义相同。严格地说，这些义位的意义（sense）实际上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才有辨析的必要。”<sup>①</sup> 同义词辨析无论在现代汉语词汇学还是在古汉语词汇学中，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两个义近或义同的词，理性意义往往有轻重之别，词义范围常常有大小之分，感情色彩难免有褒有贬，语体色彩有庄重有诙谐，除了这些方面的不同，还有用法上的不同，而用法上的不同最常见的是表现在搭配的不同。例如“杀”、“解”、“斩”、“屠”、“诛”五个词，先秦时期都有“使（人或动物）死亡”义，但五个词的受事宾语，即搭配对象有很大差异。

---

<sup>①</sup> 蒋绍愚：《关于“义域”》，见《蒋绍愚自选集》96页，大象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

“杀”在先秦时期的宾语主要有“不辜”、“无罪”、“无辜”、“无道”、“人名”、“人”、“之”、“躯”、“身”、“神”、“力”和人称代词、地名、国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等，可见“杀”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和植物，甚至可以是“神”、“生”、“力”等超生命或较抽象的词。“杀”的意义很广，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集体（如国、族），也可以是动物、植物，“杀”的意义可描述为“使（有生物）结束生命”。

“斩”在先秦时期传世文献中用例远不如“杀”多，我们查到的例子主要有以下一些：

(1)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商君书·来民》）

(2) 三军之士，止如斩足，行之如流水。（《商君书·赏刑》）

(3) 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商君书·境内》）

(4) 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诗经·小雅·雨无正》）

(5) 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穀梁传·隐公五年》）

另有：斩首（《韩非子》7例以上，《商君书》6例）。

从以上举例可见，“斩”的受事宾语多是“首”，只偶尔是“国”、“树木”、“之”等。《诗经》的“斩伐四国”一例，“斩”、“伐”连用，应视为“斩”受“伐”影响才偶尔带了宾语“国”，因为先秦时期文献中“伐……国”的用例多见，“斩”直接带宾语“国”的例子则少见。《穀梁传》中“斩树木、坏宫室曰伐”一例，“斩”也是侧重于“断”；以上几例“斩首”中“斩”义也侧重于“断”。

可见，“斩”的意义可描述为“使……断”或“使……分

离”，在先秦时期“斩首”的搭配中，“斩”是“使首断”或“使首（与身）分离”义。

“杀”与“斩”在“使人死”这一意义上是相同的，但“杀”强调“使死”这一结果，其工具未必是刀斧，也可以是剑，也可以是戟，也可以是棍棒；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中，肯定使用了多种兵器。“斩”强调动作过程和所用工具，“斩首”也好，“斩树木”（《穀梁传》）也好，“斩”的工具都只能是刀斧之类。

从搭配看，“解”在先秦时期有几个义位，其中有一个义位是“（用刀）使人或动物的躯体分解”，这一义位的“解”与“杀”、“屠”、“诛”、“斩”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先秦时期“解”的搭配如下：

(6) 及人，宰夫将解鼈，相视而笑。（《左传·宣公四年》）

(7) 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左传·襄公二十年》）

(8)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闲也。（《管子·制分》）

(9) 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晏子春秋·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

(10) 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晏子春秋·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

(11) 庖丁为惠文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履，膝之所踣，……（《庄子·养生主》）

(12)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庄子·养生主》）

可见，“解”在“使死”这一语义场中，先秦时期的搭配对象主要是“鼈”、“牛”、“人”等动物名词，有时是“人”、“养马者”等指人名词，有一例搭配对象是“左肩”。“解”的

客观结果虽然指“人或动物残伤或死亡”，但与“杀”、“斩”相比，“解”强调的是动作过程，是“使人或动物的躯体分割为若干部分”，而且“解”的搭配对象主要是动物名词，偶尔是人或人体某一部位名词，这与“杀”强调最终结果，“斩”强调方式和分离，有着明显的不同。

“屠”也是“使人或动物死亡”的意思，其在先秦时期的搭配如下：

(13) 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荀子·议兵篇》）

(14) 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以留计，是抱空执也。（《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15) 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吕氏春秋·察微》）

(16) 又越韩魏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众，流血成川，沸声若类，使秦业帝。（《战国策·蔡泽见逐于赵》）

(17)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楚辞·天问》）

(18) 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庄子·列御寇》）

“屠”的对象有三种情况，一是“城”、“国”、“众”等集体名词；二是“母”、“黑卵”等个体名词；三是“牛”、“龙”之类的动物名词，“牛、龙”等是动物的类的名词，而不是具体的一只牛，一只龙。《庄子》中有“屠羊说”，《管子》中有“屠牛坦”，我们现在说“屠牛”、“屠羊”是姓氏，而这一姓氏正是由于从事着“屠牛”、“屠羊”等职业而来的，“龙”、“牛”、“羊”都是类名词。由“屠”的这种搭配可知，“屠”是

一种大量的、野蛮的“使人和动物死亡”的行为，只在少数情况下才用于具体的人和动物（如屠母）。

“诛”在先秦时期的搭配如下：

“诛”和“暴慢”、“有罪”、“不仁”、“无礼”的搭配：

(19) 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礼记·月令》）

(20) 宋人杀其大夫。称人以杀，诛有罪也。（《穀梁传·文公七年》）

(21) 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22) 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孟子·万章上》）

“诛”和人名名词的搭配：

(23) 庄公死，庆父谓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后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公羊传·闵公元年》）

(24) 于是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天子为之诛颜而立叔术……（《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

(25)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26) 秦王大怒，而欲兼诛范雎。（《战国策·秦攻邯郸》）

“诛”和指人名词的搭配：

(27) 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

“诛”和指示代词“之”的搭配：

(28)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尚书·泰誓上》）



(29) 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文公十八年》）

(30) 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左传·襄公十年》）

(31) 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诛”在“使……死”这一义位上，其行为对象主要指人，没有见到“诛”和动物名词的搭配。“诛”的对象往往是“暴慢”、“有罪”、“不仁”、“无礼”、“不服”、“不义”、“不孝”的人，而且，“诛”常常和“赏”对用，那么，“诛”是一种惩罚方式，“诛”的对象主要是从法律、道义等角度衡量应当“死”的人。和“杀”、“斩”、“解”、“屠”相比，“诛”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从搭配看“杀、斩、解、屠、诛”五个词的意义区别可见下表：

	使人或动物死亡	使(生物)身首分离	使(生物)肢体分解	工具为刀、斧	对象是道义上、法律上该死之人	对象限于人	对象为多数	对象可以是植物
杀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是
斩	是	是	非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非	是
解	是	是	是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非	非
屠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是	非
诛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是	是	不一定	非

## 二、词语搭配变化反映词语义域的变化

试以“鼓”为例说明之。“鼓”在先秦时期除作为名词外，

还常用作动词，我们考察了汉代以前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墨子》、《商君书》、《老子》、《庄子》、《孟子》、《战国策》、《管子》、《孙子》、《荀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国语》、《吕氏春秋》、《楚辞》等文献，可知动词“鼓”在先秦时期的搭配以及搭配所反映的意义情况如下：

从“鼓”的搭配看，先秦时期动词“鼓”主要有以下几个义位：

### （一）演奏乐器，这一义位有四个变体

1. 弹拨乐器：鼓瑟、鼓琴、鼓瑟琴，例如：

（1）既见君子，并坐鼓瑟。（《诗经·秦风·车邻》）

（2）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诗经·小雅·常棣》）

（3）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论语·先进》）

（4）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踰踯者；临淄之途，车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

（5）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楚辞卷五·远游》）

（6）使御广车而行，已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7）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

(8)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礼记·丧服》）

(9) 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周礼·春官宗伯》）

2. 击打乐器：鼓鼓、鼓鞀、鼓簧、鼓鞀，如：

(10)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传·昭公十五年》）

(11) 凡军旅，夜鼓鞀。（《周礼·地官司徒》）

(12) 既见君子，并坐鼓簧。（《诗经·秦风·车邻》）

(13) 与厥凡小祭祀，小乐事，鼓鞀，掌六乐声音之节与其和。（《周礼·春官宗伯》）

另有：鼓缶、鼓盆、鼓柷，先秦时期缶、盆、柷是器皿或器具，都不是乐器，但当它们做动词“鼓”的宾语时，动作施动者是把它们当做乐器的，如：

(14) 释衣冠，自鼓缶，谓左右曰：……（《晏子春秋·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

(15)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周易·离》）

(16) 景公饮酒数日而乐，释衣冠，自鼓缶，谓左右曰：“仁人亦乐是夫？”（《晏子春秋·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

(17)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

(18) 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至乐》）

(19) 渔父莞尔而笑，鼓柷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楚辞·渔父》）

3.（使）发出某一种声音：鼓噪、鼓宫、鼓角、鼓新声，如：

（20）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穀梁传·定公十年》）

（21）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左传·昭公十九年》）

（22）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左传·哀公十七年》）

（23）因素出兵将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或，破军杀将。（《墨子·备城传》）

（24）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庄子·徐无鬼》）

（25）故鼓宫而宫应，鼓角而角动；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吕氏春秋·召类》）

（26）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吕氏春秋·应同》）

（27）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韩非子·十过》）

（28）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韩非子·十过》）

4. 进行某一艺术活动：鼓歌、鼓舞、鼓乐，如：

（29）乃齐戒以言之，跪坐以进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

(30) 籥师掌教国子舞羽铕籥；祭祀，则鼓羽籥之舞；宾客飧食，则亦如之。（《周礼·春官宗伯》）

(31)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乐；飧食宾射，亦如之。（《周礼·春官宗伯》）

(32)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孟子·梁惠王下》）

(33) 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箎籥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荀子·乐论》）

## （二）操动工具：鼓刀、鼓鞭、鼓囊，如

(34) 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战国策·韩傀相韩》）

(35)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楚辞·离骚》）

(36) 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楚辞·天问》）

(37) 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墨子·鲁问》）

(38) 置窑灶，门旁为囊，充灶伏柴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囊而熏之。（《墨子·备突》）

(39) 穴且遇，以颡皋冲之，疾鼓囊熏之，必令明习囊事者勿令离灶口。（《墨子·备穴》）

(40) 穴则遇，以版当之，以矛救窞，勿令塞窞，窞则塞，引版而却，过一窞而塞之，凿开窞，通开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墨子·备穴》）

(41) 救闾池者，以火与争，鼓橐，冯埴外内，以柴为燔。（《墨子·备城门》）

### （三）击鼓进军，该义位也有两个变体

1. 向敌军击鼓进攻：鼓不成列、险，如：

(42) 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穀梁传·僖公二十三年》）

(43) 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此例中“鼓”义应为“击鼓进军（向敌军击鼓进攻）”义，“险”代指“处于险境的敌人”。

2. 击鼓使自己的军队进攻：鼓士、鼓兵、鼓众，如：

(44) 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墨子·兼爱中》）

(45) 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众。（《穀梁传·庄公二十五年》）

（四）用力于身体某一部位：鼓翅、鼓腹、鼓臂、鼓舌，如

(46) 俯嚼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战国策·庄辛谓楚襄王》）

(47) 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吕氏春秋·古乐》）

(48) 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庄子·徐无鬼》）

(49)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庄子·盗跖》）

先秦时期动词“鼓”还有一些用例较少，但显示的义位很独特的情况：

## 1. 鼓 + 穴

(50) 益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鼓穴，以盆盛醯置穴中，大盆毋少四斗。（《墨子·备穴》）

## 2. 鼓 + 山铁

(52) 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轻重乙》）

3. 鼓 + 重大国事活动名词（神祀、社祭、鬼享、军事、役事、金奏、和鼓）

(53)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军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铎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周礼·地官司徒》）

两汉时代，“鼓”的搭配有不少变化，显示出“鼓”的各义位在汉代的义域有不同的变化。先秦时期已有的搭配，不再举例，只列所见数据，新出现的搭配形式，则列出例句：

**（一）鼓 + 乐器名词**

## 1. 鼓 + 瑟

(54) 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韩诗外传·卷七》）

(55)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贡侧门而听，曲终，曾子曰：“嗟乎！夫子瑟声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趋利之甚。”（《韩诗外传·卷七》）

(56) 乡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见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厌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参以丘为贪

狼邪僻，不亦宜乎！（《韩诗外传·卷七》）

(57) 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玉居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为善而不积乎？（《大戴礼记·劝学》）

(58) 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史记·孝武本纪》）

(59) 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

## 2. 鼓 + 琴

(60) 淳于髡曰：“夫子亦诚无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鱼马犹知善之为善，而况君人者也。”（《韩诗外传·卷六》）

(61)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山，钟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韩诗外传·卷九》）

(62)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韩诗外传·卷九》）

(63) 钟子期死，伯牙僻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韩诗外传·卷九》）

(64) 齐景公纵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乐。（《韩诗外传·卷九》）

(65) 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玉居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为善而不积乎？（《大戴礼记·劝学》）

(66) 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坏，同于邱陵。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大戴礼记·本命》）



(67) 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史记·五帝本纪》）

(68) 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史记·六国年表》）

(69) 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史记·乐书》）

(70) 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史记·乐书》）

(71)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官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史记·卫康叔世家》）

### 3. 鼓 + 瑟琴

(72) 孔子曰：“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韩诗外传·卷八》）

(73) 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史记·郈生陆贾列传》）

(74) 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判节度，穷极幼眇。（《汉书·元帝纪》）

(75)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其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左个，以出春令。（《淮南子·时则训》）

## （二）鼓 + 器皿名词

### 鼓 + 缶

(76) 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箏鼓缶而已。（《盐铁论·散不足》）

(77)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淮南子·说林训》）

### （三）鼓 + 声音名词

#### 1. 鼓 + 噪

(78) 于是旄旌羽袂矛戟剑拔鼓噪而至。（《史记·孔子世家》）

(79) 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80) 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史记·田单列传》）

(81) 齐人鼓噪而起，欲执鲁公。（《新语·辨惑》）

(82) 设规虑，施蔚伏，见用水火，出珍恠，鼓噪军，所以营其耳也；曳梢肆柴，扬尘起塌，所以营其目者，此善为诈佯者也。（《淮南子·兵略训》）

#### 2. 鼓 + 宫

(83) 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 3. 鼓 + 商

(84) 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 4. 鼓 + 角

(85) 或言：“师旷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危；……”（《论衡·感虚篇》）

(86) 师旷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质性生出之也。  
(《论衡·感虚篇》)

#### 5. 鼓 + 新声

(87) 公曰：“君度其上下咸通之，权其轻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见之；鼓民之声，耳既闻之；动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爱民亲贤而教不能，民庶说乎？”（《大戴礼记·少闲》）

(88) 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夜闻鼓新声者，说之，使人问之，左右皆报弗闻。（《论衡·纪妖篇》）

(89) 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子为我听而写之。”（《论衡·纪妖篇》）

(90) 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淮南子·泰族训》）

### （四）鼓 + 艺术活动名词

#### 鼓 + 歌

(91) 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淮南子·本经训》）

### （五）鼓 + 工具名词

#### 1. 鼓 + 刀

(92) 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93) 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

臣。……”（《史记·刺客列传》）

(94) 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史记·樊郤滕灌列传》）

(95) 樊哙、夏侯婴、灌婴之徒，方其鼓刀仆御贩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勒功帝籍，庆流子孙哉？（《汉书·列传第一一赞》）

(96) 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汉书·王褒传》）

(97) 舞阳鼓刀，滕公厩驹，颍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汉书·列传第七〇下》）

(98) 必将以貌举人，以才进士，则太公终身鼓刀，宁戚不离饭牛矣。（《盐铁论·地广》）

(99)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淮南子·汜论训》）

(100)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淮南子·脩务训》）

## 2. 鼓 + 橐

(101) 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淮南子·本经训》）

### （六）鼓 + 指人名词

#### 鼓 + 不成列

(102) 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厄人。”（《春秋繁露·王道》）

(103) 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史记·宋

微子世家》)

(104) 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淮南子·泰族训》）

### （七）鼓 + 动物身体名词

#### 1. 鼓 + 翼（翅）

(105) 震也者，鸣也；响也者，鼓其翼也。（《大戴礼记·夏小正》）

(106) 其辞曰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西京杂记·卷四》）

(107) 青蛉犹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栖茂树，鼓其翼，奋其身，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也。（《新序·杂事》）

(108) 淮南之国，在地东南，如审升天，宜举家先从昆仑，乃得其阶；如鼓翼邪飞，趋西北之隅，是则淮南王有羽翼也。（《论衡·道虚篇》）

(109) 师旷奏白雪之曲，雷电下击；鼓清角之音，风雨暴至。（《论衡·自然篇》）

#### 2. 鼓 + 腹

(110) 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11) 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谓大治。（《淮南子·俶真训》）

(112) 流黄、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国在其东。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淮南子·坠形训》）

## 3. 鼓 + 臂

(113) 孟尝君夜出秦关，鸡未鸣而关不闾，下坐贱客，鼓臂为鸡鸣，而鸡皆和之，关即闾，而孟尝得出。（《论衡·定贤篇》）

## 4. 鼓 + 舌

(114) 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盐铁论·利议》）

## (八) 鼓 + 代词

## 鼓 + 之

(115) 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史记·书第二·乐》）

(116) 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史记·书第二·乐》）

《韩诗外传》2例、《史记》多例。

## (九) 鼓 + 其他

(117) 鼓严簿，纵獠者，江河为陆，泰山为櫓。（《史记·司马相如传》）

(118) 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颜师古注：如淳曰：“铸铜铁，扇炽火，谓之鼓。”）（《汉书·终军传》）

(119) 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贍民器也。（《汉书·终军传》）

(120) 鼓舞万物者，雷风乎！（《法言·卷十二》）

(121) 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盐铁论·刺权》）

(122)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盐铁论·水旱》）

(123) 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盐铁论·水旱》）

(124) 钻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驱马不可以追速，进舟不可以涉水也。（《潜夫论·思贤》）

(125) 欲之甚者，至或当风鼓箠，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论衡·变动篇》）

由以上罗列可知“鼓”在汉代的搭配显示出“鼓”的各义位的义域变化情况：

（一）演奏乐器，这一义位有四个变体：

1. “弹拨（乐器）”：汉代仍有不少“鼓瑟”、“鼓琴”、“鼓瑟琴”等搭配，说明这一义位变体基本没变。

2. “击打（乐器）”：反映这一义位变体的搭配“鼓鼓”、“鼓馨”、“鼓簧”、“鼓棘”以及“鼓缶”、“鼓盆”、“鼓柷”在汉代所见不多，只见“鼓缶”1例，即使这一义位变体在汉代的语言中没有消失，它的义域也明显缩小了。

3. “（使）发出某一种声音”：先秦时期的“鼓噪”、“鼓宫”、“鼓角”、“鼓新声”等搭配在汉代依然保留，说明这一义位在汉代变化不大。

4. “进行某一艺术活动”：先秦时期的“鼓歌”、“鼓舞”、“鼓乐”等搭配，汉代只1例“鼓歌”，未见“鼓舞”、“鼓乐”的搭配，也显示这一义位的义域在萎缩。

（二）“操动工具”，先秦时期的“鼓刀”、“鼓鞭”、“鼓橐”等搭配，汉代只有“鼓刀”、“鼓橐”，而且多出现于援引古文的例句，说明这一义位在汉代也处于萎缩状态。

（三）“击鼓进军”，该义位在先秦时期有两个变体：1、“向敌军击鼓进攻”；2、“鼓使自己的军队进攻”。先秦时期

有“鼓不成列”、“鼓险”、“鼓士”、“鼓兵”、“鼓众”等搭配，汉代只有1例“鼓不成列”，而且是援引古文，看来“鼓”的“击鼓进军”义在汉代已趋于消亡。

(四)“用力于身体某一部位”，汉代仍保留了“鼓翼(翅)”、“鼓腹”、“鼓臂”、“鼓舌”等搭配，说明这一义位在汉代仍然存在。

由以上分析可知，“鼓”作为动词的几个义位，在汉代并不活跃，有几个义位的义域有明显的缩小，只有个别的义位基本保留了先秦时期的状态。现代汉语中“鼓”已没有“演奏乐器”、“操动工具”、“击鼓进军”、“用力于身体某一部位”等义位，“鼓”的这些义位衰微和消亡的过程在汉代就开始了。

### 三、词语搭配变化反映词语义位的变化

传统的字典辞书在解释词义时，往往联系具体的例句，这对于确定和理解词义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做法也表明古人其实已经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了词语搭配对于理解词义的作用了。如果我们纯粹以词语搭配为依据去理解和分析词语的意义，就会发现词语搭配对于判定词语的义位和义值是必不可少的，词语的义位和义值的变化也常常通过词语搭配的变化反映出来。下面以“穿”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

通过考察汉代以前的文献，我们发现动词“穿”的用例虽不多，但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及物动词“穿”主要义位是“挖掘使成洞穴”，这一义位有两个变体：

(一)“在……上挖掘使成洞穴”，这一意义的“穿”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施及对象的宾语：

(1)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诗经·召南·行露》）



(2)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诗经·召南·行露》）

(3) 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庄子·德充符》）

(4)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

另有：穿室（《荀子》2例），穿耳（《庄子》1例）

在以上“穿我屋”、“穿我墉”、“穿陵”、“穿耳”、“穿牛鼻”等搭配中，“穿”都是“打洞于……”或“在……上打洞”的意思，“我屋”、“我墉”、“陵”、“耳”、“牛鼻”等名词都是“穿”的处所宾语。

(二)“挖掘使成……”，这一意义的“穿”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或结果的宾语：

(5) 是譬犹噎而穿井也。（《墨子·公孟》）

(6) 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墨子·备穴》）

(7) 而令邪穿亅穴，令亅广必夷客队，疏束树木，……（《墨子·备城门》）

(8)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窰窞，脩困仓。（《礼记·月令》）

(9)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庄子·大宗师》）

另有：空井（《国语》、《吕氏春秋》各2例），穿窰窞（《礼记》、《吕氏春秋》各1例），穿池（《庄子》1例）。

在以上“穿井”、“穿亅穴”、“穿窰窞”、“穿窞窞”、“穿池”等搭配中，“井”、“穴”、“窰窞”、“窞窞”、“池”等都是“穿”的结果宾语。

通过考察汉代的材料，发现“穿”在汉代基本保留了先秦

时期的搭配形式。

汉代文献中显示有不少先秦时期就有的“穿井”、“穿穴”、“穿窞窖”、“穿池”等搭配，而先秦时期的“穿屋”、“穿陵”、“穿耳”、“穿牛鼻”、“穿室”等搭配在汉代却极少见到；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搭配，如“穿渠”、“穿门”、“穿地”、“穿垣”、“穿城”、“穿洛（江、河）”等。试举例分析如下：

### （一）穿+土（地、城、垣、墙、壁、石）

#### 1. 穿+地（土、冢）

（10）公悔，思母不见，穿地相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11）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史记·郑世家》）

（12）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汉书·沟洫志》）

（13）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汉书·酷吏列传》）

（14）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与穿同事，尸与棺一实也。（《论衡·讥日篇》）

（15）如以穿土贼地之体，凿沟耕园，亦宜择日。（《论衡·讥日篇》）

（16）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汉书·哀帝纪》）

（17）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张汤列传》）

（18）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从之。（《汉书·田儉列传》）

另有：穿池（《论衡》1例），穿土（《论衡》2例，《汉书》4例）。

## 2. 穿+垣(墙、壁)

(19) 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  
(《史记·张丞相列传》)

(20) 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汉书·申屠嘉列传》)

(21) 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  
(《汉书·胡建列传》)

(22) 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汉书·胡建列传》)

(23) 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汉书·外戚列传下》)

(24) 今北军盐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与士市，不立刚武之心。(《说苑·指武》)

(25) 北军盐御史为奸，穿北门垣以为贾区。(《说苑·指武》)

(26) 穿舍后墙为小户。(《汉书·孙宝列传》)

(27) 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卷二》)

## 3. 穿+城

(28) 躬立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  
(《汉书·息夫躬列传》)

(29) 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泂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汉书·元后列传》)

(30) 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  
(《汉书·元后列传》)

(31) 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决引泂水。(《汉书·元后列传》)

(32) 穿凿垣墙，狸步鼠窃，莫之谓谁。（《论衡·答望篇》）

#### 4. 穿 + 石

(33) 泰山之溜穿石，引绳久之，乃以契木。（《说苑·正谏》）

(34) 泰山之雷穿石，单极顛断。（《汉书·枚乘列传》）

#### (二) 穿 + 渠

(35) 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史记·河渠书》）

(36) 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史记·河渠书》）

(37) 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度可得五千顷。（《史记·河渠书》）

(38)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史记·河渠书》）

另有：穿渠、穿……渠（《史记》8例以上，《汉书》15例以上）。

#### (三) 穿 + 门（户、孔）

##### 1. 穿 + 门（户）

(39) 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史记·张丞相列传》）

(40) 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墉垣。（《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41) 不便，更穿一门，南出。（《汉书·申屠嘉列传》）

(42) 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堙垣。（《汉书·晁错列传》）

(43) 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椁桐棺，穿圻七尺……（《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44) 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淮南子·说言训》）

##### 2. 穿 + 孔（塹、圻穴）

(45)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刳，下从之。（《史

记·田儋列传》))

(46) 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门户。(《汉书·陈汤列传》))

(47) 穿圻穴卧，造黄泉之际，人之所恶也。(《论衡·别通篇》))

就“义位”来说，动词“穿”的义位主要是延续先秦时期的“挖掘”义，它有两个变体：一、“在……上挖掘使成洞穴”，这一意义的“穿”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施及对象的宾语，汉代这类宾语有“土”、“地”、“垣”、“城”、“墙”、“壁”、“石”等；和先秦时期相比，“穿”的这一意义的义域明显扩大了，它不仅仅在屋、墉、陵、耳、鼻等事物上挖掘，而且可以在土、地、垣、城、墙、壁、石上挖掘。二、“挖掘使成……”，这一意义的“穿”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或结果的宾语，汉代这类宾语有“渠”、“门”、“户”、“孔”、“塹”、“圻穴”等。和先秦时期相比，“穿”的这一意义的义域也明显地扩大，不仅可以“穿”出井、穴、窠窖、窠窟、池来，而且可以“穿”出渠、门、户、孔、塹、圻穴来。

下列“穿”的搭配，则反映了汉代动词“穿”在“挖掘”这一义位上，产生了新的义位变体：

### 1. 穿+河(江、洛)

(48) 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史记·河渠书》))

(49) 禹非不爱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汉书·沟洫》))

(50)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史记·河渠》，《汉书》同此)

另有：穿洛（《史记》、《汉书》各1例），穿二江（《汉书》1例）。

## 2. 穿+泉

(51) 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

## 3. 穿+水

(52) 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史记·封禅》）

(53) 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薄池沟水。（《汉书·郊祀上》）

在以上各种搭配中，“穿”依然是“挖掘”义，但在“穿河”、“穿洛”、“穿江”等搭配中，“穿”的“挖掘”义表现出的变体是“挖掘使……疏通”；在“穿泉”、“穿…水”等搭配中“穿”的“挖掘”义表现出的变体是“挖掘使贯通……”。

可以说“穿”在汉代动词意义仍主要是“挖掘”，它的义域在扩大，义位变体在增加。

下列搭配则显示出“穿”在汉代产生了新义位的萌芽：

(54) 为体，则与金石等，以尧之精诚，灭日亏金石，上射日则能穿天乎？（《论衡·感虚篇》）

(55) 穿天之体，人力不能入。（《论衡·道虚篇》）

(56) 使针锥未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论衡·状留篇》）

(57) 以椎击凿，令凿穿木。（《论衡·顺鼓篇》）

(58) 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史记·韩长孺传》）

(59) 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淮南子·泰族训》）

(60) 若穿胸、儋颡耳、焦侥、跂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论衡·艺增篇》）

以上四例，“穿”都不是“挖掘”义，而是“钻刺”义；它表现为两个变体：一、“穿铜釜”、“穿物”、“穿木”、“穿天”等搭配中“穿”意义是“（以尖利器具）钻刺……”；二、“穿鲁

编”、“穿冠”、“穿胸”等搭配中“穿”意义是“(以尖利器具)刺透……”。

(61) 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书·韩安国传》)

这一例子中，“穿塞”中的“穿”既不是“挖掘”义，又不是“钻刺”义，而是“从……穿过”义，反映了“穿”的新义位的萌芽。

(62)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西京杂记·卷一》)

这一例子中，“穿”是“使……钻刺”义，应是“钻刺”义的变体；“穿”所带的宾语是“穿”的工具，“穿针”这一搭配形式在汉代就已经产生了。

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土文献，发现“穿”的搭配除保留先秦时期和两汉时代的一些搭配外，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的特点。

先秦时期多见的“穿井”、汉代多见的“穿渠”、“穿池”此一时期仍多见，《后汉书》中“穿井”不少于2例，“穿渠”不少于4例；《宋书》“穿池”不少于6例，“穿井”不少于3例，“穿渠”不少于2例；《魏书》“穿井”至少有1例，“穿池”不少于7例。汉代常见的“穿土”、“穿地”、“穿垣”、“穿门”、“穿户”在此一时期所见不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穿”和一些新的名词搭配，显示出原有义位的义域在扩展：

(一) 汉代产生的义位“钻刺”的变体之一——“(以尖利器具)刺透……”在中古时期义域扩展，产生了一些新的搭

配:

1. 穿 + 单衣

(63) 冲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三国志·魏书·王冲传》)

2. 穿 + 荷

(64) 桂叶竟穿荷，蒲心争出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范云〈贻何秀才诗〉》)

(65) 穿荷低晚盖，衰柳挂残丝。(《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庾信〈上益州上柱国赵王诗二首〉》)

3. 穿 + 札

(66) 预无技艺之能，身不跨马，射不穿札。(《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

(67) 杜预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尝跨马。(《宋书·杜预传》)

(68) 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颜氏家训·勉学》)

4. 穿 + 胸

(69) 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抱朴子内篇·至理》)

(70) 黄池无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泛土船，沙壹触木而生群龙，女娲地出，杜宇天堕。(《抱朴子内篇·释滞》)

5. 穿 + 颊

(71) 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世说新语·文学》)

6. 穿 + 肠

(72) 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殷芸小说·晋江左人》)



7. 穿 + 肉

(73) 若复有神，当令穿肉不入。(《南齐书·魏虏传》)

8. 穿 + 阴下

(74) 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搜神记·卷十四》)

9. 穿 + 冠

(75) 张目决眦，发怒穿冠。(《宋书·乐志四》)

10. 穿 + 屋

(76) 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殷芸小说·秦汉魏晋宋诸帝》)

11. 穿 + 冻水

(77) 入冰穿冻水，饮浪聚流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尚法师〈饮马长城窟〉》)

(二) 先秦时期“穿”已有“挖掘使成……”义，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保留“穿井”、“穿池”以及汉代出现的“穿孔”等搭配外，还出现了“穿眼”等搭配，显示这一意义的义域在扩展。

1. 穿 + 孔

(78) 至四七日，穿孔，绳贯，日中曝，欲得使乾，然后内之。(《齐民要术·造神并酒》)

2. 穿 + 眼

(79) 竹杖穿眼，十个一贯，口向上，于屋北檐下悬之，经冬令瘥。(《齐民要术·脯腊》)

(80) 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质，贯穿仁义之道，不行若此之事。(《三国志·吴书·是仪胡综传》)

(三) “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新的搭配，反映了

“穿”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义位。试说明如下：

从下列搭配看，“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从……穿过”的义位，上文已谈到，汉代已出现了“穿塞”的搭配，这一义位汉代已萌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成熟，众多搭配都显示了这一义位。

#### 1. 穿 + 塞

(81) 五年秋，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后汉书·鲜卑传》)

(82) 秋，鲜卑穿塞入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能克。(《后汉书·鲜卑传》)

#### 2. 穿 + 围

(83) 宣王令军穿围，引兵东南向，而急东北，即趋襄平。(《三国志·公孙瓒传》)

#### 3. 穿 + 树

(84) 穿大树作巢，如升器。(《博物志·异鸟》)

(85) 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户口径数寸。(《搜神记·卷十二》)

(86) 入花花不见，穿柳柳阴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王容〈大堤女〉》)

#### 4. 穿 + 石

(87)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搜神记·卷一》)

(88)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雁门泉水穿石涌出。(《魏书·灵征上》)

说明：第一例“使穿一盘石”中“穿”义为“(以尖利器具)钻刺……”，第二例“雁门泉水穿石涌出”中“穿”就是

“从……穿过”义。

### 5. 穿+冢

(89)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穿冢出。  
(《宋书·五行五》)

说明：“穿冢”中“穿”不是“挖掘使成……”，而是“从冢穿过”义。

(四)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穿珠”等搭配，显示“穿”在中古有了“(使)系联”这一义位：

### 1. 穿+珠

(90) 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  
(《殷芸小说·周六国前汉人》)

(91) 四五日浥浥时，绳穿胶饼，悬而日曝。(《齐民要术·煮胶》)

(92) 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文心雕龙·杂文》)

(93) 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高允〈罗敷行〉》)

### 2. 穿+颌

(94) 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铁环穿宣颌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以羹饭，以猪狗法食之。(《魏书·铁弗刘虎传》)

(五) 汉代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义位“使……钻刺”到中古时期已成熟，“穿针”有较多的用例。

### 穿+针

(95) 向天穿针，不见天怒者，非轻于天，意有所在耳。  
(《殷芸小说·吴蜀人》)

(96) 故穿双眼针，特缝合欢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梁诗·刘孝威〈七夕穿针诗〉》)

(97) 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针楼。(《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庾肩吾〈中七夕诗〉》)

(98) 并结连枝缕，双穿长命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庾信〈夜听捣衣诗〉》)

通过以上对“穿”自先秦时期至中古的搭配变化的分析可知，动词“穿”较早的义位是“挖掘”，后来义位变体在增加，义域在扩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产生了“(使)系联”、“使……钻刺”等义位。《汉语大词典》4908页“穿”字第4个义项是“贯通、贯穿”，与这里所说的“(使)系联”义相同，但没有列出与“使……钻刺”义相当的义项。

## 第二节 根据词语搭配变化考察语法的变化

### 一、搭配变化反映单个词的语法功能的变化

传统训诂学在训释古汉语词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训释词义的同时，也难免涉及词语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但训诂学以解释疑难词汇、通读经典为目的，所以，对古汉语中大量实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的演变轨迹的考察，目前还不能不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如果要考察具体一个实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历时演变，词语的搭配变化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内容。我们以“走”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现代汉语的动词“走”多数情况下不带宾语，但有时可以

说“他走了一段路”；也可以说“他边走路，边看书”。这两个句子中的“走”都带了宾语“路”，“路”是表示“走”这一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的宾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走”是不是可以带宾语？所带宾语是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的名词？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通过考察“走”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搭配变化才能知道：

先秦时代的文献，我们选取《诗经》、《左传》、《管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五部文献为考察对象，发现“走”带宾语的情况如下：

### （一）“走”可带无生命名词宾语，如

#### 1. 专有地理名词（国名、地名、城市名）

（1）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吕氏春秋·权勋》）

（2）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吕氏春秋·贵卒》）

另有：走莒、走鲁（《管子》各1例），走芒卯（《战国策》3例），走秦（《战国策》2例），走楚、走晋楚、走泾阳于关外（《战国策》各1例）。

以上句子中的“走莒”、“走鲁”等搭配，动词“走”所带的宾语是国名或地名，也是作“走”这一动作行为的目的和方向。

#### 2. 普通地理名词

（3）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左传·文公十七年》）

（4）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左传·文公十六年》）

（5）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左传·宣

公十二年》)

以上句子中的“走险”、“走其邑”、“走林”等搭配，动词“走”所带的宾语是地名，也是动词“走”这一动作行为的目的和方向。

### 3. 方位名词

(6) 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子·形势解》)

句子中的“走下”搭配，动词“走”所带的宾语是方位名词，也是动词“走”这一动作行为的目的和方向。

### 4. 普通名词

(7) 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左传·昭公七年》)

(8) 卜筮走望，不爱牲玉。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左传·昭公十八年》)

(9) 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另有：蝉之走明火、走利(《吕氏春秋》各1例)，走祸(《管子》1例)。

句子中的“走群望”、“走望”、“走其望”、“走明火”、“走利”、“走祸”等搭配，动词“走”所带的宾语是“望”、“火”、“利”、“祸”等，也是动词“走”这一动作行为的目的和方向。但“走”在这组搭配中已不是具体的“行走”，它的意义已虚化，而是指人的“行为”，“走明火”可理解为“飞向明火”，而“走群望”、“走望”、“走其望”、“走利”、“走祸”等搭配中的“走”，已不是指人在空间范围内的位移，而是指人的行为“趋向于”某一种目的或结果。

## (二) “走”带有生命物名词宾语

### 1. 指人名词

(10) 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战国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

(11) 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管子·匡君大匡》）

(12) 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战国策·楚王死》）

(13) 割地固约者又苏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苏秦也。（《战国策·楚王死》）

(14) 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战国策·秦使王翦攻赵》）

(15) 郑强之走张仪于秦，曰仪之使者，必之楚矣。（《战国策·郑强之走张仪于秦》）

以上几句中的“走人”、“走君”、“走太子”、“走秦军”、“走张仪”等搭配，“走”是使动意义，是“使……奔跑”的意思。动词“走”所带的宾语是“走”这一动作行为的施动者。

### 2. 动物名词（马、犬、狗）

(16)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诗经·大雅·绵》）

(17) 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管子·小问》）

(18) 且走马前疾，道也。（《管子·小问》）

(19)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踰踰者……（《战国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

(20) 田猎驰骋，弋射走狗，贤者非不为也。（《吕氏春秋·贵当》）

以上几例的“走马”、“走犬”、“走狗”等搭配中，动词“走”也是“使……奔跑”的意思，它所带的宾语也是“走”这一动作行为的施动者。

### （三）“走”带指示代词“之”作宾语

(21) 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22) 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吕氏春秋·荡兵》）

(23) 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吕氏春秋·适威》）

(24) 秦王闻而走之，冠带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苏乃苏。（《战国策·威王问于莫敖子华》）

这4例中的“之”，都是指“走”的方向和目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先秦时期的动词“走”至少有两个义位：1、“向……奔跑”，这一义位的“走”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和目的的名词（包括国名、地名和方位名词）和指示代词“之”作宾语，这一义位的搭配如“走莒”、“走鲁”、“走秦”、“走楚”、“走晋”、“走涇阳”、“走芒卯”、“走险”、“走其邑”、“走林”、“走下”等；“走”的该义位有一个变体，即“走”的意义虚化，不是指人或动物在空间上的位移，而是指人或动物的行为趋向于可能的结果或目标，如“走群望”、“走望”、“走其望”、“走明火”、“走利”、“走祸”等搭配，“走”是“为……（目标或结果）而做”的意思。2、动词“走”的另一个义位是“使……奔跑”，这一义位的“走”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施动者



的有生命名词（人或动物）作宾语，如“走人”、“走君”、“走太子”、“走秦军”、“走张仪”、“走马”、“走犬”、“走狗”等搭配。

汉代的文献，我们考察了《史记》、《汉书》、《盐铁论》、《列女传》、《淮南子》、《论衡》等文献，发现动词“走”带宾语的例子仍大量出现，动词“走”的两个义位（即“向……奔跑”和“使……奔跑”两个义位）在两汉时代仍有生命力，动词“走”带表示动作行为目的和方向的名词宾语或表示动作行为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能力仍有一定的强势。我们可以从所发现的众多用例中选取若干例子：

### （一）“走”带无生命名词宾语

#### 1. 走+专有地理名词（国名、地名、城市名）

(25) 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

(26)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史记·秦本纪》）

(27) 景驹走死梁地。（《史记·项羽本纪》）

(28) 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史记·项羽本纪》）

(29) 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史记·项羽本纪》）

(30) 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史记·项羽本纪》）

#### 2. 走+普通地理名词

(31) 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史记·项羽本纪》）

(32) ……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史记·项羽本纪》）

(33) 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

(《史记·高祖本纪》)

(34) 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闻羽至，尽走险阻。

(《汉书·高祖纪上》)

(35)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

(36) 渔者走渊，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则走，夕过市则步，所求者亡也。(《淮南子·说林训》)

(37)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汉书·萧何曹参列传》)

(38) 颂曰：齐君攻鲁，义姑有节，见军走山，弃子抱侄，齐将问之，贤其推理，一妇为义，齐兵遂止。(《列女传·鲁义姑姊》)

(39) 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淮南子·齐俗训》)

### 3. 走+方位名词

(40)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汉书·食货志上》)

(41)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列传》)

(42) 须臾义至，内谒径入，立乃走下。(《汉书·翟方进列传》)

## (二) “走”带所指为有生命体的名词宾语

### 1. 走+指人名词

#### A类

(43) 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

(44)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

(45) 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史记·卫将军列传》）

(46) 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47) 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史记·魏世家》）

(48) 羽大破秦军巨鹿下，虏王离，走章邯。（师古曰：“章邯被破而走。”）（《汉书·项羽纪上》）

(49) 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汉书·卫青列传》）

(50) 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史记·大宛列传》）

(51) 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列女传·陈女夏姬》）

(52) 燕袭走东胡，辟地千里，度辽东而攻朝鲜。（《盐铁论·伐功》）

#### B类

(53) 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史记·赵世家》）

(54) 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史记·淮阴侯列传》）

(55) 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史记·吴王濞列传》）

(56) 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史记·李将

军列传》)

(57)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58) 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59) 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史记·樊哙滕灌列传》)

(60) 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史记·张丞相列传》)

(61) 于是信、张耳弃鼓旗，走水上军，复疾战。赵空壁争汉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汉书·韩信列传》)

(62) 始买臣与严助俱侍中，贵用事，汤尚为小吏，趋走买臣等前。(《汉书·朱买臣列传》)

(63)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汉书·匈奴列传上》)

(64) ……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汉书·西域列传下》)

## 2. 走+动物名词(马、犬、狗)

### A类

(65)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史记·平准书》)

(66) 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

(67) 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负也。（《史记·货殖列传》）

(68) 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史记·袁盎列传》）

(69) 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汉书·宣帝纪》）

(70)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汉书·食货志下》）

(71) 放为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莫府，仪比将军，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汉书·张汤列传》）

(72) 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汉书·霍光金日磾列传》）

(73) 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汉书·眭弘列传》）

(74)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列传下》）

(75) 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绡纈，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盐铁论·刺权》）

B类：

(76) 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谓也。（《淮南子·

人间训》)

### (三) “走”带指示代词“之”作宾语

(77) 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史记·高祖本纪》)

(78) 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史记·吴起本纪》)

由以上罗列可知，两汉时期动词“走”的搭配面貌和先秦时期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1、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走”和普通名词的搭配，如“走群望”、“走望”、“走其望”、“走明火”、“走利”、“走祸”等搭配，在所考察的两汉时期的文献没有发现用例。这显示出“走”的“向……奔跑”义位的义域在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时有所收缩。2、在动词“走”和所指为有生命体的名词的搭配即“走+指人名词”和“走+动物名词(马、犬、狗)”的搭配中都分出A类和B类，A类的“走”属于“使……奔跑”这一义位，而B类的“走”属于“向……奔跑”的义位，“走”在“向……奔跑”的义位上和指人名词或动物名词搭配的例子在所考察的先秦时期的文献没有发现，这显示出“走”的“向……奔跑”义位的义域在表示“走”空间上的方向和目标时是略有扩展的。所考察的两汉时期的文献显示，动词“走”在这一时期的义位和先秦时期相比变化不大，“走”带宾语的语法功能也没有明显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动词“走”带宾语的用例仍有不少：

#### (一) “走”带无生命名词宾语(地理名词)

##### 1. 走+专有地理名词(国名、地名、城市名)

(79) 辛未，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

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后汉书·孝灵帝纪》）

(80) 明年，光武自蓟得郎檄，南走信都，发兵徇旁县，遂攻柏人，不下。（《后汉书·王昌列传》）

(81) 后脩灵祐又合余众攻篡，篡复败走豫章，刘希祖亦以郡降。（《南齐书·萧赤斧列传》）

## 2. 走 + 普通名词

(82) 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后汉书·皇甫嵩列传》）

(83) 将军既欲委忠于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犹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后汉纪·孝灵皇帝纪》）

(84) 此则皇天授我之日，旷载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将欲何待？（《魏书·南安王桢传》）

(85) 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洛阳伽蓝记·卷五》）

## (二) “走”带所指为有生命体的名词宾语

### 1. 走 + 指人名词

#### A类

(86) 鮑荐彭为淮阳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张印与将军徭伟镇淮阳。伟反，击走印。彭引兵攻伟，破之。（《后汉书·岑彭列传》）

(87) 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后汉书·班超列传》）

(88) 太祖从之，遂破走显。（《魏书·张袞列传》）

(89) 于是率骑三万，次于龙鹄，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魏书·穆崇列传》）

(90) 是以戎车屡驾，亲冒风霜，灭赫连于三秦，走蠕蠕于漠北。（《魏书·李顺列传》）

(91) 遂连兵积岁，转战千里，长驱瀚海，饮马龙城，虽斩获名王，屠走凶羯，而汉之卒甲十亡其九。（《南齐书·孔稚珪列传》）

#### B类

(92) 其后立元和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复走奔索虏。（《宋书·氐胡列传》）

(93) 高遁走奔羌，文德追之至黎仰岭，高单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斩之，阴平、平武悉平。（《宋书·氐胡列传》）

(94) 天穆谓人曰：“吾欲收其才用，岂怀前忿也。今复不来，便须南走越，北走胡耳！”（《魏书·文苑列传》）

#### （三）走 + 动物名词（马、犬、狗）

(95) 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后汉书·梁统列传》）

(96) 以豉三升煮之，浙箕漉取汁，用沃米，释上谐可走虾。（《齐民要术·素食》）

(97) 远颺与麇麇，走蜃鳖及龟鼉。彼暖然兮巩洛，此邈矣兮关河。（《魏书·袁翻列传》）

(98) 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与群小共作鄙艺，掷涂赌跳，放鹰走狗，诸杂狡狴，日日辄往，以此为常。（《魏书·岛夷萧道成列传》）

#### （四）“走”带指示代词“之”作宾语

(99) 于绵竹击宝、忠，大破走之。（《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100) 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后汉书·顺阳怀侯嘉列传》）

(101) 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禹复破走之。（《后汉书·邓禹寇恂列传》）

(102) 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后汉书·耿弇列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词“走”仍然保留了先秦两汉时期就有的“向……奔跑”和“使……奔跑”两个义位，动词“走”的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标和方向的宾语和带动作行为的施动者宾语的语法功能已有了明显的弱化：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诗经》动词“走”共有2例，带宾语的有1例，占50%；《春秋左氏传》动词“走”共有37例，带宾语的有8例，占2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国志》共有“走”250例，动词用法有48例，占18.2%；《宋书》中动词“走”共有391例，带宾语的有29例，占8.4%；《魏书》中动词“走”共有655例，带宾语的有140例，占21%；《九家旧晋书辑本》动词“走”有37例，带宾语的有2例，只占6%强；《南齐书》中动词“走”共有107例，带宾语的有14例，占12.1%；《洛阳伽蓝记》中动词“走”共有11例，带宾语的有1例，占9%；《颜氏家训》中动词“走”共有2例，没有带宾语的用法；《世说新语》中动词“走”共有11例，带宾语的有2例，占18.8%；《齐民要术》中动词“走”共有9例，带宾语的有1例，占11.1%。这些数据显示，动词“走”带宾语的用法在动词“走”的全部用法中所占比例有了明显的减少。动词“走”带宾语的语法功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明显的衰弱。这一情况的产生有比较复杂的原因，介词“向”的出现应是一个重要的

方面：

(103) 义军主陈肫又破之于汝水，孟虬走向义阳。（《宋书·殷琰传》）

(104) 索儿走向乐平县界，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斩。（《宋书·薛安都传》）

(105) 安都子道智、大将范双走向合肥，诣南汝阴太守裴季降。（《宋书·薛安都传》）

另有：走向台、走向郁洲（《宋书》各1例），帝走向爱姬徐氏房、走向河北桑乾（《南齐书》各1例）。

介词“向”产生的年代有待进一步研究，就所考察的文献看，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墨子》、《商君书》、《老子》、《庄子》、《孟子》、《战国策》、《管子》、《孙子》、《荀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国语》、《吕氏春秋》、《楚辞》等文献中没有见到“走向……”之类的句子。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伤寒论》、《法言》、《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盐铁论》、《韩诗外传》、《说苑》、《新序》、《潜夫论》、《淮南子》、《列女传》、《越绝书》、《新书》、《论衡》、《新论》、《文子》、《吴越春秋》、《白虎通》、《山海经》、《东观汉记》、《风俗通义》、《新语》、《太平经》、《汜胜之书》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走向……”之类的句子。目前发现的“走向……”的搭配出现较早的两个例子是：

(106) 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余虏走向落川，复相屯结。（《后汉书·段颍传》）

(107) 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抱朴子内篇·登涉》）

介词“向”产生的时代可能要早一些，但“向”和地理名词构成介宾结构作动词“走”的补语的句子，即“走向……”搭配的产生应该晚于东汉时期，且其中的动词“走”已是不及物动词。“走向……”搭配的出现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的增加，与动词“走”由及物动词向不及物动词转换的过程应该是一致的，这一过程也正是动词“走”的带宾语的语法功能衰弱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地名）”搭配的用例的增加，也正好证明这一时期动词“走”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标和方向宾语的语法功能的衰退。

## 二、搭配变化反映某类词语法功能的变化

意义相近或相关的一组词，往往有着相同的语法功能，通过考察它们的搭配变化，也可以发现它们语法功能演变共同规律。“食”、“饭”和“饮”三词都是表示人和动物摄取自身必需品的动词，“食”和“饭”主要指摄取固体食物；“饮”主要是指摄取液体类饮品。这两个词在先秦时期都可以带表示人或动物的名词、代词作宾语，而这三个词所带的宾语又是“食”、“饭”和“饮”的施动者，一般把“食”、“饭”和“饮”的这种用法解释为“读破”、“四声别义”或“变调构词”。“食”、“饭”和“饮”在这种情况下读去声，“食”和“饭”的意思是“给（使、让）……吃”，“饮”的意思是“给（使、让）……喝”。不管“食”、“饭”和“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了区别于一般情况的新词，“食”、“饭”和“饮”都能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作宾语的语法功能是不容否认的，通过考察这三个词的搭配变化，可以看出这三个词的这种语法功能的变化轨迹。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食”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

词宾语的搭配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食 + 指人名词、食 + 之（代人）、食 + 人（养活人）、食 + 动物名词”等（详细例证请参考本文第二章）。

“饭”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搭配主要有以下形式：“饭牛”《吕氏春秋》有“饭牛”3例；《庄子》有“饭牛”2例，《韩非子》、《管子》、《楚辞》等都有用例。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饮”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搭配的形式有：饮之、饮 + 指人名词、饮 + 双宾语、饮马等。

由以上罗列可知，先秦时期，“食”和“饮”都可以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食”可以理解为“给（使、让）……食”，“饮”可以理解为“使（让）……饮”。这两个词所带宾语的情况大体一致，不同在于“饮”的使动意义的搭配更丰富，它可以带双宾语，如：“赵王饮赵盾酒”、“季氏饮大夫酒”（《左传》）。

为了节约篇幅，我们跳过两汉时代，考察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饭”、“食”和“饮”的这种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作宾语的搭配。由于“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带宾语的用法已不多见，我们不再列表，但“食”和“饮”则以列表的方式显示：

（一）“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情况：

（1）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门煮粥饭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魏书·扬播传》）

（2）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颜氏家训·勉学》）

（二）“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情况：



(三) “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  
代词宾语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中土文献“饮”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  
代词宾语的搭配情况表(一)

书 名	后 汉 书	三 国 志	宋 书	魏 书	南 齐 书	抱 朴 子 内 篇	搜 神 记	搜 神 后 记	殷 芸 小 说	颜 氏 家 训	世 说 新 语	九 章 算 术
搭 配												
饮 +												
人名、人	0	2	5	4	0	0	2	0	0	0	0	0
马、牛、羊	3	0	4	6	1	0	0	0	1	0	0	0
之(人)	1	1	2	2	0	1	1	0	0	0	0	0
双宾语	0	1	1	5	0	0	0	0	0	1	1	0
饮食之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注:《魏书》“饮马江水”4例既计入“饮双宾”又计入“饮马”;  
《世说新语》有“饮豚”1例。

魏晋南北朝中土文献“饮”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  
代词宾语的搭配情况表(二)

书 名	文 心 雕 龙	弘 明 集	齐 民 要 术	洛 阳 伽 蓝 记	孔 子 家 语	后 汉 纪	博 物 志	昭 明 文 选	魏 晋 南 北 朝 诗 歌	九 家 旧 晋 书 辑 本	墓 志 汇 编	魏 晋 南 北 朝	合 计
搭 配													
饮 +													
人名、人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6
马、牛、羊	0	1	1	0	2	0	1	5	28	2	1	0	56
之(人)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11
双宾语	0	0	0	1	0	0	1	0	1	1	0	0	13
饮食之	0	0	2	0	0	1	0	0	0	0	0	0	6

以上列表显示，魏晋南北朝时期，“饭”、“食”和“饮”的使动意义依然存活，“饭”、“食”和“饮”依然具有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功能。就以上罗列显示的信息看，“饭”的使动意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退很明显；“食”和“饮”使动意义的搭配例子虽不比先秦时期少，但相对于中古时期的大量文献来说，这些例子不能算多，《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等大部头的文献中，“食”的使动意义的搭配都不到10例，“饮”的使动意义的搭配多一些，但最多的也只是十几例。即使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食”和“饮”的使动意义的搭配功能已处于衰落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基本确认“食”和“饮”的使动意义的搭配功能在魏晋南北时期的发展不明显。

个别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主要是“饮”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动物名词宾语的搭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活跃和发展的态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搭配的数量增加；2、搭配对象的种类增加。下面具体讨论：

先秦时期所考察的文献中所见“饮”与动物名词搭配的例子主要有：饮马（《左传》3例），饮彘（《左传》1例），饮其羊（《荀子》1例），饮余马（《楚辞·离骚》1例）。

就这些例子看，先秦时期“饮”带动物名词的宾语时，搭配对象主要是“马”，只偶尔是“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

#### 1. 饮马

(3) 井有汲水妇人，暹令饮马，因问曰：“崔瀛州何如？”（《魏书·崔暹传》）

(4) 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首秋

大集，则南渚可为饮马之津，霍岭必成徙倚之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中》）

(5) 及青宾赤狄，同恶相求，入晋地而射雕，度涑川而饮马。（《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

(6) 明年，虏南寇至瓜步，饮马于江。（《宋书·五行四》）

另外有：饮马瀚海、饮马长泾（《宋书》各1例），饮马长江、饮马龙城（《南齐书》各1例），饮马瀚海之滨、饮马江湖、饮马江水（《魏书》各1例），饮马长江（《魏书》2例）。

如以上所举，前两个例子是“给（使、让）马喝水”。“饮马”是一个词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马”有些情况下已成词，如以上所举从第三例开始的“饮马于江”、“饮马瀚海”、“饮马长泾”、“饮马龙城”、“饮马瀚海之滨”、“饮马江湖”、“饮马江水”等句中，“饮马”都是指“进军某地”，《汉语大词典》收该词，举《史记》例。

## 2. 饮羊

(7) 所冀方留棹，行当息饮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后临荆州诗〉》）

(8)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孔子家语·相鲁》）

(9) 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孔子家语·相鲁》）

## 3. 饮牛

(10) 乘至零陵泾溪，骏驶非常，因息驾饮牛。（《宋书·五行五》）

(11) 牛产日，即粉谷如米屑，多著水煮，则作薄粥，待冷饮牛。（《齐民要术·养羊》）



#### 4. 饮豚

(12) 烝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世说新语·汰侈》）

“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带动物名词宾语的例子比先秦时期数量多，种类也多，不仅有“饮马”、“饮羊”，而且有“饮牛”、“饮豚”，可以认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使动意义的“饮”带动物名词宾语的功能略有扩展。

现代汉语中，“吃”大致代替了“食”，“喝”大致代替了“饮”，但“吃”、“喝”都没有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功能，即是说，没有“给（使、让）……吃（喝）”的使动意义。在表示人给动物喂水的时候，现代汉语中依然用“饮”，读去声。

通过考察使动意义的“饭”、“食”和“饮”三个词自先秦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搭配变化，可以看出这三个词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名词、代词宾语的语法功能有的已表现出明显的衰退，有的表现是没有明显的发展，只有“饮”带表示动作施动者的动物名词宾语的功能略有发展，而且“饮”的这一功能一直保留至今。

### 第三节 根据词语搭配变化考察常用词的演变

#### 一、搭配变化反映新词的产生

通过考察词语搭配情况，可以看出一个词产生的大致年代，我们以“宰”为例说明这一情况：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宰”主要是个名词，也有动词用法，如：

(1)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晏子春秋·子尾疑晏子不受庆氏之邑晏子谓足欲则亡》）

例中的“宰”是“主管”、“掌管”的意思。“在先秦，甚至在汉初，‘宰’都没有宰杀义”<sup>①</sup>。

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的动词用法的例子已为数不少，我们把所发现的动词“宰”带宾语的例子进行分类，可以看出动词“宰”带宾语的例子可分两类：

(一) “宰”为“主宰、主管”义，“宰”所带宾语有三类

1. 所带的宾语是地理名词（国名、地名、城、邑、县、郡）

(1) 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后汉书·朱浮传》）

(2) 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东平宰汉，宠绝列蕃。（《魏书·彭城王勰传》）

(3) 荣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历宰二城。（《后汉书·周荣传》）

(4) 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约省素，家无货积。（《后汉书·刘宠传》）

(5) 进补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出宰野王令。（《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

另有：（李）严宰秭归、安汉宰南（《三国志》各1例），宰二邑、宰天下（《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各1例），宰此邑、宰金山（《宋书》各1例），宰御天下（《南齐书》1例），宰沁水县、宰汉、出宰长社、屈宰高阳（《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各1

<sup>①</sup> 王凤阳：《古辞辨》54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例)，宰襄城之郡（《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周》1例），宰千户县（《颜氏家训》1例），宰制天下、宰神邑（《魏书》各1例）。

2. 所带宾语为指人的集体名词：

(6)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后汉书·左雄传》）

(7) 君子治应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为一台职乎。（《九家旧晋书辑本·何法盛晋中兴书》）

另有：宰民（《魏书》5例）。

3. 所带宾语为指物的名词（物、世）：

(8) 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宋书·武帝纪中》）

(9) 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魏书·高允传》；《魏书》有“宰物”2例）

(10) 屈身宰世，大济横流。（《魏书·匈奴刘聪传》）

## 二、“宰”为“宰杀”义，“宰”所带宾语有两种情况

1. “宰”的宾语主要是动物类名词（牛、羊、豚等）：

(11) 而人君烹肥宰脂，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饜饩。（《抱朴子内篇·论仙》）

(12) 而徒烹宰肥脂，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至死不悟，不亦哀哉？（《抱朴子内篇·道意》）

另有：宰肥牛（《宋书》1例），宰牛（《宋书》2例），宰羊（《颜氏家训》1例），宰猪羊（《世说新语》1例）。

2. “宰”的宾语主要是动物类集体名词（生、畜、牺牲等）：

(13) 或举门扣头，以向空坐，烹宰牺牲，烧香请福。（《抱朴子内篇·勤求》）

(14) 上即位后，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蒸一盘，上即以充饭。（《南齐书·陈显达传》）

另有：宰牲（《南齐书》1例），宰一畜（《弘明集》1例）。

在所考察的文献中也发现有个别“宰”以所指是动物的指示代词作宾语的例子：

(15) 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颜氏家训·归心》）

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见到“宰”与“屠”、“杀”连用的例子：

(16) 寻兼掌正厨，融见宰杀，回车径去，自表解职。（《南齐书·张融传》）

(17) 更宰杀为饌，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世说新语·雅量》）

(18) 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限剂。（《抱朴子内篇·道意》）

一般认为，先秦时期具有“屠杀”义的动词“宰”还没有产生，这一动词产生的时间应在汉代以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的搭配情况看，这一时期具有“屠杀”义的动词“宰”已有不少的用例，它可以带所指是有生命物的名词、指示代词“之”等宾语。“宰”的搭配情况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宰”已经产生并发展完善，具有较强的搭配能力。

## 二、搭配变化反映旧词的死亡

上文已谈到，通过考察一个词的搭配情况可以看出一个

词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一个词的退化和消亡，也可从它与其他词的搭配反映出来，我们以动词“如”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动词“如”是“到……（地方）去”的意思，是及物动词，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标或方向的名词宾语。该词在先秦很活跃，从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墨子》、《商君书》、《老子》、《庄子》、《孟子》、《战国策》、《管子》、《孙子》、《荀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国语》、《吕氏春秋》、《楚辞》等文献看，有大量的用例，仅《左传》中就有 370 例以上。“如”所带的宾语主要有国名、地名、宫室名、军队名等，举例如下：

### 1. 国名

(1)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媵。（《左传·隐公八年》）

(2) 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吕氏春秋·遇合》）

另有：如齐（《左传》83 例），如楚（《左传》46 例），如晋（《左传》161 例），如陈（《左传》12 例）。

### 2. 地名

(3) 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4) 陈侯如会，公朝于王所。（《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

(5) 公有姻丧，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经，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另有：如京师（《左传》12 例），如华泉、如厕、如北宫、如防（《左传》各 1 例），如仲尼之馆（《国语》1 例）。

### 3. 指人名词

(6) 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7)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与之言，弗应，从之及寝门，弗进而入。（《国语·鲁语下》）

另有：如…师（《左传》多例），如公（《左传》5例）。

以上所列显示，先秦时期动词“如”是“到……（地方）去”的意思，它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或方向的名词作宾语，这类名词有国名、地名、和指人名词。动词“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还有生命力，我们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文献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我们考察了口语性较强、较有代表性的《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文献，没有发现动词“如”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和方向的宾语的搭配，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动词“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际口语中已经消亡。

## 三、搭配变化反映词汇的更替

通过考察词语的搭配变化，可以明确地看出常用词的更替过程，汪维辉先生在他的《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中，就有通过词语的搭配变化考察词语更替过程的例子。这里，我们以“济”和“渡”两个词为例，来看看词语搭配变化是怎样反映词语更替的。

先秦时期，“济”和“渡”两个词在“越过……（河流）”这一意义上，其搭配情况和使用频率区别不大，两相比较，

“济”比渡明显占有优势。通过考察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墨子》、《商君书》、《老子》、《庄子》、《孟子》、《战国策》、《管子》、《孙子》、《荀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国语》、《吕氏春秋》、《楚辞》所查到的“济”和“渡”的例子分别如下：

先秦时期“济”的搭配：

### (一) 济 + 河流名词

#### 1. 济 + 河

(1) 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 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左传·文公三年》）

(4)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左传·成公十六年》）

(5)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左传·襄公十一年》）

(6) 晋侯伐齐，将济河。（《左传·襄公十八年》）

(7) 荀偃痺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左传·襄公元年》）

(8) 使师伐晋，将济河。（《左传·定公十三年》）

(9) 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泚，乘桴济河，至于石枕。（《国语·齐语》）

(10) 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矣。（《国语·齐语》）

(11) 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国语·晋语四》）

(12) 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无以济河，二三子何劳焉！子其受之。”（《国语·晋语七》）

(13) 方舟投柁乘桴济河，至于石沈。（《管子·匡君小匡》）

## 2. 济+汉

(14) 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左传·庄公四年》）

(15) 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左传·定公三年》）

(16) 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左传·定公三年》）

(17) 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左传·定公四年》）

## 3. 济+泾

(18) 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左传·成公十三年》）

(19) 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左传·襄公十四年》）

## 4. 济+江

(20) 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左传·定公四年》）

(21)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墨子·非攻中》）

## 5. 济+泓

(22) 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迨其未毕济而击之。”



(《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6. 济 + 汝

(23) 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国语·齐语》)

(24) 济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管子·匡君小匡》)

7. 济 + 沅湘

(25)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楚辞·离骚》)

(二) 济 + 河流类名

1. 济 + 水

(26) 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左传·成公十七年》)

(27) 幸而获在吴越，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28) 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左传·定公十三年》)

(29) 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霸形》)

(30) 虽鸿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管子·戒》)

2. 济 + 川

(31) 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尚书·说命上》)

(32) 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商君书·弱民》)

**(三) 济 + 指人的名词代词**

(33)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离娄下》)

(34)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孟子·离娄下》)

**(四) 济 + 介宾结构**

(35) 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吕氏春秋·知分》)

(36) 吾尝济乎觴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庄子·达生》)

(37) 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愾心之人不怒。(《庄子·山木》)

(38) 晋侯济自泮，会于夷仪。(《左传·襄公》)

(39) 吾尝从君济于河，鼃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晏子春秋·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之义晏子谏》)

(40) 故曰：济于舟者和于水矣，义于人者祥其神矣。(《管子·白心》)

(41)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管子·地数》)

(42)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楚辞·九章·涉江》)

(43)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系马。(《楚辞·离骚》)

先秦时期“渡”的搭配：

**(一) 渡(度) + 河流名****1. 渡(度) + 河、淮、呼沱**

(44) 今宣君有微甲钝兵，军于澠池，愿渡河踰漳，据番

吾，迎战邯郸之下。（《战国策·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

(45) 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

(46) 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欧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澠池。（《战国策·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

(47) 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战国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

## 2. 渡 + 津

(48)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尚书·泰誓上》）

(49) 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战国策·秦五文信侯出走》；该例中“平原”指“平原津”，看下文可知）

## (二) 渡（度） + 指人的代词

(50) 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吕氏春秋·异宝》）

以上是从所考察的文献中发现的“济”和“渡”带宾语和介宾结构补语的全部例子。由以上罗列可知，先秦时期“济”比“渡”活跃，原因是：1、从使用数量看，“济”和河流名搭配的种类多数量多，“济”和河流名和河流类名搭配在所考察的文献中共有 32 例以上，而“渡”和河流名搭配的例子仅 5 例；“济”所带的河流名词宾语有“河”、“汉”、“泾”、“江”、

“泓”、“汝”、“沅湘”、“水”、“川”等，而“渡”所带河流名词宾语仅有“河”、“淮”、“易水”、“孟津”、“平原（津）”等少数几个。2、从搭配功能上看，“济”比“渡”的搭配功能稍强：“济”不仅可带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和对象的宾语，如“河”、“汉”、“泾”、“江”、“泓”等，还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参与者和施动者的宾语，如“以其乘輿济人于溱洧”（《孟子卷八·离娄下》）、“焉得人人而济之？”（《孟子卷八·离娄下》）之类。而“渡（度）”在战国晚期的文献《吕氏春秋》中出现了“丈人度之，绝江”之类的句子，但在所考察的先秦文献中仅发现此1例，说明“渡（度）”的这一功能也不如“济”强。3、“济”和介宾结构的搭配，如“济乎江”、“济乎觞深之渊”、“济于河”、“济于大海”、“济于舟”等，表明“济”在使用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也比“渡”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我们考察了《后汉书》、《三国志》、《博物志》、《搜神记》、《抱朴子内篇》等文献，这些书中“济”和“渡”和名词搭配的情况如下：

《后汉书》“济”和“渡”带宾语的情况：

《后汉书》“济”带宾语的情况：

(51) 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后汉书·孙穆传》）

(52) 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后汉书·张衡传》）

(53) 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后汉书·荀彧传》）

(54) 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后汉书·袁绍

传》)

《后汉书》“渡”带宾语的情况:

(55) 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 临泚水, 阻两川间为营, 绝后桥, 示无还心。(《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56) 遂渡汾阴河, 入夏阳。(《后汉书·邓禹传》)

(57) 遂渡河入魏郡、清河, 与五校合, 众十余万。(《后汉书·任光传》)

(58) 绍乃渡河, 壁延津南。(《后汉书·袁绍传》)

《后汉书》中显示的信息是“济”和“渡”使用的情况几乎是势均力敌的, 先秦文献中“济”的使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在《后汉书》中没有体现。《后汉书》引张衡的赋中有“号冯夷俾清津兮, 棹龙舟以济予”的句子, 说明汉代“济”的搭配功能仍稍有优势。

《三国志》所显示的“济”和“渡”的使用情况:

《三国志》出现的“济”和宾语的搭配有“济河”5例, “济水”2例, “济汉”、“济沔”、“济南海”、“济孟津”、“济江”各1例。

《三国志》出现的“渡”和宾语搭配的例子: “渡河”21例, “渡江”32例, “渡海”5例, “渡水”、“渡渭”、“渡津”各3例以上。其他仅见一、二例的有“渡沟”、“渡汾”、“渡白水”、“渡沔水”、“渡浙江”、“渡泸”、“渡汉水”、“渡百里州”、“渡淮”、“渡黎浆水”、“渡濡”、“渡洮”等, 可见, “渡”和河流名词宾语搭配的数量和种类已大大超过了“济”。而且, 《三国志》还出现了一些“渡”以指人名词为宾语的例子:

(59) 公到延津, 若将渡兵向其后者, 绍必西应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60) 淮见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土城，击，大破之。  
(《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61) 宜伐芦苇以为湑，佐船渡军。(《三国志·吴书·妃嫔传》)

(62) 命渡兵攻盛，盛不能拒。(《三国志·吴书·朱然传》)

以上几例“渡军”、“渡兵”说明“渡”带表示动作行为参与者和施动者的宾语的功能有所加强。从《三国志》显示的信息看，“济”的这一功能已消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文献也显示了表示“越过河流”这一意义时，“渡”的使用数量超过了“济”，“渡”的功能也比“济”多：

《博物志》中有“渡河”3例，“渡江”、“渡西海”、“渡南海”、“渡弱水”、“渡汶水”、“渡济水”各一例，没有见到“济”带河流名宾语的例子。

《搜神记》有“渡江”、“渡江南”、“渡水”各一例，“渡之(代指人)”，没有见到“济”带河流名宾语和表示动作行为参与者与施动者宾语的例子。

《抱朴子内篇》有“渡江东”、“渡海”、“渡江海”各一例，只有1例“济大川”，没有见到“济”带表示动作行为参与者与施动者宾语的例子。

《宋书》有“渡河”13例，“渡江”10例，“渡水”5例，“渡淮”3例，“渡浙江”、“渡泸”、“渡瓜步江”、“渡苞水”、“渡湖口”、“渡肥水”各1到2例。

《宋书》有“济江”11例，“济河”9例，“济淮”3例，“济天汉”、“济黄河”、“济浊水”、“济融水”各一例。

《南齐书》有“渡淮”5例，“渡江”3例，“渡河”、“渡

水”、“渡岸”、“渡广陵”各 2 例，“渡天津”、“渡江北”、“渡虞渊”、“渡南岸”、“渡北岸”、“渡海”各一例。

《南齐书》有“济淮”5 例，“济江”、“济川”各一例。

《魏书》有“渡河”47 例，“渡淮”15 例，“渡江”12 例，“渡渭”4 例，其他有“渡水”、“渡渭水”、“渡汝”、“渡白水”、“渡黑水”、“渡滑水”、“渡濡水”、“渡洛水”、“渡盟津”、“渡交津”、“渡肥水”、“渡洛孤水”各 1 或 2 例，另有“渡流沙”7 例，“渡江左”、“渡河南”、“渡淮南”、“渡淮北”、“渡淮南岸”、“渡漠”、“渡渭南”、“渡河北”、“渡沙漠”、“渡碛”、“渡大漠”、“渡燕然山”、“渡海曲”、“渡渭北”各一例。

《魏书》有“济河”34 例，“济江”11 例，“济淮”10 例，“济君子津”、“济黄河”、“济融水”各一例。

《洛阳伽蓝记》有“渡河”、“渡流沙”、“渡深水”、“渡大水”各一例，“济淮”1 例。

《颜氏家训》有“渡江”2 例，没有见到“济”与河流名词搭配的例子。

《世说新语》有“渡江”4 例，“济河”1 例。

以上罗列可看出：在有的文献中，如《魏书》中，“济”和“江”、“淮”、“河”搭配的例子表现出和“渡”与“江”、“淮”、“河”搭配的例子不相上下的势头，但总起来说，“渡”和河流名词搭配的数量多、种类多是很明显的事实。

“渡”和表示动作行为参与者与施动者的名词搭配的例子也时有发现：

(63) 如其不然，进兵临淮，速渡士卒，班师还京。（《魏书·高闾传》）

(64) 后大以南货赂光州刺史罗衡，衡为渡其母妻。（《魏

书·傅竖眼传》)

有一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注意，即“渡”不仅和河流名词搭配，还和非指河流的地理名词、方位名词搭配，如：

(65) 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宋书·朱超石传》)

(66) 至河东，暴风漂藩重舰渡北岸，索虏牵得此舰，取其器物。(《宋书·胡藩传》)

(67) 但可整舟舳，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计，不须实行。(《宋书·自序》)

另外有：反渡东岸、奔渡江东(《宋书》各1例)，渡北岸、渡江左、渡江北、渡南岸(《南齐书》各1例)，渡蒙沉、渡流沙、渡漠、渡渭南、渡江左、渡淮南(《魏书》各1例)。

以上“渡北岸”、“渡东岸”、“渡江东”、“渡岸”、“渡江左”、“渡江北”、“渡南岸”等搭配，实际上已是“渡”和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的名词宾语的搭配，这表明“渡”在替换了“济”之后，其义域和搭配功能又有明显的扩展。

下面几个例子，更能证明“渡”不仅仅是替换了“济”，它的义域比“济”宽，它的功能比“济”多，以下只是举例，类似的例子远不止这些：

(68) 其东有槃槃国、赵昌国，渡流沙万里，又有粟特国，太祖世，并奉表贡献。(《宋书·索虏传》)

(69) 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宋书·夷蛮传》)

(70) 元徽末，太祖欲渡广陵，荣祖谏曰：……(《南齐书·垣荣祖传》)



(71) 太祖欲北渡广陵，使慧景具船于陶家后渚，事虽不遂，以此见亲。（《南齐书·崔慧景传》）

另有：渡流沙（《魏书》12例，《洛阳伽蓝记》1例），渡石济、渡海曲、渡燕然山、渡大漠（《魏书》各至少1例）。

以上例句中的“渡流沙万里”、“渡平海北九十五国”、“渡广陵”、“北渡广陵”等搭配，显然是“渡”和非指河流的一般地理名词的搭配，这也证明“渡”的义域宽、功能多。

王凤阳先生在区别“济”和“渡”两个词时说：“‘济’多用于先秦，汉以后‘济’多被‘渡’或‘度’替代”<sup>①</sup>。王凤阳先生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但略显笼统了些。通过考察“济”和“渡”的搭配情况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表示“越过河流”这一意义时，先秦时期“济”比“渡”稍活跃，汉代以后，“渡”渐渐代替了“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渡”已相当活跃。“渡”的活跃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在和河流名词搭配的时候，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每一部文献中，“渡”和河流名词搭配的数量都比“济”和河流名词搭配的数量多。2、所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一些“渡”和表示动作行为的参与者与施动者的作宾语的指人名词的搭配，如“度（渡）之（指人）”、“超度（渡）众生”，而“济”仅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这种搭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济”的这种搭配。3、所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不少“渡”和方位名词（如“江东”、“江北”等）的搭配，而“济”没有这种搭配。4、所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不少“渡”和非指

<sup>①</sup> 王凤阳：《古辞辨》72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河流的地理名词（如“北岸”、“南岸”、“广陵”、“平海北九十五国”等）的搭配，而“济”也没有这种搭配。

所以，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表示“越过河流”这一意义时，“渡”在实际语言中已基本替代了“济”，但比“济”的义域更宽，搭配功能也更多。

## 第五章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与 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

### 第一节 可以为古籍整理提供旁证

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汉语词语搭配的历时演变的著作，但学者们在确定古籍年代、校勘古籍时已注意到利用词语搭配的时代特征来解决有关问题。

徐复先生在《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疑问代词‘那’字，在晋代已开始有了。诗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那’和‘得’字连用，在《世说新语》已大量应用了，《言语篇》说：‘偷那得行礼？’《政事篇》说：‘一日万机那得速？’《品藻篇》说：‘外人那得知？’都是这时通行的语言。”<sup>①</sup>徐复先生正是根据“那得”这一搭配是晋代的语言特点之一，同时根据其他的语言特点，断定《孔雀东南飞》是东晋的作品。

东汉开始，陆续有佛教经典译成汉语，目前所见的不少汉译佛教经典，在不知道译者的情况下，其译成汉语的年代不好确定，学者们已作过许多疑伪经的考辨工作，此处举一例利用

<sup>①</sup> 见王云路 方一新：《中古汉语研究》12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7月第1版。

词语搭配情况考论译经年代的例子。

史光辉博士从词汇方面、语法方面、常用词方面讨论了《大方便佛报恩经》一书的“翻译年代当不早于三国，其中不少用语与西晋时期佛经的语言更为接近”<sup>①</sup>。我们从词语搭配的角度同样能够看出《大方便佛报恩经》一书是三国至南朝齐梁时期的作品。

《大方便佛报恩经》有这样几例：

(1) 尔时大施主，闻是语已饮气叹息。（《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二》，《大》3/132下）

(2) 善友太子闻是语已，怅然饮气忧恚苦恼。（《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四》，《大》3/145中）

(3) 若夺其命便夺诸佛贤圣幪相，思惟是已饮气忍苦。（《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大》3/163上）

三例中都有“饮气”，“饮气”可以视为一个词，但在以单音节词占优势的古代，这一词是由动词“饮”和名词“气”的述宾搭配构成的，也可以视为一种动名搭配。根据本文第二章对动词“饮”的搭配变化的考察，在传世中土文献中“饮气”搭配最早的例子见于《魏书·韩麒麟传》：“及会公卿，议王之罪，莫不俯眉饮气，唯谏是从。”在“饮气”搭配中，“气”显然是“气愤”义，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而“饮”和心理活动的名词搭配的例子也大多发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

饮+恨

(4)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文选·江淹〈恨

<sup>①</sup> 史光辉博士学位论文《东汉佛经词汇研究》144页，浙江大学打印稿，2001年。

赋》》)

饮+愧

(5) 故吞诉于鹄渚，饮愧于新亭。(《宋书·王僧达传》)

饮+忧

(6) 缙绅吐叹，朝朋饮忧，泉墟易闾，镜量难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饮+悦

(7) 含灵饮悦，仰沐弘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萧洽〈侍释奠会诗·五章〉》)

根据本文第二章的考察和讨论，“饮”和心理活动名词搭配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三国至南北朝齐梁时期。“饮气”这一带有时代特征的搭配，也可以为判定《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不早于三国时期提供一个旁证。

不少学者在校勘古籍时也利用词语的搭配现象来说明问题，因为，一个词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搭配对象往往比较固定，有一定的规律。这就为学者们校勘古籍时甄别是非提供了一种依据。试举一例：

《三国志·高堂隆传》有：“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卢弼《〈三国志〉集解》注曰：“元本、监本、官本‘发’作‘法’。”吴金华先生指出：“元本、监本等非也。此下有云：‘今按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及至明帝起景阳山，建昭和殿，天作淫雨，冀州水出，隆又有疏云：‘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皆云灾‘发’，可以印证。”<sup>①</sup>吴先生正是依据“灾发”

<sup>①</sup>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14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这一主谓搭配在《三国志》中常见来判定“夫灾变之发”的“发”不能作“法”。

但是，由于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各个历史时期有时代特征的搭配情况，所以还不能在考论、判定古籍年代的工作中以及古籍校勘工作中，从词语搭配角度提供丰富的和可靠的参证。但我们相信，随着汉语史研究的深入，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的研究也会逐渐取得一些可资参考的成果。

## 第二节 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资料

根据本文第四章的讨论，词语搭配变化研究反映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义位的变化、义域的变化，在辞书编纂中，对一个词的词义进行描述时，如果考虑词语的搭配情况和搭配变化，有助于对词义作出准确的描述，也有助于科学地确立义项和对义项进行合理的排序。

### 一、词语搭配变化研究有助于辞书准确地描述词语意义

传统的字典辞书在解释词语意义时多采用同义相释、以今释古、下定义、描写等方法，对一个词解释得正确与否，衡量的标准主要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sup>①</sup>。这些都是有效的和科学的方法，但具体到一些词语的解释上，往往难以做到无懈可击。如《汉语大词典》1380页“奔”字条第一个义项：“急走、跑”。用“跑”解释“奔”也说出了“奔”的

<sup>①</sup>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3页，岳麓书社1985年4月第1版。

“人和动物快速地迈动脚步”义，但是古代的“奔”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目的的宾语，如“奔宋”、“奔莒”等，而现代的“跑”却没有带表示动作行为目的的宾语的功能。准确一点说，“奔”的意义是“向……跑去”，因此研究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情况，有助于准确地描述词语的意义。

苏宝荣先生在《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中说“从目前词义的聚合关系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只有那些带有人为规定性的概念义（亲属词、军衔词等）才能在聚合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大量的词语‘约定俗成’的语义特征，虽在聚合状态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显示，却只有在组合关系中其语义特征才能够最后得以说明和验证；至于词语的深层隐含义、语境变义，特别是语法语用特征的说明，聚合状态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就某种意义说，词的组合关系制约和决定着词的聚合状态，词义的全部区别性特征最终是在词的组合关系（即话语）中形成、变化并得以显现的”<sup>①</sup>。苏先生的话强调了词的组合关系，即词语搭配对于“显现”词义的重要性，那么，在辞书编纂时，考察一个词的搭配就有利于比较精确地说解词义。下面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汉语大词典》1875页“御”字第一个义项是“驾驭车马”，但古书中“御”带指人名词（人名等）宾语的例子有不少，如：

- (1) 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左传·闵公二年》）
- (2) 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左传·成公二年》）

---

<sup>①</sup>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19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一版。

- (3) 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左传·成公二年》）
  - (4) 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左传·宣公十二年》）
  - (5) 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左传·宣公十二年》）
  - (6) 步毅御晋厉公，栾针为右。（《左传·成公十三年》）
  - (7) 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左传·成公十六年》）
  - (8) 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左传·成公十六年》）
- 而且有带双宾语的例子，如：

- (9) 降出，御妇车，而媢授绥。（《礼记·昏义》）
- (10) 主人不降送，媢御妇车授绥。（《仪礼·士昏礼》）

在以上这些句子中，简单地把“御”解释成“驾驭车马”是不够准确的，只有解释成“为……驾驭（车马）”才能“揆之本文而协”。

再如《汉语大词典》1875页“御”字条第13个义项是“指皇帝临幸至某处”，举例为《汉书·王商传》“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在这一例子中，用“皇帝临幸至某处”解释“御”是可以的，但联系“御”的类似搭配的更多例子，就会发现这种解释有不足之处，如：

(11) 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睿与张祐侍坐，睿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魏书·恩幸传》）

(12) 将御椒房，吐薰龙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嵇康〈四言诗〉》）

(13) 宾御四门，旁穆紫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14) 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卢谌〈览古诗〉》）



以上几例显示，“御”并不是皇帝的专用动词，如“宾御四门，旁穆紫庭”一句中，动作行为的主动者并不是皇帝。如果把“御”解释成“莅临……多用于皇帝、皇后”，将会更准确一些。

实际上，过去的训诂学者在解释词义时为了得出准确的结论，也有考虑词语搭配现象的，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鼓”一词时就说：“《周礼》‘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注云‘出音曰鼓’，按：鼓，郭也。故凡出其音皆曰鼓。若鼓训击也，‘鼗’、‘柷’、‘敔’可云鼓，‘埙’、‘箫’、‘管’、‘弦’、‘歌’可云鼓乎。……”<sup>①</sup>段玉裁根据《周礼》“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一句话来证明用“击也”解释“鼓”不确切，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凡出其音皆曰鼓”。

所以，苏宝荣先生说“词的组合关系对于显示词义（或义位）语用特征，为语文辞书准确全面地说解词义奠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sup>②</sup>。

## 二、词语搭配变化研究为词语义项的分立和排序提供依据

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考察词语在使用状态中的变化情况。一个词有几个义项（义位）以及几个义项之间的联系，都会在这个词的使用状态中体现出来。在编纂辞书时，要确定一个词有几个意义，哪几个意义关系密切，自然不

<sup>①</sup>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2版

<sup>②</sup>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19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一版。

能不考虑词语的使用情况，这样，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现象无疑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客观（言语事实）依据之一。“语言实践告诉人们，一个词的多种意义是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形成的，只有根据大量的语言事实，依据词在使用状态下的不同组合关系加以概括，才能建立辞书的义项（义位）；同样，揭示词义或义项（义位）的区别性特征，也只有从语言的众多用例（即词的组合关系）中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充分展示。”<sup>①</sup>（下划线为引者所加）这段话也是强调了词语搭配对于确立词语义位以及词语义位之间的联系（区别性特征）的重要性。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动词“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以下一些搭配形式：

饮 + 涕

(15) 告尽逆旅之馆，都鄙哀愕，行路饮涕。（《宋书·徐美之传》）

(16) 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少一句清识饮涕。（《南齐书·何昌舛传》）

饮 + 恨

(17)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文选·江淹〈恨赋〉》）

饮 + 愧

(18) 故吞诉于鹄渚，饮愧于新亭。（《宋书·王僧达传》）

饮 + 忧

(19) 缙绅吐叹，朝朋饮忧，泉墟易阁，镜量难求。（《汉

<sup>①</sup>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19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一版。

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饮恨”、“饮愧”、“饮忧”三种搭配中，“饮”的意义有了明显的变化，“饮”不再是“吸食……（液体类食品）”的意思，而是有了新的意义，《汉语大词典》7330页解释这些搭配中的“饮”是“含忍”义。

饮 + 悦

(20) 含灵饮悦，仰沐弘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萧洽〈侍释奠会诗五章〉》）

饮 + 风

(21) 故傲僧者奇其器，慕节者饮其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饮 + 惠

(22) 孀孤饮惠，氓俗怀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饮 + 功

(23) 樊仲父者，志洁心遐，耻饮山河之功，贱天下之重，抗节参云。（《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上卷》）

饮 + 福

(24) 陈诚惟肃，饮福惟虔，洽斯百礼，福以千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皇夏〈饮福酒〉》）

(25) 受厘撤俎，饮福移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皇夏〈饮福酒〉》）

“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五种搭配中的“饮”，显然也不能按常用的意义（即“吸食……液体类食品”）来理解，《汉语大词典》7330页所列第⑤个义项是“受、享受”，举例为唐独孤及《唐故朝散大夫河南独孤公灵表》：“温江人饮

公之化，逋者复，疲者悦，善者勤，不善者知耻”和宋苏轼《叶嘉传》：“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等例。显然“受、享受”是对以上搭配中的“饮”的解释，只是《汉语大词典》举的是唐宋时代的例子，实际上，“饮”的“受、享受”义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等搭配中就已经产生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动词“饮”的以上搭配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饮”的对象都是与心理活动、心理感受有关的名词，我们可以把以上搭配分为两组：

A组：饮恨、饮愧、饮忧

B组：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

《汉语大词典》7330页“饮”字条第6个义项是“含忍。参见‘饮恨’”。显然解释A组的“饮恨、饮愧、饮忧”中的“饮”义为“含忍”义；该书同页第5个义项是“受、享受”，举例中有宋·苏轼《叶嘉传》“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显然《汉语大词典》解释B组的“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中的“饮”为“受、享受”义；如果我们从义项（义位）的角度考虑的话，“含忍”和“受、享受”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义项（义位），即“（内心）接受并体味……”。根据这些分析，我们认为，《汉语大词典》在“饮”字条下可以把第5个义项“受、享受”义和第六个义项“含忍”义合并为一个义项，即“（内心）接受并体味……”。而在解释“饮恨、饮愧、饮忧”等词组时再把其中的“饮”解释成“接受、忍受……”，在解释“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中的“饮”时，再解释成

“接受、享受……”，这样就在字典辞书中比较准确地体现了“饮恨、饮愧、饮忧”中的“饮”和“饮悦、饮风、饮惠、饮功、饮福”中的“饮”在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两种搭配中的“饮”的联系是处于同一个义位，区别是“饮”在两种搭配中表现为两种义位变体。

考察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还有助于确立某个义项（义位）产生的年代。目前的大型语文辞书，主要是《汉语大词典》，追求列出某一意义的最早书证，最近不断有人指出其中有不少意义的书证太晚。作为工具书，列出某一词语的始见书证以及某一意义的始见文例，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一个词的新的义项（义位）的产生和在语言中发展成熟，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考察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有助于发现某一意义的始见书证以及选择后代有代表性的例证，也有助于确定某个义项产生的年代。如动词“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以下搭配形式：

(26) 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郭璞〈游仙诗十九首〉》）

(27) 洪涛奔逸势，骇浪驾丘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苏彦〈西陵观涛诗〉》）

(28) 疏山驾瀛碣，奔鲸吐华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任昉〈奉和登〉》）

(29) 绝壁驾峻嶒，磅礴上争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何逊〈渡连圻诗二首〉》）

诗句“高浪驾蓬莱”、“骇浪驾丘山”、“疏山驾瀛碣”、“绝壁驾峻嶒”中，“驾”是“推动、涌动”义。《汉语大词典》7466页“驾”字条下第9个义项是“推动、掀起”义，

与此意义相符合，只是举例是唐代刘禹锡诗歌中的例子，不如以上几个例子的年代早。由以上几个例子可知，“驾”的“推动、涌动”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并广泛使用了。

再如前文已谈到的“御”和具体宫殿名词的搭配，除了“御”反映“莅临”，还有另外一些搭配，如：

(30)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阶，而殿屋鸣咤，上恶之。（《南齐书·武帝本纪》）

(31) 己亥，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蠕蠕犯塞。（《魏书·太宗明元帝纪》）

(32) 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魏书·显祖献文帝纪》）

(33) 世宗频幸南第，御其后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魏书·献文六王传上》）

(34) 显祖传位，徙御崇光宫。（《魏书·游雅传》）

(35) 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魏书·肃宗孝明帝纪》）

《魏书》中有“御永乐宫”2例，“御宣文堂”、“御宁光宫”、“御北苑崇光宫”、“御门楼”、“御太极前殿”、“御徽音殿”、“御闾阖门”、“御太极殿”、“御新宫”、“别御静室”各1例。

而且在这些用例中，“御”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居住”义，该意义当由“莅临”义引申而来。“莅临”强调动作行为的即时性，“居住”则强调动作行为的持久性。把这些搭配中的“御”解释成“居住于……（多用于皇帝、皇后）”，应该更符合实际情况。

“御”的“居住于……”义，应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产生的独立的义项（义位）。《汉语大词典》1875页“御”字条没有收这一意义。

可见，编纂辞书时，要准确确立义项和认定某一义项的产生年代，词语搭配及其历时变化就成了不可轻易忽视的依据。

## 第六章 结 语

通过对隋以前若干动词的动名搭配变化的考察以及对汉语词语搭配现象的思考，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是汉语历时发展中的客观事实，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反映词语组合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变化密切交织在一起。随着对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对汉语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有必要。

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类动词“烹”、“煮”、“蒸”、“煎”、“熬”的动名搭配变化显示：这五个动词都主要是指加工食物的动作行为，其搭配对象显示了这几个词的区别，“烹”主要用于加工肉类食物，其名词宾语多是动物名词，当“烹”的名词宾语是人或指人名词时，这种动作行为多是一种惩罚行为，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工食物，而是为了惩罚被“烹”的人。“烹”的“惩罚”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衰退的迹象。“煮”、“蒸”、“煎”、“熬”没有这种“惩罚”义，这四个动词主要用于加工食物，但“煮”有“蒸发使成……”义，因而也是一种制盐方法，“煮”的名词宾语可以是动作行为的内容和结果，没有发现“煮”与所用器皿名词搭配的例子；“蒸”、“煎”、“熬”也是加工食物的动作行为，也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内容和结果的宾语，但没有发现与所用工具搭配的例子，并且因为



“蒸”强调“火气上升”，引申出“以下淫上”义，而“煎”、“熬”没有这一意义。在这几个词中“烹、煮”比较活跃，其不同时代的搭配特征和搭配变化也比较丰富复杂。

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类动词“饮”、“食”、“饭”、“茹”的动名搭配变化显示：“饮”的主要意义是“吸食……”，其主要对象是所指是液体的名词，它的意义主要向“接受……”方向引申；而“食”的主要意义是“进食……”，它的意义主要向“享受、得到……”方向引申；和“饮”、“食”相比，“饭”的搭配一直不太丰富复杂，“饭”的引申义也很贫乏；而且“饮”、“食”、“饭”三词都有带动作用施动者宾语的功能，即有“使……饮、食、饭”义，“饭”的这一意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明显的弱化。“饮”的这一意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和动物名词搭配的用例增加的迹象。“茹”的宾语主要是植物名词和少数的肉类名词，“茹”没有使动义；“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忍受”义。

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类动词“驾”、“御”、“馭”的动名搭配显示：三个词都是“驾馭（车马）”义，先秦时期，“驾”不仅可以和马类动物名词搭配，也可以和其他动物名词搭配，“馭”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但不如“驾”的搭配对象丰富，而“御”和“馭”主要和马类动物名词搭配；在和车类名词的搭配中，三个词的区别不明显。就这三个词在后代的发展看，都向“控制……”义发展，但发展的方向有些区别：“驾”向“驾御、利用……”和“凌驾、超越”等方向发展；“御”、“馭”向“控制、统治”义发展，从搭配对象的种类和数量上来说，“馭”不如“御”更活跃；汉代以后的文献中，发现有“驾”、“御”与舟船类名词搭配的例子，但没有见到

“驭”和船类名词搭配的例子；魏晋南北朝时期，“驭”可以和“文”、“篇”等写作术语搭配，而“驾”、“御”则不能；先秦时期“御”可以带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对象的宾语，有“为……驾御车马”义，而“驾”、“驭”两词则没有这种功能，“御”的这种功能在两汉时期有明显的弱化。

以上这些也说明，所谓的同义词，多是某个意义相同，其色彩、搭配对象和搭配关系，尤其是它在后世的发展变化，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要想准确地辨析同义词，词语搭配对象和搭配关系及其历时变化都是不可忽视的。

通过对以上若干动词的动名搭配变化的考察也可以看出，搭配对象丰富的词，如“饮”、“食”、“驾”、“御”等是语言中的活跃分子，其搭配变化具有较强的生成性，随着时代的不同表现出搭配对象变化多端、搭配关系复杂多样的特点，通过搭配反映出的意义变化也带有灵活性和多样性。但只要以义位为线索，以搭配对象的种类和搭配关系为参照，就可以发现：无论一个词的搭配变化怎样灵活复杂，要理清其搭配的共时状态和历时变化也是可能的。有的词在一个时期的搭配不太复杂，如“饭”、“茹”、“煎”、“熬”等，那么它在另一个时期的搭配往往也不够复杂。在所考察的这些词中，没有见到在某个时期搭配不活跃的词在另一个时期突然有丰富复杂的搭配对象和搭配关系的情况。

通过考察以上各词的搭配变化也可以看出，词语意义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程，往往是最初只出现了反映某一义位的搭配，而这种新的搭配形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生成性，类似的搭配对象在语言中逐步增多，使某个词的某一义位成熟完善。如“饮”，先是两汉时期产生了“饮泣”、“饮泪”，魏晋南北朝

时期则出现了“饮恨”、“饮愧”、“饮忧”、“饮悦”、“饮风”、“饮惠”、“饮福”、“饮功”等，形成了“接受”义。

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失以及常用词的更替，都会从词语搭配变化方面得到反映。通过考察“渡”对“济”的替换过程可以看出，“渡”逐步代替了“济”，但“渡”的义位及其搭配对象的情况与“济”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词语搭配变化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常用词替换的过程、更替的范围和程度。如“喝”代替了“饮”的大部分功能，但“饮”可以有“饮马”、“饮羊”等搭配，而“喝”却没有“喝马”、“喝羊”等搭配，“喝”没有代替“饮”的“使……吸食（液体类食物）”的意义，“喝”也没有这种带动作用施动者宾语的功能。要准确说明新词产生、旧词消亡和常用词更替的过程，不能不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

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理解丰富复杂的语言变化，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应该作为我们的关注对象和观察内容。而且考察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描写出各个历史时期特有的搭配形式，对于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的考察是探索性的和尝试性的，对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现象的思考也是初步的，这种探索的价值几何，如此尝试的意义何在，有待各位师长和学界同道的慧鉴与提正。但本文作者固执地相信文中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继续探讨的。

## 参 考 文 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

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程湘清等编：《论衡索引》，中华书局，1994年。

程雨民：《语言系统及其运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方一新 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年。

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桂诗春：《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

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汉语大

词典出版社，1997年。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

胡明杨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洪业等编纂：《周易引得》；《荀子引得》；《墨子引得》；《庄子引得》；《管子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6年。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蒋绍愚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

蒋绍愚 江蓝生编：《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

李波等主编：《十三经新索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刘殿爵 陈方正主编：《周礼逐字索引》；《礼记逐字索引》；《晏子春秋逐字索引》；《商君书逐字索引》；《战国策逐字索引》；《春秋左传逐字索引》；《孟子逐字索引》；《论语逐字索引》；《淮南子逐字索引》；《新序逐字索引》；《说苑逐字索引》；《越绝书逐字索引》；《吴越春秋逐字索引》；《老子逐字索引》；《韩非子逐字索引》；《仪礼逐字索引》，1994年；《贾谊新书逐

字索引》；《盐铁论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

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鲁国尧：《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

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

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

任学良：《〈古代汉语·常用词〉订正》，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石毓智 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凤阳：《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

王 宁：《文言字词知识》，北京教育出版社，1987年。

王云路 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

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

王士元：《语言的探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

魏德胜：《〈韩非子〉语言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语文学论集》（增订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

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张志毅 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

Herbert W. Seliger Elana Shohamy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s*（《第二语言研究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

John Sinclair: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语料库、检索与搭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引用书目

《十三经注疏》，（清）阮元等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诸子集成》（全八册），中华书局，1988年。

《吕氏春秋校释》，（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

《战国策》，（汉）刘向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史记》，（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

《汉书》，（汉）班固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

《潜夫论笺校正》，（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

《盐铁论校注》，（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淮南子集释》，（汉）刘向著，何宁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

《白虎通疏证》，（汉）班固著，（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

《法言义疏》，（汉）扬雄著，汪荣宝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

《新书校注》，（汉）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



局，1986年。

《新语校注》，（汉）陆贾著，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

《新序校释》，（汉）刘向著，石光英校释，陈新整理，中华书局，2001年。

《后汉书》，（刘宋）范曄著，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

《三国志》，（晋）陈寿著，（刘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

《宋书》，（梁）沈约著，中华书局点校本，1993年。

《魏书》，（北齐）魏收著，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南齐书》，（梁）萧子显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

《洛阳伽蓝记校注》，（北魏）杨炫之著，范详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齐民要术校释》，（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

《搜神记》，（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搜神后记》，旧题（晋）陶潜著，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

《西京杂记》，（晋）葛洪著，中华书局，1985年。

《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刘宋）刘义庆著，（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殷芸小说》，（梁）殷芸编纂，周楞伽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长阿含十报法经》，（东汉）安世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卷。

《人本欲生经》，（东汉）安世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卷。

《一切流摄守因经》，（东汉）安世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卷。

《大安般守意经》，（东汉）安世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卷。

《阴持入经》，（东汉）安世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卷。

《道地经》，（东汉）安世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卷。

《道行般若经》，（东汉）支娄迦讖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卷。

《佛说兜沙经》，（东汉）支娄迦讖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卷。

《阿閼佛国经》，（东汉）支娄迦讖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1卷。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东汉）支娄迦讖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卷。

《阿閼世王经》，（东汉）支娄迦讖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卷。

《撰集百缘经》，（三国·吴）支谦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

《六度集经》，（三国·吴）康僧会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卷。

《生经》，（西晋）竺法护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卷。

《普曜经》，（西晋）竺法护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卷。

《长阿含经》，（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卷。

《出曜经》，（后秦）竺佛念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

《太子须大拏经》，（西秦）圣坚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卷。

《百喻经》，（萧齐）求那毘地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

《贤愚经》，（元魏）慧觉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

《杂宝藏经》，（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

## 后 记

想一想，快四十岁了；算一算，上了二十一年的学了。后半辈子不知会怎么混，前半生有一多半是当学生，以至于都当习惯了，见谁都想叫老师。

我生长在山东西部的贫寒农家，曾经吃糠咽菜、挨饿受冻，但总起来说，还是很幸运的。单说上学，小学时赶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上学完全是免费的，要不然，我们那样的家庭我肯定上不了学；初中以后又赶上英明的邓小平时代，恢复了高考等各类考试，使我可以上大学、读研、读博。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求学生涯中，遇到那么多知识渊博、品格高尚、关心爱护学生的好老师，他们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正直和善良，也给了我平凡而充实的读书、教书生活。

众多的老师中，有三位恩师，是我终生难忘的。

首先是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李良田先生。1980年我考上菏泽县沙土中学读高中，李老师刚刚从菏泽师专毕业教我们语文。初中时我的数、理、化特棒，如果不是语文差，就考重点中学了。高一第一学期，我还是数、理、化尖子，到第二学期，只想退学，原因是实行责任制了，父母已经年过六十，家里缺少劳动力。沙土中学每年也就一两个人考上师专、医专，而且多是复读生，我感到上学也没啥指望，不如回家干活算

了。李老师让我们写周记，我交了一篇《月下漫步》，流露了厌学情绪，没想到李老师大加褒奖，说我写得很感人。让我修改了往外投稿，还在两个班里的作文课上用一节课的时间讲析，最后号召大家向张诒三学习：写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不要老说空话、大话、套话。一下子，大家争相传抄我的作文，一下子也点燃了我的作家梦，我也一下子不学数、理、化了，整天读呀写的，也不想退学了。

沙土中学有个惯例，高一招两个班，高二（那时高中是两年制）把两个班里的上等生编入一班，继续学习高中知识准备考大专（那时学校里没有“大学”这个词儿），另一半学生则编入二班，复习初中知识，准备考小中专（初中中专），我只能进二班了。但我继续做作家梦，1982年考小中专没有预选上，考重点高中也落榜了，学校还是发给了高中毕业证。

在家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我仍然有点儿不甘心。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又到了沙土中学，看看有什么学好上。由于低一级高中改成三年制了，下一年就没有毕业班，学校办了一个高二复读班（理科）。这样，我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是新高一；二是初三复读班；三是高二复读班。像我这样没有上完高中的只能选择前两种。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进高二复读班学文科，别的同学上物理、化学课时我自学历史、地理。这一想法无疑是大胆的，简直是异想天开！所以教务主任不接受。没有办法，我抱着一线希望去找李老师帮忙。李老师听了我的打算，沉思了一下，就到教务主任那里讲情了。教务主任是我的外语老师，李老师的说情再加上我的声泪俱下，教务主任答应了我的要求，免收我的20元复读费，但课桌和凳子我自己找。又是李老师帮忙，我终于在复读班的一角坐了下来。一年后，也

就是1983年，我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结果一般，但在连专科都很少有人考上的中学里，考上文科本科，已经是空前绝后了。20多年后，李老师信中还说创造了沙土中学历史上高考的奇迹。现在，沙土中学早已被“砍”了，校址也卖给了一所私立中学。

李老师读我的作文，是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大胆支持我的近乎疯狂的想法，保护了学生的创造性，这都显示了一个普通老师的不平凡之处。不是李老师，我就上不了大学。

第二位恩师是殷正林先生。1994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七年的我，有幸考入山东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殷先生。他的父亲殷孟伦先生是黄侃弟子，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殷先生大学读的数学系，“文革”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王力先生、郭锡良先生研究汉语语法史，可谓是幼承家学、师出名门。他具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小学功底，尤长于音韵。自然科学的思维训练又养成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魏晋时期的新词和新义》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力作。如果不是身婴顽疾，先生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成就。

在学业上，殷先生对我很严厉：批评的时候从不考虑用词和场合，我第一次交了一篇谈《诗经》“比兴”手法的作业，他当着同学们的面狠批了一通，使我很难堪。在生活上先生又是温和而慈爱的：刚入学不久就把师母的自行车交给我使用；每年夏季来临时就让我把他家里闲置的电风扇带回宿舍；每一次去他家，除了借给我一些在学校图书馆借不到的书外，还常常送我一兜水果；入学第一学期研究生的助学金还没有提高，他知道后就每月资助100元……殷先生的严厉和慈爱使我感受到双倍的压力，也使我一心扑在学业上，不敢有半点懈怠。在

殷先生的指导下，我在第一学年通读了《说文解字段注》、《马氏文通》、《切韵考》和《说文解字注笺》等书，后两本书是先生家收藏的线装书，尤其是《注笺》，很难借到。如果说在学业上我还有点底子的话，那就是在殷先生门下读的几本书。殷先生还多次告诫我，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轻易写文章，要好好读书，注意打基础。

殷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读书治学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首先，读书贵在“冷”，要坐得住“冷”板凳，对外界的种种诱惑要有一个“冷”的心态，选择研究对象要从“冷僻”处入手。其实，发现别人注意少、钻研少的一本书或一个问题，无疑是发现了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些方面入手，容易发现前人没有注意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自己进行努力的空间就会宽松一些。相反，如果赶时髦、凑热闹，就是急功近利的浮躁表现，对开展研究也很不利，因为选择前人研究比较充分的书为研究对象，可资参考的材料固然容易找，但很容易被前人的成果埋没，弄不好就做成资料汇编性质的工作了，难以有自己的独到发现。上个世纪一批国学大师的出现，大都是与甲骨、敦煌文献的发现密切相关，也证明利用新材料对于治学的重要。其次，思考问题贵在“小”，从小处入手，才有可能深刻、独到，如果一味求“大”，不仅自己难以把握，也很容易流于空疏、肤浅。再次，做学问靠的是积累和工夫，所谓“聪明”是靠不住的。尤其是传统学科，没有十年八年的积累就难以入门。无论谁，今天从事着这个学科，明天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个学科的专家，那都是神话。

这些观念，使我认真分析了先生对我的作业不满意的原因，一是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前人的研究很充分了，很难

有独到发现；二是“比兴”问题主要是文学问题，我进行分析时又主要依赖体验、内省的文学方法。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我就努力克服，到第二学年我交了一篇《〈法显传〉数量表示法》，采用了穷尽式的描写方法，殷先生看作业时，脸上有了笑容。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三国志·魏书〉副词系统初探》，也采用了这种穷尽式描写方法，这是殷先生指导我“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一次实践，也是一次严格的训练。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山东师大吴庆峰先生，他和其他的答辩委员都肯定论文材料翔实、结论可信，投票结果出来，是4票优秀、1票良好。吴先生看到结果，问了一句：“怎么还有良好？”可我自己已经很欣慰了。在我之后答辩的几位同学中，有的有中等票，吃饭时，殷先生告诉我们，我的那一票良好是他投的，其他同学的中等也都是他投的，殷先生还说，给他们投中等已经是照顾他们了，其实那样的论文是不及格的。从这些事，可见先生的性格是怎样的直率，为人是何其坦荡！

第三位恩师就是浙江大学的方一新先生了。1999年，我有幸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师从方一新先生学习中古汉语词汇。刚入学时，我对中古汉语词汇所知甚少。第一学期，方先生交给我两个作业，一是做索引，把本世纪以来有关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论文、著作按年代编号；二是方先生开了一个书目让我读，主要是语料方面的，有中古时期的史书、诗文、佛经等等。开始的时候不理解老师的苦心，只是硬着头皮做索引、读语料，一个学期下来，索引做完了，语料也读了一些，自己才感觉收获很大，比如做完索引，一下子对中古汉语词汇了解不少：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成



果、争论的问题、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等等，都知道了。我师弟王绍峰做近代汉语的词汇研究索引，我们交流时，不约而同地感慨：还是名师指导有方！

方先生的《训诂方法论》课，也让我很受启发。因为我们对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了一些了解，方先生就不讲这些了，每次上课，都是先在黑板上写一些句子，让我们判断其写作年代，讨论词语的意义，有时也布置我们读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像张相、蒋礼鸿、郭在贻以及蒋绍愚、张永言等先生的书，让我们讨论。

方先生特别强调治学要有新意。有一次我谈到《水浒传》有一句描写武大郎的话——“三寸丁谷树皮”，我说“谷树皮”应是北方方言中的“骨撻皮”，意思是“干瘪皱缩的皮肤”，但一般的书上都是解释成“形容武大皮肤粗糙”。方先生就让我查找有关著作和《水浒传》、《金瓶梅》的多家注解，发现都是把“谷树皮”理解成树皮，“形容皮肤粗糙”。既然我的这个说法前人没有说过，就可以思考下去。我查到“谷树”就是穀树，也叫构树、楮树，又查《植物志》等书，都说构树或楮树“树皮光滑无毛”。那么把“谷树皮”理解成树皮，认为是“形容皮肤粗糙”就不成立了。我又在《济南方言词典》找到“骨撻”一词，在河南地方戏曲唱词中找到“枯皱皮”，基本能够证明我的看法。在方先生的指导下对这个小问题的探讨，使我对读书治学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

治学要有新意，新意哪里来？这就要靠语言材料，所以不能放松语言材料的阅读。有了某个想法之后，怎么知道是新意？这就要查阅前人的有关论著，凡是别人提出了很好结论的，或者自己想证明的结论别人已经证明了的，这个问题就没

有再探讨的必要了，如果别人研究得还不到位，还有可以推进的余地，才可以继续思考。所以，读书时，两类书要结合起来：一类是原始语料，这是研究对象；一类是前人的论著，这些书籍告诉我们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如果只重视原始材料，不了解前人的研究，自己的创新之处就无法体现；如果偏重于前人研究，对原始语料置之不问，更难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研究《诗经》，《诗经》本身是本体材料，前人的研究是外围材料，如果把《诗经》放置一边，只大量阅读前人论著，就只是在外围下功夫，至多只能做“诗经研究史”之类的综述前人的工作，对《诗经》本体的研究难有突破。所以方先生在我们刚入学时，让我们做索引，是让我们临渊羡鱼；让我们读语料，是让我们退而结网。

如果说殷先生教导我怎样求“冷”、求“小”的话，方先生则是教导我如何求“新”；殷先生给我指了一条路，方先生告诉我怎么去走。

半辈子的学生生涯，可说的其实很多，但作为后记，这已经够啰嗦了。既然是为此书而写，就不能不说一说与该书有关的事。

该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刚来杭州读书时，我曾经心旷神怡了几天，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又开始了愁眉苦脸、焦虑失眠的日子。杭州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杭州城里有解放路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文二路图书大厦等几家大书店，西溪校区附近还有枫林晚、书林、三联等学术书店，晚饭后散步到这些小书店，每周去逛一次大书店所带给人的激动、愉悦，不足与外人道也！就汉语史研究中心来说，它既是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地，

也是浙江大学仅有的两个文科 A 类强所之一，资料室建设得很有特色：它不求大而全，但求专业化和实用性。比如虽然它没有四库全书，但敦煌文献、甲骨文献、金文文献、历代碑帖碑志、佛道典籍等等，都应有尽有。而且我很吃惊中心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之间的互补关系，一些大型丛书，只要中心资料室没有，学校图书馆往往就有。例如佛教文献，学校图书馆有《卍字大藏经》和《卍字续藏经》，中心资料室有《中华大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正好互补，这么完美的互补关系大约可以约略反映出西溪校区几代学者的苦心经营吧？

风景好，图书资料条件好，杭州的确是读书求学的好去处，怪不得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的故事背景都安排在这里！

在这样的地方读书，怎么会焦虑失眠呢？首先是从我们这一级开始，要求必须在核心 A 类期刊发两篇论文，否则不能按时参加论文答辩，等这事有了点儿眉目就又为开题报告焦虑失眠了，然后就是为写作和答辩焦虑失眠了。有歌词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把它改成“我很笨，可是我很努力”。三年之间，我没有在家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不是晚离校，就是早入学。离家遥远，往来不便，有几个学期中间也没有回过家。上了二十一年的学，课程和考试最少的是读博期间，在校时间最多的也是读博期间。初来杭州时，打算有一天去西湖划一划船，谁曾想，一直到离校那一天，这点小小的心愿也没有实现。

在硕士生、博士生这个群体中生活六年，应该说见识到了这一群体的形形色色。从对待论文和学位的态度看，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目的型，其目标就是拿学位，他们学位读得很潇

洒，论文也似乎得心应手，选一个现成材料多、容易凑合的题目，换一个角度或线索汇编一下，不求有创见，但求能答辩。在学完外语和论文开题之后就逍遥校外，回到家中“老婆、孩子、热炕头”，优哉游哉，到答辩时返校答辩了事。第二类是过程兼目的型，他们很想好好做论文，但又不敢太冒险，所以选题时既要考虑题目的开创性，又要考虑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一类占多数。第三类可以说是过程型，他们只想好好做一篇论文，对能不能按时答辩置之度外。

第一类是精明人，第二类是本分人，第三类就有点傻乎乎了。但浙江大学的一项奖励政策其实是鼓励第三类人的，比如有一项优秀博士论文资助奖（具体名目记不清了），这项资助每年约有五六千元，享受这一资助的人，论文可以推迟完成一到两年，即博士学位可以读四到五年，在推迟的时间里，照样可以享受资助金。这规定显然是从实际出发的，它首先承认论文的质量和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成正比，其次承认好的学位论文往往需要推迟完成。浙江大学的求实作风让人心悦诚服，从这一规定也可以领略一二。所以，当听说有人吹嘘自己的论文既可以提前答辩，又可以参评优秀论文时，就不免让人想起《韩非子》中“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故事了。

就我来说，自己的打算和老师的严格要求不容许我做精明人；读博期间，我妻子还在乡镇工作，孩子在农村上学，就等我拿到学位把她们接到城里了，这方面的压力又不允许我做第三类人。所以，只能做个本分人了。

论文选题和写作也因而让我伤透了脑筋。最初在方先生的指导下，我打算以竺佛念的译经为中心，做姚秦时期的断代词汇研究，在阅读语料时，我发现词语搭配的时代特征也很明

显，考虑了几天后，给方先生打电话，谈了我的想法，泛泛地举了几个例子，方先生说考虑考虑，也让我好好考虑，最好能写一个详细的提纲。过了半个学期，我写了一篇近七千字的材料，给方先生一份，也冒昧给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寄了一份，看可不可以作为论文题目。过了一个寒假，方先生基本同意我做现在这个题目了，不久，蒋先生也来信，说可以做，问题是怎么做，蒋先生谈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也增加了我的信心。但是，在论文开题之前，我一直是在两个题目之间矛盾：断代词汇研究有往届师兄的范本可以参考，取材范围比较明确，可操作性强；如果做词语搭配变化研究，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材料的时间跨度大，不太容易把握，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顺利通过答辩，其风险性可想而知。但是这个题目角度新，实在又不舍得放弃。当时，我这样劝我自己，既然读博士了，就不能胡乱凑合，就应该不折不扣、实实在在拼一下！和那些轻轻松松读博士的同学相比，我这样做或许是太傻了，但是，“我很傻，可是我很认真”。我不敢说投入时间和精力多的论文就是好论文，但我敢说，投入时间和精力少的论文肯定不是好论文。

论文写作过程中，方先生的悉心指导使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师母王云路先生细心地看了初稿，提出很中肯的意见。论文写成以后，评阅人复旦大学吴金华先生、山东大学杨端志先生、南京大学汪维辉先生、南京师大董志翹先生、杭州师院汪少华先生、解放军外语学院李宗江先生都对论文选题和写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修改意见。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吴金华先生，另有汪维辉先生、汪少华先生、湖南师大蒋骥骋先生和浙江大学祝鸿熹

先生，答辩委员们给予论文选题和写作很好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为我下一步的努力指明了方向。读博期间，浙江大学黄金贵先生、俞忠鑫先生、黄笑山先生、颜洽茂先生、崔富章先生、张涌泉先生、曲阜师大孙永选先生都曾给予我学业上的指导。论文将要出版之际，谨向以上各位先生以及每一位关心过我、教导过我的老师和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三年读博期间，妻子任玉敏正好应聘为菏泽新兴电信支局的支局长。当时正是农村发展装机的高峰阶段，每月上级都压下超过实际可能的装机指标，那是个贫困乡镇，发展装机和收电话费困难重重，但她生性好强，每月都完成装机任务并实现电话费零欠费。我常年不回家，她一个人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压力，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真是太难为她了。我在杭州三年没有去西湖划一划船并不觉得遗憾，最让我感到遗憾和难受的是没有带她和孩子去杭州看看。我常常自责：在杭州读书三年，有你这样对待家人的吗？

齐鲁书社的侯仰军、孟晓彬、许允龙同志为论文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努力，谨致谢忱！

张治三

2004年12月3日



责任编辑 侯仰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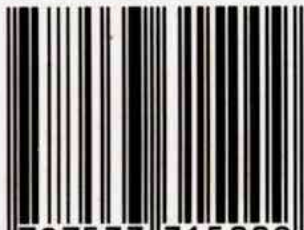
孟晓彬

封面设计 郭 颀

版式设计 张 薇



ISBN 7-5333-1500-6



9 787533 315009 >

ISBN 7-5333-1500-6

H·48 定价: 23.00元